

目 录

1930 年庚午(民国十九年)	1
1931 年辛未(民国二十年)	159
1933 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	431

1930 年庚午

民國十九年

一月一日 星期三

晴。和。晨起甚迟。初拟入城，继以无人招邀，敷衍殊无需。而往姑母宅，则共心一等欢聚，微有不便，乃留校。下午三时，陈仰贤女士来，谈种种，甚洽。又在此晚饭，晚八时回燕京去。

陈女士天性之纯粹和柔，为中国女子中所未见。又甚聪明，且以遭遇经验之痛苦，而有过人之见识，殊可爱敬。惟陈女士终系心于叶君^①，以叶君为其终身之理想。而宓既舍心一而终恋彦，苟不得彦，则决当长此孤身。若陈女士者，正可为我之真实朋友，无事不可谈。此生有彦在，不必更引陈女士为吾之情侣矣。

早寝。夜中起，写完致彦之长函(9)，复入眠。闻陈仰贤言，心一因陈宅女仆顽梗，竟使学淑每日不吃早饭而上学去。宓闻之，心殊悲伤。此固宓之咎，而心一不善处事亦有以致之。目前心一资用实丰足，何至使小孩枵腹赴塾乎？是故心一虽贤，此等处殊难为之恕，亦不能改也。

一月二日 星期四

晴，颇寒。上午十时始起。原拟约陈仰贤并心一、芝润等在城内宴聚，旋止。倦怠不愿工作，随意读书而已。

夕5—6访陈达于其家，原拟探朱君毅对宓离婚事有何评论，未得要领而返。

晚7—9朱自清来，询宓与心一结婚之经过，宓具告之。

一月三日 星期五

晴。大风。寒甚。未入城。上午，理杂务。郭斌佳君赠我G.

^① 指叶崇智(公超)。

R. Ellestt "The Cycle of Modern Poetry"^① 可感。斌卿亦有书来。其人笃实光辉,可敬。

晨得许昌威君武,湘乡,住米市胡同宁乡县馆。电话,欲来清华。疑为游览晤谈,遂请其来。及正午得其除夕书,始知为欲借款一百元。可知世中人非有所图,不轻访友。至于自动的为友解慰帮助,更绝对无有矣。下午四时,许君偕其妻陈日生家庆之侄女。来。寒风长途,状亦可怜,必只得假以五十元。五时半别去。6—7 颠来送衣。

晚因开衣箱,得彦历年致宓书函及去年宓之日记等。遂取阅一过,感触极多,乃复作次日作。长函(10)致彦。凭一己主观之感情之变迁,述宓订婚结婚离婚之历史,自觉行事迷惘,依违两失,尤以1928 秋冬为甚,既负心一,且负彦,实由见识低下,经验缺乏之故。细思彦之为人实可敬爱,即心一及陈仰贤亦有宓所不及之优点。我诚如《石头记》开卷所云,较诸女子均不如,愧悔甚矣。致彦此函,非平常之情书,实为宓感情生活之供状或忏悔录。不赘记。

一月四日 星期六

晴,大风。寒甚。午,续作致彦函。见昨日所记。

夕,整理屉中杂物。

已往之事,痛悔无益,只能设法补救。而行之无悔者,宜从今发奋,为一明达之贤士,力改前非。故今特作新年之决心 New Year Resolution 如下,当勉力行之。——

一、保养身体,努力工作。

二、多读书,多休息,并求相当之快乐。

三、无益之事不参加。他人对我之评论不求闻知。知之亦不介意。

^① G. R. 埃尔斯特著《现代诗歌的周期》。

四、不多言，尤不与他人谈说我之问题。

五、无论何事，只求有关系之对方之谅解及合作。此外百千人，不必令其闻知，亦不求其赞许。

六、既以理想之爱情自许，应以最良好之方法促其实现。

七、未来之事，不必想之太远。琐屑小事，不必费心追求。不急躁。不责望朋友。改良自己之脾性。

一月五日 星期日

晴。风。 星期。终日译稿。惟下午 1—2 访 Winter 谈。

晚在叶君处用餐，并谈。归后译稿至上午一时寝。

一月六日 星期一

晴。风。 上午上课。在叶君处午餐，遇瞿宣颖^①。兑之，住黄米胡同八号。

下午 1—2 上课。

夕编稿。晚与钱稻孙君等谈。

日前受风寒，劳伤，全身骨痛，右臂手指尤软弱无力。早寝。

《学衡》68 期出版，急需续编稿矣。

晨十时，罗校长招宓至办公室，以所作《校歌》相示。

一月七日 星期二

晴。 上午上课。9—10 叶君来。陈寅恪君在叶君处午餐。

^① 瞿宣颖(1892—1973)，字兑之，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督署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国民政府内务部秘书等，并任南开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教授。后任古学院常务理事。

下午倦甚，故 2—3 未上课。4—6 顾敦吉来，以其兄顾谦吉留美之新旧诗稿来就商出版问题。

晚餐时邓以蛰君在叶君处，谈京戏及昆曲等，谋聘溥侗^① 为本校教授。诸君之热心赏艺，实非宓所及也。

仍早寝，且服药。

一月八日 星期三

晴。晨 8—9 上课。上午 9—12 温源宁来，谈人生问题。温谓彼在陈遼筵中初见宓与心一，即觉配合不适当。宓之离婚实是。又谓彼亦深信男性之男子应配女性之女子，女性之男子应配男性之女子之说。宓谓宓拟求善于办事能出主意之女子，而能赞许宓之文学兴趣及工作者为配偶，一切悉以听之，而但致力于文学思想著作之事。温谓如此甚好，结果必佳。温又劝宓出洋，谓可忘却一切，而得一新观点云。

杨宗翰在叶处同餐，又来宓处略坐，即去。

下午 3—5 李惟建来。陈梦庚、吴祖襄来。冯友兰送文稿来。

晚七时，至圆明园庙，赴 Mr. & Mrs. Richards 招宴。适罗校长夫妇亦在，旋即去。宴毕，宓为 Mr. Richards 诵释诗词若干首。又讨论仁义正名等问题。Mr. Richards 劝宓将杂志编辑之事丢开，而专力著成一书，论叙中国之人文主义。宓善其言而未能从也。

① 溥侗(1875—1952)，姓爱新觉罗，字厚斋、西园，号红豆馆主。满族，吉林长白山人。幼年习戏曲，兼擅京、昆剧文武各行演唱和伴奏。清政府封为辅国将军。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并通晓词章音律。曾在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美术学院执教，致力于推广昆曲。1934 年后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8 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 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1 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晚年在北平组织京、昆剧业团体言乐会。

十一时归来, Mr. Richards 送宓至校西之小桥。宓踏月独步归, 不觉寒。

一月九日 星期四

晴。晨及下午上课。夕读书。

上午至银行, 询悉美金价格涨至 2.80 元(去年七月兑换时为 2.48 元)。宓拟竭其所能, 月以国币二百元助彦学费, 仅可换得美金 \$70。若以一年半之所积储, 作为一年之用, 则每月方可得美金 \$100 云。

晚忙甚。拟读书, 而叶崇智君来, 共钱、浦二君谈, 十时半始散。倦甚, 旋即寝。功课未及预备, 常在急忙忧虑之中。

一月十日 星期五

阴。晨六时即起, 乘人力车(2.00)入城。8:30—10:30 在北大上课。十一时至万国储蓄会付存款(30 元)。次至西单四如春晚餐。正午至姑母宅中, 心一以宓日前致函之事甚不悦。彼盖决不了解宓之感情, 及宓劝告之美意。其对宓亦终不能 forget & forgive^① 矣。宓不禁废然长叹。既属如此情形, 以后只有少来看心一, 藉免刺戟与痛苦。

下午再至北大上课。五时归抵清华。

是日正午, 至西铁匠胡同同兴公寓, 以五十元付侯文涛, 还十二月二十二日其叔拨交父之款也。

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大风。上午入浴, 办杂务。

① 忘却并饶恕。

下午 3—6 赴燕京大学姊妹楼访陈仰贤晤谈，多教以读书之法。

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半阴晴。风。甚寒。是日星期。

上午 8—10 乘人力车(1.70)入城，谒黄节先生于大羊仪宾胡同(外交部街迤东)24 号，拟叙近情，未果。因座客甚多，有桥川时雄、伦明、林损、董璠等诸人。

正午至交通饭店(旧大陆饭店)赴杨震文招宴(西餐)，进洋酒颇多。

下午 3—4 访瞿宣颖兑之。于黄米胡同八号宅。近纳交瞿君，可为《文学副刊》撰稿也。4—6 回清华。

抵校后，在叶君处晚餐。叶未归。宓感愤郁激，无可与语。乃于晚 9—10 访浦江清君略谈，稍舒。盖归校即接读张季鸾宓甚佩重之人。来函。以穷秀才当拥黄面婆而自乐其乐为言。且谓宓之性情不适于现代时髦女子。角逐情场，必失败而痛苦云云。又谓即得所欢，亦恐苦多乐少，不如他日与心一言归于好云云。……宓即复一函，略谓宓之离婚，乃求感情道理与生活行事一致，不计苦乐，不问利害。若能复合，则前此何必与心一离婚。现虽无意中人(嗣后再不令人知宓对彦之意)，然拟逐渐求之。倘求得而结婚，如有不赞成者，无论何人，宓即与断绝情谊，无所顾惜云云。

现对于友朋(碧柳等在内)决采坚决强硬态度，表示(一)离婚不错。(二)恋爱乃宓之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言虽如此，而彦久不与我书，且欲断绝通信，对宓冷淡，实令宓痛苦。此苦惟宓知之，不能告诉一人。然宓之爱彦实出真情。苟彦终非宓之知己，则宓亦不再求恋爱，从此绝意人事，以文章自慰而已。

宓之离婚，处处按照真情正道及合法手续而行，乃反大受亲友责

备。而近日所闻,如(一)鲍明铃(二)张熙^①(三)童禧文之离婚另娶,或不离婚而另娶,且先合而后娶,以不道德之方法,且得美妻,众亦到场恭贺,并送礼,无或非之者。而独责于宓,不公不恕已极矣。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阴。 上课。编稿。

晚杨宗翰来。在叶处晚餐。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上课。

接黄华函,知碧柳已以 200 元汇交胡微转付黄。碧柳去年八月在上海私取之七百元,今已还清。他项则尚未交到。黄华函又谓,阅宓近函,并心一函言,宓近来心神恬静,一改昔日躁急之性;岂学养之有进欤云云。得黄此函,宓心殊慰。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 上课。

下午 4—7 在室中考第一年英文(乙)班中之特别(优异)生英文。

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 上课。上午 10—12 熊正瑾来,知己移居,并招往下榻。熊君述艺专学生又表示不满,而进行恋爱未有成功。宓殊怜之。倩

^① 张熙(1893—1983),后改名怡荪,四川蓬安人。北京大学毕业。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通藏语。1928 年起,致力于西藏文化之研究,在成都创办西邮文化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藏汉大辞典》主编。

熊访杨武之^①于其宅，未遇。

晚，叶崇智君招宴（西餐），进酒。归后，复读书至深夜始寝。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晨六时即起，乘人力车入城。时鸡甫鸣，残月在天。村人皆闭户未兴，寒风瑟索，不啻旅途征人也。

8—10 在北大上课。十一时，至西长安街庆林春酒馆，以人力车迎姑母来，便餐，叙谈。因平日在其宅中辄有多人，不便叙谈，故为此。二时，再至北大上课。李天佑妹丈又偕陕西同乡学生某君来见。候江生不至。五时至东安市场国强咖啡馆，李天佑妹丈约茶叙，并借款。宓付以 \$30。日内又付以 \$30，共 \$60。连前月底所借，共 \$110。均约定由彼函其家拨呈父收。按宓平日注重办事方法，雅不欲与人互相通假款项，致滋纷累。惟以父前函一再淳嘱，故于李天佑妹丈独为破例。其实此君为人不知振作，席父祖之微业，将来终恐受困也。

六时至外交部街东、大羊仪宾胡同 24 号宅，赴黄节先生招宴。客仅叶崇智君。黄先生出收藏之字画共观。家制肴饌，甚精美。论宓平日薪俸收入，亦与黄先生以及其他诸熟人相等；乃分与各方，一身所享用极微，今并平常室家之乐而无之，姑母亦谓宓可怜。

是晚宓倦甚思寝。十时，至禄米仓 27 号访陈遼，未在。夫人已寝。乃即至南池子北口葡萄园 25 号（电话 E.1423）熊正瑾君新居。熊君已遣其仆回家，独候宓。略谈，即寝。熊君极渴慕女子，欲得妻

^① 杨武之（1896—1973），名克纯，以字行，安徽合肥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曾任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主任。从事代数学、数论的研究。1946 年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数学系主任。1948 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

室，不耐孤栖；且信男女之情谐，则事业工作一切胜常。然进行恋爱殊无成事，亦可怜哉！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风。晨八时，由青年会乘汽车回校。

上午冯友兰来，为奖金事。

夕五时，陶燠民来，在此晚餐。直谈至晚十时始去。宓因陶君询问，且甚表同情，乃以最近诗稿示之。并为述与心一结婚离婚始末，及宓现在之心情。陶君谓彼对宓事各方面均具同情，又推断后来各人结局，谓（一）心一大约不另嫁，亦不愿与宓复合。（二）彦大约不嫁宓。于是三人者均各独身。而彦与宓为深交之朋友，如此亦甚好。（三）然心理变化亦难逆料。彦所受艰苦已多，至一定时期，或觉倦极困极，不愿再奋斗支撑，而将一切理想责任悉行抛掷，偃然倒地，惟思酣眠休息；此时则愿嫁宓，而宓与彦结婚。（四）宓与另一女子结婚，此似非宓所愿。（五）宓另娶他女，心一当不介意。若与彦结婚，心一或痛愤忧伤。若宓另娶他女，彦亦必受相当影响。（六）彦若另嫁一男子，宓必觉惘然如有所失。……然人事变迁，机缘凑泊，亦殊难言。但宓决无负人之处，不必自伤也云云。宓因陶君能赞许且同情于宓之行事及心理，殊慰。

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星期。办理杂务。

晚作函(11)致彦，猜度其久不复宓函之心情。又函胡徵。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晨8—10考英文。又阅卷。

午饭后，瞿宣颖兑之。君偕来，四时别去。而冯友兰、叶企孙来，开周寄梅奖学金委员会。结果，决予田生德望^①。

江钟璠自城中来，必付以一百元，偿侯良弼一月一日交父之款。

叶崇智来，在此晚饭。赏仆役二元。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上午黄节先生来。赏仆役二元。又伴其至叶崇智君处坐谈。

下午4—7有《英国浪漫诗人》班男女学生十余人来室中，请为讲解诗中疑义。

晚7—10在室中宴叶崇智、毕树棠、朱自清、浦江清(5.10)，谈新文学。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颇寒。晨8—10代温君源宁考试学生。

下午1—3自考《英国浪漫诗人》。归后甚倦。

4—6潘式来，叶崇智亦来，同出散步。

送潘君去后，与叶君赴北院晚餐。晚，在Winter君处共谈，深夜始归。

^① 田德望(1909—)，河北完县人。1931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1935年清华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毕业，同年公费派往意大利留学。1937年获佛罗伦萨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春去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1939年冬回国。1940年至1946年任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至1948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自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译作：瑞士德语作家凯勒之长篇教育小说《绿衣亨利》；但丁《神曲·地狱篇》。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 阅考卷。

在叶君处午餐，赏叶仆江英武二元，厨役一元。

下午曹宝华来。4—7 赴评议会。

晚在 Winter 处宴(西餐)，共叶君同谈。进洋酒。至深夜，始步月归。Winter 君谓必比昔年似 more disillusioned^①。宓亦自觉其然。但平常 disillusioned 之人，多流于冷酷自私；宓则自勉不减其真诚与热情，惟愿用之较为得当耳。最近一年中，宓之生活思想感情变化甚巨，然变化之结果不能谓之不佳。今晚之宓，比之一年前之宓，实较明达，实较平和，实较愉快。……往昔之宓，守经而不知达权，笃信原理而不知变化，忠心为人而行事均不合适。近来阅历较增，见事略明，今后拟以下列各条为我行事之方针。

一、行事但求合于我之良心，只求我自己之感情真，道理正。审决之后，便坦然为之。世俗礼法，社会毁誉，家庭亲友之批评，以及任何人之赞成反对，能否谅解，一概不问不想。凡事(公私大小)只尽吾心。他人能否感动，能否谅解，能否合作(若其不能，未必即是我之过)均听其自然，无伤于我。

二、授课编稿，交际应酬，以及其他职务，并家庭亲友各方委托应办之事，当用最经济最敏捷最适宜之方法，一一处理。不必多费心思，亦不必缘之而生感慨。注重效率，多用常识。

三、有暇，则多休息，多读佳书，多作我心爱作之诗文，多寻能使我愉悦之人谈话。

四、任何事件之是非利害苦乐，均有其内(真)外(假)两方

^① 更加失望，感到理想的幻灭。

面。外面乃礼法条文、社会毁誉等之所本，内面则惟身当其局者能了解之。今后作事，一切以内面之是非利害苦乐为权衡，不问其表。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闻北大学生多回里，故宓亦（初次）偷懒，请假缺课。

阅考卷，完。

晚，李惟建来。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天气极和暖。上午 8—10 乘人力车入城，至北大，见温君。十一时，至东安市场东亚楼招汪玉笙来，便宴，详谈《学衡》之历史。又在书摊上观览。

下午 3—4 在臧记剪发。四时，至陈遼宅，与陈遼夫人谈。伊与遼相爱殊深，故以嫁遼为幸事。出其师之来函相示。宓观于陈遼夫妇等，益信婚姻必须为爱情之结果，而婚姻之最要条件，为得同心之伴侣。宓深信彦之为，人，多才干，有见识，明道理，富经验。苟其倾心于我，与宓可为适宜谐和之伴侣。但若彦不爱宓，则亦不必勉强。盖爱情必出乎自然。否则结果必不佳。

宓方与陈夫人晚饭，而遼归来。遼常往视心一，抚慰与帮助之。

十时，赴熊正瑾宅中宿。熊君因约女学生三人来宅午饭，同往滑冰，而女生不至，颇为懊丧。呜呼，为情颠倒之痴儿，世中何多哉！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星期。晨九时至米市胡同宁乡县馆，访许昌威君，谈半时而出。

至姑母宅中，则方筹备过年。宓至心一室中。心一方救竟，将外

出。窈见其容色丰腴，举动活泼，似胜于未离婚时。窈劝其一切放宽，自由交际，保重身体。窈付心一以小孩用费(二月份)。值年节(旧历)，窈付陈宅及心一之仆婢赏资共六元。又呈姑母年礼及灯费五元。

十二时出，至交通大学，访何世伦君，取书。即至黄米胡同八号瞿宣颖君宅赴宴，已入席矣。客有曾广铨、汤涤、定之。李宣倜、释戡。曹经沅、缙衡。陈封可及叶崇智、杨宗翰等，多系诗人画家。宴毕，并对客挥毫。四时，窈同蒋廷黻君，同至青年会乘汽车回清华。同车有郑之蕃君及其侄女郑葆，并葆之婿谢惠。盖谢任南开教授，葆嫁后归宁。窈忆及陈仰贤之言，见葆俨然太太，并无郁郁情况。因思对于大多数男女(尤其女子)，婚姻乃一事实(fact)，此事实比其外之种种感情道理更为重要，嫁后则一切均忘。……如是则彦倘嫁窈，亦必得事实之安乐而忘却馀事矣。

晚早寝。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晴。暖。上午读 Lionel Johnson 之“The Art of Thomas Hardy”书中 Sincerity 一章^①，论 Tess 一书之道德人生观，极为卓识。

下午三时，陈仰贤女士来，未及多谈。而顾随、浦江清二君来。浦付仆役年赏一元。陈女士旋即别去。四时后，窈赴校中财务建筑委员会。七时始散。顾、浦二君在窈处晚饭。

是日正午，曾访 Winter 谈一次。

又奉父谕，命邮汇款项，未即遵办。又有拨款之事，遂未邮汇。

^① 莱昂内尔·约翰逊之《托马斯·哈代的艺术》中之“诚恳”一章。 Lionel Pigot Johnson 莱昂内尔·皮戈特·约翰逊(1867—1902)，英国诗人、评论家。

计本月已拨付父处 260 元，万国储款又 30 元。以宓之月入计，不为不多，但陕灾方亟，诸物昂贵，父处所需亦甚巨，宓汇款自系当然之责。然念 1927 年九月，宓筹妥一切，请父速移眷来北京。而父迟迟不行，遂致久羁西安，受此奇灾。吾谋不用，苟统筹合计，殊为损失。又父虽爱我，但来渝只责命汇款，于宓之劳苦及离婚后种种心情，不为安慰，此则宓殊自伤私愤者也。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 上午编稿。

下午 1—4 唐官赏来，求函山西大学文科学长张籁先生，为之解释误会，俾可不至立刻解职。宓即为写一信，交唐君带发。不但全国皆灾民，即上流社会，衣冠整齐，而忙劳奔走者千百人，皆是为职事(job)耳，为饭碗(Bread & Butter^①)耳。理想、感情，知之者，言之者，有几人哉？！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暖。天气至佳。 是日为阴历除夕，校役吴延增请假四日，回家过年。宓赏以 10 元。

上午 9—11 赴评议会。

下午二时，至燕京，访陈仰贤女士。同步行至达园亭中坐谈。至五时半，送其回校，然后步归。陈女士在亭中忽谓“倘 Miss Mao 在此，那多么好”。因又谈及此问题，旋及陈女士之身世及其爱叶君之痴情。末谓彼现已勘破一切，以陶渊明自况，决无所求。但祝叶君能得理想实际均佳之美妻，则彼亦甚乐。彼不思过去之痛史，不存未来

^① 面包和黄油。

之幻梦，故甚觉恬泰云云。是日谈甚畅。惜与彦如此畅谈之机会亦未得有也。

晚颇伤孤寂，遂早寝。

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是日为阴历元旦，宓亦未入城。上午十时始起，章寅君来，约晚饭。

下午读书，写信。

晚 6—10 赴南院 13 号章寅宅春宴，其夫人自制饌。客为近顷丧耦之朱自清及其他孤身居此诸君。宓赏其宅中女仆一元。归后读书，寝甚迟。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起迟。日来甚感孤寂，入城亦无可愉乐，在此又较平日为不适。仆役吴延增回家，代者诸事不谙，宓遂深感不便。细思友朋中每月收入与宓相等之人，未有以所得钱尽数分配各方用之，而自己一身所费极微如宓者也。是日奉父谕，又命拨款付谢生（详后）。

寒假中应作之事甚多，乃以心境寂郁，懒懒不欲有所为，反不如平日之劳忙而忘却一切也。

午饭后，访 Winter 谈一次。付其仆岳年赏一元。午后昼寝。又阅杂书。

晚在 Winter 处用西餐，谈久始归。

二月一日 星期六

晴。编稿，又翻阅杂书。仍在 Winter 处用西餐。

晚读 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①, 又读施蛰存《上元灯》。

二月二日 星期日

阴, 微雪。 仍在 Winter 处用膳。

上海新月书店寄来《碧柳诗集》49 部, 宓担任代销。此乃宓索取者也。又赠宓《白璧德与人文主义》10 部。

下午 2—4 钱钟书、顾敦吉来, 谈甚久。

晚编稿。

二月三日 星期一

阴。 晨在 Winter 处早餐, 并送其乘汽车入城去。上午赴银行, 并办杂务。正午瞿国眷(仲弥)来, 在此午餐, 谈东北大学近况。

下午 2—6 访华树棠, 谈《文副》事。旋又述宓离婚之经过, 及有关系之各人历史。毕君谓校中人评者, 知宓行事素甚严谨, 离婚必有不得已之苦衷云。又谓感情慰藉所不可少, 前此行事, 未为错误云云。

晚编稿, 又写信, 寝甚迟。

二月四日 星期二

阴, 大雪。 上午 8—10 乘人力车入城, 访叶崇智君于北长街教育会夹道二号宅, 为厦门大学聘教授事。次至化石桥中国银行, 以国币 566.50 元兑美金 \$200 汇寄彦收。兑换价格为 2.8325。

正午,至东总布胡同西口,后椅子胡同6号罗文柏宅书斋,广东。赴宴。盖叶君介绍来与罗谈,荐其为厦门大学英文主任教授也。座客有罗昌^①、凌子平、黄国聪等。凌颇与宓周旋,谓前年刘哲、刘凤竹曾屡询彼认识吴宓否云云。凌又强宓饮酒甚多,宓强持未至醉。罗文柏君人甚爽直,然好为愤世嫉俗之言。即与议定厦门事。至下午三时而散。

宓至琉璃厂西口外、北极庵胡同凤翔八邑会馆,访陕西岚皋旧砖坪厅。县学生师范大学。谢穆字逸樵。付款50元,父处汇拨者也。

4—6至姑母宅,拜年如仪。又在心一室中坐谈。心一离婚后似无十分痛苦,观最近照像可知。且其活泼娇媚之处,似胜昔日。心一对宓观甚谅解,并无愤怨之意,谓将来无论宓与何人结婚,彼亦不干涉或讥诮。宓亦信之。又与深谈。心一疑宓有爱陈仰贤意,谓彼甚赞成宓与陈为婚。宓力辩却之。

六时半,至西铁匠胡同同兴公寓访樊徽远,新自西安来。父命以彼间情形详告宓。七时,至对过38号李天佑启民。妹丈处,晚餐。并约樊君来,同饮酒。樊君述陕西情形甚详。据云父家月用约近400元,即薪炭一项,目前月需150元。故宓急宜迎父移家至北平居住,每月200元可足。移家费则400元。父宅中用男仆三人,婢女二人,并有亲戚二人长居宅中云云。启民亦以移家之计为然。宓谓当即图之。夜中与启民谈,又与同居之刘君弈。寝甚迟,久不成寐。念迎父至北平,在感情及事实上均为善计,惟恐新旧冲突。父虽爱宓,未能

① 罗昌(1884—1955),字文仲,广东宝安人。生于夏威夷。早年留日,入早稻田大学。后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外交部山东交涉员,厦门关监督,驻新加坡总领事,署理驻伦敦总领事,驻加拿大总领事。1925年回国,任外交部参事上行走。1927年任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顾问。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教授,中国大学教授。

了解。父家在此，月费 200 元不足，宓将何以供给？且宓方拟每月至少以 200 元助彦学费，则宓虽劳苦工作，收入何能分配足用？念此不觉失望悲郁。中国社会衰败已极，对于辛苦工作，以劳力得财者，视为迂途或愚事，而一人劳苦所得，支持全家及亲友，众亦莫念其苦，此则极不平而可伤之事，宓所处境，盖亦难矣。

二月五日 星期三

阴。大风。入寐仅二三小时。

晨八时起，至姑母宅中。见姑母，欲诉心中郁愤之情。而姑母未能完全了解，谓天下事随缘安排，何能预定？又谓父移家实为上策，可待父自决。宓在此周旋久之。又在心一室中坐谈。正午在姑母处用膳。

下午三时至西单牌楼，欲回校，无汽车。至交通大学访何世伦取稿，未遇。宓益觉郁郁。乃至禄米仓 27 号宅访陈遼，谈久之。遼谓心一经济有着，且不愿降格以求，大约将来不嫁为多。宓若欲结婚，尽可为之，不必坐待心一先嫁而后宓始娶也。又劝宓多应酬游要，以破孤寂。旋辞出，至青年会，乘六时之汽车回校。

学生赵九章^①来，求讲书。又浦江清来。

连日郁愤异常，固缘新岁独居，无可慰遣。倾情爱彦，而彦久无信来。亦由身体保养失宜，奔波失眠，饮酒复过多。今后当以保养身体

① 赵九章(1907—1968)，字自强，浙江吴兴人。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3 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35 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1938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1944 年任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1945 年赴美国讲学。1946 年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兼中央大学气象系教授。1950 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 年 10 月 26 日含冤去世。

为要事也。

二月六日 星期四

晴。终日写信。复朱君毅函。前日接毅来函，颇为感动。决利用此机缘，以离婚之经过，详告毅，并言必决欲得彦为婚，但彦终无表示，以探毅之态度。盖今后无论与彦关系如何，均须使毅知晓，而无芥蒂之存，故必 win 毅 over^①，使赞成宓而了解彦也。

又致彦一函(12)，寄去美金 \$200 及《木兰花》词。前此所作诸函，则焚毁未寄。

晚，发寄《学衡》及代售各书，《碧柳诗集》等。

二月七日 星期五

晴。上午，上父稟，甚长。述宓经济及生活情形，请父先一人来平。详谈后，再定移家之计。

张贯三先生复函，始知唐官赏君在山西大学授课，恒怠荒职务，又屡为种种要求。日前唐君到此，所示宓之致张函稿，并非原底，乃系假作，卑辞敬意，特为宓看者。亦可见人之多诈，喜用权术。但张因必去函，允维持唐至暑假时矣。

午饭后，叶崇智君函招往，晤溥侗。西园。众称侗五爷者是也。旋罗、杨二当局亦来谈，至六时始别归室中。

叶来晚饭。晚议定合宴客事，并写发请柬。是日又无成事。此寒假玩忽度过矣。

夕，杨振声君步谈，力劝宓勿注重道德，勿畏人讥评，而从自己之感情行事，则离婚可不至给宓以不断之痛苦矣。

① 把毅争取过来。

二月八日 星期六

晴。 编稿。读书。

正午，戴超来访。现任中央大学副校长等职。

二月九日 星期日

半阴晴。 星期。晨 8—10 入城，至西单鲍家街十一号宅，访萧纯锦君。叙别。萧述东北大学情形，并询宓离婚事，谓彼不胜惋惜，且不赞成。谈次而客至，宓乃出。至石驸马大街 92 号甲，访胡先骕。未值，留柬。次至交通大学，访何世伦，取书及稿。

正午至东单后椅子胡同罗文柏宅，赴罗君及其同居之陈应荣君招宴。客有广东老辈词人谭祖任篆青。及叶崇智君等。4—6 客散，独与罗君谈。罗君述拟为媒介谭公之女与叶君为婚意。罗君之子虽年少而爱谭女，只得让贤。世间婚姻，大抵以势利合，此又一例矣。

6—7 至青年会，候汽车，遇杨汝金君，询离婚事。为略述解决及善后办法。乘汽车回校。

晚浦江清来谈。

二月十日 星期一

阴。 樊徽远来，在此午饭。借款，未与。下午二时半去。越日，又由城中来函借款，卒与之。

晚与 Winter 谈婚姻问题。Winter 论人极严，少所许可。谓婚姻乃男子之大累，能避免之最佳。夫 Winter 一次结婚犹嫌多事。宓乃离婚而欲另结婚，得毋无意识之尤者。且若宓与彦结婚，Winter 等必窃窃诽笑。然宓亦不能顾矣。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在 Winter 处早餐。读 Montaigne's Essays^① 之论婚姻恋爱者。Winter 谓近世各种新思想、新感情、新事业，Montaigne 集中莫不道及。诚是。

十时，萧纯锦来。在此午饭，谈至下午三时始去。宓因萧再询，故为详述离婚之始末，感情又甚激动。萧谓彼昔已猜定宓性情中有浪漫之一方面，今知其果然。惟彼意毛君之应酬交际、善解人意，固胜过心一；然婚后家庭幸福，未必能及贤母良妻式之旧式主妇。宓答，此系宓之事，利害祸福，自愿承当。友朋虽关切，恐亦未能为宓完全设计也。

夕，叶崇智来，邀出散步。遇杨振声，同绕校园外墙行一周。杨适宴客，乃邀至其宅中与宴。客皆猜拳，饮酒甚多。夜深乃散归，复与叶君月下散步久之。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阴。甚觉郁闷。寒假中，既少工作成绩，而心情尤不乐。

日前曾作一函致彦，请其于本年得到 M.A. 后，即速回国，畅谈一切，如合意，则立时结婚。盖若今生终至结婚，则愈早愈佳，非同少年情急，实缘老境倏至云云。此函未发。久待多日，彦终无书来，宓甚失望，感情所激，乃于今作一长函致彦，责数之。大意谓宓太热而彦太冷，足见毫无真情，不得不自己默尔而息云云。此函亦未发，以责数之，使彦心中痛苦，我亦不忍也。

下午 3—4，与浦江清谈《棘心》小说。

① 蒙田的《随笔集》。 Michel de Montaigne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

四时半至叶崇智宅晤陈仰贤，茶叙。五时半，与叶君送陈至校门外。复至叶宅晚饭，久谈。叶述与 Hilda Yen^① 等之往史。是日陈问 Miss Mao 有信来否？宓答以无。夫以陈爱叶至极，叶乃不娶陈，而陈之爱叶愈专。若宓为彦之牺牲辛苦，至于如斯，而彦丝毫无爱宓之表示。世事固不平等，而宓似当废然知返矣。

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阴。晨送 Winter 及叶君入城去。

乔友忠来。李惟建来。林文奎^② 来。

是日仍郁郁无所成事。

晚(上元夕)在月下独步至深宵，甚感孤寂，而思侣伴。得诗一首，殊劣。录此。

月照郊园似水清，春辉笃健胜秋明。
长松画地蟠龙影，短笛隔溪怨鹤声。
凄惋深宵伤独步，操劳终岁叹浮生。
不存令节华灯渺，风物廿年想帝城。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阴。上午梁敬钊来，谈留法及宓离婚事。宓乃为述大概。梁君颇以解决之办法为周妥。

① 希尔达·严。

② 林文奎(1910—1982)，字忠用，广东新会人。清华大学地理系1932年毕业后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研习军事侦察飞行，留学欧美。抗战期间，任职昆明航校、成都航校、陈纳德飞虎队。参加1945年湖南芷江举行的接受日军投降仪式，随即参加收复台湾，留台湾工作。后在台南中央政治大学任教。

下午，女生王淑瑛来，请补考。

夕，何世伦来。又杨宗翰来，在此晚饭。何君宿此。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阴。上午，偕何世伦君乘人力车入城。访李绍梅、范文澜于南月牙胡同。赴景山书社，以碧柳诗集交代售。次至东四头条14号访曹经沅，续鞠。未遇。次谒黄节先生于大羊仪宾胡同宅。正午至东亚楼，东安市场。宴熊正瑾、何世伦。

下午2—4，至西单教育部街首善公寓访李惟建，并见黄庐隐女士及陶燠民，谈甚洽。庐隐敏秀伉爽，昔在女师与湘如三姊及彦均同班，惟彦则在英文系。宓特询及，彼知彦逃婚事，并谓彦有才云云。

4—5至西铁匠胡同同兴公寓访樊徽远，借款50元，面付之。次至姑母宅中，心一外出。芝润表妹告宓以心一之父芍卿公祖尧。月前逝世之消息。闻之，深为心一悲痛。

六时半，至清华同学会春节联欢。到者甚多，裙屐纷沓。宓以心一离婚而又丧父，念人事之萧条，心殊悲戚。故于餐毕演剧之时，即独出。8—10访陈遑于禄米仓宅，谈心一事。请遑往慰藉心一，劝心一勿南归，家中丧葬等事，可由其二弟操办云云。

十时半，至葡萄园熊正瑾宅宿。

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星期。晨预算经费，决今年暑假，以校中休假，赴法国游学一年。计需旅学费1500元，来往旅费1000元，治装费300元，共2800元（国币）。父处所需，不难安排。惟彦处如赖宓助学费，则无术筹足耳。

是日微雪。上午9—11至姑母宅，与心一盘桓。宓深致慰藉之

意，且觉心一可怜可爱。心一亦谓，彼对宓决无为难之心。

正午至东兴楼，宓及叶崇智君宴客于此(27.00)。客为陈垣、黄子通、瞿兑之、袁同礼、杨震文、叶企孙、陈总、杨振声、吴之椿、邓以蛰、金岳霖、余上沅、熊佛西^①、陶履恭、杨宗翰、张耘、张真如、冯友兰、瞿国眷、李相宏^②、罗邦杰等二十一人。未到者萧纯锦、温源宁、施嘉场等三人。

宴毕，2—4 偕黄、叶诸君至遂安伯胡同 25 号张耘宅中小坐。4—6 同至外交部街宝珠子胡同七号朱启铃桂莘。宅中，赴中国建筑学书籍模型展览会茶会。朱氏子女进茗点。到者极多，均所谓名流，中西兼有。朱氏又出家藏画示客。

晚七时，偕叶君等乘汽车返校。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是日开学。8—9 上课，下午编稿。奉父谕，知樊徽远家款 150 元已到，为父收用。以最近五十日中，奉父之款已达 500 元为标准而计之，则宓之经济断难支持应付，出洋与婚娶都不必言矣。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二

阴。上课如恒。

① 熊佛西(1900—1965)，原名福禧，江西丰城人。燕京大学文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习戏剧。1926 年回国，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兼主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戏剧教授。1932 年后，曾在河北定县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戏剧实验。后任四川戏剧音乐实验学校、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② 李相宏(1901—)，后改名声轩，河南汲县人。清华学校 1922 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学士，主修经济、财政；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哲学博士。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兼事务主任。

晚,陈之颐^①表弟来,姑母命送果糕。

午,溥侗西园。偕来。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9—10 在叶君处,陪黄节先生谈。

10—12 温源宁来。又黄节先生来。盖黄先生深以宓孤苦操劳而无娱乐为虑。叶君见告,乃约入城趋谒细谈。

夕陈遑电话,知熊正瑾君在女师大又遭学生反对,当系由于与女生言爱故。遂函南开荐为英文教授。

是日下午,蔡正、李冈偕来访,谓离婚事已尽知,何时可吃喜酒云云。

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陈寅恪来。

下午 3—5 乘人力车入城。以《学衡》一部送至瞿兑之宅。次谒黄节先生于大羊仪宾胡同 24 号宅,谈久。宓为述家中历史及往昔志业大概。黄先生谓宓事事积极认真,自己加倍辛苦;而对方未必能同情,能谅解。结果,徒自吃亏而失望。且操劳过度,不求娱乐休息;则老去固多病苦,即现在壮年,亦恐一旦病发而不能支,深为可虑。宜多事休养,诸事放任,不必引为己责,藉以自全云云。宓甚感黄先生爱护之意,当分别轻重而遵行之。

7—9,黄先生招宴于东单三条胡同东口福兴西餐馆。毕,即至熊

^① 陈之颐(1911—1981),陕西三原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1932 年毕业。后在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水利电力设计院任职。

正瑾宅葡萄园。中宿。熊述校中情形，并出示某女上致熊函，时尚未识面也。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 8—10 赴北大上课。10—11 侯文涛来，付以 40 元而去。又蜀生李天一来，持示蜀报中攻诋碧柳之诗。偕李生至景山书社，以碧柳诗集付李代销。11—12 至景山东街东老胡同华宾公寓访许文玉君。维周，浙江奉化，北大预科讲师。许君对宓执弟子礼，并邀宓至东安市场五芳斋便宴。劝宓酒甚多，且以所著《诗稿》《诗品释》《唐诗通论》各书见赠，意甚殷勤。

下午 2—4 即径乘人力车回校。昼寝。

是晚 8—10 访朱自清，同出散步谈。初谈诗词，继谈男女恋爱。朱君欲为 cynic^① 而广见识，异乎宓之为 sentimental^② 而多拘缚者也。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在图书馆阅书。下午，彷徨无所事事。

4—6 访浦江清，同至成府访颀随，未遇。浦仍属我作成长篇小说，描写新旧及理想实际之冲突。更加以融化及调和之努力，必当勉成之。晚饭后，浦君又来，弈一局。并商定倘宓出洋，则以《文副》事完全交浦君代办，一切义务权利悉归之。浦亦极愿担任。从此宓可稍获休息也。

① 嘲讽的。

② 多情的。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雨。 星期。陈仰贤有约而未至。上午略读书。

下午1—3毕树棠来谈。谓新派女子,大率自暴其每一男子所认为彼之优点,而自藏其弱点,以役使此一男子。其对他男子亦用此法,非到结婚,不易知其实况。若男子则优劣短长分明显露,故恋爱婚姻大率成于女子,以操纵及选择之者,乃女子而非男子也。至若旧派女子,对男子之弱点固不嫌厌,而对男子之优点亦未必能欣赏。此其缺憾云云。

夕仍觉郁郁而无成事。

晚饭后,在叶处谈甚久。叶劝宓娶陈仰贤,谓彼将作长函与陈言之。宓力阻。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阴。雨。 上午8—9上课。9—11赴建筑工务财务委员会。

十一时樊徽远来,在此午饭,谈及父及碧柳事。宓深惜父之不察宓处实况,不为家庭通筹细计,而惟责宓以奉款,足目前之用。预算决算固无,出入亦不求相抵。苟如樊生之议,迎父来平,在宓已极费力,而马公处职事未必有成,则宓之供给乃大增加,将何从出?不将偕以俱溺乎?至若碧柳,虽日言道德,实多用权术,且不免浪漫派自私而浮夸之缺点;异乎宓之为 moral realist^①,自待极严而责任无不勉尽者也。碧柳近久不与宓通函,实无道理。宓仍为之推销《诗集》,不惮烦劳。凡此异同高下,独我心自知而已。

正午,约翟宣颖君见之。来,在叶君处午餐。下午2—4在宓室中

^① 道德现实主义者。

谈。瞿君谓在津见章士钊等，愿代募小款，捐助《学衡》。因再请瞿君与章君商说，拟必暂缓赴津会晤云。四时半，送瞿君乘汽车去。

5—6 山西籍学生常凤璩^① 三晚五十号。来。常为朱延寿启襄之弟子，昔曾肄业太原进山中学者也。又女生谭任叔^② 来，请补考。

晚，至叶处，与黄节、以车坏暂阻。溥侗两先生共晚饭。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阴。雪。上课如恒。

下午，编稿。

晚作函致彦，暂未发。彦久不复宓函，如此冷淡，似厌弃宓之心已深。虽以宓真挚之感情，更加倍牺牲，彦亦未必感动。则宓于此一事又将为白费而无结果矣。且彦经验多而重事实，留美学生男多女少，本经济供求之律，彦在美殊不难弋得一真正之 young bachelor 而嫁之。如是，则更对宓无所系恋矣。虽然，宓之多情而重道理重事实，乃由习性。今彦即不爱宓，宓仍当助其学费，使此局完美终结。若彦在他方面婚姻之望、恋爱之事，宓不特不破坏之，且欲助成之也。宓为拟汇款与彦故，日日探听银行美金兑价，乃愈涨愈高，今日且至 295.50。彦之经济需要，亦深可忧虑矣。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阴。大雪。未晓即起，修改二月十日所作寄彦美洲之《水龙吟》词一阙。今录如下。

① 常凤璩，字楼青，山西榆次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3 年毕业。后为北平艺文中学教员。

② 谭任叔（1905— ），女，字丽鑫，湖南慈利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4 年毕业。

海西何处仙乡，梦魂夜夜频来去。忧劳万种，辛勤半世，寂寥谁语？作计安排，存仁依礼，寸心无负。纵路人讥弹，友朋交谪，还期望，君能喻。

七夕双星待聚，泛归槎佳期休误。堪伤往事，情天多缺，知音难遇。夕照低沉，沧波浩渺，彩云飞逝。早鸳屏绣阁，薰香画黛，领浓欢趣。

上午8—9上课。9—10陪黄节先生赴叶君处坐。

上下午馀时皆编稿。下午3—5乔友忠来。又顾敦吉来，茶叙。

晚七时，偕叶君赴 Richards 夫妇招便宴于校西廂宅，进西餐及中西酒数种。久谈，又为之译诵中国诗词。倦极，苦不能支。十二时半乃乘人力车归。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阴。上午8—9上课。9—10叶君来谈。

下午1—3上课。

3—4女生赵奇^①来，送还借阅之 Byron 全集^②。友生借书多遗失或污损，该生则将破烂之原书装钉一新而交还，殊可喜可感也。该生貌平庸，然极勤学读书，亦可取之女子矣。

得郭斌佳书，论必离婚事，有云：

① 赵奇(1908—)，女，江苏江都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1年毕业。后在国民政府文官处服务。

② 《拜伦全集》。

惟佳所虑者，并不在乎道德名义诸点。盖在今日百事开明之时代，一切皆当以 Reason^① 为主脑。夫妇感情冷漠，离婚自是惟一办法。佳所担忧者，即 先生一方虽自慰自解，一方仍十分顾虑有悖乎道德名义；因而心中冲突无已，终则影响及于身体精神兴致。佳以为 先生当今之急务，宜求心神镇定，思想一致，切勿 Vacillate^②，然后身心两方均得愉快。不知 先生以为然否？

此切实要之善言忠告，比之自高位置，藉口道德，而利用或欺侮宓者，不可同日语矣。

下午 4—6 赴评议会，烦倦。

6—7 在 Winter 处闲谈。在叶君宅中晚饭。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阴。微雨。大雾，湿衣。春冰冻解，道路泥泞。

晨早醒，六时起。六时半乘人力车出，八时一刻抵北大（车资一元）。8—10 上课。学生易峻静庵，湖南湘乡。来见，未值。下课后，至景山书社取书。又在其邻之中山食堂午餐。次至葡萄园熊正瑾宅。

下午至霞公府为熊发电。再至北大 1—3 上课。毕，4—5 访曹经沅续衡。于东四头条 14 号宅。电话东局六八〇。谈《学衡》事。次至琉璃厂中华书局取《学衡》68 期百册，运至姑母宅中。晤心一等。

宓又与姑母谈。先是本日李天佑电谈，谓以父命，求借款，宓却

① 理性。

② 犹豫，摇摆。

之。宓告姑母，宓有种种苦衷，诸方不谅，宓将忧劳致死，或疯狂。宓对于父处需款之无限制，不得不提出反抗，不得不为责任之限制，而不能尽量供给矣。姑母谓宓忧劳过度，且心思窄狭而太着急，一事往复思虑不休，实有疯狂之可能。宜自求宽解，少尽责任。对于父处，即可月以120元为限，逾额不供给。诸事不必管，而多休息，斯为最要云云。时已七时，乃出。

在芳湖春购包子，携至熊正瑾宅中食之，以当晚餐。即在该处宿。十时寝，劳倦已极，殆病。夜中成诗一首。

病里无人向，愁深不可名。
 忧危恒此意，劳倦惜餘生。
 寡举徒虚语，枯根岂自荣。
 飘然思撒手，身命羽毛轻。

三月一日 星期六

阴雨。晨起，甚感不适。付熊君仆酒资二元。至青年会，乘10:30汽车回校。

得朱君毅复函，二月十九日发，原函系英文。略谓宓对彦事彼甚赞成。但为宓及彦计，宜静待彦回国，多相聚处，于彼此之性情习惯均能熟知，然后可免轻率错误。在彦与宓，既已一误于前，断不容再误于后；若再误，则欲追改亦不能矣云云。此实善言，当谨识之。

下午1—2 林文奎、曹盛德^①、云钺来，为边经问题研究会事。

2—5，以病，遂寝。头皮胀痛，又郁苦烦闷，肢体酸痛。颛来。

^① 曹盛德，上海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毕业。



晚略好，早寝。

三月二日 星期日

阴。 星期。上午剪发，阅《翻译》课卷。

下午二时，接碧柳来函，殊为愤慨。盖碧柳仍以宓离婚为非，责数宓罪，而又欠款不还，反使宓自向新月书店提取书款，实属无理。按碧柳乃一 Romanticist with a strong moralistic poise^①，而宓则为—Moral Realist, with poetic or romantic temperament^②。碧柳虽日言道德，而行事不负责任。以宓生平与碧柳关系之深，待遇之厚，则碧柳对宓离婚事，应极力慰藉宓，而对外代宓辩护；今外人未闻责言，碧柳反从井下石，极力攻诋，以自鸣高。可谓仁乎？且宓之注重义务，注重事实，对心一处置之善，帮助之殷，断非碧柳所能为，亦非碧柳所能喻。彼其同情心一，尤具虚说，而藉此机会诈取宓之钱财，尤为无行。岂宓犯离婚之罪，别人皆可乘火打劫以剥夺宓蹂躏宓乎？是不特无理，且极无情者矣！碧柳如此待我，反自居密友，屡言报恩，外似多情多感，实则巧诈虚伪。呜呼，我又何言！

3—5 访陈仰贤于燕京大学姊妹楼。原拟向之诉说我之种种气愤痛苦，略得发抒安慰。乃陈似不欲闻，但求为讲中国诗。又言叶君为世中之“完全人”。彼之生活一切，均拟效法叶君。至询及宓事，则谓彦对宓无情，此事早成过去，尚何足挂心云云。宓窃思女子心理大率如是，陈之爱叶，亦属痴极，毫不顾事实。而对宓则同情已减。今后宓亦不再寻陈作深谈矣。是日乘人力车往，道极泥泞。

晚 6—7 访 Winter 谈。8—9 与浦江清略谈。

① 具有强烈道德姿态的浪漫主义者。

② 具有诗人或浪漫气质的道德现实主义者。

三月三日 星期一

晴。晨 8—9 上课。

9—10 借叶至医院,由孟医士诊视癰疾,与以黄膏。

下午 1—2 上课,编稿。

美金兑价愈涨愈高,日前已超出 3.00 之限。是日必在此间大陆银行以银币 297.50 元,兑成美金 \$ 100 支票一纸,汇寄彦收用,为恐他人知晓,故借用 Chang Ying - Lin^① 之名。此款(连前共 \$ 300 美金)于明日寄出。致彦函(13),极简短。除汇款外,仅言拟赴法国。姑俟彦有函来时,观其内容,再作计较。平心而论,非我弃彦,实彦弃我;必即决绝,实出于被动,而有痛于心也。

三月四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下午倦甚不支,故未上课。编稿。

三月五日 星期三

阴。上课如恒。上午 9—10 陪黄节先生在叶君处坐谈。下午阅学生英文作文卷。

致彦函发出,仅言汇款事。不及其他。

复汪兆璠函,荐熊正瑾于东北大学。

夕 5—7 叶来,同至校外散步。又访陈锦涛君。

三月六日 星期四

阴。上课如恒。

① 张荫麟。

下午乘 4:30 汽车入城。至禄米仓宅访陈遼谈，并邀陈遼夫妇至王府井大街交通大饭店进西餐(6.00)。宓以 20 元付遼带给心一，为小孩医药费。又请遼转劝心一，勿回杭。

九时，至葡萄园熊正瑾宅宿。

三月七日 星期五

半阴晴。上午 8—10 赴北大上课。毕，学生易峻来，投文一篇。又樊徽远来，付以 15 元。又同至景山东街中山食堂午餐，继复在街衢中游步。樊生述碧柳平日轶事。宓益信碧柳有(一)矫揉作态及(二)假冒为善之处。其徒事深文以入人罪，而不反省自负责任，实有悖于道德之原则。思宓与碧柳平昔关系，彼如此待我，殊为痛心。若论真诚二字，恐世人甚少如宓者已。

下午 2—4 再至北大上课。又与叶君盘桓。

4—6 乘人力车回校。念宓终年劳苦，胜游乏伴。即如北海及中央公园等地，亦年不一往。婚姻失败，恋爱梗阻，思之心酸。

晚 7—10 访石坦安 Diether von Steinen 君^①（德国人）于西院十一号宅。请其撰《卫礼贤博士行述》一文，俟其脱稿，乃携归。

三月八日 星期六

晴。晨函胡文豹兄，请来此，转赴蜀就事。

上午编稿。下午读书。对此和暖晴明，畅适发扬之春日，而无良伴同游，殊凄闷也。

^① Diether von Steinen 狄特尔·冯·石坦安(1902—)，德国人。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德国中国科学院助教，广州中山大学德语教授。1929 年 9 月到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拉丁文。

许文玉电云来访,顾卒未至。

晚7—9在浦君室中谈。

三月九日 星期日

晴。星期。浴。十时,许文玉来。又陶燠民来,并在此午饭。

下午,许君别去。宓于1—5偕陶君游步至达园而返,谈甚深,且洽。宓谓,依宓现今之见解,道德之要素有二。(一)曰能反省,即常觉自己有种种弱点及不是之处,即谦卑 Humility 而非虚骄 Pride。(二)曰做事能负责任,认明前后因果,尽吾力以使与我有关系之人得利益与幸福。若反乎此二者,必非真道德也。陶君又劝宓赴欧,并约在城中同习法语云。

三月十日、十一日 星期一、二

上课如恒。读完 Richard Wilhelm^① 之《中国之灵魂》一书。为《文副》编稿。

熊正瑾来,宓荐之于东北大学而未成。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

阴。孙中山忌辰,放假。

上午在叶处谈。叶谓黄节先生甚以宓之孤寂为虑,主张宓当结婚云云。

① 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里夏德·威廉(1873—1930),德国同善会传教士,汉学家。1897年青岛被德国强占后来华传教,办礼贤书院。辛亥革命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推前清遗老劳乃宣主其事。1922年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学顾问。著有《中国文明简史》、《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精神》、《中国的经济心理》等书。

下午译 Richards 所撰 Lowrence^① 一文，仍给以千字四元之酬金。

晚七时，至校西寺中赴 Richards 君招宴。其夫人在城中。谈中国文字文法，并为译其 Pan-optic English 中之单字若干。十一时步归。归后因饮酒，不能成寐，乃作函(14)致彦。宓因久不得彦书，甚为怏怏，屡函自道其苦而责数彦。幸写成均未发，而毁之。今此函(14)亦然。中有谓“女士如不复我书，则宓之身份地位等似不便再上书与女士”云云。此函卒发出。语固失宜，亦足见宓恋恋于彦，因失望疑虑而激成之感情也。

三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下午4—8赴评议会。宓以不获彦函，及其他刺激，心境不宁，是日又上课太多，劳倦难支；而评议会时间过长，事多琐屑无味。宓不能默忍，乃于会中发言，责学校当局以事前毫无筹备，致开会时间延长云云。然出言太激，恐以自害，颇悔。后当慎之。

晚在叶处谈，吴之椿亦来。原拟读书，亦以倦极而未能也。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五

阴。大风。晨乘人力车入城。遣车夫往送《学衡》整部。8—10在北大上课。10—12樊徽远偕其友某君河南人，前西安中山大学学生。来见。宓邀至景山东街中山食堂午饭。

宓旋即乘原车回校。风大，受寒。倦甚，乃入寝。夕颺来。

^① 瑞恰慈所撰《劳伦斯》。

三月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无所事事。下午颢来。

夕乘5:30汽车入城,赴姚家胡同三号陈寅恪宅。陈君夫妇招宴,为叶崇智君与韩权华女士再得晤会。而叶君到最迟。席散后,随杨振声、吴之椿乘汽车回校,十一时抵。月明,湖上景至清美。

日前作《春阴》诗一首,未成,录下。

春阴黯黯似残秋,未见花开已酿愁。

自分余生终寂寞,空馀影事话风流。

三月十六日 星期日

星期。熊正瑾来,在此午饭。

陈仰贤寄示近作诗数首。虽系初学作诗,而情韵并佳,极可赞誉。诗中之意,皆对叶崇智君之爱憎。

夕颢来,在此晚饭。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

上课如恒。

下午,李天佑妹丈来,求借款。付以30元而去,计预支60元矣。

三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放假(半日)。上午,偕叶君访溥侗。又至校外散步。归后访杨振声,并晤多人。

下午,未上课。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上午9—10 偕叶导黄节先生乘汽车游达园。

午饭时，叶谓宓近来甚为 nervous^①，乃因生活不正常之故，宜速结婚。杨宗翰亦云然。

晚间，叶复与宓久谈。叶询毛女士如何，既有前此许多谣言，如心爱其人，便可毅然结婚，无复顾忌。此时可径函毛女士明白求婚，成否速决，以免夜长梦多云云。叶君所言固是，然彦久不来函，其心中未必有我。宓之多情，纵极牺牲，亦未必能动彦之心。如此情形，尚何云 propose^② 耶？只自伤嗟而已。

三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上午散步归，叶来宓室中，遂以彦照片示之。叶评云 A clever girl, 又云 Expensive too^③。

下午课毕，6—7 在 Winter 处谈。七时至叶君处晚饭，乃叶虽受托，忘告其仆，未为宓治晚饭。宓愤然归室中，宓仆亦归家。宓饥甚，不得晚餐。一时思潮奔涌，感情激动，遂写英文论文，自述冤苦。甫毕，而叶偕张奚若、耘。邓以蛰来。在此久谈，述留美学生中趣事。宓直至九时顷，始得晚餐。而又无时间精力以读书矣。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晨起，读书一小时，乃乘人力车入城。8—10 在北大上课。樊徽

① 神经质。

② 求婚。

③ 一位聪明小姐，也很能花钱。

远来,付以25元。必赴中国银行,以298元兑成美金100元,汇寄彦收(连前共寄美金400元)。

正午,访潘式于交通大学,未遇,见何世伦。次至芳湖春午餐。次访姜忠奎(叔明)于西斜街55号宅。盖自姜与令瑜婚后,必未尝来访。是日叔明见必曰一年不晤矣。又曰你近来甚快乐。必来为求叔明撰文述马通伯先生(其昶)生平,终无结果。其座中有老年文人,其一曰戴锡章。海珊,四川开县,寓太仆寺街三十五号。次访陶燠民及其姑丈李景堃次贡,福建。于辟才胡同七十一号宅,电话西局一五〇八。未遇。即至北大。又至景山东街取衣。次访曾广铨先生敬诒,湖南湘乡人。年六十。文正公之孙,任安利英行事。于北河沿57号宅,未遇。即至北大2—3上课。

下午4—6在熊正瑾宅中昼寝,精神恢复。

晚8—11访陈遑于禄米仓宅,久谈。必以不日出洋,以心一及女孩托遑照料。遑允之,谓曾邀心一移来此宅同居,未允。

深夜,仍归熊宅宿。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在熊君宅中早餐。上午10—11至菜厂胡同东安门外。华洋义赈会谒周治春先生,拟求中美文化基金会留欧津贴。周公谓非科学范围,必无希望。乃即作罢。

十一时至青年会,遇陈梦庚。旋陶燠民来。餐后,同至东单牌楼羊肉胡同访屠夫人(法国女士),未遇。以电话荐陶于钱稻孙君,赴日本任教员。次偕陶至交道口丁宅访法国人梅理慈先生,前北京大学教授。Leo-Josephus Mertz^①。拟从学法文。见其藏书甚

① 李欧一约瑟夫斯·默茨。

多，可佩。下午 4—5 再访屠夫人于其宅，见之。约定时来习法语。

5—7 与陶在青年会晚餐，并谈及彦。陶谓彦他日必可与宓接近，不至绝宓。

7—8 乘汽车回校。抵校，于案头即见彦二月二十三日来函，甚长。宓阅读后，大为感动，喜而不寐。盖（1）今确知彦前此与宓绝交是假（为避嫌），将来无论结婚与否，至少彦为我之知友（此为最重要，亦即宓所需求者）。（2）彦对我意思极真诚，且其心甚倾向我。（如云将学文学，又云注意《文副》，又云在西北任职云云。无论是否深切适当，要之，为倾向我之心理或态度之表示也。）（3）彦自陈述其性格，其中有宓观察错误之处，乃正合于我之所希望者。（4）彦劝宓与心一复合，虽系美意，亦近试探。可见其对于嫁我，并非绝对无意、但怀疑耳。宏度刘永济君。代作《木兰花》词，所谓“炉火青时丹自转”者，今渐底其境矣。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宓在美，作第一函与心一，时已订婚，尚未识面；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宓接到彦在美对宓直接叙情之第一函。此之谓人生之悲剧。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星期。上午作函复彦，甚长（15）。略谓宓之宗旨已定。（一）不与心一复合。（二）不另寻求女子言爱。（三）只望与彦相知相爱益深而终于结婚。至来函所言三层：一、悲观；二、寡学；三、对婚姻冷淡。毫不足为梗，恋爱婚姻正所以补救人之精神缺陷而使之归于愉快者云云。连同前日在中国银行所兑美元 \$100 支票寄去。

夕 5—6 瞿宣颖率二子。陪曾约农^①君来访,谈甚洽。述艺芳女学之宗旨及经过。

庚午仲春,谒雨生师于清华园退席后赋呈

许文玉

一带新阳上郭村,历行今日见师门。
才流总少先生比,文德还为后辈论。
不觉昼堂思穆穆,堪怀春序渐温温。
讲餘退席增回忆,谨自呈诗待削存。

上诗系许君日前寄来(参阅三月九日所记),誉赞殊嫌过当,中国文人通病。然其意固甚殷殷也。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8—9 上课。10—11 见王文显,系主任。言宓拟以休假留学法国一年。王谓宓所授课本年可暂停,宓去对学校并无妨碍云云。宓又荐(一)郭斌酥(二)陈遼二人。王记其名,以备后来选聘。旋即函罗校长,请出洋留学一年。谓愿在巴黎大学研究文学史编著法。实则宓志在游历,初不欲攻研专题也。

^① 曾约农(1893—1986),湖南湘乡人。自幼学经史。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剑桥皇家矿冶学院研究。1917年回国。1918年助其堂姊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子学校。1938年因日军入侵,艺芳女校停办,避居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内地。1946年创办克强学院。1949年秋去香港。1950年去台湾。初任台湾大学教席,1955年任东海大学校长,1957年辞职回台大任教席,并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58年又任“行政院”及台湾省政府顾问。

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星期二、三

上课如恒。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 8—9 上课。

下午 1—4 上课，并小考。

四时至叶室中晤陈仰贤女士，评其所作诗。

四时半，乘人力车入城，至清华同学会。6—7 陶燠民来，谈。以彦来函事告陶。已而 Mertz(梅理慈)先生来，款以便餐。辞以道远，不从习法文。

九时许，至熊正瑾宅中宿焉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晨起略读书。8—10 至北大上课。10—12 至羊肉胡同屠夫人处习法语。

正午，偕陶燠民至青年会午餐。

下午 1—3 陶导宓至无量大胡同 20 号华宅，访华南圭夫人(波兰人，生长法国)。夫人别号露存女士 Ho-Rose，著作甚多，举以相赠，欲宓在《大公报》中代为宣扬。3—5 偕陶访潘式于交通大学，并见方障川。潘式述回家之所遭遇。

5—6 至姑母宅，见姑母，并晤心一。付心一本月小孩用费，未及多谈。六时至西单牌楼，拟回校。清华汽车到，已满。乃至南池子，乘燕京大学之汽车回校。

抵校已八时许。九时半，仆归，始得晚餐焉。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晨起甚迟，已近十时。

接侯文涛函，殊气愤。先是去年夏以来，宓对父呈款，常由留平陕西学生侯、田、江诸人家中行拨，为省邮汇之繁，本亦佳事。父之为此，则利在急需款时可在西安先取而用之。然其结果，则使宓付出之款剧增。阳历今年，计已付出800元。此姑不论，宓固早知中国人尤信而多诈，故早对诸方言明：凡拨款，需在陕先交，而以父直接寄宓之亲笔函谕为凭，谕到之日即交付，不延误些须。但此外则决不通融，不预支，亦不借贷。宓为之如此周密清楚，乃侯、田、江三生先后皆与宓为无理之麻烦，宓悉峻拒之。侯生近日则书信电话纠缠不休，强欲信贷，使宓于百忙中受其激扰。乃去一函，谓今后请即停止拨款之事云云。侯生乃复宓长函，文字不通，词意傲慢。言宓为本省在此地最知名而又收入最多之人，并有其人骂詈讥侮之语，有类流氓盗匪之声，一若将掳宓以为绑票者。读之，既气愤，且为寒心。夫宓月供父许多金钱，在今之留学生业已难能，而父不谅宓情形，偏欲拨款，致使宓不得退隐深藏，而与穷居无聊之同乡学生接触，致招如此之侮辱与危险，诚冤屈之极者。遂以侯生此函转呈父阅，并请停止侯生拨款。

下午4—6至燕京大学姊妹楼晤陈仰贤。谈次，以彦来函及内容告之。陈女士谓如此甚好。其函中所言不敢与宓为婚之三种理由，在宓观之当不足为梗。彼陈女士意，若彦若宓若彼自身最好皆不结婚，如叶君则宜结婚。但彦若与宓结婚，彼固赞成；至宓另与他女结婚，则彼甚反对云云。陈女士言毕忽哭泣久之。宓度其心别有所感，盖以彦与宓有结合之望，而叶君则决定不与陈女士为婚，故尔自伤，不禁悲从中来。亦即日前陈女士所作诗“乍见即惊梦，梦郎离弃依。……今与梦时同”之意也。

六时，乘燕京汽车入城。至清华同学会，赴华南圭^①通斋，无锡。夫妇招宴，陶燠民等亦在。席间客皆谈法语，或英语。法文《北京政闻报》(Le Politique de Pékin)主笔 Montestier^②君为宓初识。又有王夫人法国人。及其女 Lilian Wang^③等。华夫人以宓将赴法国，颇致殷勤帮助介绍之意。十时半，席散。宓至熊正瑾宅，叩门不应。乃复至清华同学会宿焉。

三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风。 星期。晨 8—10 乘人力车回校。

下午，郁郁不乐。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半阴晴。 上课如恒。上午，赴医院视癰疾。

下午 2—5 偕叶崇智、温源宁二君游步至达园，并于亭中食馄饨等。谈颇及男女性欲事。二君于此，知识经验颇多，宓愧弗能及，但宓之情怀亦与二君异也。

晚 7—10，赴王文显夫妇招宴。

四月一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十时半，乘黄节先生汽车入城。至中央公园水榭，赴北平诸名士修禊之会(是日为阴历庚午上巳)。主人凡十：王

① 华南圭(1878—)，字通斋，江苏无锡人。清秀才，北京大学堂肄业。1903年赴法留学，1910年毕业于巴黎工程专门学校。1911年回国，历任京汉铁路工程师，北京政府交通部技正，汴洛铁路局长，京汉工务处处长，北京市工务局长。

② 莫乃蒂耶。

③ 王丽莲。

式通^①、徐鼎霖^②、赵椿年^③、陈庆觥^④、吴祖鉴、卓定谋、江庸^⑤、黄濬^⑥、曹经沅、李宣倬。其招邀必者则为曹、李二君(李字释戡,住弓弦胡同三十号)。到者八十余人。签名,分韵,必分得方字。照像,聚餐。必诗则未作。于会中识杨增莘先生。陶谷,新建。徐不及记。入席甚迟。又遇吴鼎昌达铨,吴兴。君,略谈。

下午三时,乘人力车回校。(会中又遇李景望次贡。君,陶燠民之

① 王式通(1864—1930),字书衡,号志龢,山西汾阳人。1898年戊戌科进士。京师通艺学堂肄业。后任职于北洋编书局、大学堂、学务处、法律学堂。1906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曾任内阁中书,大理院推事、大理院少卿等职。1912年,代理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并暂代司法总长,旋任总统府法制秘书,约法会议秘书长,政治会议秘书长,政事堂机要局长。1916年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后,任清史馆纂修,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

② 徐鼎霖(1867—1940),字敬宜,吉林永吉人。清贡生。曾任黑龙江都督府军政署总办,黑龙江都督府参谋长,参议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临时参议院议员,吉林省省长,徐世昌大总统府顾问。

③ 赵椿年(1866—),字剑秋,江苏武进人。1898年戊戌科进士。曾任江西候补知府,度支部币制局提调,资政院议员,京师自来水公司监督。1912年后任北京政府工商部参事,财政部次长,税务处会办,总统府财政顾问,审计院副院长,北京古学院金石研究会研究员,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副委员长。

④ 陈庆觥(1871—)字公砥,广东番禺人。清优贡。曾任铁路局总文案,天津大学堂会办,客籍学堂监督,学务处调查所副监督,高等学堂监督,天津保工局会办,外务部秘书股股员,驻檀香山正领事,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等职。

⑤ 江庸(1877—1960),字翔云,福建长汀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清法科举人,曾任大理院推事兼京师法律学堂监督。民国成立后,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法学校校长,古物馆馆长,朝阳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司法院大法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⑥ 黄濬(1890—1937),字秋岳,福建侯人。清末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授举人。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承政厅秘书科科员,交通部法规编纂员,交通部秘书,财政部金事、秘书、参事。193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37年与子同被以通谋敌国罪处死刑。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

姑丈也。)

晚 8—11 与 Winter 谈。Winter 亦谓宓似有结婚之必要。又谓宓所宜娶之女子,应具(一)affectionate (二)practical^① 之资格,但如是则需牺牲(三)帮助宓之文学工作及理想事业一层,只须其能赞成宓之文学工作等,则亦可矣。Winter 又谓宓于此事应审慎进行,免貽后悔。宓言及彦。Winter 谓彼不深知彦。但昔年彦与毅破裂之时,彦殊 ferocious^②。又其受毅四千元亦不应当云云。宓则以为彦当时苦痛极深,故情有可恕。而宓之爱彦,正因其对毅之深情固结。宓深望宓之 sentimental^③ 态度为不误耳。

访浦薛凤二次,所事见明日所记。

四月二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上午草成公函一通,提议修改《本校教授休假出洋留学章程》,恢复 1928 年以前之制。文云“凡本校教授,于休假期中,赴外国研究者,应支半薪,并按学生例,给予来往川资及留学费。”自持公函走访杨振声、冯友兰、叶企孙等评议员,凡八人,均签名于上。乃以函交冯君转与罗校长。此案若获通过,则宓定可赴欧矣。

下午,在图书馆作稿。

四月三日 星期四

8—9 上课。

① (一)温柔的(二)实际的。

② 凶狠。

③ 多情,多愁善感。

9—12 编发《文副》稿。下午 1—3 上课。

3—5 本校德国教员石坦安君 D. von Steinen 来谈。

接彦三月六日函，仍谓愿为知友，回国后可常相过从。且愿代物色适当之妻，自身因回忆太多，恐难得愉快，不愿结婚云云。

是日叶君病，陈仰贤女士来探病。宓于下午 5—6 至叶室中见之，陈女士对叶亲密而恭顺。

晚，陈女士复电询宓，恐叶君夜间无人陪护，宜为代觅 nurse^① 云云。亦可见其对叶之情深矣。

四月四日 星期五

晴。 是日北大放春假，故未入城。

上午李启民(天佑)妹丈来，又索款，乃借与七十元。又令其代带交侯文涛四十元，樊徽远二十元。

下午 1—3 作函复彦(16)，告以赴法留学计划。劝其今秋得 M. A. 后，经由欧洲回国。届时在巴黎晤会，一切可当面细谈。并将附来云光函寄回。对彦问题拟俟届时在巴黎见面之后，斟酌实情，再为决定。如情感浓厚，即仿金岳霖与 Lilian Taylor 式而同居，或仿张奚若(耘)与杨景任式而结婚。如彼此或一方觉甚淡薄，即以朋友之晤会而分手，此后友谊仍存，不再言结婚。要之，今后进止，当以对彦之直接关系及实在之感情为断，而不问各方面之批评及态度。为婚为友，只问何途对宓及彦较多幸福与利益，则径坦然行之矣。

4—6 赴评议会。罗校长对宓言，提案见本月二日所记。俟春假后讨论云。

① 看护。

晚接缪凤林复函，视其所自办之《史学杂志》甚有价值，不肯合并，更不能以余力兼顾《学衡》事。汤、柳诸公亦无办法云云。读函殊痛愤。（一）痛同志之不能合作，因小失大。（二）愤缪君以及柳、汤、吴诸君，既不助宓共图理想公共事业，乃于宓婚姻恋爱之事极力责数攻诋，实矛盾之极。宓已看破，只可叹息。今后不再望彼等合作，亦不再不属彼等之责言矣。

四月五日 星期六

阴。 上午，陈寅恪来谈。谈及宓离婚事，寅恪谓既已离婚，当然可以再娶。又谓婚姻（尤其对于男子）不过人生中之一小事，不宜视之过重云云。

以叶君病愈情形，电告陈仰贤知之。

午饭后，女生欧阳采薇^①来索讲义。未见。

四月六日 星期日

阴。 星期。上午，浴，剪发。接李天佑妹丈复函，甚愤怒。因即复函，谓宓从西方规矩，不承认中国家族亲戚之各种义务，请勿多诿扰。又稟父，陈述拨款之烦苦，及呈款宜有定数等情。复自陈情感之郁激烦闷情形。两函写就，卒恐父与李君皆未能谅解，遂毁弃未发出。然亦可见宓心情之烦扰冲激矣。

正午陈遼夫妇来，示宓沈尹默《秋明集》（诗）一册。下午读毕。又读《琵琶记》。

^① 欧阳采薇（1910— ），女，江西吉水人。1928年入燕京大学，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2年毕业。1947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主修英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华通讯社对外部任编审。1986年离休。

下午五时,陈遼夫妇再来,同乘公共汽车入城。

夕乘汽车过西直门外河桥

乍见金波映绿堤,城边落日背山低。
盈盈春意人间活,漠漠轻尘望里迷。
愁结每同云积厚,心伤难遣水流西。
胜游输与芳菲伴,归守书堂听鹧啼。

陈遼夫妇邀宓至东单孝顺胡同 American Navy Y. M. C. A. ① 晚餐。八时,宓至熊正瑾君宅中。

9—11 偕熊君至北京饭店观德国人士演 Das Tugend hafte Fräulein^② 及 Das Examen^③ 两剧。乃节译《琵琶记》中数出而成者。石坦安君赠宓剧票,值二元。毕,同至熊君宅中宿焉。

四月七日 星期一

晴。 上午 9—11 乘人力车回校,遇李惟宁于西直门。

下午,补作日记等。

夕,独立河桥看晚景。

是日《大公报·小公园》,有某君作《朋友!我问你!》篇,中有一条,极合于彦最近函中对宓之态度及宓因此而起之感情,颇喜其语。因剪下,并拟寄彦阅看云。

下午 1—2 赴医院,请孟宪楚大夫检验身体,谓完善无病。

① 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

② 《小姐坚守贞操》。

③ 《考试》。

四月八日 星期二

晴。早饭后，至叶崇智处，又用早饭。10—12 偕叶君及其暨南学生戴淮清、赖天璈赴郊外散步，由车站至燕京而返。

下午编稿。唐得源偕其姊丈延国符来往南闹市口前老莱街八号东院（二人同宅）。谈半时许。

晚饭后，叶君又来，邀宓至朱自清室中便宴。饮酒，杂谈。复与叶君散步月下，至深夜始归。叶又劝宓速彥归国，先结婚而同赴欧洲，或缓一年赴欧。宓以此法未为尽善，终以在法晤谈决定为正策也。

四月九日 星期三

晴。上午，编稿。

晚，赴叶君（崇智）宅中，适蒋廷黻君亦来，共谈久，至十二时半始归寝。时月明如昼，满园人寂，别有奇境。

四月十日 星期四

晴。上午，办理杂务。

接到彥三月十六日来短函。

下午 1—2 乘汽车入城，车中遇蒋廷黻夫人唐玉瑞。

2—3 至熊正瑾宅。又至东堂子胡同 19 号送《学衡》与吴廷清，始知移寓。乃又送至其新居（金鱼胡同一号），晤吴君，未及多谈。次在东安市场及福利洋行购袜。

3—4 在青年会与陶燠民谈，约定同伴赴法国。

4—5 偕至帅府园七号电话东局三八七二。北京摄影社照像，以备护照之用。又至台基厂法文图书馆观书，晤 Vetch 君。又遇温源宁、陈逵、陈应荣。5—6 仍在青年会谈。

7—11 偕陶君至无量大人胡同华宅，赴华夫人招便宴（西餐）。华夫人甚望宓将其所著各书介绍批评。宓允于一月之内撰成长篇。又谈中国人心之坏与百事之颓废，甚洽。宓亦以平日主张及事业约略述说。

十一时，宓至熊正瑾宅中宿。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8—10在北大上课。10—12至东单洋溢胡同屠夫人处习法文，说明不再来习，致送学费四元。

12—1与陶燠民在青年会午餐。

下午1—3在北大上课。3—6在熊正瑾宅中寝息。

晚7—11，先赴北京摄影社取照相。然后至交通大饭店，宴华夫人、陈绵^①君及陶燠民于此（9.00）。陈绵君字伯早，福建。妻为法国人，住西皇城根二十二号。电话西局一〇〇四。系新识，谈其所著（法文）中国戏剧概论及中国戏剧目录之内容。又述葛兰言（Marcel Granet）为中国学院（巴黎大学附设）院长，允作函介绍宓等。是晚，该饭店有音乐及俄国人戏舞（极粗恶），不便静谈，且多出资。

宓归熊宅宿。熊君谓有法国女郎，名 Mele Curchod^②，住煤渣胡同16或26号，（北京导报）对门。其人甚美，且授法语。坚囑宓访之。

四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起，略读书。十时至陈遽宅中。十二时，偕遽至交通大

① 陈绵（1901— ），字伯早，福建闽侯人。北京大学毕业，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曾任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助教，巴黎大学讲师。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抗战后，留居北平，任女子师范学院及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② 梅勒·居尔肖。

饭店，宓宴王文显与逵。盖望他年清华或可聘逵也。

下午，偕逵至西城。宓于 1—4 至姑母宅中，见心一。始则无多语，继至心一室中，悉心一仍与陈逵夫妇往还甚密。心一表示对宓无怨憾。宓如另婚，不免感触，然亦不反对云云。

四时至中央公园，约熊君正瑾来。旋遇陈逵，同游步，并坐谈。瞿国眷亦来。七时，逵伴宓步行至清华同学会。宓谓当宓为学生时，专心苦志，绝少游春。赏心乐事，都不曾知。及与心一为伉俪，鲜结伴出游。心一既不愿同出，宓亦不肯独来，或偕他友，只自幽居伤感。今已离婚，而旧事不可磨灭。即使得合意之人而再结婚，相偕来游，亦必为他人侧目指数，内心亦多伤悲，终难有快乐欢愉之一日。哀哉！逵谓倘欲结婚，不必顾他人之批评，欲求人人赞许，势不可能，只自苦耳云云。

7—12 在清华同学会赴张耘(奚若)招宴。客有陶履恭夫妇等。叶君与 Miss Taylor 等强宓饮酒。及散，已十二时一刻，宓遂即于会中租一室宿焉。

四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起迟。九时一刻，至熊正瑾君宅中，始知昨夜熊君坐候宓至十二时有半。宓既不来，亦不电告。宓殊深愧惭。9:30 乘燕京汽车回校。

11—12 访 Winter，观艺花。遇周诒春先生。

下午，补作日记。6—7 陶燠民来，托办请客等杂事。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 晨 8—9 上课。

9—10 偕叶君散步。叶谓昨与 Winter 谈及宓事。以彦之见弃于

毅,又其托言身弱,不肯嫁宓,或由于彦之性欲贫乏,此层不可不研究清楚。盖女子之嫁,多为经济之有人供给。苟性欲不强,必致失望云云。叶又谓宓之招彦至巴黎,不啻已确定与彦结婚;尚何有商谈之馀地云云。宓答,宓现今惩前毖后,异日与彦或他人结婚,在未婚之前,必开诚详尽互说一切,若彼此有不合意处,宁即止步勿进,以免后悔。此层决不磨徇顾忌也。

10—12 樊橄远来,付以\$20,彼此款项全清。

下午1—2上课。

夕,见原田淑人。

晚8—9与Winter谈,仍谓宓所需者为一 affectionate 之女子,至文学造诣如何,不必深计云云。

夕4—6,熊正瑾来,与叶企孙陪待。又见吴文藻^①,谢冰心之夫也。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二

半晴阴。风。上午8—9又10—11上课。下午2—3缺课。

近觉精神颇佳,即温君等亦谓宓迩来衣发仪容较前修饰整洁,为再婚之预备云云。

是日上午,接彦三月二十五日来函,附寄本年二月十六日杭州《民国日报》一方,此栏题曰《良辰新讯》,署名珩紫。记事凡四条。其

^①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1929年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系,1933年起兼系主任。抗战时期,任云南大学社会系主任兼文法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蒙藏委员会顾问。1946年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1950年辞职,翌年回国。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55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离开中央民族学院。1971年返校,为民族研究院编译室成员。1979年秋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

云：

去年秋间赴美留学之湖上超等交际明星毛女士，近与前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吴某交谊颇密。彼此鱼雁往还，每月邮费，损失不貲。据吴君友人方面传出消息，吴君即将出其糟糠之妻，恭请毛女士光临吴公馆，专主中馈云。

彦为此甚怒，又欲与宓断绝通信，且欲退还汇去之款，并屈宓设法消灭无稽谣言（函存）。

宓于下午复彦一长函（17）。略谓（一）望勿因此事而忧愤自损。（二）此新闻并非因宓不谨慎或存恶意而造成。（三）惟以女士之利益为归，进退皆可，不假不饰。（四）今后如命不再来信，对人更当谨慎，使人确知宓与女士无关系。（五）他日变化如何，静待来示。即永远终止于此，亦心安而无怨。形迹音讯固全断，精神上仍为朋友云云。

彦为此事如此发怒，以严词责宓，殊负宓之情意。将来即使到结婚地步，更须谨慎从事。彦此函之心理可有二种解释。（一）因身心不宁，一触即郁怒。（二）暗示宓勿再言爱，以免妨碍彦与他人之爱之进行。若是（一），尚可怜可恕。若是（二），则宓更当从此收帆止步矣。“春去依依伤梦短”更可为宓咏矣。而同时又接郭斌龢函，转示穆尔先生函，甚欣感，决努力正业。惟郭君函中又望宓再与心一和合，谓离婚有损人文主义之进行。此则适足增加宓之刺激与痛苦矣。

晚8—11与叶在Winter处谈。叶以彦来函事告Winter。Winter谓不必失望。彦此函或系试探宓意，促宓对于恋爱婚姻之事赶紧进行。盖女子心理及动作往往如此，其不要男子来函或接近者，正是表示要男子如此也。Winter又谓宓既爱彦甚深，便可作函正式讨论结

婚之事,不必顾忌太多。人生有限,而所视为困难者,到时或均可解决也云云。叶亦谓宜即如此进行,毋虑世讥。宓韪之。

归至室中,乃得彦三月二十三日来函,盖先发而同日到者。思彦既于二日前写此信给宓,则彼信必由于一时气愤或有意试探。其心固未尝绝我,甚且爱我也。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三

阴。 8—9 上课。上午发稿。

下午作函(17B)致彦,言深知来函乃一时气愤痛苦时所写,并非绝我,只自述苦。又谓宓虽似迟延,实已早为结婚之筹备。又杂述宓关于婚姻之意见及自己之资性多条。

晚饭后,7—11 赴吴之椿宅。饮酒,谈话,共叶(崇智)邓(以蛰)诸君。

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风。 上午及下午均上课如恒。

又作短函(17c)致彦,言确知女士痛苦,向我发舒,正是不自知的爱我之表示云云。

下午5—6 乘人力车入城,至欧美同学会,赴陶燠民招宴,并为助理诸事。客凡二十馀。10—11 又与陶独话别。陶谓彦最近来函,决非真要绝交,宓正可乘此机进一步,必有收获。以后用“彼浓我淡,彼退我进”之艺术,必可成功云云。

宓至熊正瑾君宅中宿。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晨8—10 北大上课。10—12 归熊宅寝息。12—2 赴无量

大人胡同 20 号华南圭先生、夫人招宴(便餐)。

下午 2—3 北大上课,归熊宅。

三时,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潘式君来谈,询彦事,宓告之。潘谓彼日前曾与陶燠民谈,二人之意,皆以宓与彦皆有一种特别痛苦。即宓终不能忘心一,而彦终不能忘毅;即或结婚,此潜伏于意识下之旧事必常常出现。为二人计,应即结婚,而极力不念旧事。在宓亦不应再虑及道德问题及社会之讥评云云。

四时半,熊正瑾来,同座,谈。遇许昌威夫妇。

6—8 乘人力车回校。

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阴。上午作函致彦(17D),连同前两日所作之函,悉行寄去(17A, 17B, 17C, 17D)。

函《大公报》胡政之、霖。张季鸾君,请求三事。(一)出国一年,《文副》事举浦江清自代。(二)请为《大公报》通信,月给酬百元。(三)日前缺报,应即补齐。词颇坚决。阅数日得复:(二)照办,先订半年之约。(三)亦即照行。

下午大风。4—5 乘人力车入城,至史家胡同 54 号甲金岳霖宅,赴 Lilian Taylor 女士招茶会,为介绍其女友 Binda 女士^①。客十余人,罗家伦夫妇亦在。又见陶孟和夫妇。于此会中亦思及彦。盖罗、陶二夫人均彦之同学,而其生活地位比彦舒适多多,不堪比较矣。

7—9 温源宁招,至德国饭店晚餐,共德人石坦安君。餐毕,叶崇智、杨宗翰二君来。乃同至北京饭店观跳舞,叶君作东。遇袁同礼君

^① 宾达女士。

及韩权华女士等。叶君加入跳舞，宓等静观而已。至午前三时始毕。宓与石坦安君至清华同学会，就石君室中设榻而寝。以时过迟，未赴熊正瑾君宅。又失信于熊君。

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十时起，邀石坦安君访叶崇智君，未遇。遂由叶宅至中央公园长美轩外午餐。至下午二时半，别，归校。

倦甚，晚早寝。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 8—9 上课。9—12 唐兰^① 立龛，浙江。天津周氏教读。《将来》月刊及《商报》文学旬刊总编辑。蒋天枢^② 秉南，江苏丰县。本校研究院毕业。来访。二君均初识。唐君颇健谈，述其研究孔子哲学之方法，及文学创作之途径，均多快论及卓见。其论易经之主旨，谓一即二，二即四，四即八，……乃作易者及孔子藉以说明人事复杂，凡事有许多方面之看法，而其间之是非利害错综消长。八卦者，乃一种代数公式云云。宓向以易系讨论一多之原理者，未能解。唐君论可资参考。

下午 1—2 上课。

3—5 赵万里来，与同访朱自清君。

① 唐兰(1901—1979)，号立龛，浙江嘉兴人。江苏无锡国学专修馆 1923 年毕业。曾任家庭教师，辽宁教育厅编辑，东北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师。1936 年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39 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教授及文科研究所导师。1946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 年调故宫博物院，先后任设计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等。1954 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

② 蒋天枢(1902—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清华大学研究院 1928 年毕业。曾任开封省立高级中学教员兼开封东北大学教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阴。 上午 8—9, 10—11 上课。

11—12 朱延丰^① 导朱以书肇洛。来访。宓遂约其于今夕在此宴叙。

正午在叶君处午饭。陈寅恪同餐,谓昔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彼谓宓近来性行骤变者,实未知宓者也云云。

下午 2—3 上课。

作函(18)致彦,言颇悔前函说话太多,只宜安慰。并述决定出洋,约在欧晤面云。

下午微雨。

夕 5—9 在室中宴客(\$10)。客为朱以书、顾随、郑骞、因百。工词,著有《永险集》。浦江清、毕树棠、朱自清、叶崇智。多谈文学及新出之书。

晚早寝。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阴雨。 8—9 上课。

^① 朱延丰(1906—1969),字汉新,安徽萧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继入清华研究所深造,兼任历史系助教。193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近代史,1937年获硕士学位,再入法国巴黎大学习欧洲史。1938年去德国波昂大学,讲授中国史二年。回国后任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46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7年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及东海大学教授。

9—11 欧阳采薇等三女生来求讲书，以考试在即故也。

接彦三月二十六日午、晚两函，足证日前一函因见杭报发怒绝交仍然是假。盖缘一时愤郁，然于在图书馆及深夜不寐之时，仍思及宓。且以其愤郁之情函宓诉说，此其心实爱宓，未可以函中之文辞测断也。

昨心一来函，述小孩情形。学文已入蒙养园。而是日下午，宓方以治事疲倦，李天佑妹丈(启民)自城中来电话，言四月四日借去之七十元、原约于二星期内还我者，今以某种情形，不能还，且欲向宓再借十元。宓勉强应之。及宓归室中细思，不禁大怒。呜呼，自父处行拨款之制，苦宓实甚。初父望宓月供120元(万国储款在外，每月30元)。乃阳历一月一日至今，所由各方拨交父处者已达750元，不可谓不多，而若此款以简易之方法汇呈，在父一样将款收用，在宓亦可省精神而免烦闷。乃以父主张拨款之故，致此间侯、江、谢诸人常来烦扰，应付不暇。尤以侯生之举动为无礼而可恶。夫宓平日劳忙已极，且皆极端用心之事，又以感情问题精神烦苦，易受刺戟。在此情形之下，更以拨款之事而增额外之郁激气愤，我实不能受。况其事本非必要，尽有更简易而省力之办法哉！且启民及其家人，以中国旧日亲戚观念，欲长期赖宓接济，汇款遂疏，付款亦不如期。在父一方面，既无量入为出之预算，又无月日数目之收款详帐。收来之款，则悉用之，且使宓迷糊不清。不知侯生家中今年交父款几次？又启民家究竟付父款若干？宓亦不悉。稟询，父亦不置答；抄出帐单，请父核阅，父则并原帐单弃之，亦未复谕。且谓宓不必如是计算清楚。此种观念及办法，不特使宓受种种不便，且根本错误。依此为之，则宓徒受累而与父无益。……此乃平日思想，至今夕乃感愤异恒，遂稟父述所苦，请停止拨款办法。又函启民，速函家中直接汇款，勿依赖宓。

函发，犹郁悒，乃访浦江清谈。

杨宗翰来。晚颺来，为述拨款问题之感愤。

夜中编《文副》稿，至上午二时始毕。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 上午 8—9 上课。

9—12 阅学生作文卷。瞿国眷来。

下午 1—3 考《英国浪漫诗人》。此班中有女生数人，非常用功，勤于问业，而考绩优异，尤以欧阳采薇为最。是日考时，诸生皆完卷去，该女生犹续写未休。宓以他班将来此上课，恐有不便，乃强其交卷而出。又该生每于上课时，对宓常呆视，若甚注意者。且每痴笑弗能止。……宓富于同情心，而眼光不高，标准不严，所见女子中，可喜者殊不少。惟于彦视为终身之知己，且希望结婚，此外则决不缘附。若离心一而又弃彦另婚他女，此决非宓所愿为所当为者矣。

3—4 秘书长张广舆来，言罗校长将宓等四月二日之公函（见是日所记）失落，请宓复述其内容。宓闻之颇怒。盖宓未就罗商，乃邀集评议员之大多数，以公函抵罗，在势不得不通过。罗颇以为憾，故临期诡言将原函失落，以窘辱宓云。

4—7 开评议会，宓等于公函中所提原案，竞得通过。惟罗校长加以修改，复增各种限制。（一）视学校经费充足否。（二）本系可否任其离开。（三）须具详细留学研究计划，由评议会审查通过，方可照准。（四）归后须有研究成果报告。

是日罗氏屡云吴雨生君之提案云云。宓侃然对众直言，声明此提案乃本于平日所闻诸多教授谈论之意见，只不过恢复 1928 年以前之旧制，至临时乃由杨振声、冯友兰与宓协议，杨作稿而宓笔写者。又经评议员四五人之副署连名。故虽宓为今岁出洋之一人，此案决非宓之私图。原函虽经校长失落，在座诸评议员均当可证明云云。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晨6—8入城,8—10北大上课。候启民来取款,不至。乃遣车夫以款连函送往,启民似不肯收,托言未在寓所。

10—1许文玉邀至东安市场东亚楼午餐。又在国强咖啡馆茗叙。访熊正瑾于其宅,未遇。

下午2—3北大上课。毕,即乘人力车回校。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风。上午读书。

下午2—3访陈仰贤于燕京大学姊妹楼。又至社交亭坐谈。陈谓希望宓回国后与彦组织家庭,则彼可常来宓之新家中居住云云。又谈叶君婚事。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阴。风。上午,作函致彦(19),告以出洋留学之事已定。约彦于今秋得M.A.后即偕朱激赴巴黎晤聚。

十时半入城,至丰盛胡同18号赴陈垣招宴。与刘廷芳^①偕出。刘君不知宓离婚,询宓家在何处等甚殷。宓殊难以为情。

下午3—5至姑母宅,拟付心一下月用费,而诸人皆外出。乃以

^① 刘廷芳(1891—1947),字瞿生,浙江永嘉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先后入佐治亚大学、耶鲁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习教育及儿童心理学,获哥伦比亚哲学博士学位。继赴耶鲁大学神学院,从富司迪习神学,受牧师称号。1920年回国,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1921年任燕京大学神学系主任。其后为《新教育》杂志副主笔,《生命》杂志主笔。1945年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后赴美国就医,旋居英国,于剑桥、牛津大学讲学。宿疾发,再赴美国治疗。1947年逝世。

款付芝润表妹，并与谈。5—7 回校。

晚访陈总及 Winter，谈校长对宓恐有芥蒂。又校中颇有讥宓此次出洋为结婚者。Winter 以为不必介意，从己之所好行事可也。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阴。 8—9 上课。温源宁来。

午 12—2 赴蒋廷黻招宴，陪 Prof. Dutcher^①。宓因蒋夫人唐玉瑞在席间招待，而念及彦。

夕，温源宁在此撰文，至晚始去。

4—5 张昌圻来，陈铨托带赠所著小说《冲突》一册。叙留美学生离婚恋爱之事。宓因己所新遭，尤有同感，故觉此书甚有趣味。夜读之，至上午一时始毕，乃寝。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阴。 是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放假。

上午撰评陈铨《冲突》文。

下午译温源宁《现代诗人》演说稿。徇其请，刊登《文副》。

晚 8—10 在叶崇智君处共蒋廷黻同谈。蒋君谓择妻有二种。（一）以为情侣，求恋爱之长保，则婚后宜独居清华，而令妻居城中。妻亦自有职业及朋友，一星期中见一二次，终不改其情侣之关系及意趣。（二）以司家政，注重实际方面。则只望其善于操持家事，外此一概不计，勿更存浪漫之思想，否则易致失望云云。宓窃思此所言正合宓意。倘宓与彦婚，则决当用蒋君所言之第（一）法矣。

① 达切尔教授。

四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上午8—9上课。9—10黄节先生来谈。

温源宁来。对译稿主删去“妓妻”等字，恐其妻党见之不便。甚矣，人之伪善而畏俗也。

奉父四月二十日谕，命付谢琬现住西单中京畿道，大成公寓内。五十元。外此则以盛气作为长函，严责宓，且怒斥之。宓读谕痛苦异恒，多日不解。呜呼，宓之罪，仅在禀函中措词不当，文字失检耳。而父严责若此。且夫宓之所以致此者有二因。（一）自离婚后，又以恋爱目的未达，感情痛苦，心境不宁。兼之平日劳忙如此，事务繁多，神经恒在紧张状态，复来种种横逆刺激，遂一发而不可自制。（二）宓生平爱父，以父为惟一了解而爱护宓之人。故恒以宓之种种感情思想道理，详禀父知，求父同情并赞许；不图父终不能，且发怒。总之，宓之受责，及缘之而生之痛苦，仍由于用情不遂。误以父为能同情能爱我者，而父亦非其人。今后，对父亦当抑制感情，以冷静之态度、简捷之方法，办理父所命之事；其力不能或心不愿为者，则婉辞却之。如是，则父必反欣喜。至宓之感情当另求其发泄之道，庶可免于烦恼耳。

下午，勉强编发《文副》稿件。

3—7偕叶崇智、朱自清二君至达园游赏藤花，并由叶君邀食馄饨等。谈中国家庭之苦。宓述拨款事，以为父与宓所争者，尚非在供给钱之多少。所争者，乃在办事方法及观感之不同。夫父只求每月有款汇到可矣，何必计较拨汇之途径，更何必因坚执拨汇之方法而加增宓诸多痛苦，且责宓学养不足，重利轻情。夫岂为平？宓一身工作供家庭三辈之人，父不谅宓苦，且必以末节为宓罪责耶！念此愤极。而叶君乃述彼家中母兄争闹之情形。可见中国旧家庭之腐败，而维

持道德礼教者，只当于其精意，不当于其制度也矣。

晚禀父，作成未发，旋即焚之。如是再作再焚，数易稿，乃能尽去感情之语，改为冷静之述事，然费时费力受苦甚矣。徘徊院中，几于垂涕放声而哭。

五月一日 星期四

晴。大风。 8—9 上课。

致彦一函(20)，仍劝赴欧，并询其对结婚之意见。

正午，叶崇智君招宴。

下午 1—2 上课。2—3 与学生谈话。是日有学生示威，欲罢课，以援救被捕之学生；但大多数学生不附和，故仍上课如恒。

3—4 昼寝。4—7 杨宗翰来，晚饭，散步。谈颇洽。杨自愿于迄出洋时，代办《学衡》事。

晚，读书。

五月二日 星期五

晨 6—8 入城。8—10 北大上课。

10—12 至东四牌楼炒面胡同内大烟筒胡同 14 号宅访王鸿韶(真吾)告以离婚等事。韶谓如此甚好，只须有极真之情，便合道德。彼去年劝宓冷静考虑，只为慎重起见耳。

正午，至无量大人胡同 20 号宅，赴华夫人招午餐，谈其所著书之内容。下午 2—3 北大上课。3—5 访熊正瑾，未遇。即乘人力车回校。

晚，读华夫人所著《恋爱与义务》Love & Duty 小说，甚佳，至足感人。读至末段乃凡为女牺牲至于自杀，竟泪下。母爱最真，诚然。

早寝。

五月三日 星期六

晴。晨作诗一首。

民国四年七月，偕真吾游颐和园，有诗。民国十九年五月，又同游，赋示真吾。时王静安先生自沉此园湖中已满三年矣。

旧苑重游十五年，半生心迹两茫然。
持身报国曾同誓，别鹤离鸾各自怜。
未许豪情销剑戟，尚留真爱入诗篇。
英灵呜咽昆明水，历劫长清证后缘。

盖真吾昨约今日来此同赴颐和园。真吾夫人刘念劬为父之女弟子，民国八年结婚，十四年病歿。又民国四年游园之日，又偕真吾至西山卧佛寺。君毅招待，住三日。真吾有诗。今则毅、彦结果如此，必且牵入此段因缘中，亦可慨矣。乃是日上午接彦四月六日来函。

下午，昼寝。四时半，王鸿韶（真吾）始乘汽车来。宓示以年来所为诗，赠以《白屋诗集》等。韶谓宓诗昔惟说理，近作则加以真挚之感情，实较昔为进，嗣后对末句应力免枯弱之病云云。宓导韶游朗润园及达园，并食馄饨等。约近八时，始别。宓步归。

五月四日 星期日

阴。星期。是日为本校成立纪念补行庆祝，来者（毕业生及戚眷）九十余人。正午在工字厅聚餐。午之运动会及晚之演剧，宓均未往观。

陈芝润表妹携一讷、絮因，并偕其同学米守群女上来，居宓室中，明日下午始去。夕七时，将又观剧时，忽大雷雨，且雹。

是晚，宓宿陈寅恪室中，读华夫人著之《他与她》小说，亦甚佳（另评）。读至曲折之处，又泪下。窃以书中之光裕（兴华）颇似彦，惜毅之不能为以德终归诸合。若宓其将终为国荣乎？十二时寝。

五月五日 星期一

晴。 是日无课。

上午谢穆（原名俊琬）来，付以五十元。又禀父，屡易稿而成。盖是晨又接侯文涛函，无礼，谓“将相见于法庭”云云。宓忍之，禀父询究竟。

下午，黄节先生来。又温源宁、叶崇智二君来，久谈。表妹等别去。

五月六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午餐时，陈寅恪与叶崇智君又谈宓事，谓宓不当顾人之毁誉云云。

2—3 赴图书馆。

晚，与叶谈颇久。读 Virginia Woolf^① 之短篇小说 A Society^②。中谓凡女子所爱之男子，必为 honest, passionate, unworldly^③ 云云。此资格宓固有之矣。

① （Adeline）Virginia Woolf（阿黛林）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1882—1941），英国女小说家，评论家。

② 《一个学会》。

③ 诚实，热情，不俗（无市侩气，不注重名利）。

五月七日 星期三

晴。 上午8—9上课。

接彦四月十三日来函,言愿为知友,不愿有婚姻关系。宓颇激动。下午2—6作长函复彦(21),旋以中多郁愤之语,故未发出。

晚,在叶处与张耘(奚若)谈。

9—11编稿。早寝。

五月八日 星期四

晴。风。 决今后力行自制(self-control),凡事只求迅速简捷处理,不计人谅解与否。又不多说话,不乱发泄感情。至对彦问题,静待与彦面谈详为商决。

1—3上课。甚倦。

下午4—7:30赴评议会。吴之椿辞教务长;罗氏则惟望通过刊印清华丛书章程;皆不免私情私利之讥。

五月九日 星期五

晴。 晨6—8乘人力车入城。8—10北大上课。待李天佑妹丈,迟到。访熊正瑾君,未遇。至东安市场五芳斋午餐。又在王府井大街泉记理发。

下午2—3北大上课。3—5至交通大学访潘式君,以张天骥评《人海微澜》文示之。

5—7乘人力车回校。晚雨,早寝。

奉父谕(四月二十八日)谓对各事均无成见,随时应付,适可而止。俯仰之间皆陈迹,又何必滞于物乎?老子曰,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佛曰,过去心不可

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论语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斯数语当时时诵之云云。

五月十日 星期六

上午小雨。 另作函致彦(21)，修改日前所作者。

下午2—5，陈仰贤偕其女同学王国恺、王碧云并王国恺之幼戚二女生同来。先是二王女上所作中英文诗，陈送宓请为改正，至是来访。陈与王国恺久谈始去。

五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九时，步行至燕京大学姊妹楼，晤陈仰贤，送借款。遇袁永熹^①女士(叶君拟求婚者)。陈促宓观看，而宓迟滞，竟未得看见。陈询彦情形，宓具以告，且谓宓观彦来函，未尝无愿与宓结婚之意，特尚忐忑未能决定耳。陈谓女子大都如此，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云云。

10:30 乘燕京汽车入城。至姑母宅中，谒姑母，并见心一。姑母谓父处汇款，宜有定数。拨款之办法即可停止云云。

陈逵及陈仰贤等均言心一好看。宓亦觉心一自有其质朴浑厚之美态，实不能无系恋，惟宓之离婚，乃求感情与道德一致，而宓与心一及彦均可分别长保婚姻及友谊关系。宓与心一离婚而赡养终身，并对三孩负责。且时相存问，可为朋友。对彦则为婚固可慰其半生之寂苦，至少为友亦可符宓之初心。从实际利害言，宓宁愿一肩挑两担，加倍负荷。如此深心，如此至情，他人且以“不道德”攻诋不休，殊

^① 袁永熹(1906—1995)，女，贵州修水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为叶公超夫人。

屈枉之甚矣。

正午十二时,至忠信堂,赴蔡可选^①、李相宏招宴。客二三十人,皆清华教职员。宓见罗、浦诸夫人,又联想及彦,为彦伤,并自悲。席终,即于下午3—5乘人力车回校。

晚作函致彦,旋毁之,未发。

五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晨8—9上课。阅课卷。下午1—2上课。

夕及晚编稿。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上午8—9,10—11,下午2—3上课。

上午11—12昼寝。

午饭时,与叶崇智、陈寅恪谈。宓又极感苦闷。缘宓之志业理想毫不能实现,碌碌谋生,得钱贍家,而劳苦如此。更感觉人情之卑劣险诈,宓之处境甚孤危,每每黯然自伤,不可排遣云。

夕及晚编稿。

五月十四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8—9上课。接汤用彤(锡予)函,言闻张歆海云,宓以汤君等不赞成必离婚,郁愤欲自杀云云。汤谓已过不说。彼毫无成见,劝宓勿因此而忧伤。宓即复一函,谓宓离婚,决不畏世人讥

^① 蔡可选,安徽巢县人。清华学校1924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学士,主修经济、统计。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27年回国后,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去铁道部服务。

评，惟望诸知交好友，得明真相，即宓之离婚，不特非庸俗出轨之行为，但求宽恕；实乃合于真道德，本于真感情，且当因此而受赞誉者也。此函请交黄华代存。然由张君之传说，可想见各地人士对宓事所起之误会及笑谑不知到何地步也。

又接侯文涛函，谓伊叔行时确曾付父四十元，而宓迄不付给，宓因待父复谕，屡次快函奉询，父无帐，又不复。是宓父子乃骗子，今限三日内付款，否则相见于法庭云云。宓思彼虽无礼，然付款当是实事，特父来谕未说清楚。如侯生之横逆，常来刺戟，宓实不堪受，乃即复函允即付款。并以原函封寄父阅。宓为拨款之事，受气已多，父之不恤，但以应付失宜及学养不足责宓。若由西洋人之眼光观之，一味容忍，毫无气概，只合作亡国奴隶耳。至于学养云者，在闲人易为，在忙人又处特别紧张状态者，宓诚愧不足。中国道德，只为一方面之求全责备。宓为深信且勉行道德者，知其苦独深矣。

午，汤茂如来，仍望宓他年参加平民教育事。

晚 8—11 在 Miss Bille 宅中，赴英文教员会议。议定下年 Text book 等。

五月十五日 星期四

阴。 上午 8—9 上课。

接郭斌龢长函，大为痛愤。郭君对《学衡》热心，并愿回国后出钱出力，助宓办理。此至可感可喜。惟对宓离婚事，仍复严加责备；并将宓三月中一函逐句驳斥，且力劝宓与心一破镜重圆。谓宓为《学衡》计，为人文主义计，为白师计，为理想道德事业计，均应与心一复合。又谓宓近来思想行事，皆是 Romantic，实应省戒。甚至谓宓即供养心一终身，亦是罪而非功。而碧柳之不肯还我款，以阻止宓离婚，乃是仁人之用心云云。宓读之大愤且苦。

下午1—3上课。

3—5作函复郭斌龢,言关于公共志业,希望努力合作。至个人之事,请勿干涉。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若宓不离婚,则是乡愿小人,自欺欺人,不配提倡人文主义之道德。至于 Romantic,乃系生性,未游美前即已如此。郭君未读我之诗稿、日记,何能知之?至若碧柳私取宓款,决不能为之曲恕,岂宓离婚便非人类,凡人皆可任意蹂躏欺侮我乎?以上乃复郭函大意。吾今者,深信诚心实行道德者,诸友皆不及宓。若碧柳则徒托空言,不负责任;且浪漫自私,责人以自鸣高。宓夙爱碧柳之浪漫而能诗耳,何道德之足云。

5—6乘人力车至燕京,乘燕京汽车入城。在清华同学会晚餐。至熊正瑾宅,熊君不在。

宓以郭君责难,心极郁愤,电语陈遼君。遼邀往,乃于9—12至禄米仓陈遼宅谈。遼劝宓勿介意。又劝宓访邱椿,荐彦为女师大专任教授。同时函汪兆铭,荐彦为东北大学教授兼女生指导员。俾彦今秋归来,可有职事。宓宜留国,暂勿出洋,以便进行恋爱婚姻云云。宓赴之。归熊正瑾宅宿。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晨早起,读书。

8—10北大上课。侯文涛来,令其候一小时,至十时始见。乃所约之时。付以四十元。但令具收条,声明此系其叔最后一次付款。从兹一切关系完结,再勿见面。侯生悻悻而去。宓即至陈遼宅取遗物。次于11—12谒黄节先生于其宅,谈片刻。黄先生力劝宓勿忧愤,恐致重疾。且云办大事者,不计毁誉,自行所安。勿计亲友之责难,事后亦必能谅解云云。

12—1至青年会午餐。

1—4 至姑母宅中，与姑母谈。又与心一在其室中谈。是日心一对宓甚和婉，宓亦喜其和婉。如此为友而和婉相向，正是宓离婚时所希望之结果。是日心一请宓代作《由薄命女的一封信引出来的许多答案》一短篇，署名“另一薄命女”，由心一投登《大公报》“妇女与家庭”栏。该件于五月二十二日登出。原件已寄彦。

夕 4—6 回校。

五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晨 8—10 入城，至南河沿菖蒲河一号（电话东局二七六六）国闻通讯社访张季鸾君，谈《文副》事。谓稿件极满意，惟望多登短篇，又中西相间。宓拟出洋及以浦江清代理事，张君亦承认，并谓欢迎宓为欧洲通信员，酬金不成问题。云云。又询离婚事，宓具以告。张君谓如此甚妥当。又述潘大道重婚及其惨苦之结局。

正午，宓至欧美同学会午餐。1—2 访黄节先生，略谈。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于张君座中，见日本新闻联合社驻北平访员峰村新一郎。栖凤楼娘娘庙七号。电话东局一八四八，三九〇。

五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上午作函(22)致彦，言以计及对彦恋爱结婚之便利，致于今年赴欧之行止，终不能决。今仍拟赴欧，同时亦相机为彦荐事。

下午 3—4 张准(子高)过谈。

五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8—9 上课。

下午 1—2 翟兑之来，在此午饭。

下午，在图书馆作稿。

五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上午8—9, 10—11上课。陈仰贤函约邀叶观剧,以觐王碧云。盖陈极爱叶,故力为介绍佳耦。

午饭时与陈寅恪谈。

下午2—3上课。

是晚学生代表大会,通过驱逐罗家伦校长。校中从此又多事矣。

吴靖^①来。必捐款陕赈四十元,即付清。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是晨学生全体大会,议请罗即辞职案,未通过。学生以此皆未上课。8—9必课堂中仅有五人,仍如常上课。

上午接彦四月二十七日函,并寄来春假旅行照片一张。极为喜慰,自觉爱彦出于真情。

又接郭斌佳函,劝勿以离婚事忧心。日前又致佳一函,请婉劝其兄,勿干涉必离婚之事,而志业上与必合作。盖必殊惧以私害公,因婚姻恋爱而妨理想事业,甚盼友朋勿牵混二者于一处也。

下午4—6偕叶崇智君至朗润园见包女士贵思 Grace Boynton^②,观其所导演之“*As You Like It*”^③剧。演者为二年级生。王碧云扮首场之 Rosalind^④,但叶殊不喜王云。

① 吴靖,安徽婺源人。时为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女生。

② 包贵思 Grace Morrison Boynton 格雷斯·莫里森·包英顿(1890—),美国公理会女教士。1919年来华,任燕京大学女校英文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美。1945年冬,包氏仍回燕京大学任教,1951年返美。

③ 《皆大欢喜》,莎士比亚喜剧名。

④ 罗莎琳德。《皆大欢喜》中女主人公。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 8—9 上课。9—10 寝息。

11—12 赴医院，就戈绍龙大夫诊癰疾。

下午 1—3 上课。3—5 休息。

奉父五月八日谕，对宓责备甚至，谓宓无情无理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宓阅读痛苦至极。欲辩诉则父终不能了解，且以宓之辩诉为非是；不辩诉则怨愤冤抑之气无可发舒。宓之苦情，已具于四月三十日所记，兹不赘。

5—7 乘人力车入城。7—11 至丰盛胡同 20 号晏阳初宅，赴晏阳初、瞿世英招宴。为与美国人 Frederick Field (Harvard)^① 夫妇晤谈，得识韩玉珊君。河北人，Ph.D. 平教总会农民教育部副主任。席间宓与熊佛西夫人朱骥^②（字君允）同座，因复思及彦。

席散后，至熊正瑾宅，为时已迟，叩门不应。宓乃赴清华同学会宿焉。颇以辛勤工作奔走，而无室家为悲。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 晨五时即起，赶读本日讲授之书。七时半至北大，未进饮食。8—10 北大上课。十时半，至无量大人胡同，访华南圭夫人。华夫人促宓速作文表彰其所著书，并为宓述其后二书之内容。宓饥疲

① 弗雷德里克·菲尔德（哈佛）。

② 朱骥（1895—1966），女，字君允，祖籍江苏嘉定，生于湖南长沙。南京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布林·马尔学院硕士学位。在纽约与熊佛西结为伉俪，返国。先后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乐山武汉大学、珞珈山武汉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1947 年“六·一”惨案时，被国民党逮捕。1957 年错划为右派，被迫退职。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

其,强支持以应之。十二时半,匆匆午餐,即回至北大2—3上课。

3—4至中国银行,以国币638元兑成美金200元,汇寄彦收。因兑价日涨,一再迟延,吃亏愈甚。4—6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晚作函致彦,未完。

罗家伦昨日辞校长职,赴津。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上午作禀上父,欲略有所辩诉,作成,又不敢发,徒增痛苦。

午饭时,接彦四月三十日来函,甚慰。

下午1—2访陈总,悉罗确已赴津。拟请教务长吴之椿归主校务云。3—4鼾来。

复彦函(23),寄去昨所购美金\$200汇票。并代心一投稿。见十六日所记。8—9叶崇智来,在此晚饭。述拟求袁永熹为婚之意。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候客。直至正午十二时,Fed. V. Field夫妇始来。款以午餐,并陪导游观全校。至三时,别去。

下午4—5章寅来,谈校局。

晚7—9访王文显、叶崇智闲话。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晨8—9上课。

禀父,汇呈50元,汇费1.50元。发后奉父五月十六日谕,温慰备至,宓心殊感悦。父命所有心情悉可陈诉,惟勿作暴厉之言词。又励宓以后如遇刺激而气愤之时,宜力求静默含忍,勿开口说话。勿执笔。

写信。久之，则涵养工夫自日进也。当勉行之。

11—12 郑之蕃来。

下午 3—4 黄节先生来。4—6 学生武鸿钧^①、李家瀛 (Molly Lee)^② 来补考。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8—9、10—11 上课如恒。

下午昼寝。2—3 上课。

夕及晚，撰《露存女士所著书汇评》。因华夫人促迫，故赶作成之。

又续汇呈款五十元与父。连昨共百元，汇费同上。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 上午 8—9 上课。工匠来换纱窗。

瞿国眷来，言乔万选^③ 欲为清华校长，以教务长许宓，求为援助。并约于明晚在城中会晤云云。宓细询瞿君数事，知乔君并未得山西大力者之切实后援，未必能成功。为宓个人计，自以超然自处，不问校中政局，则在此可长为教授。至于教务长等职，不特非才性所

① 武鸿钧(1903—)，河北枣强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2 年毕业。时任保定育德中学英文教员。

② 李家瀛(莫利·李)(1909—)，女，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2 年毕业。

③ 乔万选，字子青，山西徐沟(今清徐)人。清华学校 1919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回国后，任东吴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副教授，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司司长，暨南大学讲师。抗战时期，曾任汪伪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任伪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汪伪特别法庭审判官、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南泉新专教授。

近,且得之对宓亦少益处,而反须随波逐流以去,故决不加入乔君、瞿君之团体。然以宓素乏权变,处复杂境地,欲不开罪于朋友,已甚不易,故颇感苦痛云。

午饭后,黄节先生偕俞平伯、铭衡、张怡荪熙。来,少坐即去。

Richards教授来,约晚餐叙谈。旋以事却之。

3—4 华南圭夫人即露存女士来,以彼此帮助为要约,并劝宓效法美国人之注重功名利权云云。华夫人去后,大风雨。

晚8—10赴评议会。诸人对于校事毫无主张,惟议决请教务长吴之椿返校视事。而诸人各怀私见,谬为恭敬,尔诈我虞,此隐彼忌。此等心理及形态遍于中国。万事之坏,即由于此。宓置身其间,恒多不满,而已亦莫能振奋自拔,故是夕尤觉郁郁云。

晚饭时,访叶企孙,以瞿君所言事告之。盖宓对于校局,决随叶企孙,陈总为进退云。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 上午8—9上课。接李天佑妹丈函,又来借款,且复以拨款之帐有误为言。读之甚愤苦。

下午1—3上课。3—4 杨宗翰来,谈清华风潮及前途。

夕阅卷。晚读书,倦甚。

五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 晨五时起,6—8入城。8—10北大上课。候李天佑妹丈至十时半,不至。饥疲甚。作书留交,拟即外出。函成而李君来,乃邀至东安市场东亚楼便餐。李君谓彼对拨款停止事有误会,且请求借款。宓颇怒,当再三切实声明,拨款帐由父与其家直接清算偿付,宓概不负责,亦不闻问。今后不得再有误会。并以三十五元(连前共

七十五元)借与之,而取收条为凭。

12—1 至陈遼宅,再用午餐,并进角黍。

下午 1—2 至北大,李至刚天一。偕李效白陕西蓝田人。来谒。2—3 上课。

三时至中央公园后门内,期心一,而心一不至。后据心一云,伊确曾来此,而未见宓。宓待至三时半后,乃即乘人力车回校。时微雨。

倦极。晚早寝。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作函(24)致彦,仍邀彦至法国,畅谈之后,心情毕宣,疑虑尽释,则可在巴黎结婚。

下午 4—6 至燕京姊妹楼,与陈仰贤晤谈,多谈叶君事。6—7 乘汽车入城,侯堦代付车资。与潘式君同车,遂邀至中央公园长美轩,便餐。9—11 又邀熊正瑾君同至协和大礼堂,赴燕京学生音乐会。票价每人一元。毕,偕熊君至东安市场国强咖啡馆进冰点。乃至熊宅宿,已夜一时矣。

是日为心一生辰(阴历五月初四日),宓送贺礼十元。璧还未收。

是日教务长吴之椿返校视事。

六月一日 星期日

晴。旧历端午节。十时半始起。11—12 至姑母宅,贺节。行礼如仪。与心一谈半小时。

午 12—3 至忠信堂,赴章寅招宴。3—5 回校。

晚 7—10 陈仰贤女士来。宓初拟招陈女士叙谈,旋知叶崇智君已归,乃邀来,共晚饭。二人多谈叶君婚事。宓与叶君送陈女士至西门,弗能出,复送至大门而别。

六月二日 星期一

晴。晨8—9上课。

10—11 冯友兰来,谈挽留罗校长事。温源宁来,谓女大为彦谋教课钟点不能得。云云。又谓已聘英人某君到此,以授《古代文学史》。拟请宓改授二年级(北大)《浪漫诗选读》云云。

是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版,改用小字,名曰新五号字,不如前之清晰美观。且下平栏登广告,亦一缺憾也。

晚7—11赴朱自清招宴,为杨振声君饯别。

六月三日 星期二

晴。上午8—9、10—11上课。陪叶君赴各处。

下午2—3上课。编稿。

晚,在北院见戈绍龙大夫及其日本夫人。

六月四日 星期三

晴。上午8—9上课。

接碧柳函,甚慰。盖碧柳其不赞成宓离婚,又久不来函,宓疑为绝交。今接其五月十日之函,则谓“学术思想容有不同,文章性情圆融无异,幸勿以久未来书,疑为绝裂。”又自言决不与树坤离婚。续云:

然吉不以吉之标准而量吾兄,道不同不相为谋。倘假梁君漱溟东西文化比较言之,兄所由者人生第一路向,所谓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者也。吉所由者人生第二路向,所谓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者也。……

易言之，则宓为浪漫派而碧柳为古典派。按此恐未尽合。宓自觉(一)能反省(二)能于事实上负责任。以此二者为道德生活之根本原素，斟酌于理想事实之间，于二者谛认分明。此或宓之所长欤？

宓前曾由新月书店领到《白屋诗集》四十九部，价八十一元馀，尚未售完。是日函黄华，请以存款先提出 50 元付新月书店，馀帐俟后清。

正午 12—3 赴叶崇智君招宴于工字厅，为杨振声饯别。

晚 8—10 赴评议会。吴之椿主席。议及教授休假留学案，因本日否决学生所要求各案，故未敢以教授此案表决通过。然众意雷同，俟下次会时再表决公布。至旅费一层，陈福田君主张欧美一律，按照学生例，美金 \$ 520。宓排众议力和之，众卒从之。此案虽无梗阻，然校中大局不安，未知变化如何耳。

六月五日 星期四

晴。风。 8—9 上课。仿华夫人之《他与她》小说，作另一双男女之“比较研究”，凡一纸，稿另存。

访张耘(奚若)谈。

下午 1—3 上课。

4—6 赴教授会讨论校局甚久。议决下次会中补选院长。

夕接陈仰贤复函，甚慰。中有云：

你的痴情与我的痴情相似。你是对于毛女士，我是向于叶先生。你与毛女士将来能有美满的生活，我当然欢喜；即使你将来与毛女士并没有美满的结果，我也不讥笑你。我并不是幸灾乐祸的人，何况对你，你是我的同情者。

你说叶先生是我悲剧中人，并不错。但我自己并不觉悲哀，我可以代他死。我为他牺牲到这步田地，并不算什么；我不但不

觉得悲哀,我有时还觉得荣耀。至于他的婚事,是我盼望他那么做的。我爱一切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知道我的。我并不是故作好人,我不承认我这行为是好人的行为,我只是爱他。我不论他与别人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对于他,并没有所期待。总而言之,我是无条件(回报我爱的条件)的爱他。

你也许说我痴,说我比你更痴,那么你就可以相信我决不会讥笑你与毛女士的事了。

陈女士感情之高尚、纯粹、真挚,在中国女子中必所未曾见,录此函以见一斑。其情,则必旁观所久稔知者也。

此次欧游归来,无论是否与彦结合,决定以后,当忽略人事,专心致志研诵道学书籍,论述人生道德问题,并撰作小说与诗,不再为末节及庸人牺牲矣。

六月六日 星期五

晴。晨6—8乘人力车入城。8—10北大上课,讲授《希腊文学史》完。10—11至东亚楼午餐。11—1访陈遼于禄米仓宅。陈遼导必参观女子大学校舍,甚宏敞。

下午1—3北大上课。

3—5回校。

夕,剪发,浴。早寝。

六月七日 星期六

晴。风。上午9—11乘人力车入城,至姑母宅。晤硕兄,甫归自沪,谓必容色、体格均较半年前进步。

在姑母宅中午饭。下午1—3与心一闲谈。心一出示碧柳来函,

仍称心一为嫂，宓殊不谓然。

3—5 访陈遑谈。陈遑宅中适有梅汝璈^① 来访。梅盖极力助乔万选取得清华校长者。据遑言，助乔者，多为清华最近诸级毕业生，本功名之心，行权利之事，满忌嫉之欲。如得清华，于旧有教职员更动必多。宓但求明哲保身，藉以自全可矣。

5—7 遑导宓至大羊仪宾胡同任宅，访陈衡哲^② 女士，并见其夫任鸿隽君。与陈女士谈甚洽，承以所著《小雨点》一册见赠。

7—11 至无量大人华宅，赴华南圭夫妇招宴。客有金韵梅桐谷。女医士，American School 之校长 Miss Russell^③ 及美国 tourists^④ 数人。同座者为 San Francisco 来之 Cowell 夫妇^⑤，殊俗鄙可厌。

十一时至熊正瑾宅中，十二时半寝，而蚊虫极多，啮宓遍体，终夜失眠，甚以为苦云。

六月八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 8—9 以熊君一再敦促，乃至煤渣胡同 26 号

①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清华学校 1924 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大同大学、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35 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法律学校教授。1948 年，再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司法行政部部长。1949 年 3 月任司法院大法官。1950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

② 陈衡哲(1890—1976)，女，原名燕，字乙腓，号沙菲，江苏武进人。清华学校 1914 年专科女生留美，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后兼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参加创办《独立评论》，并曾代编务。四次担任中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1936 年赴成都，任四川大学教授。后辞职离川，返北平居住。抗战胜利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指导研究员一年。晚年患目疾。1976 年 1 月在上海逝世。著有《西洋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史》等。

③ (北平)美国学校之校长罗素女士。

④ 旅游者。

⑤ 旧金山来之考威尔夫妇。

访法国女士 Mlle Curchod, 请授密等法文会话等。约晤熊君后再决。

9—10 访陈逢谈。

10—12 再如约访华南圭夫人, 承赠其夫妇及书斋照像一幅(黏存)。又指示赴欧行途诸事, 甚为周至。记其要点如下:

Passport: Apply for blank form from 天津市政局。Send to 陶 for his signature.^①

Travel: 3rd Class better。

Use gold money(U. S. banknotes)。

Buy ticket in Harbin for Paris(See Mr. Hoa 华南圭君)

At 满洲里 Change on the train (official) Russian money, just enough for food(\$ 1.00 a day)。^②

旅行药(见赠一瓶); also Sugar。^③

In train, One dinner for two men. Cheap food(bread & butter) in Station. Bring Knife, paper - napkin.

Buy 水壶 in 满洲里。Bring Tea. Take little meat.

Bring bowel - moving medicine。^④

Outfit: Two Suit - cases(自带), 勿须 register。

Suits: 上等 Home - spun(one); dark blue(one); Black 礼

① 护照: 向天津市政局索取申请表格。寄给陶签字。

② 旅行: 乘三等车较好。

使用金币(美元钞票)。

在哈尔滨买去巴黎的火车票(见华南圭君)。

到达满洲里时, 在火车上兑换俄国(正式)货币, 够伙食费用(每日美金一元)即可。

③ 还有食糖。

④ 在火车上, 供二人食用的一餐。在车站上(购买)便宜食物(面包和黄油)。带上小刀, 餐纸。在满洲里买水壶。带上茶叶。少带肉食。带上泻药。

服(One)。 或在此做一套 Home-spun(上好 wool)明
大出售 \$ 10.50 a yard。

For train, dark shirts. Travelling rug(real wool, 佳者二十
元)。

三等车, rent beddings.^①

青年会午餐。1—3 回校。

六月九日 Mon.^②

上午 8—9 上课。护照。

六月十日 Tues.

上午 8—9、10—11 上课。

下午 2—3 上课。致彦函。

晚,大风雨,未及访陈仰贤。

六月十一日 Wednes.

上午 8—9 上课。父谕。复。又函谢生,不肯拨款。

刘大白来。谢子敦^③来。

下午 2—4 访陈仰贤。夕 3—6《文章游戏》。

晚 8—10 赴评议会。

① 装备:衣箱二只(自带),勿须托运。 整套西服:上等朴素(一套);深蓝色(一套);黑色礼服(一套)。或在此做一套朴素的(上好羊毛)(西服)。明大出售,每码 10.5 元。 供火车上(穿用),深色衬衣数件。旅行毯(真正羊毛,佳者二十元)。 三等车,租用卧具。

② 作者 1930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6 日日记,系日记草稿,未经整编誊写者。

③ 谢子敦,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0 年毕业后,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主事。

六月十二日 Thurs.

上午8—9上课。编稿。

下午1—3上课。4—7教授会,选举院长。

晚,作函致彦(未发,存)。

六月十三日 Fri.

9—10入城。吊杨宗翰丧母。吊姚华师丧。至硕兄处寄照片。
乘电车访熊正瑾。至T.H. Club午餐。

下午2—4北大考试。谒黄师,同徐景贤共谈。

5—6偕熊正瑾大鸿楼晚餐。6—7访Mlle Curchod。

7—11德国Picture“On Belief”^①。

晚11—12,达到T.H.谈。

六月十四日 Sat.

9—11陈筑山来。凌其峻来。11—12卓定谋来。

午王化成宴。

3—4北大阅卷。遇陈绵。4—6回校,遇雨。

归接彦函,认为冷淡。polite refused。^②晚,作长函复彦(未发)。

六月十五日 Sun.

阴,旋晴。终日郁郁。起甚迟。

父谕。晚作函致彦,简短,客气而冷淡。发出。

① 德国影片《关于信念》。

② 有礼貌的拒绝。

晨,收到彦寄来 rdzor^①,合用。

六月十六日 Mon.

发彦函(26)。

《日记》又间断两月,欲补无从。欧行在即,故以月朔作始,无事之日则从缺,有事亦求简括云。

八月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编稿。复彦函(35)。为云钺书二笺。

夕乘 5:30 汽车入城,访熊正瑾于葡萄园宅。晚 8—11 至英国使馆进东门,往南。Glass House, No. 8^② 赴贝讷特子仁。(E. S. Bennett) 君招宴,馆员二人:纪尚文、金海珊为陪。贝君语言极无味,出示收藏中国班指玉佩甚多。乃据 B. Laufer^③ 之说,谓玉佩均象女阴之形。津津乐道。前闻公超言,此君自制手淫器具。兹更证其乖僻,为可厌也。

晚,宿禄米仓 27 号陈逵宅。

八月二日 星期六

阴。小雨。上午,读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一书。理解尚通达。中述“Imitation of Christ”^④ 中国古译本,可资参考。

下午陈逵夫妇外出观剧,心一所邀请。宓徘徊院中,甚感孤寂。

① 剃须刀。

② 玻璃房,8 号。

③ B. 劳弗。

④ 《模仿基督》,拉丁文宗教著作,1426 年写成。通常认为是德国僧侣作家 Thomas à Kempis 托马斯·阿·肯庇斯(1380—1471)所作。

且以彦日前来函冷淡决绝，颇怨恨彦而自伤悲。

晚6—10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后，赴清华研究院同学会招宴，并为必祖钱。雨。夜归陈逵宅，仍感恨如下午情形，兼因饮酒，郁愤莫解。卒乃取二片纸书写所感所愤，乃能就寝，已午前二时矣。所写者虽无当于理，仍存为小说资料。（已焚之矣。）

八月四日 星期一

昨晨(星期)回校。今日仍在工字厅阅考卷。

夕，乘人力车入城。至欧美同学会，赴凌其峻及其夫人俞秀爱招宴。客有周诒春先生及黄桂宝及俞之友钱女士。宴毕，复至北京饭店屋顶花园观跳舞。仍宿陈逵宅。

八月五日 星期二

阴。上午8—10访瞿宣颖，谈及拟另出周刊，推行《学衡》主张及理想，而求浅近通俗。

归后，仍续阅考卷。

八月六日 星期三

阴。微雨。阅考卷甫毕，正思续编《学衡》，乃正午接心一电话，知杨天德表弟到此。虽明知谈及种种只增悲愤，终以亲情，及二十年前总角伴侣，故勉于下午入城。至姑母宅中晤见。原拟邀表弟至中央公园宴叙，乃姑母已于宅中设便宴。宓因表弟谈及民生商业之凋蔽，及怀先大兄盐业完全破产，更念及长沙共党、中原大战、西北灾荒三事；故是晚极不快适。

十时，赴陈逵宅中宿。与逵略谈，即寝。

八月七日 星期四

阴。上午携在义利洋行所购箱(\$16元)回校。

下午2—3 陈仰贤偕其女学友王碧云(Betsey Wang)、蔡贞芳来。宓并邀浦江请来谈。浦颇喜蔡,遂拟为之介绍为知友而为婚云。

八月八日 星期五

晴。上午陈仰贤来。未及谈,而罗文柏来。同在此午饭。下午一时同别去。罗君将仍赴厦门大学。

八月九日 星期六

阴。微雨。 编稿。

午,朱调荪亦松。来,在此午饭。乃乔万选所约聘之教授。此来似为刺探消息,幸宓所言尚无不合之处。下午二时半别去。

八月十日 星期日

阴。雨。 星期。编稿。李协宜之,今改仪祉,住北平后毛家湾五号。电话西局一八一九。来,为成都大学预科毕业二女生迟到,欲补考入清华或燕京,无法可设。二生(一)李凤瑞陕西人,即李凤运之妹。(二)何紫芳四川人。李君素重实践道德,为人敦朴笃健。询宓离婚事,宓具以告。且言心一为人和厚,与之分离,良非得已。心一并未要求权利、与宓争竞;宓所与条件及办法,乃宓自愿给予心一,尽己所能,以求吾心之安,并非因畏人讥评,而以此掩人耳目。总之,宓一切内心中自负责判断,并非以己之才智与心一角逐,此层乃宓自己心中引为得意者。只愿告知己之友。……李君谓宓之离婚办法,可谓顾全情义。友朋得知其事者,不应再事攻诋矣。

下午1—2偕李君访熊庆来君于西院宅，并送李君上汽车去。

八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 上午接中华书局函，允续办《学衡》一年(73至78期)。惟购买《学衡》69期以后改为六折计价，余照旧。津贴每期百元。

又接彦七月九日来函，甚慰。先是宓于六七月中屡函彦，促赴欧晤会。乃于七月二十七日接彦六月二十六日来函，词意决绝，一若避宓惟恐不远，不愿与宓同处一洲者。宓甚为气愤，即复一函(34)责斥之。次日，又作一函(34A)，历述前事，亦示决绝(此函终未发)。以为彦对我无情，已得最后确切证明。且因与陈仲贤屡谈，喜贤之爱文学和重理想；叶君婚后，贤将亦孤独，宓遂颇有移对彦之爱以向贤之意。是日接彦函，始知前此乃宓误疑，然宓因彦冷淡而激怒至是，亦可证宓心中实爱彦也。遂即复彦一函(36)慰解之。今后对彦以及对任何人，无论得失成败喜怒哀乐，在我应常自待极高，而一切宽恕，惟求慰解帮助，不为计较责斥之词，则恋爱与道德而可顾全矣。

下午，陶燠民抵北平，以电话来告，促行甚急。

夕7—10偕浦江清散步至朗润园，遇陈仰贤、蔡贞芳，坐谈甚久。贤述昔读 Proserpina(Persephone)^① 故事而感身世，娓娓动听，凄怆中见雄豪之致。

八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是日发出《学衡》73、74期全稿，计七八两月中，共编成《学衡》六期(69—74)之稿，悉寄中华。75期以后，则由南京胡稷威君担任续编。其印费津贴，则由宓付至73期止。内中

① 普罗色庇纳，罗马神话中用名(普西芬尼，希腊神话中的冥后)。

有辽宁省教育会、总商会及叶恭绰先生各捐 100 元，余 200 元则由宓自付给。宓对《学衡》义务已尽，不特内心甚安，亦可塞诋斥宓离婚之诸友之口矣。

上午，陶燠民来，知护照等已办妥，有款约四千元，可以同行赴法国。

新考清华学生王岷源^① 四川人。持碧柳介绍函来见。

晚，与陶燠民谈至深夜，二时始寝。陶君与宓辩论道德问题之究竟。又询彦事。陶君聆宓述说后，乃劝宓不必系念旧人。而力求愉快爽适，使一己之情怀思想均类少年。则对彦易得成功，而婚后亦易能圆满。至陈仲英虽可爱敬，然终为已有恋爱婚姻经验之人，且倾情于叶君。宓始终以女友待之，不为进一步想，实是正当途径也。云云。

晚饭后，偕陶燠民访钱稻孙于西院十一号暂住之宅。陶君即住宓室中。

是日午 von Steinen 来，代为计划游历德国南部行程（需时约一月），在此午饭。又胡仲侯（文豹）表兄来。

八月十四日 星期四

阴。 上午编发《学衡》稿，此事遂完结。

接彦函，知得 Barbour Scholarship 半年（\$400），决留 Mich.。明

^① 王岷源(1912—)，四川巴县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34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1936 年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在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实习一年。因卢沟桥事变影响，1938 年始赴美。入耶鲁大学语言学系及英文系学习研究，1942 年获英文系硕士学位。1942 年至 1946 年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参加编纂汉英词典及教授汉语工作。1946 年回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直到 1986 年退休，其间曾在俄语系任教十一年。

春未定。又谓结婚之日长,求学之日短,故此时宜注重求学云云。又致慰藉之辞。阅之喜甚。

补阅考卷约二三十册,Jameson 君所遗也。

陶燠民饭后入城去。

夕 5—6 代理理学院院长熊庆来来,欲以宓之住室为数学系第二预备室。宓严词拒之,且谓如校中必欲取回此室,则宓第一步今年不出洋;第二步退回聘书,舍清华而改任他校教授。若私人欲得此室,则当认为仇敌,悉力抵抗周旋。毋谓宓平日谦和,便可欺也云云。……宓以无家之人,势非占有此室不可。且已与钱稻孙君合租。宓出九元,钱出一元。一切已与校中订妥,而新任文、理学院院长乃皆先后为该系图占此室,不亦可恶?故严斥之。

晚 6—10 偕浦江清赴钱稻孙夫妇招宴于西院宅。西餐,夫人手制。

八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未晓即起,燃灯,作函(37)复彦。劝其在美安心求学,期于明春在欧晤会云云。

又续编《文副》。四月至七月份经费结算,分付诸君酬金,完。

九时,乘汽车入城。至辟才胡同 71 号李宅访陶燠民,为签法领馆经济保证书。十一时半,偕燠谒周诒春先生于菜厂胡同六号华洋义赈会。燠询汇款办法,周先生谓日币带至法国兑换为便。等情。次偕燠至东安市场润明楼午餐。

下午 1—2 谒黄节先生。宓请黄先生函达本校庶务部,言宓室已借与黄先生居住。如此办法,庶可以杜各方之覬觎云。

2—4 偕燠至东交民巷司马武德洋行(Smallwood & Co.) Pacific

Co. (Freight-transporting agency)^① 及六国饭店内 American Express Co.^② 等处, 询问赴欧火车票价。计由 Harbin 至 Paris^③, 三等日金 182 圆; 三、二等混合日金 267 圆; 二等约日金 360 圆。至寄运书籍货物, 则最少须运 20 cubic feet, 需国币约 \$ 45 云。

4—5 至东安市场国强咖啡馆进冰点, 议购火车票办法。澳主速起程, 故欲不惜佣费(10%)而迺托 Smallwood 代购火车票, 俄领签护照事即由该公司负责代办。宓则谓火车票可由吾等到 Harbin 自购。俄领签证, 已经校中去公函致驻奉、驻哈外交部特派员(并附马古烈介绍函)介绍嘱托。吾等到奉到哈留住数日, 必可签妥。而 Smallwood 之佣金及电费可省云云。争议久之, 乃决三日后再会晤, 如届期公函无回音, 则从陶君议办理云。宓告澳, 此次同行, 如遇有甲乙二人对某事主张办法不同, 讨论结果, 决从甲意; 则事后无论利害得失如何, 乙亦不宜怨悔。盖一经同意, 此办法亦即乙之意思。如是乃免争执或嫌隙。此层应早有谅解云云。

是日下午, 又曾赴日本国际观光局访问一切。且赴泰昌洋服店 Kino 取所补衣。此次宓之西服, 乃该店承做, 由叶崇智君所荐, 共付 165 元, 计常服二套, 礼服一套。翻制西式外套, 又新制 Shirt 二件, 修补旧衣一二件。是日付清全帐。

5—6 偕至北京饭店内 Vetch 君之书店购 Baedeker^④ 旅行指南及小字典等书, 共费 30 元。(此次出洋, 治装购物, 共费约 350 至 400 元之间。计西服三套 165 元, 自来水笔 32 元, 三箱 33 元, 书 30 元,

① 太平洋公司(经办货运代理处)。

② 美国快运公司。

③ 由哈尔滨至巴黎。

④ Karl Baedeker 卡尔·贝德克尔(1801—1859), 德国出版商, 以出版导游书册而闻名。

眼镜 20 元,其他零星物事 50 元乃至 100 元。护照签字费北平。20 元云。)

6—7 偕至青年会晚餐,倦甚。

7—9 偕赴陈遼宅。遼赴津,与遼夫人谈。九时,煥别去。宓留宿陈宅。

八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晨八时,陈夫人呼宓起,共早餐。

9—1 赴美国同仁医院验目光,配眼镜;并以药注射两日,将瞳孔扩大,致两日中不能看书写信。在医院久候,始毕事。

1—2 至欧美同学会,如约晤陶煥民,同进午餐。遇黄子通君及其夫人。

2—5 偕煥在东安市场购诸种零星物件(皮鞋一双 7.50 元,其他各物共值约 30 元)。物件由宓选择,议价则由煥为之。既毕,宓即独乘人力车回校。七时抵。

接吴达元自哈尔滨来函,要点如下:

在哈俄领签字极容易。只须填写请求书三纸,缴纳照片三张,金卢布五元(合哈洋 \$ 13.80)。二十四小时后,即可将护照领回。昔传须电请等,均属于虚,固无需也。

波兰领事签字尤易,二小时内可完事。须缴费哈洋 \$ 10.50。

自哈至巴黎火车费日金 182 圆。由平赴哈,须带日金。过哈赴欧途中,须带美金。

哈地旅馆,在道外者较贱,在道内者则极贵。

是则行装办妥，则可行矣。而昨议仍以宓说为较合事实云。

八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 9—11 乘人力车至燕京，访陈仰贤，并步至朗润园久谈。宓以彦函大意告贤。贤谓宓与彦婚事必成，谨贺。惟叶君将婚，贤则孤独，颇为凄然。贤谓彼决不怨叶君；且凡女子不得与所爱之男子成婚，或已婚而失却其夫之爱，皆此女子无才之咎，而不得以之责备男子云云。予所见女子中，通嗜文学，趋重理想，性情和婉，对人坦挚，盖未有如贤者。叶不婚贤，宓殊不谓然。使宓无彦，则必以贤为情侣而图谐婚配。若今者，则以极忠实纯粹之友视之，为最正当矣。

11—12 仍乘原人力车入城。12—1 乘电车至西河沿金台旅馆，晤山西大学文科学长张贻贯三先生。荐胡文豹表兄仲候。为山西大学国文教授，月薪纸币二百元。得成，宓甚喜慰。

次至姑母宅，又晤心一。姑母为备午餐，时已下午三时矣。胡文豹表兄来，告以山西大学事。

4—5 访燠于辟才胡同，示以吴达元来函。日前燠已将其所有之款均交宓代为保管，宓并任此行会计职务。

5—7 乘人力车归至燕京，至海甸，遇雨。是晚陈仰贤女士饯宓于燕京姊妹楼，而请浦江清君与蔡贞芳女士作陪，并进西瓜。晚九时半归校。夜中大雨。

归校，接汪梧封自哈尔滨来函，要点如下：

俄领签字事极易。先至国民政府特派驻哈交涉使署第二科（科长姜丹庭先生，人极和蔼可亲），填写履历书三纸，附缴相片三张。然后亲赴俄领署请求签字。隔日即可将护照

取回矣。

交涉署办公时间,为 10A.M. 至 2P.M., 俄领署同。

赴欧列车,每星期三次。Wed. Fri. Sun. 下午 3:55 开行。

上月底,长沙陷于共党。报载胡子靖先生遇害。^① 宓是日闻心一言,转闻其事属实。宓极痛心。是日归途在车中作一联《挽胡先生》。录下。

终身为教育奔走牺牲,古道热肠,何意高年遭惨祸;

浩劫如洪流弥漫冲决,山颓木坏,永悲大地丧斯文。

并为曾宝荪^② 女士及曾约农君忧。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一

阴。小雨。 上午撰《挽胡子靖先生联并序》一文,除胡先生略传外,又附录碧柳题《耐齋集》诗。投登《文学副刊》(卒未登出)。

10—11 访邵恒濂君(枫垣),庶务部员。说明宓必须租西客厅之原因及现时之办法,并以黄节先生函交付。

午饭后,乘汽车入城,至姑母宅,请改日饯宓。又与心一久谈。

① 作者以后得知此系误传。

② 曾宝荪(1893—1978),女,字浩,湖南湘乡人。杭州女子师范毕业。皈依基督教。英国伦敦大学理学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进修。1918 年与堂弟曾约农在长沙创艺芳女子学校,并两次兼理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及长沙第二女中校务。1938 年因日军入侵,艺芳女校停办。曾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 年参加印度世界和平大会。1950 年赴香港,旋去台湾,为“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等。

4—5 到中央公园。5—6 访叶崇智君于北长街宅。6—9 再至中央公园长美轩，赴朱自清、浦江清、赵万里三君饕宴，并见黄节先生，而叶君亦至。

十时至陈逸宅，宿其客厅。因有女生雷君住客室中也。

八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上午，在陈宅如约候候至十时三刻，不至。乃赴同仁医院（遇李绍梅于途），再验目光配镜，计左目为 8.00 度，右目为 6.50 度 both Ban 6/12。

下午 1—3 至中央公园长美轩，赴姑母全家饕宴。心一及学淑、学文亦在，而陈仰贤适访心一，亦被邀来。饮酒甚欢，宓饮酒二十餘杯。念 1917 年游美时之饕筵，又不禁感慨系之。

旋绍梅来，3—4 与绍梅谈。4—6 乘人力车回校。

八月二十日 星期三

阴。小雨。上午赴招考委员会。

9—12 代表外国文学系，决定编级生及研究生之录取案。本系凡取二年级转学生九人。正午在工字厅公宴。

下午 1—4 仲侯兄来，宓将所藏之国学佳籍，又英文书一本，悉借与之。又借与 70 元，由彼拨交父处。宓竭力帮助仲侯兄，缘亲戚之谊、文学之友也。

晚 6—9 浦江清借宓室再饕宴，而请燕京陈仰贤、蔡贞芳女士作陪。宓为蔡女士取名曰 Florence^①。

① 佛罗伦萨。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 上午陈之颐、之顼、之颀诸表弟来,在此午饭。

叶崇智君告我,吴之椿(教务长,但表面上辞职中)欲借住宓室,且拟事先不告宓知。宓急从叶君劝,致函吴,婉词却之,言之借与黄节先生云云。

下午一时,乘汽车入城。至辟才胡同访燠,计划行途用费。3—4偕至花旗银行等处,均已关门。乃至同仁医院取宓新制眼镜(20元)。又至义利洋行购物,其中有热水瓶、旅行袋、面盆各件,燠悉要宓付资,云后来以其物为宓所有。

5—7访陈逵于其宅。仅见陈夫人,知其夫妇已就南开大学聘,不赴武汉,颇慰。又见心一。心一近两日在此,已将宓之书籍装入三木箱中,钉固。余物一一打包。宓甚感之,约明日来取。

偕燠至青年会,汽车将开,宓乘之回校。而托燠代送薪金与黄节先生。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 早餐后,诸表弟回城中去。宓遣仆吴延增入城,至陈逵宅运取书箱及书架等,直至晚七时始运归。宓恐夕间有雨,书受湿损,颇用焦急。

是日收检杂物。

晚6—11赴刘崇镒饯宴于北院9—10号宅。深羨其家庭之雍睦,门三世之和雅,及房室布置之巧适,小儿之可爱。诸友亦云云。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 晨7—9乘人力车入城。至姑母宅,姑母未起。晤心

一，以破衣求其缝补，盖心一自愿为之。宓告心一，今后当勉为良友，帮助诸事，期于终身。互相以善心友意相待，期为理想人物云云。

9—11 访陈逵于其宅。

11—12 至中法工商银行(均在东交民巷)，兑换率 7.20，不肯用上海票。乃至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以澳之国币 \$ 713.29，换购巴黎该行支票一纸，兑换率为 7.15。支票号数为 821，计 5100 法郎。(找回馀数，已付澳。实支 \$ 715 国币。该行巴黎行址为 96 Boulevard Haussmann, Paris^①。办公时间为 9—12A. M., 2—4P. M.。

次至花旗银行，以校中所给宓之旅费支票，取得美金 \$ 520，请该行改填 \$ 420 美金之支票一纸，携至巴黎兑取。该支票号数为 No. 3577 30/5090。馀 100 圆美金，则由该行写一支票拨给 American Express Co. 而宓持票至彼处换得美金现款 \$ 100(内钞票 96 圆，现银 4 圆)，携以赴欧，为途中零用。以上汇兑，不出分文汇费。其法乃 American Express Co. 之职员告宓者。

12—2 至东兴楼，赴金岳霖饯宴。

2—3 偕煥至中央公园坐谈。

3—6 偕煥访(一)凌启鸿于西总布胡同宅，以《信芳集》四册，银十五元付交，以清代售之事。谈半时许。(二)赵元任于洋溢胡同宅。托作函介绍宓见罗素。(三)桥川时雄于洋溢胡同宅，乃悉已迁居甘雨胡同 32 号。(四)Monestier 于三条政闻报社，未遇。

煥伴宓至青年会。宓乘汽车回校。

① 巴黎汉斯曼林荫大道 96 号。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十一时，陈仰贤来，浦江清亦来。同在此午饭。未及作深谈，惟谈诗词文学。下午二时别去。尚有其他杂客。

作函致彦(38)，述一年之感慨。盖去年今日，彦由沪放洋赴美。而宓决意与心一离婚，并有诗纪之。此一年中，变故繁多，今后茫茫，益用深思。惟此一年中，宓实有进步，较昔为愉快而明达，差可自慰耳。……近因收检书物，取彦之旧函，及宓之旧函日记等，一一翻阅，感触无穷，惜无暇一一写之。阅彦旧函，则对彦爱怜赞佩之意油然而生。而宓之爱彦，盖早成于多年以前。故有谓宓因爱彦而始离弃心一者，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

煠初到此，促行甚急。故宓特择今日(理由详上文)为出发之期。旋以煠小病，且耽于交际，不欲即行；宓亦乐得羁留，从容布置诸事。将室中诸架诸屉中书籍文件，一一整理，分类编订。其重要之信函、日记、文稿等，则锁纳一箱，交托陈仰贤保管。又《诗稿》二部四册，亦以付贤。宓因整理事物，同时又编纂诗文稿等，故进行甚缓，多日仍无完成之望，殊自惭也。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雨，秋寒至矣。 终日在室中编抄诗稿，整理杂物。

午后，郑之蕃来，述西伯利亚火车中情形。又言三等车很可坐。我辈中年人，一切繁华已经，无所不可。不若彼少年人之事事须考究也云云。

晚叶廌(石荪)借宓室饯宓，邀叶崇智、朱自清二君为陪。进洋

酒，尽四瓶。朱君饮最多，大醉。席间即呕吐狼藉。（按宓一生 sober^①，从未醉过。此宓之长处，亦宓之苦处。）宓等三人扶之，乘人力车，送归南院。途次又大吐。宴客者每强人多饮，醉则惟见其苦耳。

是夕，陈逵招宴于城中，辞未赴。

八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九时，乘人力车入城。至姑母宅中，谒姑母。又与心一匆匆一晤。

正午，至北海仿膳社，赴黄节先生钱宴。宴毕，坐湖畔树下谈。黄先生即席援笔赋诗赠宓云。

北海荷池畔送雨生

黄 节

晚荷亭亭上岸立，朝阳暉暉过雨迟。
道化原来无尽藏，乱中言别不须悲。

盖谓人生哀乐得失，变幻无定。前此辛苦失意，老来或可得欢乐恋爱云云。

又昨日浦江清君赠诗，亦录下。

送雨僧师西游欧洲

浦江清

道学文章绝可哀，中年感慨逼人来。

① 饮酒有节制。

人生难得是休息，万里俊游亦快哉。
赛纳河边堪吊古，但丁故里一徘徊。
西风落照苍苍甚，应有新诗似雪莱。

下午 3—4 访李辛之于北京大学西斋，而绍梅亦至。

4—5 访熊正瑾于葡萄园。其父在此，方叉麻雀。

5—6 访唐官赏于箭厂胡同宅。唐谓乔万选如得清华校长，必以必为文学院长。即必在外国，亦必以必名发表，而暂派人代理云云。

6—10 至东兴楼赴赵元任夫妇饯宴。

晚，宿清华同学会。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晨，乘燕京汽车归校。

是日正午，Monestier 君在城中招宴，未赴。

归校，得见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复本校公函第 663 号。

大意如下：

赴欧者，只须领有俄领馆印就之《入境申请书》三纸，填注，并备半身相片四张，即可持护照到俄领馆请签。

电向本国请示一节，早经取消。

吴教授等到沈，可将原领之出洋护照，送交敝处，以便派员代为办理，并无耽搁。

是日整理各履书物杂稿等，是晚略毕。乃于晚间将一年中所写给彦之信若干纸，而迄未发者，举而焚之，心中为之一爽。

下午 1—4 徐景贤来，谈治学作事之经过。

晚，叶企孙来，初归自南方。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 上午作禀(甚长)上爹爹、母亲大人，述出洋情形，及离婚结果。末谓毛彦文女士夙为宓所爱敬之人，其人甚为社会误解。宓之离婚，非为毛女士故。但若他日结婚，希望吾亲谅解赞许。戚友如何评论，均在所不计云云。

十一时半，陈仰贤来，赠宓诗，录下。

送吴宓教授西游

后学陈仰贤

万里人西去，千山白露侵。

毋将迟暮意，阻遏壮原作远，宓所改。游心。

任重途方远，思多恨自深。

行行休眷顾，前路有佳音。

末句盖劝宓勿再思心一往事，而专力向前以自适也。宓甚感之。贤在此午饭。宓以《诗稿》与之读，并指示讲说。

下午三时，送贤步行归。又至朗润园观白鹅整队浮游荷池，谈甚洽。贤谓彼对心一及宓皆有同情，皆认为好人。然于宓之与心一离婚，则认为亦有理由，望宓此后能得幸福云云。至六时，乃送之归燕京。又观两松树近接，贤谓其形如骆驼。然后宓乃别归。

夕，叶企孙来。

晚，与浦江清谈幼年情事。浦力劝宓作成小说。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阴。晨，叶崇智来。

终日收检书物。

八月三十日 星期六

半阴晴。晨，冀贡泉（育堂）先生现为北平中央党部委员，住东四牌楼七条胡同总司令公馆。电话东局九二。电话，约来访。正午又电云今日不能来。宓谓改日入城当奉访。

正午叶崇智君招宴于北院宅。梁实秋来。梁约明午城中钱宴，宓谢却之。

下午三时，梁别去。叶偕刘崇铨同来宓处小坐。

晚，叶企孙、钱端升来。钱夫人将至比京 Brussels^① 留学。兹查得火车票价如下：

北京至巴黎或比京，头等，一〇一四元国币。

北京至奉天，头等，奉天至比京二等，七二四元国币。（以上俄境内新增票价 15% 亦已计入）。

钱、叶二君，劝宓改迟，与彼等同行。并乘头二等。宓应以再商，但私心则决与燠乘三等行矣。

是日接吴达元自西伯利亚火车中来函，要点录下。

自哈尔滨至法车票，可在 Cook 或 American Express Co. 买。乘客不多，毋须急于定位。

① 布鲁塞尔。

每房四人。津币一元，值哈币 1.23 元。哈币不必在沙平换。日金则宜在平换好。

面包、牛奶等，在哈购。面包尤要。

沿途车站，有开水，可自由取用。可备热水壶一二人。

在哈以一二元，购铁壶一，较适用。

车上饭车，每餐约一元半金卢布。途中每日一次中餐，宜往饭车。早餐可食饼干（在哈买）、满洲里较贵。牛奶、鸡蛋。满洲里车站买，二元哈大洋买五十枚。晚餐食面包、牛乳可矣。沿途出卖食物不洁。

行李至宜小心。近乌拉山时，有二西人，夜间键户寝，且被窃去行李一件。

俄人有操英德法语者，然不精。辅以手势，则可会意。

又接华南圭夫人巴黎来片，通信仍由 American Express Co., 11 Rue Scribe, Paris^① 收转。夫人居近郊，每日仅费 30Francs 云。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终日整理书物。近将各种文件分类编订。信函、日记等复阅一过，感慨百端。乃是日接碧柳来函，对宓离婚仍事诋谟，而欠宓之百六十元之款，则以新月书店代售《白屋诗集》所得为抵。又函梁实秋君张大其事。宓读函殊为痛愤。念宓二十年中帮助碧柳，经济尚其小者（但已数千元），所以慰藉屈勉之者备至。即以在美约集天人学会会友，先后赠助碧柳之款（真乃节衣缩食所得）共 \$585 美金，其详帐犹存宓手。今日适检出，阅之心如刀割。碧柳之所以报宓者如此，乃以道德感情自居耶？昔天人集会，以理想人物救世事业自

^① 巴黎作家街 11 号。

许。宓等演说，谓会友无论到何境地，皆应相爱相助。世间真能竭诚尽力爱友助友者，惟宓一人。若碧柳如此对宓，真可为天人学会及友朋情谊痛哭矣！宓以此事，悲痛郁愤，数日莫解。

当兹出国之际，生涯告一段落。回思半生行事及遭遇，可概以数语：（一）我之多情而热心，忠厚诚挚，做事负责任，能牺牲，善为人谋，而不顾自己之权利、幸福、安乐——在所有之中国人中，未见有如我者。（二）我之用力多而成功少。（三）我但有工作而无享受，但有义务而无权利，但有勤劳而无快乐。（四）我决不负人，而人常负我，于大小公私事皆然。

呜呼，宓之痛苦，非人所知。人徒知宓离婚孤居、恋爱未成之苦；甚或知我委曲周到，离婚后仍一意帮助心一；热烈牺牲，倾情以向，而彦待我冷漠圆滑，我心实苦。……而不知对心对彦婚姻恋爱，仅是我生涯中之一大苦事。外此之苦事，如（1）天人学会（2）《学衡》杂志（3）对碧柳之友谊等，皆与我以极大之失望与痛苦，而有以异乎婚姻恋爱及个人生活者也。

九月一日 星期一

晴。晨，发一函（39）致彦，仅三数语。附寄近作《水龙吟》词及七月十九日所作《巴黎梦影录》小说二篇。

7—9 乘人力车入城，至辟才胡同访煥。宓以羁留此间，日复一日，人事周旋，殊无意趣，故欲速即起程赴欧。煥意似欲流连，且其人重兴趣，恐乏笃实力行之德。经宓催促，亦愿速行。约定由煥探询路局再告。宓乃访瞿国善于西铁匠胡同，未遇。留函，并《学衡》登载之《史记三家注补正》一部。

10—12 至姑母宅中，心一不在。宓以付款表呈缴姑母，并规定每月付款表。宓又作函请胡仲侯兄向张贯三（籟）处代收购书费 8

元,而仲侯不肯。宓怒甚。姑母乃于是日付宓8元,约定由仲侯送姑母。然必殊痛愤人之不明事理又不负责矣。

正午至中海居仁堂北平图书馆赴袁同礼招宴。客有梁启勋(仲策)、梁思成^①及其夫人林徽音^②(Phyllis Lin)、梁思永、周国贤(梁思顺夫人则未到)等。宴毕,共观圆明园及北海模型。又至养蜂夹道该馆新建房舍参观。梁、林等以习建筑,多所指陈。直至下午五时,宓乃乘叶企孙之公事汽车径回清华。

晚饭后,叶麀来,询宓与冯至(君培)^③接洽情形。

晚7—10至朗润园晤陈仰贤,谈甚洽。旋又至燕京湖畔,对月坐谈。贤为人温和厚,又爱文学,重理想。宓极爱敬其人,且其所以慰藉宓者良厚,使宓感觉快适。若宓爱彦,徒多辛勤而增痛苦。惟是年来终未得机会与彦详细面谈一次,情形或不尽知,且有误会。他日遇于欧洲,对彦再为最后之判决可耳。

①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留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1928年回国,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1931年在北平中国营造社任法式部主任。1933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② 林徽因(1904—1955),早年作徽音,女,福建闽侯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耶鲁大学戏剧学院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1931年迁居北平,与梁思成共同从事中国古代建筑之研究。发表新诗,并创作散文、小说、戏剧。抗战期间,先居昆明。1941年迁四川宜宾,襄助梁思成修改《中国建筑史》初稿、《中国建筑史图录》(英文)稿。1946年回北平疗养。1949年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③ 冯至(1905—1993),原名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北京孔德学校任教。1930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柏林和海岱山学习。1935年回国。1936年入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中任教。1939年秋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6年回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系主任。1964年调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后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步行回校，浦江清君来言，闻本校助教陆学善^①云，1928年，彦在杭，甚爱民政厅科长(彦之上官)戴应观。戴名为离婚而置妻于原籍，年近四十，貌寝，有干才。然戴并不爱彦，而爱某女校长包珂(字玉可，湖州人，钱稻孙妻之内侄女)女士。包又爱陆学善。陆与包交久，但现在北平另有所眷。包失陆，近将与戴结婚，而彦则已失败矣云云。又谓彦出洋时，戴送至黄浦江边。彦在海舟中多与戴书，所吃何菜，亦娓娓言之云云。按彦别有所恋，昔者吾亲吾友，固尝疑之，今果如是。则1928年十二月彦之不肯北上；1929年二月彦之拟嫁 young bachelor；其后与宓绝交；1929年七月之急遽逐宓离杭；1929年十月以后，久不通函；盖皆非为宓之故，亦非惧心一之不悦，乃恐戴知宓爱彦而遂更弃彦耳。推之1930年三月之杭《民国日报》诸闻，必系包所登，借宓名以离间彦与戴者。彦之激怒，恨包而伤己之失戴也。盖至是对戴无望，春间以后，乃转而倾向于宓。宓一向真在梦中矣！夫使彦失戴之后，乃真心爱宓，宓亦何憾？宓诚心爱彦而既得彦，前事固无需详究。而人情复杂，陆君所言，又系闻之于包者，实情或未必如是。宓夙既信彦至于极地，非待他日面谈详质，不当轻疑彦之欺蒙我也。

是日以编订之《吴宓诗稿》及《泾阳吴生诗集》各二册，交陈仰贤代为保管。

陶燠民交来华南圭君复函，谆谆告说，可感。摘录如下：

俄馆签字，或沈或哈皆可。波则非哈不可。仍以在哈并办为宜，以免两处耽搁。

哈埠分道里道外。道里有两大街平行。(一)名中国大

^① 陆学善，字禹言，浙江吴兴人。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

街，西商萃焉。(二)名□□大街，华商集焉。旅居以此区域为宜。道外则太远不便。

Moderne 饭店^①，在哈为第一。即在中国大街，一房十二元左右，饮食在外。同在一街，且在一面，而在其稍北者，有北京旅馆，规模较小，每日四元云。又在两大街之横街内，有巴拉斯旅馆，索价亦廉。饮馔在中国大街上，尽有西式馆而不大贵者。

兹附上介绍书一件。致交涉局课长蕢丹庭先生，掌理护照事宜。在哈年久，熟悉情形。住道里东透笼街四号。日间在交涉署，名曰吉林交涉局，亦在道里，相距不远。

哈地马车，每程二角，可坐二人。惟驭者多俄人，宜择华人者乘之。每程两角，成为习惯，毋须事先议价。

通用之币为哈洋，等于现大洋之八折。

是日，校中亦接到哈尔滨交涉署复公函，言宓等到哈，当接洽代办签证之事云。

九月二日 星期二

晴。 上午起甚迟。郁郁无所成事。

下午乘一时汽车入城。至王府井大街李雅庭牙医处，以手术及机器洗牙，费 3.00 元。

三时半，谒黄节先生于大羊仪宾胡同宅辞行。

次至禄米仓陈遼宅，则正运搬行李，交转运公司，运至天津。心

^① 现代饭店。

一亦在此助遼等料理，宓无机谈话，仅与遼夫妇及心一握手而别。心一阴阳如平日。念心一虽无文学之才，然其能治杂务。今则不助我而助遼办事，宓则一切皆须自作自理，无人襄助。愚痴孤苦，可伤可怜哉！次访桥川时雄于甘雨胡同32号宅，谢其赠宓金漆花瓶及袖珍本《论语》，并辞行，未遇。见其夫人。

五时，至遂安伯胡同张奚若(耘)宅寝息二小时，然心乱不能成寐。七时，张奚若午睡兴。夫人杨景任及其妹正在进行离婚，因受夫家虐待。年二十岁。同出见。晚餐进面食。宓颇慕其家庭之舒适，而张夫人谈次，则不信世间有 Love 云。

九时辞出，至葡萄园熊正瑾宅，未归。久待，始归。乃谈至深夜，始寝。蚊多，颇为所苦云。

九月三日 星期三

晴。夜不能寐。乃于三时半即起，开灯，作函致彦，甚长。述一己生活之痛苦。又述他人所传彦爱戴应观事，询彦真相。……此函至天明方写完，约4000馀字，拟不寄发，久后再给彦阅看。

晨八时，至孔德学校，访冯至(君培)，见之。并见郑騫君。冯君须九月十日方可离此。宓与约，如无变化，当以此期结伴同行。惟当再商之陶君，方可决定云云。

九时，至东四牌楼七条胡同阎锡山公馆，谒冀贡泉先生(育堂)，现为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委员，而代表阎氏者也。谈次，并邀宓同乘汽车，至廊房头条同光照像馆合摄一影，乃别。宓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正午，浦江清君，借宓室宴宓及《文副》同人。午后二时，散。宓昼寝。

夕5—6 王士略潮州人，前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现为燕京大学研究生。来见，以诗稿请政。

晚饭后，同浦江清君散步。

九月四日 星期四

晴。晨，煖来电话，约定明日晚车行。是日终日收检诸物，甚倦。

晚 7—8 访 Winter，初归自北戴河。

8—9 访王文显，谓 Miss Bille 本学年欲代授宓之《英国浪漫诗人》课。宓无由拒绝，然殊不喜之。王又谓温源宁近曾荐陈遼到清华任教授云云。宓始知遼不受清华聘，乃由王素仇视温，以温荐遼，故拒之耳。旋宓谓遼已赴南开，王乃甚怒温。因之，述其不满于温之处。

九时归，寝。

九月五日 星期五

晴。未晓即醒。念宓为人愚痴，既与心一离婚，彦犹未倾心于我，乃以戴某为爱人。宓真何苦来哉！贤为人如是富于理想，其了解宓远在彦上。宓乃一向专心爱彦，为之辛苦牺牲，今且不能自由爱贤，彦之害我亦甚矣。

7—8 作函（英文）confidential 致王文显，略谓宓在本系，愿极力拥护王为主任，宓无意争此职位。但若他人来，则宓亦不让，出而自为。又述宓与温之关系，盖恐王疑宓为温之好友，而对宓敌视，故为此函解释之。……宓本要王将此阅毕即退还，乃王不遵行。明日索之，仍不还。故宓事后甚悔发出此函，以温固无道德，而王亦不讲信义也。

8—10 乘人力车（\$1.80）入城，访煖于辟才胡同，告以今日不能起程。乃决九月十日偕冯君等同行。次至宣武门内大街华纶号，以衣服交洗补。次至姑母宅，进午餐。拟晤心一，交托诸事。而心一日

昨随陈逵夫妇赴天津(南开),宓为之废然。宓衣西服,裤之臀际已破,宓匆遽未知。姑母出针线为宓缝补,宓既感且伤心。盖一生为人辛苦,自谋之拙,盖莫如宓若者也。旋李启民(天佑)来,坐前厅。宓避而未见,径出。

至东单三条政闻报社,见总编辑 Monestier 君,道别。付印名片(二人)费4.00元。次至遂安伯胡同张奚若宅,取自来水笔,并见金岳霖及 Taylor 夫妇。二时半同出。宓至东安市场购物。次至孔德学校,访冯君培未遇,留柬。

3—4 再访陶君(煥民),游观植物园,并见石守忠。4—6 乘人力车回校,并将煥寄存宓处之行李三件(一皮箱,一网篮,一手提软箱)以人力车运回清华宓室存放。

晚8—10 偕浦江清至燕京,晤陈仰贤、蔡贞芳、王碧云,散步月下,又坐湖边。归后甚倦矣。

九月六日 星期六

晴。晨,温源宁电话来。知王文显果向温质问。温谓逵赴南开,并未宣示于友。或亦实情,然宓殊悔昨与王之函矣。

是日终日收检书物。又写信若干封,委托黄华代宓经理新月书店代售《白屋吴生诗集》查帐收款之事。盖碧柳有函致宓及梁实秋,以新月书店寄售之《白屋诗集》约五百部,悉割让与宓。宓初颇恨碧柳不径直以160元汇给宓,了结前事,略慰宓之感情,乃以售卖不出之《诗集》搪塞。继思碧柳恐终无还款之望,不如尽到手之实款先握取之,后来再说。故遂以此法行之云。

晚,王文显自城中归,即以宓之英文函送还。言温等所为,彼夙已知之。又谓彼对宓一切深信。宓在清华一切与彼之利害相同,自可互倚。此次出洋,尽可无虑云云。

九月七日 星期日

晴。 上午，收检衣物。

下午 4:30 陈仰贤偕王国恺女士来访。5:30 王乘汽车入城去。并携其小侄女。贤又来，在此晚饭。宓以桥川君所赠小金漆花瓶转赠贤。晚送贤步归燕京。毛村中，见小童多人，以蜡烛入大荷叶内，为灯，擎以游行，且唱歌。宓以所闻戴应观与包珂事告贤。贤谓此乃包自夸于陆，戴又自夸于包，定属虚构。且即彦昔爱戴，今移至其情于我，则前事亦无须细究云云。宓为之释然。是夕为中元节，既坐燕京湖畔，乃月光黯隐，阴云四合。时约八时一刻，宓以雨将至，急辞贤，乘人力车归。途中遇雨。

宏观贤对宓颇有情，惟宓于贤当始终敬而礼之，视为道德感情中之理想人物，及文学艺术中之知友。贤是日谈次，仍赞心一，而不取彦。其称彦仅云有才，但某次又云“娶妻何必多才，以情为重足矣。”是日又云，宓之爱彦，乃一种 hunting instinct^① 之激发，将来得到彦之后，必觉生厌云云。本日良宵风雨，忽败明月。而宓与贤最后所谈，亦似使宓不愉。

归后作英文函四纸，（明晨又作二纸），但均未发。总之，贤之为人，殊可敬爱，惟宓既爱彦，且屡请为婚，则对贤当以朋友终矣。

夜中大雨。

九月八日 星期一

晴。 上午乘九时汽车入城。遇叶麀君，述华林等人事。

10A. M. 至南长安街宅访温源宁。温出示王文显二函，论授课钟

^① 猎奇本能。

点。宓始知王虽以陈逵已赴津事责温，而函中却未明示消息得自何方。宓告温谓宓曾告王以逵赴津，而未知逵之未告温也。十一时，法人 Marc Chadourne (51 Quai Bourbon, Paris Tel: Danton 77-19)^①来，谈询中国政治文学等问题。至十二时半，同辞出。宓邀此法人至中央公园长美轩，又答其所询各种问题。宓是日未进饮食，饥疲之甚。而该法人絮聒不休，直至二时半后始去，宓乃进餐。

下午 3—5 至姑母宅，叩辞，并见学淑。

5—7 访煥谈(便道在华纶取衣)。煥谓宓有心、贤、彦三女子，可称为过去、现在、未来，甚可自愉，勿再悲观。宓拟作自挽自赞之联云“有始有终，言行一致；为人为己，情理兼全。”煥又劝宓，此半年中，在英国(牛津)专事读书，以完职务。而下半年(即 1931 年春夏)在法国(巴黎)专事休息，并游他国。届时彦来，可以同游。巴黎风景美而生活廉，一切甚为妥便。宓拟即从其言。

7—9 乘人力车回校，至西直门，购面饼啖之。车过燕京姐妹楼，月明景美，下车电询贤，适外出，乃归校。

晚餐后，9—10 访叶崇智，并见蒋廷黻。10—11 访 Winter，谈。

归后作函(40)致彦，告以即日离平。

今兹将行，对清华园风景之幽美，及西客厅生活之安适，乃深恋恋也。

九月九日 星期二

晴。风。肃然其为秋矣。上午整理诸物。

10—11 赴图书馆，晤王文显，道别。

本约贤来晤，而下午四时接贤来函，谓昨晚谈话中，论及 Miss 毛，或使宓不悻，深自悔恨。盖既为宓友，则于所爱之人，当亦极端礼

^① 马克·夏都尔奈(巴黎波旁码头 51 号 电话：丹东 77-19)。

敬,而不宜加以批评云云。按贤之道德理想甚高,论事论人,每以最上之眼光。若彦则于人间之恩怨苦乐利害,观察甚明,感受甚切,所谓“世中人”也(贤实为“天上人”)。Barbara——Angelica; Helen——human.^① 二人之不同如此。以理想论,贤较高;以交谊论,彦为久。宓于二人皆爱之,对贤且极尊敬。至于婚姻之事,生活之伴,则决与彦相终始矣。

下午5—6 刘崇铤来送行。已而陈仰贤来,刘君辞去。宓并邀叶崇智来,陪贤在此晚饭。叶又邀同出院外观网球,遇陈总。晚饭时,浦江清亦来,多谈文学。

八时,叶赴燕京访袁永熹女士。宓旋步行送贤归燕京。月明如昼,景色至为幽丽。宓居清华多年,殆不知风景如斯之美也。与贤坐燕京湖边谈。贤谓彼信托叶,亦信托宓为高尚之人,故敢与宓屡次夜出偕步。若夫普通之男生,则或以此,并加炫饰,以转告其同侪矣。贤又谓包珂女士函说之事,必全系诬罔,毋庸介意。旋遇叶君归来,宓更略坐,亦即与贤道 Farewell^② 而步归。遇燕京男女学生多人,由清华看电影归来者。宓此行别无牵挂,惟对贤则颇系恋。

宓归后,因行李犹未理就,乃燃灯从事,并写杂信。至十二时馀,倦不能支,遂寝。

九月十日 星期三

晴。晨七时起,整理行装,至八时半,犹未完。乃电城中(东二七二)与冯君培商议,结果,决定今日不起程。而改于十二日晚车出发,以免在哈尔滨闲住二日。十二日(星期五)适为宓阴历生日(七月

① 巴巴拉(陈仰贤英文名)——天使般的;海伦(毛彦文英文名)——世人的。

② 再会。

二十日)亦云巧矣。

9—11 乘人力车入城,访燠于辟才胡同。以燠言,乃同出至甘石桥,与冯君再电商,可否于明日晚离此。最后决定不再改,仍以十二日行。

十二时,至中央公园长美轩,宴 Winter, Pollard - Uguhart, 及叶崇智于此(8.00)。下午三时散。宓访熊正瑾于葡萄园宅。熊君招宓往,乃无要事。

4—6 至姑母宅。胡仲侯兄亦来,着中山服。念其昔年居北京之情形,不禁感慨。心一函言延期住津。殆逵夫妇恐心一因宓行而生悲感,故留其久住欤?

6—7 乘人力车回校。

7—8 浦江清来。8—9 访吴之椿告别。

9—10 访冯友兰告别,谈校事。宓以冀贡泉君所谈具告冯君。冯君述党中左右二派争欲攫取清华为政治地盘情形。

九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 7—9 督仆吴延增装衣入箱,留存此间者。

九时,颠偕陈芝润表妹、汪玉堂女士及汪之侄、本校学生汪一鹤来。宓夙爱汪女士之秀美,约二年不见,美更胜昔,且在妙龄,不知何人能得消受?宓已成隔世之人,且心、彦、贤纠葛不清,不敢言求美矣。彼等并携学淑及絮因来。

叶崇智来。吴其昌来,谈半时许。

赵文珉^①来,询征途情形。

① 赵文珉(1907—),字图治,河北盐山人。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英国设菲尔德大学哲学博士,伦敦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回国后,任南京浦口水利硫酸厂化学工程师。

昨校役吴延增作诗送行。今日朱自清君佩弦。亦作诗送行。诗如下：

惺惺身独醒，汲汲意恒賒。
道术希前古，文章轻世华。
他山求玉错，万里走飚车。
短翮难高举，临歧恨倍加。

下午三时，乘人力车至燕京女生四院，访陈仰贤。以布箱一（内装各种信函、文稿、日记等），手提小箱一（内装信函、帐本、印章、摺簿等）交贤保管，而自留其钥。旋偕贤步出，至醒元照像部取贤与蔡贞芳、王碧云合照之影。贤以其一赠宓。遂步至朗润园，仍坐湖滨之小山亭上谈话。贤力劝宓看 Richard King 之 *Folded Hands*^① 一书。其书之第二章，曰 *A Scene under the Orchards in the month of May*^② 其中之人（no longer young lady^③）颇似贤云云。贤是日对宓似甚眷恋。其于叶君，虽无怨辞，而实若有怨之意。自言拟以“知足、知止、知命”为已之 motto^④，刊印于学校毕业册中。又言她非遇互相挚爱至于成狂之人不嫁，而如此之人不易得，恐将终于不嫁矣。又谓凡她所爱之人皆不爱她，而她欲爱人，亦不易。又谓她所取者，必以诚相感之人。至若用圈套以图得她者，她必力拒斥之云云。宓乃以日前所思彦与贤身世境遇比较之三层具告之。夫以本人之性情质地论，贤之爱文学，重道德，温柔多情，偏于理想，以诚厚及仁心待人，实与宓

① 理查德·金之《十指交叉的双手》。

② 五月里果园树下的一个场面。

③ 不再年轻的女士。

④ 格言，座右铭。

同。而以过去之事实及现今之希望论，则贤尚可得人爱，而彦则难。为宓自身之嗜好及安乐计，则当取贤而舍彦。而为对方之需要及信义计，则当取“以毛为妻，以陈为友”之方针。总之，男子所娶之女子，多不适于己者。由宓观之，贤对宓最为适合。为宓计，应取贤无疑。而为帮助他人，减除痛苦，则当守前言，取彦而不取贤。宓往者不知恋爱，生活枯寂，今则彦甫行舵，贤已倾心，亦殊难处置抉择也已。

六时十分，宓与贤至朗润园外，依依不忍别，卒乃至岭南楼饭馆，贤邀宓晚餐。餐毕，宓送贤至燕京。绕湖滨行，至女生宿舍旁，贤告我其寝室中之布置，并指示其窗内之绿色灯及陈设。又步行西边之马路上，旋又绕行一周，至校门。宓复送贤归，直至女生四院门口，乃别。贤谓今日之游谈殆如一梦。宓谓希望此甜美之梦能得连续，乃别。宓急步至燕京校门，乘人力车归校。宓此行别无依恋，惟对贤几有不忍离去之情形。宓近者始得知恋爱之滋味，而于理想人物如贤者，尤将长此系心矣。

晚朱自清、章寅、浦江清来。（下午，吴之椿来。）十时寝。

芝润及汪玉堂并学淑、絮因，住宓东室。

九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是日为宓阴历初度。晨，七时半起。赵文珉来。浦江清来。又略理杂事，匆匆收拾行装，竟将代陶燠民保管之日金720圆纸币一包，遗置卧室书桌屉内（或钱稻孙君桌上），当时未之知也。

十一时半，以人力车二，载行李（凡二箱一毡）离清华园。相送者钱稻孙、浦江清、陈之颐、陈芝润、汪玉堂、絮因、学淑及吴延增。回望久居安适之西客厅，不觉凄然。至校门，遇 Miss Bille，寒暄数语。

约近二时，抵城中辟才胡同李宅，晤陶燠民。旋以燠言，自以人力车载宓及燠之行李至教场头条姑母宅中。悉心一留津未返。4—5

再至辟才胡同访姨，未值。留柬，告以必不能如约来此，请在车站聚会。仍归姑母宅。胡仲侯兄来，旋去。盖亦定今晚登车赴太原也。必所携小皮箱之锁忽坏，不能启闭，殊为焦急。幸老姨太为整治。六时，在姑母宅晚餐，见学文、学昭。念1917年赴美，姑母全家饯送，今则旧事重演。宓更拙于自谋，以三孩累姑母，愧惭何胜。

七时，老姨太及张生（丙昌之子，在此读书）送宓以人力车载行李至东车站。而小皮箱又坏，不能关锁，老姨太以绳缚之。七时半，姨来。又遇结伴同行之冯至、一名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州人。王庆昌，字开周，河北鉅鹿人。乃与姨购票，三等，至哈尔滨，每人票价33.6元。又以大件行李打票，至哈取。两人共付行李费1.20元。

老姨太及张生送宓登火车。姑母一家，则有硕、颢、润诸表兄弟妹来送。友朋则有张奚若、钱端升。又遇杨震文、徐祖正、赵文珉等。至平日知友之来送者，则浦江清、赵万里、朱自清诸君。

八时二十分，车行。宓与陶、冯、王诸君为伴，旅途颇适。

十二时，过天津。心一在南开陈遼处，颇念之（见《欧游杂诗》〔四〕）^①。

九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出山海关，乃发见姨托宓保管并携带之日金720圆竟尔失落。遍检行篋，不获。心中甚急，拟即由锦州下车，乘南来火车赶回北平，到清华查寻。旋以姨劝阻，乃止。但因此心中极为懊恼。

晚七时一刻，抵奉天南满站。换乘日本火车，三等，较中国车远

^① 作者《欧游杂诗》第四首：晚车发北平，回首增凄恋。夜半过析津，一人不可见。中道惜分飞，美质污素绢。恩情非逝水，百年记欢宴。力行慕圣功，岂意成狂狷。相谅无微词，深思惟自谴。未有连波悔，渐同长卿倦。出处各努力，期君得播善。

胜过之。九时二十分开行。明晨七时抵长春。

九月十四日 星期日

阴。微雨。晨七时抵长春，换乘俄国火车（仍原站）。八时一刻开行。下午三时抵哈尔滨。分乘马车二辆，每辆价哈币五角。至道内中央大街北京旅馆三道街口。宿。冯君住其兄处。宓等三人共居一室（21号），房金每日哈币四元五角。哈币12.6元合平津币十元，约为五与六之比。

到旅馆略憩息，即同至五道街之卜公馆午餐。俄国中年妇人所开设。食一汤一菜，俄国式，极丰满。每汤或菜，价哈币四五角，带面包。且可二人分食一菜。

夕大雨，与燠散步街衢。（有诗，另存。）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晨9:30至十二道街美国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以携带之美金汇票\$420一纸，兑成现款，就中提取美金\$360兑成日币七百二十四圆五十三钱（兑换率为0.4965）。即还宓代燠保管而遗失之日金¥720。又宓处存有燠款国币342元，除由平至哈火车票及零星各费用去者外，尚存有燠款二百四十六元六角四分五厘，乃以美金\$72.54偿清。（兑换率为3.40。此据燠所称市中价目，宓吃亏不小。今后不再轻易与友通财，亦不再代人保管银钱。）旋因宓购火车票，由哈尔滨至巴黎三等日金¥213。故宓又向燠借美金\$80。约定到欧洲后，仍以美金\$80还清，有王庆昌在旁作证。计宓手中现存美金五十四圆、日金四圆餘、天津银币二十六元、哈尔滨银币一元餘。此宓离哈尔滨时之经济实况。在此旅馆及其他费用业已除过。

十时半，偕冯、王、陶三君，至道里地段街吉林交涉局（即外交部特派员之公署）携华南圭先生之介绍函，谒第二科科长黄丹庭君。由黄君书一俄文介绍片，付宓等持之，乘汽车哈币一元。至波兰总会求波兰领事签字于护照。办事人为一老妇，能英、法、德语，十分钟即竣事。每人纳费计哈币 10.50 元。

次乘汽车哈币一元。至南港区苏联总会，即俄国总领事署，见汉文秘书俄人某君，操中国官话极精熟。适正午，乃约于饭后来。于是宓等四人乃至近旁中东路局极宏壮。及中东路俱乐部公园游观，并在园内之饭店午餐。园之壮洁，已非中央公园所及矣。下午二时半，再至俄领事署，仍见某君，以俄文代宓等填写护照请求书，每人二份，每份各粘贴相片。又各纳费哈币 13.20 元。某君相待甚和蔼。先期颇疑俄人凶肆而畏之者，误矣。

次乃同乘电车归，在松花江岸远眺（有诗，另存。），并进俄人酿制之樱桃汁及香蕉汁汽水。

夕赴旅馆对过不远之万国寝台车票公司（The Wagon - Lits = Cook's Office）询悉至巴黎三等火车票价为日金 ¥213，新增之价如此，若在八月来，仅 ¥192 耳。

晚 9—10 独至中央大街西侧，所谓外国七道街中国电报局，发电致浦江清。文云“北平清华大学浦江清鉴，日金七百二十圆纸币一包，遣置卧室书桌屉内，请取得保存。并电复北京旅馆吴宓。”电报局中人甚和蔼，异乎平津也。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晨以电话达满铁公所，寻问下村信贞君，未获。

偕冯、王、陶君游观某俄国商店及公和利百货商店，购水壶途中到站取热汤用。罐头饼干火车中食用。等物。

下午,偕冯君再至俄国总领事署,乘电车来往,哈币一角。取宓等四人之护照。

晚,收拾行装。接浦江清复电云:“哈尔滨北京旅馆吴宓:日金已见,当代存。如要电汇,请示。浦。”极为欣慰。即复函,请其代存正金银行,以为明岁回国后之用。

银币兑换简表—1 Rouble = 2.10 Mark.

1 U. S. \$ = 1.94 Rouble (俄国官价)。

\$ 1.26 Harbin = \$ 1.00 Mex. (Tientsin)。

1 U. S. \$ = ¥ 2.00 = \$ 4.30 Harbin。

1 ¥ = \$ 2.10 Harbin = 1.75 Mex. (Tientsin)。^①

九月十七日 星期三

半阴晴。微雨。 昨夕,以护照送交万国寝台车票公司。今晨 11:00 乃往付款,取得宓等四人由此赴巴黎(或柏林)之三等火车票,卧车寝台票在内。

午饭后,又分途出外,购黑白面包及手纸等。约近下午三时,乃以三汽车,载宓等之行李,由旅馆至火车站。冯君之兄嫂等来送行。登俄国火车,分居二室。旋以俄国客人来者多,乃合居一室。以他室居彼等。

三时五十五分火车开行。车开后,即有俄员来查票,询问带有表、照相机、乐器等否。又有俄员来,命开单详报所携外国货币各若干。以美金 \$ 1.00 当俄国金卢布 1.94 之兑价,为宓等兑卢布(纸币)若干(宓兑美金五圆已足),以为途中之用。宓等大率每日下午赴

① 1 卢布 = 2.10 马克。1 美元 = 1.94 卢布(俄国官价)。1.26 哈元 = 1.00 墨西哥银元(津元)。1 美元 = 2 元国币 = 4.30 哈元。1 元国币 = 2.10 哈元 = 1.75 墨西哥银元(津元)。

饭车中，进午餐一次，约费二三卢布。外此早晚则在车室中自进食，切肉割面包，笑谈极乐。已见《欧游杂诗》，不另详记。

九月十八日 星期四

阴。正午 12:25 至满洲里。将出国境而入俄境，于此换车；并运行李入站，由税关人员查验。遇中国关员及警吏，有意照拂，乘俄员不在，径画圈放行。

下午 2:26 车行。兹所乘者，乃西伯利亚长途火车。宓等四人仍共居一室。于车中新识二人。（一）上海曹励恒君，能俄语，系新闻记者，赴欧洲谋职事。托宓介绍其所撰稿于《大公报》。（二）德国司得庇君 D. K. Steybe，长沙南门外社坛街，德国内地会。盖久居长沙，今遭共党之乱，携妻及子女回德国者（Liebenzeller Mission）Liebenzell in Wurttemberg(Bad)^①。车中俄人有通德语者，时亦交谈云。

九月十九日 星期五

阴。夜二时半，过赤塔。

下午二时，车至贝加尔湖东岸。绕湖行，而南，而西，而北。至明晨始离湖之西岸。煊告宓贝加尔湖故事，蒙古民俗神话也。

昨夜甚寒，今夜乃以卢布二枚租车中之毡褥及枕。原以租用三夜为限，乃期满车役亦不收取，遂复续用二夜，未付租金。三夜两卢布，盖洗濯之费耳。

九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阴。火车中一切尚适，惟盥所厕所不洁，而客多，极拥挤，甚不

^① 德国符腾堡州的李本采勒（李本采勒布道团）。

便。且车役俄人，凶恶可怖，实不然，盖吾等妄想如此。致洗濯时甚感不安，尤以薙面时为甚。王庆昌君手指夹于该室之重门，受伤。而宓指亦微伤，由不慎所致云。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是日作诗二首。《欧游杂诗》于兹托始。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是日作诗多首，心中甚为欣慰。

晚与燠谈宓离婚恋爱事，谓倘使宓此次到巴黎，而彦已在彼处迎候，则心情当极快乐。乃彦以得 Barbour scholarship 留美，至速须半年后方可至欧洲会晤。夫爱情譬诸潮水，潮来开船最好，若潮期与船期不相值，乃最可憾之事。又譬如食肴饌，久置桌上，待其冷而后食之，有何趣味？故宓即使他日终得与彦结婚，而今兹半年之隔离，实为宓恋爱中之重大损失与痛苦。又宓近来甚爱陈仰贤，虽以“婚彦而友贤”为方针，诚恐与彦疏隔太久，而爱贤之心愈炽，则将引起种种之纠纷与痛苦。此层谁能知之？谁能慰之？……

宓自离哈尔滨以来，心境甚快适。是晚谈后，又觉烦苦云。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阴雨。晨，过乌拉山(有诗)，入欧洲境。^①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下午二时半，车抵莫斯科北站。宓与王庆昌君下车入站

① 作者于此处有注：按自二十四日以下，均1931年正月补记。

购邮票。又发电致巴黎秦善璧君，告以到巴黎之时日，望其来站迎接。乃事毕回至站台车停之处，则原车已驶去。知其必已驶至总站，所谓 Beloruský 站^①是。惟宓等不谙俄语，竟无办法。站中有俄国少年数人，极力助宓等，但于电报局及食堂等处，觅能英语之俄人，竟亦不能得。最后于站门遇老绅士（俄人）询知马车价目，至彼站最多四卢布。乃出，雇马车，费六卢布。行久之，乃达 Beloruský 站，登原车，惊喜可知也。

傍晚，复与冯君随 Steybe 君并所雇俄国少女导者，入市，在大街游玩。所见详《欧游杂诗》13 首注，不赘。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上午十一时，至俄国边境之 Niegoreloye 站^②。下车，携行李至税关检验。

十二时车行。十二时四十分至俄国与波兰接壤处之斯多布齐 (Stolpce) 站。于此换车，直抵巴黎，不再换矣。此后计时改用中欧诸国之公时。十二时半车行，入波兰境。同车有波兰商人及学生，以德语共笑谈。出本国邮票及钱币互相投赠。其中一富商，私语冯、陶二君，谓宓若似抱病且若甚贫者。宓闻之慨然，夫贫与病非书生本色耶？

晚九时，车抵波兰京城华沙，停一小时。曹励恒君在此下车，托介绍《大公报》访员事。

此行在车中常共戏谑，以陶君为 Young Prince^③，以王君为 Body

① 白俄罗斯站。

② 尼葛雷拉耶站。

③ 年轻王子。

Gurd^①。然至今日，则必与王君皆不悦陶君，几致不睦。因陶君聪明而自私，不肯动手做事，又于银钱小费，计算过刻，必欲人之从己也。然亦可见“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之难。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晨五时半，抵德国边境之 Stentsch 站^②，停一小时。德国关员来车上检验行李，其不在德国下车者则不验看。九时半至十时半，车穿柏林城，凡停五站。同行冯至君等。在此下车。晚九时，车抵比利时边境之 Herbesthal^③ 站。比国关员登车验行李，并索阅护照毕，给必等准许过境之凭单(Visa de Transit)一纸，每人取费七法郎馀。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上午二时一刻，车抵法国边境之 Jeumont 站^④，亦停一小时。法国关员登车索阅护照，必等赴巴黎者未验行李。

晨八时车迟一小时。抵巴黎北车站(Gare du Nord)。秦善璠君在站迎候，并为觅就旅馆。乃乘汽车至巴黎第五区巴黎大学文科近旁(12 Rue de la Sorbonne^⑤)之法兰西学院旅馆(Hotel du College de France)居住。房金每日二十五法郎，吃饭在拉丁区诸小馆，每餐仅六七法郎，且有红白酒一小瓶。

晚，清华毕业留学此间之章熊、秦善璠、张企泰、吴达元、汪梧封

① 保鏢。

② 斯坦奇站。

③ 赫伯斯塔尔站。

④ 热蒙站。

⑤ 索邦街12号。

等诸君，共十人，宴宓及陶燠民君于上海楼。又至 Capoulade^①咖啡馆坐谈。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晨偕吴达元、汪梧封二君游圣母寺(Notre Dame)，值星期礼拜。

十时，清华诸君共邀集卢森堡公园(Jardin du Luxembourg)池边摄影，以为纪念。忆李思纯君《巴黎杂诗》“白石红栏影，纤云淡月晖。横空珠树出，跳沫玉龙飞。低亚花三面，婵娟水四围。也堪娱独客，无复念东归”之句，见《学衡》第四期。弥觉其真切。

公园石磴可自由坐息。至铁椅则每坐一次，取票价四分之一法郎。公园喷水池中，有小儿放纸船、钓鱼，又有乘小驴徜徉者。而鲜花纷灿，点缀各处。值兹晴和日丽，尤为胜赏。十一时，秦君等导游先贤祠(Panthéon)，见福祿特尔、卢梭、器俄、左拉诸人墓像。观壁画女杰贞德及贤王路易故事。宓拟明春再来巴黎久住，故游赏遂止于此。午后观拉丁区书店。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二

阴雨。偕王庆昌君乘午十二时一刻火车自巴黎北站出发，赴伦敦。二等车票三百二十一法郎。三时半抵加莱^②(Calais)，登英国轮船。四时开行，渡英国海峡。五时，抵英国之多佛(Dover)埠。英国关吏谓王庆昌君所持护照格式不合，不许入境，强令乘原舟返加莱之维多利亚旅馆(Victoria Hotel)暂居。宓乃乘下午六时之慢车独赴伦敦，晚九时抵。即到伦敦大学文科(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近

旁之大学旅馆(Mills' University Hotel)投住。在西中一区 Gower 街一〇七号。每日房金连早餐六个半先令。学生住至一星期以上者,减为五先令。

是晚,遇汤心济君,汤定之先生之哲嗣。宓因与王庆昌君兑换款项并通假之故,抵伦敦之夜,手中仅馀不足一镑之款,遂即函罗长海、刘咸二君(皆郭斌龢君之友)求借。

次日,罗长海君来(Mr. C. H. Lo, 109 Mallinson Rd, Clapham Junction, S. W. 11^① 中国学生多住此区)送交五镑,已足使用。而罗时实^②君(S. S. Lo, 5 St. Edward's Passage, Cambridge 或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原住 142 Kingston Road, Oxford)^③又代刘咸君(赴葡萄牙科学会议)自牛津汇来五镑,尤可感。即刻汇还。罗时实君信中又介绍数人。此数日中,皆得晤谈。如下:吴骏(定良)^④ Dr.

① C. H. 罗先生, 马林森街 109 号, 克拉彭联轨站, (伦敦邮区) 西南区 11。

② 罗时实(1903—1975), 字佩秋, 江西南昌人。东南大学毕业。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习经济理论。归国后, 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 浙江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 试署江苏省政府秘书长。1939 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主任。1945 年任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湾。1954 年任“考试院”考试委员。嗣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 “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文化学院三民主义学门主任, 《中华日报》常驻监察人。

③ S. S. 罗, 剑桥圣·艾德华通道 5 号或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原住牛津, 金斯顿路 142 号。

④ 吴定良(1894—1969), 原名骏, 字均一, 江苏金坛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6 年入英国伦敦大学, 习生物统计学。1929 年又从事人类学研究, 先后获生物统计学与人类学博士学位。伦敦大学毕业后, 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1934 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统计学教授。后又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1945 年到浙江大学任教, 成立人类学系, 任主任。1952 年院系调整, 转入复旦大学生物系, 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T. L. Woo, 28 Burton Street, W. C. 1^① 罗长海(见上)。陆元诚^② (陆宗輿之公子) Y. C. Lou, 68 Eccles Rd. Clapham Commons S. W. 11^③。

十月一日 星期三

晨餐,遇同寓之广东军官兄弟二人,文华宙(其一未详),告以如下之地址。巴黎中国总领事馆 Consulat general de la République Chinoise, 5 Avenue Daniel Lesueur, Paris (7^e) - (Tout piér Boulevard des Invalides)^④ 总领事张兆,馆中办事人陈传咏。为王庆昌君事也。

上午 10—12 偕文君兄弟,至中国使馆 Chinese Legation, 49 Portland Place, W. C. 1^⑤ 谒施肇基公使及总领事陈维城君。陈君命宓电王庆昌君径返巴黎另办护照来英。宓即照办。而明晨得复电,谓现居 Calais,地方警署不许离开。如三日护照事不妥,即须递解回中国,不许到巴黎云云。在使馆见王兆俊君,为 naval attaché^⑥。王君曾到旅馆访宓谈二次,宓托其转信。又在使馆,阅《外交公报》,知久欲寻访之邵挺君,现为南非洲副领事云。

下午,赴 British Museum^⑦,适逢展览政治文学史上名人之书函

① T. L. 吴博士(伦敦邮区)中西区 1,伯顿街 28 号。

② 陆元诚(1908—),浙江海宁人。1928 年在英国牛津罗斯金学院习政治经济专科。1930 年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1933 年毕业回国。曾任天津河北法商学院教授,华南米业公司商情主任,全国粮食局研究专员,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专员及业务室主任。1949 年后,任华东国外贸易总公司出口处副经理,中国矿产公司处长、专员,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1972 年退休。

③ Y. C. 陆,(伦敦邮区)西南区 11,克拉彭公地,埃克尔斯街 68 号。

④ 巴黎 7 区丹尼尔·莱勿尔大道 5 号(残废军人纪念堂大道)。

⑤ (伦敦邮区)中西区 1,波特兰街 49 号中国使馆。

⑥ 王兆俊,江苏扬州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馆海军武官。

⑦ 不列颠博物馆。

手迹及善本书,极多珍物。中有 Nelson 临战致 Lady Hamilton 书^①真迹。购归印片,以入诗。

又投袁同礼君介绍函,晤 Lionel Giles^② 君东方部主任。导观敦煌经卷及中国藏书,而别。

十月二日

阴。上午王君之友曲直生^③来,同赴使馆。陈总领事自开汽车,宓及曲君乘之。至白宫前 Home Office^④,陈君入内,与当局说妥,电 Dover 职员,许王君明日入境。宓乃与曲君发电与王君。曲君请宓在广东楼(?)吃中国饭。

下午,独游 Trafalgar Square^⑤,作诗一首,又在河桥游眺。

十月三日 星期五

阴。上午,独步泰晤士河(The Thames)畔。于 Charing Cross^⑥桥下,见老翁,躯体偻偻,面目黧黑,衣裳褴褛,形容憔悴,伏地以五色粉笔写诗,极迅捷。宓读其诗,颇有所感。继与细谈,乃知翁系乞丐之流。与以二先令,请翁将本日所写之诗,每日所写皆有定规。而每星期

① 纳尔逊临战致汉密尔顿夫人书。

② 赖因纳·吉尔士。

③ 曲直生(1900—1968),河北邢台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回国后,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教授,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员,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河北省蠡县县长。抗战时期,任职于国家总动员会议、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及河南田赋粮食管理处。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④ 内政部。

⑤ 特拉法加广场。

⑥ 查林十字路口(伦敦市区名,白宫与河岸街交叉处)。

更换一次，七日复始。为宓抄出一份。翁欣然首肯。惟以未有纸笔，约回家抄出，寄至旅馆。但其后竟未寄来。宓曾托罗长海君追寻之，而翁已他徙矣。当时，宓前行数十步，又遇一少年，行事如前，而所写之诗则词意均异，亦与以一先令，抄得其本日所写之诗一份，存篋中，以志鸿爪。

桥之左侧，则有伏地以五色粉笔作画以行乞者。其画亦颇工肖，山水花鸟人物咸备。但只能画若干幅，始终不出乎此。画成，则抹去又画，与背诵诗句格言者同。以画行乞者，在伦敦市中见之极多。写诗者则止于河畔，闻亦迁徙无定云。

访吴定良君于其寓。吴君请吃中国饭(午餐)。

下午，曲直生君来，同往接王庆昌君于车站，遇之于旅馆门外。王君请晚餐，仍吃中国饭于南京楼。

是日有诗《伦敦诗丐》。

十月四日 星期六

阴。先是宓到伦敦，即为王君事，函 Dr. Cowper Reed, Geological Survey of England, Jermyn St., London^①。得复电及函，则 Dr. Reed 在海滨小住，介绍此处地质调查所之 Dr. Kitchin^②。是日偕王君往访，时已过迟，未见。

是日上午，导王君至中国使馆，见陈总领事等，另填护照。即携护照至 Home Office 之 Alien Branch^③ 报到，填取居留证。

① 考珀·里德博士，伦敦，杰明街，英格兰地质测量局。

② 基钦博士。

③ 内政部外侨司。

十月五日 星期日

阴。偕王君庆昌游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伫立湖中桥上，可望见白宫(White Hall)。出园，行过巴京咸宫 Buckingham Palace 前，见禁卫军操演奏乐。盖宫为英王及后所居，驻防之兵每晨必更换也(时近上午十一时)。次游绿苑(Green Park)毕，王君以事先归旅馆。宓午餐后独游海德公园(Hyde Park)。面积三百六十四英亩，为伦敦诸园中之最大者。由东南角入，见阿克力斯石像(Achilles Statue)。高二丈，1822年立。藉荷马史诗中英雄以纪念威林顿公爵。园中草地，满布绿色小椅。宓坐其一稍息，票费二便士。次循蛇湖(The Serpentine)北岸前行，约一英里之远，所谓 Ladies' Mile^①者是。惜无女伴同游。1816年雪莱离异之妻 Harriet Westbrook^②投身此湖中死。雪莱婚玛丽后，且招前妻同居同游，立意甚高，盖欲两全，惜彼等皆未解此也。前行过桥，即为肯辛顿公园(Kensington Gardens)。名为两园，实连为一。园之西偏，有广路(Broad Walk)，宽五丈，极平。一转即为花路(Flower Walk)，两旁植各种美丽之花，编列依序。其南即阿尔拔亲王纪念亭(Albert Memorial)，女王维多利亚追念其亡夫而立者也。

时已向夕，宓乃步归旅馆。

晚，候郭斌龢君自爱丁堡来。不至，乃寝。既寝而郭君到，偕奉天毕天民君，亦住此旅馆，即邻室。

① 女士英里。

② 哈里特·布斯布鲁克，雪莱的第一个妻子。

十月六日 星期一

半晴阴。上午与郭君斌猷至摄政公园(Regent Park)细谈,甚快。结果如下。(一)郭君对于《学衡》及吾侪志业,极热心,愿竭力共图。且决赴东北大学任教职,以此为根据地,而与宓相应援。《学衡》捐款,且愿认其半。(二)对宓离婚及恋爱事,经宓详述之后,表示谅解,但仍不赞成。惟以宓之健康为虑,亦不严责,只望仍奋力于吾人之志业云。

下午3—4导王君至地质调查所,见Dr. Kitchin,为选校事。又见管理员某君。

十月七日 星期二

阴。偕郭斌猷、罗长海君游Westminster Abbey^①(郭君购详细之说明书一册)。

下午,偕郭君拜谒Westminster School^②之校长(Headmaster)Dr. H. Costley White,^③谈时许。又导观学校,见学生习击剑。又导观其学校之Hall^④,指示Dryden^⑤所刻名字。据所谈,英国学制,目的在养成Christian Gentleman^⑥,而注重人格之修养及感化。……又劝读

① 威斯敏斯特教堂。自威廉一世以后,除两位未加冕的英王爱德华五世及爱德华八世外,历代英王均在此加冕。许多国王及名人也葬于此。

② 威斯敏斯特学校,正式名称为圣彼得学院。设于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为一所专收男生的公立学校。

③ H. 柯斯特利·怀特博士。

④ 会堂。

⑤ John Dryden 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写过30部悲、喜剧及歌剧,对诗歌戏剧作过富有才智的评论。德莱顿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学校。

⑥ 信奉基督教的正人君子。

Dibelius“England”^①一书(十二月始读之)。

是日又至“Fabian Society”, 11 Dartmouth St., Westminster, London^② 购罗素新著“Conquest of Happiness”^③一册。到此后又购 Mary Stopes “Married Love”^④及某女士著“Technique of Love - Affair”^⑤。以上三书,均寄彦读之。

又日昨在轮船公司(德国)询明,以船期表一纸寄彦,力劝其乘 Europa^⑥船来欧,于 Dec. 21st. 到 Southampton^⑦, 必当往迎接云。

又闻汤心济君言,由 Ann Arbor 到纽约,须绕道 Toledo^⑧, 不可由直线行,以该铁路须穿过加拿大境。中国人无护照,常被勒逼下车云。此事必亦立即函彦知之。必为彦用心至苦,希望至热,其后结果,至可伤已。

连日晚,均吃中国饭,罗时实、吴定良、郭斌龢、刘咸诸君相继作东,必亦作东一次。又见陆元诚君。

十月八日 星期三

阴。上午寄发《欧游杂诗》第一段《由北平至伦敦》1—17首(登《国闻周报》七卷四十四期,又转录《清华周刊》本年每四期)。又陪王庆昌君赴此间中国银行取款。

下午1—3再陪王庆昌君至地质部调查所,见 Dr. Kitchin, 定入

① 迪贝利乌斯的《英国》。

② “费边社”,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达特默斯街11号。

③ 《幸福的被征服》。

④ 玛丽·斯托普斯《婚后的爱情》。

⑤ 《恋爱之技巧》。

⑥ 《欧罗巴》号。

⑦ 索斯安普顿,英国南部一大海港名。

⑧ 托莱多,美国俄亥俄州西北部城市。

剑桥大学。

十月九日 星期四

晴。是日上午十时，偕郭斌龢君送王庆昌君赴 Cambridge^① 入学。到时，先至地质博物馆，见执事某君。又至大学秘书处接洽。旋遇罗时实君，同至其宅中(5 St. Edward's Passage)。甚少游观。继送王君至某旅馆暂住。宓及郭君回伦敦，罗时实君送至车站。急奔颇困惫，晚十一始抵旅馆。

十月十日 星期五

晴。上午，偕郭君赴车站办公处，取回昨购票(来回应减收)多付之款。足见此邦办事之有秩序。

正午，偕郭君至 Criterion(Faber & Faber), 24 Russell Square W. C.1^② 访 T.S.Eliot^③ 君，未遇。见其女书记 Miss Laura Hill^④(及司接听电话之女工，均美秀而文，极可爱)，约后会。

十月十一日 星期六

阴。上午 11—12，偕郭君至 Royal Societies Club, 63 St. James St., W.1^⑤ 访 C.K.Ogden^⑥ 君，投 Richards 君介绍函。接见，进酒，

① 剑桥。

② 《标准》杂志社(费伯和费伯出版社)，位于罗素广场 24 号。(伦敦邮区)中西区 1。

③ T(homas)S(tearns)Eliot 艾略特(1888—1965)，出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20 世纪文化产生极大影响。1906 年入哈佛大学，曾受教于白璧德。

④ 劳拉·希尔

⑤ (伦敦邮区)西区 1，圣詹姆斯街 63 号，皇家学会俱乐部。

⑥ C.K.奥格登(1889—1957)，英国语言学家，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的发明者。

谈其英文基本字。(Basic English)之运动,亦英国帝国政略之内面功夫也。蒙赠“Basic English”书一册。又其校叶崇智君所撰文之中英名词表。密约为函平民教育促进会索取中国基本 1000 字。(但密乃久未写信去,殊愧。)

又访 T. S. Eliot 君一次,仍未值。

下午 4—7,与郭君乘火车离伦敦至牛津(Oxford)。刘咸君已为觅居处。密住 2 Tackley Place 之 Miss Elizabeth Alder^① 家。每星期房金兼饭食三镑,洗澡在内。郭君住 63 Walton Street 之 Mr. & Mrs. Walters^② 家,每星期房饭金 35 先令。

密等到站,即乘汽车,访邀刘咸君(寓 19 Richmond Road 之 Mrs. Brownett^③ 家,每星期房饭金 50 先令),领导密等各至寓所。晚饭毕,即早寝。

密居处楼上寝室之 gas fire^④ 系自出资。吃饭则在楼下同食。房客中长住此者二人。(一)名 Philip Hawkins^⑤, 年仅二十二,中学毕业,在本市某拍卖行任末职。而所读文学书甚多,见解甚高超,与谈,甚相得。(二)名 Reginald Ladsworth^⑥, 在本市为雕发匠,甚俗而羞怯。另有一德国少年,名 Fritz Merz^⑦。巴黎某银行行员,休假游历,住旬日而去。外此有老女曰 Miss Shephard^⑧, 在加拿大多年,任教会中职务。

① 塔克利街 2 号之伊丽莎白·奥尔德小姐家。

② 华顿街 63 号之华德夫妇家。

③ 瑞蒙路 19 号之布朗奈特夫人家。

④ 煤气。

⑤ 斐立普·霍金斯。

⑥ 瑞吉纳·赖吾司。

⑦ 弗里兹·米斯。

⑧ 刁泼女上。

宓住此宅凡四十日。

十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上午独出散步，几失道。

下午偕郭斌龢、刘咸二君游观牛津校舍。^①自 St. Giles^② 出，观 Christ Church^③ 方宫圆池，殊有中国古代泮宫及辟雍之意。次至 Merton College Meadow^④ 及植物园一带，风景至为幽美，绕河边牧场一周而归。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一

自本日起，牛津第一学期开课，宓开始学生生活。同学友人有一(一)刘咸(二)郭斌龢，与宓甚洽。

牛津大学每年三学期，本学期将于十二月上旬末结束。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偕郭斌龢、治周费福熊^⑤ 祥仲二君，游诗人莎士比亚生地斯达福，

① 作者自注：牛津大学现有学院二十八，内女学院二。虽有总摄，实皆各自为政。占地不及一方英里。圣寺学院(Christ Church)院内草场为方形，中央有小圆池，水极清澈。

② 圣古斯学院。

③ 圣寺学院。

④ 米顿学院草场。

⑤ 费福熊(1905—1946)，字祥仲，后改名费珉，江苏吴江人。192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留学法国巴黎，后转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研究英国及西欧各国政治制度及历史。1931年毕业回国，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曾任浙江大学注册课主任、训导长。1945年1月，应复旦大学邀请，至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3月5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秘密绑架，关入中美合作所。1946年1月后，被秘密杀害。

在亚文河上(Stratford-on-Avon)。此宅屡易主,又为屠肆。1847年始有人蘸款收买以为公地,后归国家所有,经营布置,力保当日之旧。过客来观者终年络绎。以小刀或铅笔刻题名氏于壁间密满,今则禁止。另备簿以资留名。

次游斯达福之三圣寺(The Holy Trinity Church)。莎士比亚与其妻 Ann Hathaway^① 合葬之墓在焉。莎士比亚生时最不矜名,而死后名亦最大。生前其所作戏剧既未付印,死后亦未得追随乔塞^②、斯宾塞^③、步芒(Beaumont)^④ 葬于伦敦之西敏寺。论者多为不平。其友班蒋生(Ben Jonson)^⑤ 于1623年作诗赞之,有曰 My Shakespeare rise; I will not lodge thee by Chaucer or Spenser, or bid Beaumont lye a little further, To make thee a room. Thou art a Monument, without a tombe^⑥。又弥尔顿于1630年作 On Shakespeare^⑦ 诗,亦云 Thou in our wonder and astonishment hast built thyself a livelong Monument^⑧。皆谓作者以文章显于百世,荣宠自然归之,不待立碑铸像邀誉受封

① 安·哈赛卫。

② Geoffrey Chaucer 杰弗瑞·乔叟(约1342—1400),英国作家和诗人,所写作品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影响,但又独具一格,不同凡响。死后葬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诗人之角”,这在当时对一个平民来说是一种殊荣。

③ Edmund Spenser 爱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诗人。长篇寓言诗《仙后》为英国和英语带来荣耀。他富于感性描写的风格和九行诗节后来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所钦佩和模仿。至今被视为英国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而得到广泛研究。死后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中乔叟的墓旁。

④ Francis Beaumont 弗朗西斯·鲍蒙特(1584—1616)英国戏剧家。

⑤ Ben Jonson 本·江森(约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评论家。

⑥ 我的莎士比亚,站起来;我并不要让你和乔叟或斯宾塞住在一起,或叫鲍蒙特睡得更远一点,好为你挪出地方。你是一座没有坟墓的纪念碑。

⑦ 《关于莎士比亚》。

⑧ 在我们惊奇和赞叹的过程中,你却为自己建立起一座长存的纪念碑。

也。此寺内之北墙下，有莎士比亚雕像。像座，刻无名氏所撰之铭辞。有云 Whose name doth deck this Tombe, Far more than cost; sith all that He hath writt, Leaves living art, but page, to serve his witt^①。其意旨亦同。

莎士比亚生平事迹，详见 Sidney Lee 所为传，A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②。而最近牛津大学教授 F. K. Chambers^③ 氏所编著之新传 William Shakespeare: A Study of Facts & Problems^④。材料搜集，尤为详备。

次游莎士比亚纪念堂 Shakespeare Memorial，在两河交流处。堂外立莎士比亚铜像，以其四大悲剧中之人物环侍。入内登楼为陈列室，壁间悬历来演唱莎氏剧本最工之著名男女优伶画像，及剧台剧院等照片。楼下为图书馆，凡莎氏剧本今昔所刊印者，无不具备。而外国文译本及研究莎氏戏剧之书籍，亦附焉。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坪内逍遙氏，译莎氏全集为日文。近已完成，印行。特以一部寄赠本堂陈列。司事者疑宓等为日本学生，举以相询，未知支那本何日可成？滋增宓等之愧也。

与纪念堂毗连者，旧有莎士比亚剧院，每年演唱莎氏剧一二种。乃于 1926 年三月六日，不戒于火，全址无存。今另筑剧院，较旧者尤为宏敞，工事方及半云。

既暮，乃偕二君乘火车归牛津。雨犹未止。

① 他的名字，远远超过修墓的费用，装饰起这座坟墓；因为他所写的一切作品留下了永生的艺术，但他不过是个侍从，来为他的聪明才智服务。

② 西奈·李所为传，《威廉·莎士比亚生平》。

③ E. K. 钱伯斯。

④ 《威廉·莎士比亚：对事实和研究》。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是日为欧战停战纪念日（Armstice Day），宓在牛津。

伦敦白宫之前，广衢中立方塔，为欧战将士死者之纪念坊。名曰The Cenotaph，译言虚塚。平时行人，必脱帽致敬，即乘汽车者亦然。是日英王英后及太子等，率军民临此塔，致祭战死将士，礼仪隆盛，观者塞途云。

牛津亦有类此之塔，在 Barnary Road 与 Woodstock Road^① 二街交叉处。上午十时三刻，宓下课后，随众至塔前。市民已集，男子咸脱帽立，肃然无哗。已而寺钟大鸣，声至清越。列队入场，主教与牧师前导，次为军乐队及步骑兵。赤衣，背饰虎皮。冠白羽。骑骏马，皆黑色。次为牛津大学各院长及教授等，衣博士服，青蓝二色，间有红黄色者，分二行走入。次为牛津大学学生或毕业生曾经参加欧战者所组织之学生军。军衣悉绿黄色，仪容甚整。多美少年，神采奕奕。既各入场，集塔前，奏军乐。毕，主教为主席，行礼，唱颂上帝之歌及国歌。次乃祷于上帝，祷词与平日同，而参以赞美战士死者及为国家世界期盼和平之意。十一时，巨炮一响，众皆屏息俯首鹄立，举行所谓二分钟之静默。此际全英国公署、学校、店肆、家庭之人，亦皆停止工作。市中行人车马亦悉止步，举行静默如例。二分钟既满，巨炮再鸣，礼成。众纷散。学生军略行操演。街衢中妇女携花篮，遇过客，劝购紫色罌粟花，插襟，以吊战死之士。按欧战是非曲直，姑不细论；然英国及各国之人士为卫国安民，忠勇奋发，死于疆场，实堪钦敬。而其国人崇德报功之热烈诚挚，尤非吾国今人所能梦见也。

牛津大学为英国国学，亦世界文化中坚，希腊古学及耶教德义，

① 巴纳里街与伍德斯托克街。

于此中深植根底。牛津所养成之人才，不重博学，而期于修身立行，经世致用。所谓造成大英帝国之工匠(Empire-builders)是也。牛津以守旧闻于世，盖其精神惟重是非，不计利害，宁为义死，不屑苟全；行其心之所安，坚贞不渝，绝异于顺应潮流，揣摩风气者。故牛津有 the home of lost causes^① 之名。然屈于一时而伸于百世，事功虽败，精神大显矣。

昔当 1642 年，英国清教徒革命大战，英王查理斯第一退驻牛津，以大学为行宫。王居圣体学院，后及大臣分居他所。于是牛津大学师生，激于忠义，奋起勤王，据城坚守。卒以众寡不敌，于 1645 年六月二十四日为革命军攻破。王于 1645 年亦被俘，后卒授首。而牛津师生之殉难者，盖不胜数焉。1914 年，欧洲大战起，牛津校舍复为练兵试炮之地。而牛津学生之从军战死欧陆者，亦肩踵相接，姓名具在。宓夙爱诵赖慈女士(Winifred M. Letts)《牛津尖塔》(The Spires of Oxford)之诗，曾译登《学衡》杂志第九期。盖欧战时过此，吊学生之从军而作者。逾十年，宓乃得至牛津，参观此次欧战纪念典礼。仰视尖塔，悠悠身世，不禁感慨系之矣。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三

下午一点十五分，G. F. Hudson^② 君在牛津 All Souls College^③ 请宴。宓与郭斌龢、郑观澄二君与焉；餐毕，谈中国政治甚久，郭君畅所欲言。赫逊君为 Fellow of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 Lecturer on Oriental History^④。Curtis, of the China Universities Committee &

① 已告失败的事业之家。

② G. F. 赫德森。

③ 万灵学院。

④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东方史讲师。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Fellow of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①。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偕刘威、费福熊二君星期游步，沿河夹岸(西)而北行，见帆船。有诗。

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2:30 在 Merton College Hall^②，观排演“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古剧，by Philip Massinger(1583—1639)published 1633^③ (有戏单及票另存)极佳。

拟作诗一首，先叙 Hall 之内景，剧场之布置；后述此剧之节目，而感叹人生之艰苦，以 Sir Giles Overreach 比 Shylock^④，而嗟怜其爱女之心切。

十二月五日 星期五

是日为 Christina Rossetti 生世百年纪念日。拟作诗。

(一)君生满百年，君歿我始生。……今来珂里过故宅，待查，云在 Tottenham Court Road. ^⑤

(二)至德惟崇敬，真爱存理想。……

(三)(四)(五)译“Passing Away”之诗。

① 柯蒂斯，中国大学委员会和太平洋地区关系研究所；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

② 米尔顿学院礼堂。

③ 英国剧作家菲利普·马辛吉于1633年出版的《还旧债的新办法》。

④ 以贾尔斯·弄巧成拙爵士比夏洛克。贾尔斯·弄巧成拙爵士为《还旧债的新办法》喜剧中贪财的主人公，夏洛克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⑤ 托特纳姆法庭街。

十二月七日 星期日

大雨。 第一学期结束。

上午作函致彦,盼彦二月来英国。

下午 4:30—6:00 赴 Mr. & Mrs. J. G. Legge (Mrs. 名 Josephine)^① 招茶会于其宅, 115 Banbury Road, Oxford^②。即译四书之 Dr. James Legge^③ 之子及媳也。座客五六,有主人之二女,其一在牛津大学之 Somerville College^④ 肄业,治文学。宓最爱牛津大学之女生,以其有学问智识之美,而尤喜治文学与美术者。主人出示有正书局印售之中国画册。又出示其所收藏之善本书,如 Wordsworth, Keats, Tennyson, Swinburne^⑤ 等之诗集 First Edition^⑥。又导观其先德理雅各博士(Dr. James Legge, 1815—1897)之画像并遗物,中有王韬于癸酉年(当系 1873 年)为香港人民代撰书送 Dr. Legge 回国序,刻镌大门内壁间。

宓由主人处假得 Dr. Legge 传一册。归而翻读,记其要点如下:

“Jame Legge: Missionary & Scholor” by his Daughter Helen Edith Legge.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4 Bouverie St. & 65

① J. G. 理雅各夫妇(夫人名约瑟芬)。

② 牛津班勒街 115 号。

③ 理雅各 James Legge 詹姆斯·莱格(1815—1897),英国汉学家,生于苏格兰。1839 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 年随该院迁往香港,1873 年返英。1876 年牛津大学为他特设汉文讲座,理氏在那里一直执教至去世。理氏在香港期间,在王韬的帮助下,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名《The Chinese Classics》。理氏译本迄今已逾世纪,仍被认为是标准的译本。

④ 萨莫维尔学院。

⑤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奥吉农·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批评家。他没有宗教信仰,主张无神论。

⑥ 第一版。

St. Paul's Churchyard. 1905. ①

Born in Aberdeenshire 1815. Highbury Theological College. Went to Malacca(马六甲) as Missionary, 1839, with newly-married wife; arrived 1840; became Principal of a school for Chinese boys, & of a Chinese printing press. Removed to Hong-kong 1843. ② In 1858 游广州贡院, 而发愤研究, 并译“Chinese Classics”, (8 vols.; also 6 vols. in “Sacred Books of East” ③ 书、诗、孝、易、礼记、道德经、庄子); viz. 九经(易、书、诗、礼记、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 Classics. Vol. 1 published 1861; Vol. V., 1872 (5 vols. 实共八册) completed. ④ 自谓费二十五年之功。

又 Letters, 自言 Week days 无日不工作; 以此为乐; labour 如登山, 愈高愈有望 ⑤。

Dr. Wang, native assistant; scholar; salary \$ 20 per month ⑥。印刷之困难, 材料之缺乏。销售之不暢。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 Spirits” 1852 ⑦。与

① 《詹姆斯·理雅各: 传道师与学者》其女海伦·爱德司·理雅各撰。伦敦, 宗教小册子出版会, 位于布弗瑞大街 4 号和圣保罗教堂庭院 65 号, 1905 年出版。

② 1815 年生于(苏格兰)亚伯丁县。受教于海勃瑞神学院。1839 年作为传道师, 偕新婚夫人赴马六甲。1840 年到达; 成为一所为中国男童开设的学校校长, 与一家中国印刷厂的厂长。1843 年移居香港。

③ 《中国经典著作》(8 卷; 亦收入“东方圣书丛书”6 卷)。

④ 通过经典著作了解中国人民。第 1 卷出版于 1861 年; 第 5 卷 1872 年(5 卷, 实共 8 册)出齐。

⑤ 又书信, 自言星期六和星期日以外的每周其他日子, 无日不工作; 以此为乐。工作如登山, 愈高愈有望。

⑥ 王博士, 本地人助手; 学者; 薪金每月 20 美元。

⑦ 《中国人关于上帝和神灵的概念》, 1852 年。

人辩论, 力主 God = 上帝。

Returned to England 1873, after travels in Northern China^①。

1876—1897, as Professor of Chinese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②。最早倡设此讲座之议者, 为“a Chinese gentleman”, suggesting to Mr. Alfred Howell^③。

LL. D., Edinburgh, 1884^④。每日 3—8A. M. 独燃灯读书作文, 以为常。

“Life & Teaching of Confucius”^⑤。

“Life & Works of Mencius”^⑥。

《诗经》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1875^⑦。

“The Religions of China,” 1880^⑧。

“Travels of Fa Hsien,” 1886. Etc. ^⑨。

晚, 刘咸来谈。

接王文显函, 谓温、叶诸人仍多所活动, 且常背后轻笑必云云。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阴。雨。 赴 Camera^⑩ 读书。

① 在华北旅行之后, 1873 年回到英国。

② 1876—1897, 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

③ 为“一位中国正人君子”, 向阿尔弗莱德·霍威尔提出建议。

④ 1884 获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⑤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

⑥ 《孟子的生平和著作》。

⑦ 《诗经》译成英文诗, 1875 年。

⑧ 《中国的各种宗教》, 1880 年。

⑨ 《法显游记》, 1886 年。等等。

⑩ 圆形图书馆。

午饭后,接彦十一月二十六日 Air Mail 函,始知其 M. A. 之学分已足,本学期并无留 Mich. Univ. 之必要。既如此,何不速来欧洲?苦己苦人,所为何来?

适刘威来,乃同出,至邮局,发一夜电致彦,文云, Personal interview will end worries and solve question. Come England immediately. Study Oxford or London. Meet as friends. Marriage postponed.^① 费 6/6。次与刘君至 Broad Street^② 某成衣匠处,定制 plusforté^③ 衣一套,价七镑。又坐刘君寓中吃茶(19 Richmond Rd.)。

是日始接《大公报》一卷,有钱昌照^④ 将长清华说。

夕,作函(全字第二号)致彦。请即日来英国,在此同学,实行为友相爱,以自然之结果,再定结婚与否云云。

晚又作一函(全字第三号)致彦,复述上函之意,并谓倘此次仍不即来英,即作为绝交,永不见面云云。

晚, Miss Shephard 送一函来,驻美监督寄 \$200 与郭斌龢君。当即代复辞谢,原款即作为宓之 1931 正二月份学费云。

① 亲自接谈将消除烦恼并解决问题。即速来英,就读牛津或伦敦。作为朋友会晤。结婚延期。

② 博劳德街。

③ 原文如此,疑为 plus fours 之误。

④ 钱昌照(1899—1988),字王黎,江苏常熟人。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研究经济。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委员长。1947 年任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1948 年秋,出国考察工业。1949 年 6 月,由香港回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三

连日阴雨，极闷损。

得贤来书，并词一首。又得彦数函。复彦数函（全字第四、五、六号），仍邀其来英国留学，俾面谈决定云。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阴雨。连日多在 Camera 读书，又与刘咸谈。

晚，接到《国闻周报》七卷四十四期。宓《欧游杂诗》第一段 1—17 首登出，甚慰。又得浦江清长函，并词一首。九日叶崇智招赏菊。又逵函，附学淑函，言心一病甚，殊伤心。又父片谕。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上午，在 Camera 读书。下午，在刘咸处，与刘、费二君谈。又同出散步。游 University Museum^①，观人类学陈列各物。

晚拟电致彦，未发。电云 I remain. You come England immediately to study. Meeting will end worries relieve feelings. Trust and obey. Reply.^② 此电与八日之电，文意相同，但促其速决耳。

晚，作英文函致彦，未发。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晨作函致彦，未发。访刘咸。阅报。

① 大学博物馆。

② 宓留。汝即来英就读。会晤将结束烦恼，宽慰感情。请信任与听从。盼复。

下午,咸来,同出散步。便访咸之师 L. H. Dudley Buxton(布克敦)^① 教授,人类学家,曾游中国。著有“China”一书,本大学出版。于其宅 279 Woodstock Road^②。谈时许。布君言,庄士敦曾函述在北京聆胡适君演说 Chinese Philosophy & Platonism^③,对柏拉图之哲学毫无了解,似未尝读其书者。因述美国教育之错误,与牛津注意人文教育之旨义。此间之科学家,亦有胜人处也。

晚又作函责彦,未发。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阴雨。晨,接彦 Dec. 2nd. 夜函,仍邀宓赴美国结婚,并度 Xmas^④ 假期。

上午,在 Camera 读书。

下午,偕咸赴裁缝 Millin & Co. (21 Broad Street)^⑤ 处试衣。此次制 plusforte 服一身,费七镑。又购灰色法兰裤、十四先令六便士。套穿绒衫(pull-over)、十五先令六便士。羊毛花长袜七先令六便士。及黄皮鞋。二十五先令。此全套共费十镑。

次偕咸至 W. H. Smith 书店 (21 Cornmarket)^⑥ 购“Britain Beautiful”^⑦ 四册一部,即寄贤代收存。又购 Oxford Arms^⑧ 校徽,可悬壁间者。以上二物,各费一镑半。严格计算,均非应购之件。

① L. H. 达德利·巴克斯顿。

② 伍德斯托克街 279 号。

③ 《中国哲学与柏拉图主义》。

④ 即 Christmas, 圣诞节。

⑤ 米林公司(博劳德街 21 号)。

⑥ W. H. 斯密斯书店(粮食市场 21 号)。

⑦ 《美丽的不列颠》。

⑧ 牛津大学的徽章。

晚，发一电致彦，文云，I remain January tenth to France. Please come England immediately, studying together discussing everything. Otherwise drop question meet China. Reply.^① 此盖复彦促我赴美之电，其主张则同于全字 1—6 号各函。

是夕在书店，见 Lady Hosie, Dorothea (汉名谢福芸) 所著“Portraits of a Chinese Lady”^②。此书必曾于《文学副刊》中述及。该书似 1929 年出版，Hodder & Stoughton^③ 发售，价 21/0。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阴雨。是日以书一箱，已经房主人 H. J. Waters^④ 君为代装钉完妥者，交 Sanders 书店^⑤ 代为取去，拆开，以 Book Post^⑥ 零包邮寄。盖作木箱寄，询之 Bell 运货公司 (137 High Street)^⑦ 反较贵，且不便也。由邮局询得寄邮包及书价目表，钞下，——

Parcel Post ^⑧ :	22 lb ^⑨	11 lb	7 lb	3 lb	2 lb
	7/0	4/3	3/3	2/3	2/3
Book Post:	4 lb				
	1/4				

① 宓留英至一月十日赴法国。请即来英国，共同研究并商谈一切。否则暂停讨论此问题，在国内会晤。盼复。

② 谢福芸夫人(何塞·陶乐赛)所著《一位中国妇人的几幅画像》。

③ 霍德和斯托顿公司。

④ H. J. 沃特斯。

⑤ 桑德斯书店。

⑥ 邮寄书籍。

⑦ 拜尔运货公司(商业区大街 137 号)。

⑧ 邮寄包裹。

⑨ 1b = 磅。

此次 Sanders 书店代寄书籍, 仅取邮费一镑馀(£1.14.2), 至包封之纸料及人工, 均不取值。盖必多在该店购书, 故乐于为此云。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阴, 大雾。 午饭时, 董凤鸣^① 自伦敦来, 求宓函梅监督及清华同人, 为其延长官费。宓及刘咸君导之游观校舍, 而大雾迷濛(有诗一首, 另录), 不能见一切, 旋来宓寓进茶。夕, 及刘君送至汽车站。

宓拟再发一电致彦, 旋止。

是夕接国内来信甚多, 盖均由巴黎 American Express 转到者。宓寄去 50 francs 法币, 与该公司之 Chief mail clerk^②, 留为转信之费。未用即退还。

十二月二十日^③ 星期六

阴。雨。

牛津大学每年三学期。第一学期于十二月七日告终。郭斌龢君既返国, 费君等亦赴伦敦。宓乃于今日上午乘直达快车赴爱丁堡 Edinburgh^④, 所谓 The Scotland Flying Express^⑤ 是也。票价二镑四先令馀。

晨餐时, 接彦十二月九日长函, 痛苦失望之至。餐后, 刘咸君为代携行李, 相送至车站。

① 董凤鸣, 江西玉山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英, 时在伦敦大学研习历史。回国后在上海法租界法院服务。

② 邮局主要办事员。

③ 作者 1930 年 12 月 20 日至 27 日之日记, 系用铅笔, 以倒叙方式写于友人来信之反面, 字迹潦草, 模糊不清。

④ 爱丁堡, 英国城市, 苏格兰首府。临福思湾。

⑤ 苏格兰直达特别快车。

上午十时五十分开行,欲呕不适。正午过 Rugby^①,名校所在。下午二时至 Newcastle^②,稍舒。三时后,过 Sheffield^③,为制铁重镇。已而假寐,进茶,作诗。

晚,八时四十八分抵爱丁堡之 Waverley 车站^④,中国学生会之陈克孚、白世昌二君在站迎候。即邀至新广东楼晚餐。遇中国学生会会长杨为桢君。陈、白二君已为宓觅定寓所,在 Warrender Park Crescent 街^⑤ 一号 Mrs. M. C. G. Pierce^⑥ 宅中(房租每周连早餐三十五先令)。餐毕,至 Mrs. Pierce 寓中。

晚,与爱丁堡大学中国学生周煦良^⑦、温嗣芳^⑧、李鸿桢、钟震、余仕俊、于望德、胡瑛、张维贤、戴巽诸君,于客室中,谈至深宵。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十点早餐,与李鸿桢谈。在宓寓午餐(主人 provided^⑨)。

① 拉格比,英格兰沃里克郡一个区和自治市。拉格比公学被视为英国私立学校的典范,也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

② 纽卡斯尔,英国北爱尔兰唐郡城镇。

③ 设菲尔德,英国英格兰南约克郡城市。

④ 韦弗利车站。

⑤ 沃伦德公园新月形街道。

⑥ M. C. G. 毕尔斯夫人。

⑦ 周煦良(1905—1984),安徽东至人。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1932年回国后,任教于暨南大学、四川大学。1940年赴上海翻译英国文学。1943年盘居扬州。1945年再赴上海,与傅雷合编《新语》半月刊,与施蛰存合编《话时代》,并任教于光华大学。1947年至1949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1958年调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任该会文摘月刊副总编辑。1962年起,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和上海文联副秘书长。

⑧ 温嗣芳(1907—),回族,四川人。1927年赴法国,后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1930年回国,任教于重庆大学。1937年在重庆工业合作协会推进委员会,与文幼章编辑该会英文刊物。1944至1949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51年回成都执教,后任四川财经学院教授。

⑨ 提供。

下午,周煦良导游 Colinto Park^①。

陈克孚、白世昌来,在此谈。夕,偕往访杨为桢,同拜谒 Dr. Dugald Christie 司督阁^②。司督阁先生曾居沈阳四十年,创办小河沿医院及医校。现年七十馀,已退休。为爱丁堡中国—苏格兰联谊会 Sino-Scottish Society 会长。归寓晚饭。

晚,钟震、李鸿桢等陪至 Grafton Cafe^③,赴中国学生会欢迎会,演说“England and Chinese Education”^④。又 Dr. Donglan Gray 演说庚款用途。筵用茶点毕,即偕钟归寓。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晨 10—12 张维贤(奉天,四先公司)来谈。陈、白二君来。张邀至新广东楼午饭。

下午 2—3 陈克孚君陪访 Miss Marrie Ramsay^⑤,未遇。归寓。4—5 Miss Ramsay 来此,谈;并以法国巴黎介绍片二给我。在寓中晚饭。晚 7:15—10:00 陈克孚,白世昌二君导赴 Congregational Church^⑥,与 Sino-Scottish Society 年终俱乐会,欢迎筵。筵原拟英文演说,曰“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Scotland & China”^⑦,以时促,略

① 考林士公园。

② 司督阁 Dugald Christie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1936),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1883 年来华,在东北传教施医。1894 年中日战争及 1904 年日俄战争时,曾组织医务队从事救护。司氏在东北活动近四十年,在沈阳创办盛京医院及协和医学堂,为该地著名教士之一。

③ 葛雷顿咖啡馆。

④ 《英国与中国教育》。

⑤ 拉姆齐小姐。

⑥ 公理会教堂。

⑦ 《中国与苏格兰之文学关系》。

谈大要；旋有 game 及 dance^①。同寓导归，见 Pierce 之夫弟。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上午，陈克孚君来，陪游 Edinburgh Castle^②，见兵操（换防）；又观 Castle 内之 War Memorial^③。至陈、白寓中午饭。在彼处谈。又归宓寓。

下午五时，周煦良来，导至其 Portbells^④ 寓所。见温庆三(?)及郑、陈二君。在周处晚饭，看照像，谈文学。

晚十时，宓乘电车独归，在客室坐谈。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上午，杨为桢来。11—1 杨君导游 John Knox House^⑤ 及 Holyrood Palace^⑥。绕 Arthus's Seat^⑦ 之山而至陈克孚、白世昌宅中午饭（面）。

午后，见其房主 Mr. & Mrs. F. Lamb^⑧。下午，开书单（Greek & Latin）^⑨。5—6，陈君陪访 Professor Grierson^⑩ 于其宅（12, Regent

① 游戏与跳舞。

② 爱丁堡城堡。

③ 战争纪念堂。

④ 波特贝尔斯。

⑤ 约翰·诺克思故居。John Knox 约翰·诺克思（约 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⑥ 圣十字架宫殿。

⑦ 亚瑟王的座位。

⑧ F. 兰姆夫妇。

⑨ 希腊及拉丁。

⑩ 格里尔森教授（1866—1960），爱丁堡大学文学教授。著有《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史》等学术著作。

Park Terrace)^①，以其所著书一册见赠。谓(1) Coleridge 诗，意云 accustomed to speak angry language(it = giddies^②，viz: 如此之人)；(2) Byron 与 Augusta 通，终非 authentic fact,^③ 惟 Brion 之言行，使人疑其如此耳。

先在杨为桢寓所讨论问题。7—11 赴 Dr. & Mrs. Dugald Christie 晚宴(Xmas Dinner)。奉天籍学生五六人；必致答，申谢而已。

陈克孚、白世昌送必归寓。11—12 作函复彦，述日来应酬情形。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晨陈克孚、白世昌来，邀至其寓。杨为桢亦来，围坐谈恋爱故事。决改期行。续开书单，旋客来。在其寓中午饭(面)。

周煦良来。下午，同出游 St. Giles^④。3—4 至 National Gallery^⑤，观 Art Exhibition of Scottish Artists^⑥。4—5 周煦良邀至“Criterion Café”^⑦ 茶叙。

5—6，偕周访于望德君及胡瑛女士(Lily Ho)于其寓(107, Marchmont Rd.)^⑧，谈白话文学。旋偕周煦良来必寓。

是夕寓主妇 Mrs. M. C. G. Pierce 请晚宴(Xmas Dinner)。肴饌极丰盛，山鸡(turkey)及梅糕(plum pudding)、杂饼(Mince pie)等，进酒。座客为爱丁堡大学中国学生周煦良、温嗣芳、钟震、李鸿桢、余仕俊诸

① 摄政王公园街 12 号。

② 柯勒律治诗，意云习惯于运用愤怒之语言(it = 轻佻之人)。

③ 拜伦与奥古斯塔通，终非可信之事实。

④ 圣吉尔斯教堂(国教堂)。

⑤ 苏格兰国立美术馆。

⑥ 苏格兰画家之画展。

⑦ 特色咖啡馆。

⑧ 马奇蒙特街 107 号。

君，又美国人某君。席间为种种游戏。李鸿楨君饰为寓主妇之令妹，以娱同人。

晚于望德君偕其夫人胡瑛女士来访，众谈至夜深。12—2，在钟震君室中，玩纸牌 Tricks^①。余仕俊、周煦良二君宿此，与宓同室。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风。 上午，陈克孚、白世昌二君来，邀宓至其宅中，Mrs. F. Lamb, 45 Montazne Street^② 照相。张海涛在，白君谈婚姻问题。12—2:00，至新广东楼，陈、白二君请宴。

下午 2:30，陈君陪宓乘“Lasswade”^③ 汽车，由 Waverley Bridge 至 Lasswade^④，遇 Mr. Somewill，以其汽车送至 Mr. Donglass Strachan^⑤ 宅中，见其夫妇，茶叙。

6:00 归至新广东楼，杨为楨君请宴。奉天人多，有张、邢、毕等。座谈问题，又同来宓寓。

周煦良君仍宿此间。夜 12—2:30，在宓室中，与周君深谈。周君谓，为个人幸福计，宜舍彦而取贤。因彦对宓始终冷淡，其邀宓赴美仍为自己盘算；彦既理智不能了解宓，则感情上亦不能爱宓；不如此时对彦逐渐冷淡，而于回国后乃对贤进取。最好此时对二人均淡忘，……。旋宓谓，宓感情上对彦尚不能割舍。周君谓既如此，则宜坚持已定之主张，邀彦来欧。而以此半年在欧试验，决定婚彦与否云云。

① 伎俩。

② 蒙塔斯奈街 45 号。

③ “拉斯威德”汽车。

④ 由韦弗利桥至拉斯威德。

⑤ 唐格拉斯·斯特罗恩先生。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11—3 偕周煦良君游 University Union; Med. College; Forth Bridge^①。作诗,未成。购画片三,在该处午餐,周君作东(6/0)。

3—4 归至陈、白寓中,杨君在。4—6 同赴郑异(亦同)^② 夫妇茶叙。

6—8, 宴陈、白、杨、周于新广东楼(Chamber St.)。8—11, 与周煦良归 Pierce 寓中(1 Warrender Park Crescent)。陈、白亦来,在客室座谈。

是日晴,旋阴。大风。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风。晨起早餐。9:00 陈克孚、白世昌来,送登火车(12/4 to Carlisle), Caledonian Station, Prince St.^③ 杨为桢亦来送。

10:00 车开。假寐片时。道旁多牧场,浅草。12:30 至 Carlisle, 下车。询至 Cumberland Motor Bus Co.^④ 以箱寄存;又询 Roman Wall^⑤ 遗址,仅其地有二石为志,城则不可见矣。

① 大学学生俱乐部;医学院;福思桥。

② 郑异(1904—1984),字亦同,浙江乐清人。1922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为国民党中央江西省特派员、浙江省党部常务委员。1928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33年主持《政治评论》。后任江苏省行政督察专员、南通学院院长、江苏省政府委员。抗战爆发后,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代表,1945年任驻澳大利亚公使。1946年任驻伊朗大使。1949年去台湾,未任职。旋居新加坡,任教于中正中学、南洋大学。1984年病逝于台北。

③ (赴卡莱尔,票价十二先令四便士。)君宅街,卡拉唐纳火车站。

④ 坎伯兰汽车公司。

⑤ 罗马城墙。

小雨。至 Tavern Restaurant^① 午餐。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夕 5:40 Rugby, direct to Oxford。^②

① 塔弗纳餐馆。

② 下午 5:40 由拉格比直赴牛津。

1933 年癸酉

民國二十二年

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未明即醒。八时起，早餐。九时前一刻，刘咸君来，旋费福熊君亦来。(柳圣和君有函来，谓不能躬送云云)。二君助宓提行箱(共三箱)至 St. Giles, 登 Varsity Express Motor Co.^① 之长途汽车(谓之 Coach^②)。

九时半，由牛津开行。于是，宓遂与牛津别。在车中作诗未成。仍思彦与贤。

十二时一刻，抵伦敦(车费五先令，酒资六便士)317 Regent Street^③ 该公司。宓下车，待陆元诚君，不至。乃自雇汽车(For Hire)费二先令，运三箱至 24 Coram St. W.C.1^④ 陆元诚君寓所。陆君不在，寓中亦无空室。宓乃自觅得斜对门之 Florence House, 47 Coram St, W.C.1 (Mrs. Griffin)^⑤ 四层楼 10 号房，每星期连早膳租金二十五先令，但室中电火(煤气灯火)均自出资。室极小，又无会客室；以其近，乃即安之。

下午 2:00 出，至 24 Russell Square^⑥ 访 T. S. Eliot, 约星期五正午十二时半往晤。见其守门司电话之女书记，虽美，而不如昔之美。

次步行至 Charing Cross^⑦ 某店午餐。3—4 至 National Portraits Gallery^⑧ 游观，购其画片全套 271 枚，值三十五先令。欲寄贤代存，

① 大学快速汽车公司。

② 长途公共汽车。

③ 摄政街 317 号。

④ (伦敦郊区)中西 1, 科拉姆街 24 号。

⑤ (伦敦郊区)中西 1, 科拉姆街 47 号，佛罗伦斯公寓(格里芬夫人)。

⑥ 罗素广场 24 号。

⑦ 查林十字路口。

⑧ 国家肖像馆。

无法可寄。因包裹费事，而印刷品又须毁弃其厘也。两访陆元诚君，未遇。

6—7 在附近某店晚餐。

晚 8—11 在 Mill's Hotel Aunex (79)^① 访朱光潜君(孟实)^②，谈文学，及中国人之缺乏理想等。极洽。旋王兆俊君来共谈，并约定各事。宓询陈家庆事，王君欣然奋发，约明夕详谈。

十一时归寓，即寝。

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

阴，微雨。晨 9—10，访陆元诚君于其寓。始知昨午，陆君曾至长途汽车站迎候，经一小时，未见宓至云云。

与陆君同出。陆君赴校上课，宓乘地下电车(Underground)至 Post office 站^③，游观圣保罗寺(St. Paul's Cathedral)并登其塔顶。圆塔初上，至所谓 Whispering Gallery^④。更上三段，费二先令。而臻绝顶。下视塔底，车马如蚁，房屋只见其湿污紫黑之顶。是日雾极重，故目所见者，惟数十丈以外，更远之区域，则埋没雾中矣。昔吾幼时登雁塔，仅七层，而杜甫有“高标凌苍穹”之句。今以此塔比之，则诚

① 密勒氏旅馆增建部分 79 号房间。

②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安徽桐城人。1922 年毕业于香港大学。1925 年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英国。1929 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转学伦敦大学学院。1930 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33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抗战期间，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教务长。曾主编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1946 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③ 邮局站。

④ 回音廊。

高矣。于寺旁 Peternoster Row^①小巷(No. 50)见 Old Chapter Coffee House^②, Brontë 姊妹^③投宿之处也。至费君所告 Dr. Johnson's Saloon, 在 Ludgate Hill 或 Fleet Street^④者, 则未寻得。

午饭后, 步行至 London Bridge^⑤, 又至 Tower Bridge^⑥游观。

下午3—4游伦敦塔(Tower of London), 费约二先令, 仅游观三塔。即(1)White Tower—Armouries; (2)Beauchamp Tower; (3)Jewel House(Regalia)^⑦是。又观断头台遗址, 即 Anne Boleyn^⑧及 Jane Grey^⑨等被刑之地, 吕碧城^⑩女士有诗咏之。

5—6归寓所休息。缪培基广东梅县人, 北大毕业, 习政治。君拟来谒, 留函另约地相会。宓不喜此居室, 言于房主妇, 愿他迁; 而房主妇不许退租, 只得作罢。

6—8至中国使馆访王兆俊君, 同出, 游行市中。王君邀宓至新

① 彼得诺斯特街。

② 老教堂咖啡馆。

③ 勃朗特姊妹, 指 Charlotte Brontë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和 Emily Brontë 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两姊妹: 19世纪英国两位女小说家。

④ 约翰逊博士的沙龙(会客厅), 在鲁德城小山坡(伦敦古城门之一)或舰队街。

⑤ 伦敦桥。

⑥ 塔桥。

⑦ (1)白塔—军械库; (2)比彻姆塔; (3)珠宝馆(王室宝器)。

⑧ Anne Boleyn 安妮·波伦(1505—1536), 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皇后。

⑨ Lady Jane Grey 简·格雷(1537—1554), 英王亨利七世的曾孙女, 曾为英国女王九日, 后被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1516—1558)推翻, 并被处决。

⑩ 吕碧城(1883—1943), 女, 字圣因, 安徽旌德人。1903年任天津《大公报》编辑, 并在天津办北洋女子公学。1912年袁世凯聘为大总统府秘书。筹安会起, 即辞去。1918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922年自加拿大返国。1926年再游欧美, 撰《鸿雪因缘》, 宣扬佛学。工诗画, 善治印, 并娴声律。1943年逝世于香港。著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等。

中国楼“Chop Suey Restaurant”, 72 Wardour St., Oxford St.^①, 电话 Gerard 4657 晚饭, 细述其与陈家庆女士相爱始末, 并以陈手写词稿一册寄王君者见示。其中大意, 陈实爱王, 嫁徐英后, 复又悔之云云。必以《欧游杂诗》示王君。

8—10 独赴 Mill's Hotel Aunex 访朱光潜君。缪培基君如约来。而品行恶劣、久闻其名之山东学生赵长敏亦在。10—11 又共至 Tottenham Court Road 南口之 Mount View Café^② 坐谈, 朱君作东。归寝甚迟。

缪培基, 广东梅县, 绍梅兄弟之友。北大毕业, 在此习政治。住址为 Mr. P. C. Miao, 60 Albert St., Mornington Crescent, London N. W. 1.^③

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

阴。上午 10—12 在 Great Russell St.^④ 某书店观书。读“*In Praise of Oxford*”^⑤ 二册, 以价昂未购。该书店主人以宓不购书而观书甚久, 颇不悦。盖此间习尚大异牛津也。

十二时, 至 British Museum 访寻 Arthur Waley^⑥ 君, 知已于前数月以肺病退职, 现寓附近之 36 Gordon Square, London W. C. 1^⑦ 云。

① 牛津街, 华都街 72 号。

② 托特纳姆法庭路南口之山景咖啡馆。

③ P. C. 缪先生, (伦敦邮区西) 北 1, 莫宁顿新月形街道, 阿尔培特街 60 号。

④ 大罗素街。

⑤ 《赞颂牛津》。

⑥ Arthur Waley 亚瑟·韦利(1889—1966), 英国汉学家, 汉语及日本语翻译家。其最优秀与最有影响之译作为《汉诗 170 首》(1917)、《日本诗歌》(1919)、紫式部所著六卷本《源氏物语》(1925—1932)及清少纳言所著《枕草子》(1927)。此外, 著有论述东方哲学之作品, 并曾翻译编辑孔子《论语》。

⑦ (伦敦邮区) 中西 1, 戈登广场 36 号。

遇朱光潜君。

十二时半,如约访 T.S. Eliot 君于 Faber & Faber 书店, 24 Russell Square。在客室中谈片刻,约下星期二午餐细叙。是日仍见其守门之女书记。

下午,访 Arthur Waley 于其宅中两次,均未值。同居者谓其人无室,有一 Mrs. Luce^① 为理家务,亦适外出云云。英人重舒适而尚奢华,但文士之生活则极不美满。四五层乃至六七层之高楼,小室密连,如蜂巢,而人各一室,常年不相通问。苟无俱乐部及饭店、游戏场,则七百万人聚居之伦敦城中,真是沙漠。寓居此不久,但每晚游宴归来,寓楼小室,块然孤处,实难为情;烦闷至极,无术排遣,不特以恋爱失败而伤心也。

是日下午,即甚觉烦闷。至 Regent Park 一带,拟持 Pollard-Urquhart 之介绍函,访 Humphrey I. Prideame-Brune^② 于其宅 12 St. James Terrace, Regent Park^③。旋询之警察,知其地甚远,乃止。

五时,至中国使馆 49 Portland Place, W. 1^④ 邀王兆俊君至 Oxford St. 之 Old Corner House 咖啡店^⑤ 晚餐。由女侍者某,询得另一女侍者(甚美,王君恋之,日前被解雇)之姓名住址,王君决即访寻,云其美为彼所仅见。

晚 8—10 访陆元诚君于其寓,缪培基君亦在,久谈,多谈国内作事之难。归寝颇迟。

① 鲁斯夫人。

② 汉弗莱·I·波瑞特姆—布龙。

③ 摄政公园,圣詹姆斯街 12 号。

④ (伦敦邮区)西 1,波特兰广场 49 号。

⑤ 牛津街之老街角屋咖啡店。

一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晨九时，至 Mill's Hotel Aunex 访朱光潜君。缪培基君亦来，遂同乘火车至 Windsor Castle^① 游玩。购画片数枚。

正午，在其旁之某馆中午餐。即渡河桥，游 Eton College^②，见亨利六世石像。次乘长途汽车，至 Virginia Waters^③ 游。长湖如弧，野树丛生而密环之。在巨都近郊，别饶天然之趣，湖波荡漾，实叙情之佳地。

五时，复至 Windsor 乘原火车归。缪君邀宓至国民楼（New Compton St., near Leicester Square^④）晚餐。遇曲直生、赵王堂河北邢台。邓燮纲四川江津，曾谒碧柳受教。诸君。宓与缪君久谈，述对于政治之意见，及治学之方法。十时，偕陆元诚及缪、邓二君归寓。

先是宓到伦敦之日，即函“Daily Chronicle”^⑤ 报馆，及 Foreign Office^⑥，探询庄士敦君 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住址，得外交部复函，谓已以原函转送 Colonial Office^⑦ 复查。又得 Colonial Office 复函，谓照章，信可代转，但住址不能见告。乃是晚归寓，竟获庄君手函，并约至其宅午餐，喜甚。即时往见陆元诚君，告知此事，而取消明日偕游 Kew Gardens^⑧ 之约。

① 温莎堡。

② 伊顿学院。

③ 弗吉尼亚矿泉。

④ 新康普顿街，邻近莱斯特广场。

⑤ 《记事日报》。

⑥ 外交部。

⑦ 殖民部。

⑧ 皇家植物园，在伦敦里士满区前皇家种植园旧址基尤。

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

阴，微雨。晨九时，罗长海君来，以密寓室无可坐处，遂至陆元诚君宅中坐候。

宓于早餐后，即至陆君寓中。10—12 罗、陆二君邀宓至青年会 Y. M. C. A. (Charing Cross Rd. ①) 坐谈。罗君言，宋人王令，著有《广陵诗钞》，选入《宋诗钞》中，其诗浪漫而多真气，不类宋人，宜取观云云。

12—1 宓独赴 Charing Cross 站，换乘火车(来回票仅九便士)，至 Kew Garden 站下车。微雨，沿向 Richmond 之 Kew Road ② 而进，行约十分钟，即抵庄上敦君新租之宅，在 4 Eversfield Road, Richmond (near Kew Gardens Station), Surrey. Telephone: Richmond 3539 ③。相见甚欢。

庄君邀宓午餐。座客为 W. Perceval Yetts(叶慈)，系伦敦大学东方美术及考古学讲师。宓有袁同礼君介绍函，即时面交。再则伦敦大学历史讲师(Reader) Miss Ellen Power ④，宓前年十二月在北京所识者也。庄君之甥女某女士，为之理家务。另雇一男仆。下午 4—5 复进茶点，而未得往游 Kew Gardens 观所谓中国塔者。叶慈君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中文教授布鲁斯 Bruce ⑤ 将退休。拟于今年三月，

① 查林十字路口街。

② 里士满之基尤街。

③ 萨里，里士满(靠近皇家植物园站)，埃弗斯菲尔德街 4 号。电话：里士满 3539。

④ 艾伦·鲍威尔女士。

⑤ 卜道成 Joseph Percy Bruce 约瑟夫·珀西·布鲁斯(1861—1934)，英国浸礼会教士。1887 年来华，在山东传教。一度担任齐鲁大学校长。1925 年回国，任伦敦大学汉文教授。卜氏研究朱熹哲学，著有《朱熹及其著述：中国理学入门》。

公举庄君继任此席云云。叶慈夫人亦在座，娇媚而秀。大率为人妻者，不必有才学，而多娟丽，且年较其夫少二十岁，此邦之通例也。庄君述中国事，五时散。必偕叶慈君同乘火车归。

6—9 至国民楼(地见前)赴陆元诚君请宴，罗长海、缪培基、邓燮纲君为陪。

九时半归寓，见王兆俊君留柬。乃先以电话通询，即急出，乘汽车(一又二分之一先令)至新中国楼，赴王君招宴。座中有王君访寻复得之西方美人，名 Anna Jolly^①，殊美而和静。王君之友周君及其女友(英国人)为陪。至十一时后，宓以劳倦过甚，眩晕欲呕，急辞出。步街衢中，略爽，即归寓。然是夜仍不安，夜中大发热，殊感旅苦云。

一月十九日 星期一

阴雨。晨，病。热仍未止，浴后略爽。

接刘威君转来彦一月九日来函，仍多诉苦之词。虽绝交而仍来函，知其意不欲舍弃我，遂即复一长函。并至市中邮局发一电，致彦，文云，Come England immediately, I waiting London; or come France after Examinatinon(二月六日), I meeting you Cherbourg. Cable reply London through Legation.^② 窃意此为宓最后一电，如再不来，决无回顾矣。

12—1 游观 National Gallery。午饭后，仍往续观。归寓略休息。

晚 7—11 赴叶慈君 Colonel W. Perceval Yetts^③ 夫妇招宴于其

① 安娜·佐利。

② 立即来英。我在伦敦等你；或 2 月 6 日考试后来法国，我在瑟堡等你。通过公使馆电复伦敦。

③ W. 波西瓦尔·叶慈上校。

宅,在 4 Aubrey Road, Campden Hill, London W. 8^① (乘地下电车,山 British Museum 站至 Holland Park^② 最便)。客为法国 Henri Maspero^③ 教授夫妇。主人主妇能法语,而客能英语。主人出其所考释中国某碑文,宓及 Maspero 教授助其解释若干字,仍未尽解。宓乃以寄浦江清并求陈寅恪代为解之。该件逾数日即寄浦。约近十二时,归寓。

一月二十日 星期二

阴。微雨。晨,作函致贤,大意言贤与宓性情兴趣相同,极适为配偶,但既各有所恋,而宓必忠于恋爱,故决婚彦。明知彦不合宓之理想,但婚姻乃实际关系,故愿实行 Give to Caesar things that belong to Caesar; Give to God things that belong to God^④ 之办法。知我前后始末之最高心理者,唯贤而已,云云。(函系英文)。

11—1 至博文堂 Arthur Prosthain, Oriental Booksellers, 41 Great Russell Street, W. C. 1^⑤ 与书店主人谈甚久。其人年五十,为德国犹太人,见解颇超俗。因与约定代售《学衡》,及送书备《文副》批评介绍之办法。并以浦江清君之名写与之。

1—3 访 T. S. Eliot (仍见其女书记,伤其美而作工,未嫁),邀宓步至附近之 Cosmo Hotel^⑥ 午餐,谈。Eliot 君自言与白璧德师主张相

① (伦敦邮区)西 8,坎普登山,奥布里街 4 号。

② 荷兰公园。

③ 亨利·马伯乐。

④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21 节。

⑤ (伦敦邮区)中西 1,大罗素街 41 号,东方书店,亚瑟·普洛斯坦。

⑥ 大都会饭店。

去较近,而与 G. K. Chesterton^① 较远。但以公布发表之文章观之,则似若适得其反云。又为书名片,介绍宓见英、法文士多人,不赘记。

下午一时半,至 Westminster 国会旁听。是日为本年开会第一日。议事日程另存。初议星期三增加会议案,反对党多施攻击,余以笑谑。继议庚款案 The China(Education)Box Indemnity Bill^②。反对党虽有驳诘,实皆确中事理,反复周详,其精神至为可佩。宓直坐听至九时后,俟庚款案二读通过,乃出。遇王兆俊君及使馆之邱君,则未终席而去。另有中国男女学生二人在座。宓思彦不肯来欧,藉口为人訾笑,殊不成理由。宓至国民楼晚餐地见前。(2S.)。归寝。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阴。雾。晨起迟,决再住一星期。

10—12 再访书店主人 Arthur Prosthain,出示所藏中国画若干幅,约明日下午往访 Bruce 教授。

12—3 独至 South Kensington^③,游 Victoria & Albert Museum^④,尚未遍览。深觉不到欧洲,不知西洋文学历史之真切。又思吾国自费留学生,即不纳费入校,专住伦敦、巴黎等名都,常年至图书馆、博物院观览,亦是真正之教育。比之托名入校,取得学位者,尚胜过之也。

3—4 在 Brompton Road 之“Dining Room”^⑤ 午餐(1 $\frac{1}{2}$ S.)。

①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

② 中国(教育)庚款案。

③ 南肯辛顿。

④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⑤ 布朗普顿路之“食堂”。

4—6 至 Baker Street^①, 游蜡人馆 Madame Tussaud's Wax Exhibition^②。入门, 见蜡制之女售票员及巡警, 与真者无辨, 更过其馆内之大人物也。至楼下 Chamber of Horror^③ 中多可怖之景象, 尤以女尸悬腹, 身仰如弧, 摇动不休者, 为最不堪入目。馆中有孙中山像, 而说明书中, 未详其死。

6—7 乘地下电车至 Liverpool 站^④, 又回至 Angel 站^⑤, 在附近之 "Rosebury Restaurant"^⑥ 晚餐。七时半, 至 Sadler Wells Theatre, Rosebury Avenue, E. C. 1^⑦ 观 "Faust" Opera^⑧ (英文, 音乐系 Gounod^⑨ 作)。见剧中之 Margaret^⑩ 而思及贤。十一时归寓。是日本约朱光潜君同往, 临时竟忘记往邀。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阴。雾。晨, 接彦复电云, Best way come America middle May, return China together; or come now interview. Letter explains.^⑪ 仍欲宓去美洲, 殊使宓失望而灰心。同时, 又接刘咸君转来彦一月十日一函, 谓回国饭碗问题未解决, 又六月间游欧尚患无伴云云。大宓急盼

① 贝克街。

② 图索德夫人蜡像陈列馆。Marie Tussaud 玛丽·图索德(1761—1850), 英国伦敦图索德夫人蜡像陈列馆创办人。

③ (蜡像陈列馆中)恐怖物像陈列室。陈列刑具、罪犯模拟像等。

④ 利物浦站。

⑤ 安琪儿站。

⑥ 罗斯伯里餐馆。

⑦ (伦敦邮区)中东1, 罗斯伯里大道, 萨德勒·威尔斯剧院。

⑧ 歌剧《浮士德》。

⑨ Charles Gounod 查理斯·古诺(1818—1893), 法国作曲家。

⑩ 玛格丽特。

⑪ 五月中旬来美, 偕同返国为最佳方案; 或现亲来会谈。详见信。

苦邀而彦不来，乃又强向宓诉说此二事之无办法，不特矛盾不可解，且其口吻亦卑俗，不足为吾配偶矣。乃即至 Southampton Row^① 邮局中，书一复函，述宓在此情形及任务，及决不来美之理由，并以原函加批寄还彦收。今后拟脱然，不多思此事。归寓，精神倦怠。雍面。

下午一时，乘地下电车至 Moorgate Street^②，近 Liverpool 站。步至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Firesbury Circus)^③，晤该校汉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Bruce 君，曾任齐鲁大学校长，译述朱熹哲学，有书行世。仅谈片刻，约再晤。此君本年三月退休。闻叶慈君言，众拟公举庄士敦君继任云云。本校有汉文 Assistant^④ 一员，现为周辨明^⑤，一年为期。拟荐浦江清君充任。

4—5 在 Mill's Hotel Aunex 与潘渊君谈，据云由欧回国海船费不过三十镑。又约同游比赴法。待朱光潜君不至。

5—6 至 Poetry Bookshop, 38 Great Russell St., W.C.1^⑥ 持 T. S. Eliot 介绍片，访 Harold Monroe^⑦ 君，未及细谈，购书一册，“T. S. Eliot: A Study by Thomas Greevy”^⑧。6—7 随会员等，听 Harold

① 南安普顿街。

② 沼泽门街。

③ 伦敦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法尔伯里广场)。

④ 助教。

⑤ 周辨明(1891—1984)，字汴明，福建惠安人。上海对约翰上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数学。曾任清华学校英文教师，厦门大学总务主任。1928年赴德国汉堡大学学习语言学。1931年获博士学位，任英国伦敦大学汉语讲师。翌年回国，任厦门大学教授、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49年到英国讲学。后移居新加坡，任大学中文教师。1984年4月28日在新加坡逝世。

⑥ (伦敦邮区)中西1，大罗素街38号诗歌书店。

⑦ Harold Monroe 哈罗德·门罗(1879—1932)，英国诗人和批评家，创办诗歌书店，提携年轻诗人。

⑧ 《T. S. 艾略特：托马斯·格里维对他的研究》。

Monroe 诵 William Blake^① 诗, 费一先令。听众约三十人, 多少女, 其一尤清雅美丽。老人亦不乏, 至有趣。

回至 Mill's Hotel, 遇朱光潜君, 邀晚饭。又在其馆中谈, 而温嗣芳、罗长海、缪培基诸君来。又江西学生胡光庭亦来此访晤, 云习文学, 殊无足取。十一时归寓, 寝。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阴, 雨。晨 10—11 访潘渊君于 Mill's Hotel Aunex, 告以决定同行游比赴法。

11—12 至法国领事馆 51 Upper Bedford Square^②, 以护照签字。未取费。

1—3 至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oughton Street, Aldwych, W. C. 2)^③ 赴 Miss Eillen Power 请宴, 并特邀 Harold J. Laski,^④ Bertrand Russell^⑤, Charles Kenneth Webster^⑥ Graham Wallas^⑦ 及受聘赴清华教法文之 Miss Patricia Saner^⑧, 诸人毕至。但席间匆匆, 未及多谈。席散后, 独与 Graham Wallas 先生谈甚久。此公年已七十馀, 甚健。询于中国古书中有否与希腊哲学相同, 主

① William Blake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和版画家。

② 上贝德福广场。

③ (伦敦郊区中西 2, 奥德维奇, 霍顿街) 伦敦大学经济学院。

④ Harold Joseph Laski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1893—1950), 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名教授。

⑤ Bertrand Russell 贝特朗·罗素(1872—1970),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⑥ 查尔斯·肯尼思·韦伯斯特。

⑦ Graham Wallas 格雷姆·华莱斯(1858—1932), 英国教育家与政治学家, 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

⑧ 帕特里夏·萨纳女士。

张理智与感情合一而融洽者？予以《大学》对。又劝其读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英、法译本。先生劝宓速读牛津新出版 Abraham Flexner^① 著之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England &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② 一书。且劝宓集融中国古贤之说，而作简短之 Maxims^③ 若干条，以挹注 Chinese Wisdom^④ 为今世之受用。宓诺而记之。

3—4 陪 Miss Patricia Saner 游观 British Museum 之中文藏书。由 Lionel Giles 君陪导。4—5 陪 Miss Saner 至 Burlington House (Piccadilly Circus)^⑤ 观 Persian Art Exhibition^⑥ 以费(五先令)本日适过昂，宓乃径归。

5—7 至中国使馆，邀王兆俊君同出。王君仍请予至 Old Corner House 咖啡店晚餐。

七时半，宓独至 Waterloo 站^⑦，赴“Old Vic.” Theatre^⑧ 观演莎士比亚 Twelfth Night^⑨ 一剧(费 3/6)。

十一时半归寓。作长函致贤，述我年来为彦努力而彦辜负我之事情，希望贤能为 Superior Woman^⑩，以副吾人之理想云云(函系英文)。

① 亚伯拉罕·弗莱克司纳。

② 《美、英、德之大学》(牛津大学出版社)。

③ 格言。

④ 中国人的智慧。

⑤ 伯林顿剧场(皮卡迪利广场——伦敦剧场和餐馆集中的娱乐中心)。

⑥ 波斯艺术展览。

⑦ 滑铁卢站。

⑧ 老维多利亚剧院。

⑨ 《第十二夜》，莎士比亚著名喜剧。

⑩ 出众超俗之女子。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阴。 上午 9—11 作函致浦江清君,诉说宓因彦事所感受之激烈之痛苦。情词哀伤。

11—1 又下午 2—3 独游观 National Gallery (Charing Cross Rd.)。

下午 3—6 至 Mr. George Eumorphopolus^① 宅中 (7 Chelsea Embarkment, S. W. 3)^②, 观其所藏之 Eumorphopolus Collection^③ 之中国器物、古董, 图画、雕刻等。主人发白, 年已衰, 其主妇招待外宾 Maspero 等, 均说法语。而叶慈君亦至。宓盖由叶君介绍来者。宓是日行路甚多, 倦极不支, 乃先辞归。

7—9 在国民楼, 宴陆元诚、罗长海、缪培基诸君 (费十先令)。毕, 与王兆俊君游步街衢。归寓后, 甚感寂寞, 难遣。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 晨以电话与庄士敦君约会。即于十时半, 出, 乘火车至 Kew Gardens 访庄士敦君于其宅 (地名见前)。留午饭, 谈甚洽。庄君述清华事甚详。又谓异日庚款有望, 则请宓来英讲学。宓以陈寅恪、浦江清、张荫麟三君推荐, 又特荐浦君为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之中文助教。庄君允随机为力。下午三时半, 别归。

庄君原约宓二十八日下午五时至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④ 聆

① 乔治·美健先生。

② (伦敦邮区) 西南 3, 切尔西河堤街 7 号。切尔西位于泰晤士河北岸, 为作家和艺术家聚居地。

③ 美健收藏品。

④ 中亚学会。

彼 Wei· hai - wei^① 之演讲,又请在 Thatched House Club(St. Jame's Street)^② 晚饭,然后于 8:15 P. M. 同至 All People's Association^③ 之招待会。宓不得已而辞之。

4—6 赴 Miss Eillen Power 邀茶会于其宅 20 Mecklenburgh Square, W. C. 1. Telephone: Terminus 4343.^④ 并邀筵会晤 William Empson^⑤ 君,住 65 Marchmont Street W. C. 1^⑥。其人系 Cambridge B. A. 乃 Richards 之弟子^⑦,著有“Seven Types of Ambiguity”^⑧ 一书,欲在中国得教(英文)职,嘱予为代谋。

归寓,访陆元诚、朱光潜二君,不遇。寂寞,怨彦之无情愚强,以 Dog in the Manger^⑨ 之态度,致必痛苦,难过之极。出外晚餐,归后略爽。函彦(未发,存)。又函朱君毅,报告一年来与彦言爱之事实及结果。函卒发出。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晨 9—10 访潘渊君于 Mill's Hotel Aunex。同出,至

① 威海卫。

② 茅草屋顶住宅俱乐部(圣詹姆斯街)。

③ 全民联盟。

④ (伦敦邮区)中西 1,梅克伦伯格广场 20 号。电话:电报终点站 4341。

⑤ William Empson 威廉·燕卜苏(1906—1984),英国诗人,批评家。剑桥大学学士、硕士。1931—1934 年在东京大学教英国文学。1937—1939 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广播公司中国问题编辑。1947—1952 年,又回北京大学任教。1953 年起,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71 年退休。

⑥ (伦敦邮区)中西 1,骑芒特街 65 号。

⑦ 剑桥大学文学士乃瑞恰慈之弟子。

⑧ 《晦涩的七种类型》。

⑨ 占马槽的狗,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

Thomas Cook Office^① 购由此经比京至巴黎之火车票, 三等, 费不及两镑。

10—12 独至 Hyde Park Corner 附近之 10 Belgrave Place^② 比国护照办事处, 以护照请签。已因找寻其地不易, 行路费时甚多, 而该处职员坚欲必先至中国使馆签字。乃于 12 1 至中国使馆, 见陈总领事维城, 以护照签字赴比荷二国, 纳费五先令。邀王兆俊君至新中国楼午餐。

下午二时, 再至比国护照办事处, 又非办公时间, 乃徘徊街衢, 又游观 Victoria Museum of Sanitary & Domestic Equipments, & Park Museum^③。三时再往, 始办完签字之事。入比境以十五日为游历期, 纳费至九先令之多。归寓后, 甚感孤寂。

晚饭后 8—11, 至 Mill's Hotel Aunex 访朱光潜君, 而清华学生陈元德^④ 1926 级, 江西人。来访, 适遇, 久谈。十一时始归寝。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晨以电话 London Wall 6792, 达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取消今日正午与 Bruce 教授晤谈之约。9—10 访陆元诚君, 以庄君觅中国仆事相托。

写信与浦江清君。

午饭后 1—3 至 Waterloo 站附近河滨 (Grosvenor Rd) 之 Tate

① 托马斯·库克办公室。

② 海德公园角附近之贝尔格雷夫广场 10 号。

③ 维多利亚卫生和家居设备博物馆, 以及派克博物馆。

④ 陈元德, 江西南昌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美, 斯坦福大学文学士, 芝加哥大学哲学硕士。后为江苏省政府法规委员会委员。

Gallery (National Gallery, Milbanke)^① 匆匆游观, 费六便士。

四时归寓, 写日记, 并理行装。王兆俊君来电话, 送行。又潘渊君来约行。

晚 7—11 访朱光潜君。朱君邀至 Mill's Hotel 晚饭, 在其寓中谈。而缪培基来, 又一客来。10—11 同出, 宓邀朱君至一小饭馆续谈。宓述彦事, 朱君谓(一)宓太不了解女子心理, 且须曲从。(二)宓与彦两人均有不是处。(三)宓爱彦并不至极。(四)彦爱宓更浅。(五)欲与彦成婚必须赴美洲。(六)但赴美须慎重, 因性情之合宜与否, 最为重要。(七)宓内心中实爱贤较深, 但贤终爱叶君, 未必倾向于我。(八)对彦无道德责任, 但恋爱总望有结果。(九)与彦关系应速明白决定, 毋拖延。……

归寓后, 百感伤怀, 勉强收拾行装。寝迟, 倦甚。瞿宣颖(兑之)君为马古烈君撰周公文, 及小剪一柄, 均遗失于此旅馆中, 忘记携带。文失至为可惜。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半阴晴。晨七时起, 整备诸事。作短函致彦, 报告离英。九时前, 潘渊君以汽车来, 宓之行箱三, 并载乘之。至 Victoria 车站, 登三等车。10:00 车行, 到站相送者, 为朱光潜、缪培基、罗长海、陆元诚、邓燮纲及潘君之友张璇留法学士, 浙江人。君等, 共十人。以行箱二件包运, 费八九先令。

正午 12:00 至 Dover^② 海口, 登舟, 遂与英国别。在舟中坐头等甲板室椅, 每人费四先令馀。又在舟中午餐。是日阴, 风浪不大。在舟中, 思彦事, 颇为怅惘。

① 滑铁卢站附近河滨(格罗夫纳路)之散步画廊(国家画廊, 米尔班克)。

② 多佛尔, 英格兰肯特郡港口城镇, 濒临多佛尔海峡, 为英国最大客运港。

舟行三时半, 3:35 P. M. 抵比利时国之 Ostend^① 码头。验护照行李讫, 即上三等火车, 时雨不止。4:20 车行。过 Brugge^② 及 Ghent^③。下午 5:55 抵比京 Brussels^④ (Bruxelles) 北站 (Gare du Nord)。潘君之友孔庆宗驻比使馆随员兼副领事, 四川人, 北大毕业。君来接。站中有旅馆接客者, 能英语。遂住北站近旁相距约百码。之 Hotel Biarritz^⑤ 旅馆。每人每日连早饭英金 3/6, 与在伦敦同。馆中人能英语。必与潘君共住五号室。孔君邀潘君及必至某咖啡店晚餐, 进酒, 并食 Moules, 盖螺蚌之类。又导游市中, 即连接南北两车站之大街。至交易所, 复送归旅馆, 乃去。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阴雨。晨 10—11 偕潘君乘 16 号电车, 行半小时, 至 Boulevard de Général Jacques^⑥ 三十五号(35)孔庆宗君寓所, 知己赴使馆, 乃至该街 19 号中国使馆(Légation de Chine)。见孔君(公使代办谢寿康, 未见), 并见二等秘书(昔为代办)罗华君广东东莞, 北大出身。约宴。原拟游荷兰, 遂以护照在此签字, 费十三 francs(按比国之法郎, 较法国略小, 英金每镑兑 160—170 比国法郎)。次由孔君冒雨导游 Bruxelles 大学, 新校舍系美国人捐资所建。正午回旅馆, 又出午餐。

下午二时, 偕潘君乘(A)公共汽车(往来南北站者)至 Place

① 奥斯坦德, 比利时西佛兰德省城市, 有海峡渡船及飞机连结英格兰, 被称为“欧洲的铁路门户”。

② 布吕赫, 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省会。

③ 根特, 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省会, 为比利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④ 布鲁塞尔, 比利时王国首都。

⑤ 比亚里茨旅馆。

⑥ 雅克将军大道。

Roupepe, ① 换乘(W)电车,行一小时,抵 Waterloo 滑铁卢。旧迹已全没。仅馀土山,形如金字塔,上有石狮。再则二小丘,数村落,为昔日战争要地(并见 Baedeker^②)而已。购画片数枚,仍乘原电车汽车归。

夕 7—9 偕潘君至旅馆附近之某咖啡店晚餐,鸡,费 12.50 francs。予独饮红酒一瓶,费 30 francs。潘君先去,予久坐始出。已半醉,乃伫立街衢,观灯火与行人,感念生平。至十一时,始归旅馆寝。

又是日正午,与潘君至车站取行李出,零费二法郎。脚夫搬运,每件四法郎云。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微雨。上午,潘君再赴布鲁塞尔大学。宓因昨晚饮酒多而怠且惫,不欲起。直到 11:30 方兴。而清华毕业生李家光湖北人,官费习化学。来访潘君。宓乃请其导游鲁文(Louvain)。火车行一小时方抵鲁文。先在该地车站附近某馆中午餐,李君请宴。次至李君所寓之青年会(专为中国学生设者,李君通信系由使馆转),邀久居此之朱君为导,游观 Louvain 大学及新由美国人捐资造成之图书馆,一切皆美国式。又观圣彼得寺(Cathedral de St. Pierre)、市政厅(Hotel de Ville),均未能入内。3:30 李君送予至车站,急登火车,半时而归至 Bruxelles。知潘君已独赴鲁文。宓独出,进咖啡,每杯 0.75 法郎云。

晚七时,潘君归旅馆。8—10 罗华君现为此间中国使馆秘书,曾任代办公使之职。来,请潘君及宓至 Restaurant François^③ 宴,肴饌丰美,陪客为孔庆宗君及王礪君福建人,鲁文大学出身。王景公公使之子,现为此间中国使

① 卢普广场。

② 《旅游指南》,19 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发行的各国旅游手册。

③ 法兰西饭店。

馆秘书。归后整理行装。遗失衬衫一袭,及钮扣等,未携带。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晨 9:10,偕潘君乘汽车载行李,至南车站(Gare du Midi)。付旅馆三日房金及早饭账,每人 107 比国法郎。付女仆搬行李下楼二比法郎。至站,付汽车(连酒资)共二十七比国法郎。在法、比两国境内,行李入站上车及出站下车每件付脚夫二法郎,定例也。其在税关检验时,命脚夫搬运行李下车又上车,每件亦二法郎。

10:33 A.M. 火车开行(因误乘慢车,致凌其垵君于 2 P.M. 在巴黎北站迎候而未值)。12:30 至比、法交界之 Feignieres 站^①,入税关检验行李。下午 4:50 抵巴黎北站(Gare du Nord),即以汽车(连酒资共费 40 法郎)与潘君共载行李至凌其垵君所寓之埃及旅馆 Hotel d'Égypte, 46 Rue Gay-Lussac, Paris (5^e)^②。适凌君外出,见其同室共居之刘真如君。安徽人,自费,习社会学。于是潘君暂寓此。

7:00 凌君归来,乃偕同出,至 St. Germain 路(大街)之“Grand Bouillon St. Germain”^③ 晚餐,凌君付资。凌君等常食于此饭馆。且以 55 法郎购票十张,值 57.5 法郎。故此后亦常来此饭馆吃饭。饭后,凌君代携一箱,送迄至另一旅馆 Hotel Rollin, 12 Rue de la Sorbonne^④ 安置。室甚广大,陈设亦佳。设双枕,备男女同住者。房价每日 22 法郎,早餐每日 3.5 法郎,小账加一。于途中遇曹励顺君。凌君旋导迄访陶燠民君于其寓 Hotel Printania, 12 Rue Domat, Paris

① 菲尼耶尔站。

② 巴黎 5 区,盖·卢萨克街 46 号,埃及饭店。

③ 圣加尔曼街之“圣加尔曼鲜美肉汤”(餐馆名)。

④ 索尔邦街(巴黎大学街)12 号,罗兰饭店。

(5^e)^①，未及多谈，约明晨来晤。乃归 Rollin 旅馆寝。因双枕而复念彦。然此来心境甚冷静而明白，异乎去年九月矣。

附录由比京 Brussels 至巴黎火车时刻表：

(开) 8:58 10:30 10:33 13:25 16:00

(到) 12:50 14:00 16:49 17:10 19:30

又在 Brussels 车站换钱，计比国 francs 100 枚，合法国 francs 70 枚。

二月一日 星期日

阴。晨餐后，在 Rollin 旅馆候陶燠民，直至 11:30 始来，乃出至昨夕所往之饭馆午餐，陶君代付资（并遇凌君等）。

下午 1—3 偕陶君在卢森堡公园(Jardin de Luxembourg)散步。旋谈及彦、贤之问题。陶君之意，以为（一）宓知彦久而深，知贤暂而浅，一为已知，一为未知；一为已得，一为未必能得。（二）宓与彦即全行绝交，亦是藕断丝连，此关系终难斩割；所谓函电中之“farewell”^②等，实则毫无关系，……以此二因，故宓似宜决即婚彦，而与贤止于友，则较为周到而省力。所最不可解彦者，即彦前此二年余，何以久久对宓冷淡，不肯近接。此事须待后来证明。至今顷之忽疏冷，乃由所处地位不同。宓之行事，实足使其然，不足怪。倘彦贤易地，贤亦未必不怒我。至论今后之事，则（1）宓若与彦见面，则此事立刻决定，且结果偏于结婚一面。（2）非见面亦终无结果。（3）以彦之注重实际，当能看透此问题必须于回国之前解决，而结婚以在国外为便。故如宓坚执不肯赴美，而有转圜之道，则彦或可来欧，在法会合，总不出

① 巴黎 5 区，多玛街 12 号，普兰达尼亚饭店。

② 再会！别了！

今年春夏间也。……旋为某中国学生来而止谈。至中法友谊会一转,即同至 26 Rue Rousselet Paris (7*)^① (乘地下电车 Metro 至 Vaneau 站^②)访华南圭夫人 S. Rosen Hoa 并见其女公子,谈约二小时,进茶点。

归旅馆后,作函致彦(数日后发出),仍邀其即来法国,并解释误会。

晚 7—10 陶君再来,偕出晚餐,并散步 Seine 河^③边,谈此间学校及中国留学生情形。大率有根基而肯用功者极少,入 Lycée^④ 肄业者,更几于无有。又论巴黎生活及中西比较,共断定清华生活,兼中西之长,实最舒适便利者云。

归 Rollin 旅馆寝。夜中嘈杂,未能安眠。巴黎生活,似逊伦敦,更难比牛津矣。

二月二日 星期一

阴。微雨。上午 9—10 自携一箱,搬出 Hotel Rollin,而至凌君所寓之埃及旅馆二层楼 20 号室中居住。定住一月,房金约 400 法郎。无早饭,但有冷热水,暖气及电灯。

10:30 陶燠民君来,偕乘地下电车至 Etoile 站(即凯旋门所在地),步行访马古烈君(Georges Margouliès^⑤)于其宅,98 Avenue Kleber, Paris (16*)^⑥,未遇。乃归,入市午餐。

① 巴黎 7 区,卢塞莱脱街 26 号。

② 地下铁路至瓦诺站。

③ 塞纳河

④ 法国公立高中,大学预科。

⑤ 乔治·马古烈。

⑥ 巴黎 16 区,克莱伯大道 98 号。

下午，至 Odéon^① 购戏票。2—3 至 Alliance Française (101 Rue Raspail, Paris 6^e)^②，为宓注册入学，先缴一月学费，计 187.50 francs。宓再至 Odéon 站，独乘地下电车，至 Opéra,^③ 赴 American Express Co. (11 Rue Scribe, Paris 9^e)^④ 取信，无。又至附近之 Barclay Bank in France (33 Rue 4 Septembre, Paris 9^e)^⑤ 以英国购来之旅客兑换券二十镑，兑得法币 1472 francs，以此为本月用费，而归。

5—6 雨，偕凌君至 Rue Dante^⑥ 欲浴，而浴店不开，乃归，倦甚。

7:00 再出，访陶君燠民同晚饭。8:30 至 Odéon，观 Marivaux^⑦ 所撰某谐剧，及 Molière 之 L'Avare^⑧ 一剧，惟宓是日倦极，思眠；致于剧中之美趣未能领略。剧值约七八法郎，陶君出资请宓观。剧毕归寓，已十二时半矣。

二月三日 星期二

阴。晨七时起，步穿卢森堡公园，沿花街，而至 Alliance Française 上课。9—10 在 4 号教室，上 M^{lle} Besenfelder 之 Class I (Explication de textes)^⑨ 毕，教员询宓数语（是谓考试），乃将宓编插中级 Class II A^⑩。书一条，命宓 10—11 到十一号教室 M^{me} Fontaine^⑪ 班中上课，

① 剧场。

② 法文协会（巴黎 6 区，拉斯帕尔街 101 号）。

③ 歌剧院。

④ 美国捷运公司（巴黎 9 区，斯克里布街 11 号）。

⑤ 法国巴克莱银行（巴黎 9 区，九月四日街 33 号）。

⑥ 但丁街。

⑦ Pierre Marivaux 彼埃尔·马里沃（1688—1763），法国戏剧家、小说家和记者。

⑧ 莫里哀之《慳吝人》（喜剧）。莫里哀（1622—1673），法国剧作家。

⑨ 巴森费尔德女士之第一班（课文讲解）。

⑩ 第二班 A。

⑪ 封坦夫人。

练习会话。自是迄每晨 9—11 皆来此校本班上课。校中学生,女子多于男子,其比例为五分之四与五分之一。而美国女生尤多,年龄自 20 以至 50。于是满室悉闻美国人之英语声音,而全校皆香粉气。甚或在教室中,开镜盒理妆。迄辄处其间,自觉可笑。

12—1 偕凌、刘二君午饭,并访陶君,告以马古烈君之约。

下午 2—3,如约访华南圭夫人于其寓宅,无甚要事。归后 5—6,偕凌君至 Rue Dante 浴身,费五法郎,酒资在外。不如中国或英国之适矣。

晚整理诸箱,知《周公》之文已失落于伦敦,噫!

潘渊君来,付清行途代垫各款。住 Hotel Vangulin 24 Rue des Fosses, Saint Jacques. ①

二月四日 星期三

阴,日来甚寒。上午 9—11,赴 Alliance Française 上课。凌君陪同午餐,又陪游河畔,观书店。

下午二时,迄访陶煥民君,偕访马古烈君于其宅,谈半小半许。偕陶君步游 Boulevard de Champs Élysée^② 一带,至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10 Rue d'Élysée)^③ 纳费 100 法郎,为存储保证金,可借书二册,期限二星期。归后,陶君请宴于天津楼 (Rue Cujas^④)。

是夕,秦善璽君来访,未遇。

晚,续作函致彦,仍招其来欧。明晨发出。

① 万古兰饭店,圣雅克区,德·福斯街 24 号。

② 香榭丽舍大街。

③ 巴黎美国图书馆(德丽舍街 10 号)。

④ 基雅斯街。

二月五日 星期四

阴，微雨，旋半晴。 上午 9—11 赴校上课如恒。

11—12 候秦君，未至。偕凌、刘二君午餐。

下午 2—4，复偕至巴黎大学文科，观湖南官费生杨□□君受考博士。此为论文成后（已印就）末次之考，谓之“Soutenance”（disputation）^①。考试者为文学院长 Henri Delacroix^② 与心理学教授 Abel Rey^③ 与 Wallon^④ 三人，所问有关中国者，杨君亦不能答。闻其人在此留学已十年，论文乃雇法人某代作。今日之会，观者颇有人，实为中国羞。而中国某女生乃临前场为之助兴，可谓盲知。

晚饭后 8—9 赴华夫人约，至 Société Savant（28 Rue Serpente；8 Rue Danton）^⑤。盖某会中将评论华夫人之 Les Murailles de Pékin^⑥ 一书，欲宓以英语褒赞，以资宣扬。宓至会中，在门口等候一小时之久，不见华夫人来。寒甚，乃归旅馆。

读《信芳集》。

二月六日 星期五

阴。雪。 晨，挟书赴校。过公园，拟作诗“雪满卢森堡”云云，未成。9—12 上课。正午，归旅馆，接彦函。系一月二十一日作，而二十七日发寄者。内容略谓拟春假后来欧洲，但恐到欧未必结婚，为

① 论文答辩。

② Henri Delacroix 亨利·德拉克瓦（1873—1937）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③ Abel Rey 阿贝·雷（1873—1940），法国哲学家。

④ Wallon 瓦庸（1879—1962）法国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

⑤ 科学家协会（弯曲街 28 号；丹东街 8 号）。

⑥ 《北京的城墙》。

人曾笑。又谓其父母已复函赞成其与宓结婚云云。饭后,即至 Rue Cujas 邮局,发一电致彦,促其来法。下午又发一函致彦。述行程要点。又附函介绍王际真助办护照等事。今日接到彦函,内附照片二张。又彦先此尚有 Air Mail 一函,寄伦敦使馆转交,该函终未收到。

下午 5—6 至东方语言学校 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在 2 Rue de Lille)^① 如约晤马古烈君。由马君引导参观该校中国书籍,并晤图书馆主任李小姐 M^{lle} Colette Renié (Bibliothécaire)^② 能华语,曾在北京住二年云。

晚,与凌其垲、刘真如二君述离婚之经过,至夜二时后始寝。凌君谓彼极不赞成宓有浪漫之思想行为,但若宓之与心一离婚,与彦结婚,乃迫于事境,情出不得已,则彼可异议云云。

二月七日 星期六

阴,微雨。 上午 9—11,赴校上课。

下午 2—4,至 Place des Vosges^③ 随 Alliance Française 学生团体,游观器俄故宅 Maison de Victor Hugo,由导师 Comoz^④ 指示讲说。宓购画片多张。归后 5—7 章熊来,托催询《大公报》驻巴黎通信员事。

7:30 访陶燠民于其寓所,同至树声楼晚饭,宓作东。见日本男女生二人共饭。晚 8:30 偕陶君至 Trocadéro 站^⑤ 旁之 Théâtre Nationale Populaire^⑥ 戏院,观《蝶娘》Madame Butterfly 歌剧(Opéra),

① 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校(在里尔街 2 号)。

② 科莱特·雷尼耶尔小姐(图书馆理员)。

③ 孚日山脉广场。

④ 科莫斯。

⑤ 特罗卡代罗站。

⑥ 国家大众剧院。

陶君作东，每人票价九法郎馀。十二时半始散归。初疑旅馆门不能开，继始得其机括，门自辟矣。寝甚迟。

二月八日 星期日

晴。十时半始起。萧石君来，在凌君室中谈一小时。萧君湖南人，孤贫而多愁善感，喜为诗词。叶磨、朱光潜二君有函介绍相见。是日未及细叙。

午饭后，偕凌君绕河下，行一周，即归。

下午，作函致彦，说明必在此计划及情形。请早定来欧日期，先行示知。

晚8—10 张企泰、秦善璠来访，在凌君室中坐谈。

二月九日 星期一

阴。上午9—11 上课。

12—1 凌君导至第五区警局(2 Rue Larrey)^① 持旅馆所给之客名单为宓报到。其居住不满三月者，无需 Carte d'Identité^② 云。

秦善璠来。

下午昼寝。

5—7 再至 Alliance 上课。遇陶燠民，邀宴于 Roumanian Restaurant^③。陶君作东。

二月十日 星期二

晴。晨6—7 作法文，题为《观足球记》。9—12，赴校上

① 拉瑞街2号。

② 身份证。

③ 罗马尼亚餐馆。

课。同班多美国女生，中国男生三四人。予所识一段君、一蔡君，法文皆在宓上。今晨又来一梁女士，未及交谈，然觉其人颇可爱。

正午在旅馆对门 Restaurant Gay-Lussac^① 馆午饭。

下午一时，秦善彝来，同乘电车至 Louvre^② 博物院。1—3 秦君导观各画室。宓以 100 法郎购画片一匣，约 200 枚。3—4 复独观雕刻之部。4—5 步归，在河干远眺。见有售金鱼及各种鸟雀之店肆，陈设办法，极似中国。法国风俗物事，类似中国者甚多，不止一端也。又有沿河岸就木箱以为书肆者。

张凤举君(名定璜)^③ 来访，未遇。其住址如下：F. K. Tchang, 17 Rue de Vergennes, Versailles.^④

夕 5—6 章熊君再来访，仍为以前所托之事。

晚购一剪，值七八法郎。宓之小剪，遗置伦敦寓所，故须另购。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上午 9—11，赴校上课。候彦信，不至，亦不复电。而国中如贤及浦君等，无一人信来，殊使宓苦闷。

下午 3—4，走访华南圭夫人于其寓，未值，见其公子 Léon^⑤。归后，乃作函责彦，条例事实，直述对彦不满之处(十六日始发出)。

晚雨。刘真如君唱中国戏之留声机片。

① 盖·卢萨克餐馆。

② 卢佛宫(国立美术博物馆)。

③ 张凤举(1895—)，名冀，又名定璜，江西南昌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1921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国文系教授，北京女子文理学院讲师。1930年初去法国，回国后到上海。四十年代去美国，八十年代在美国去世。

④ F. K. 张，凡尔赛，德·维热纳街 17 号。

⑤ 里昂。

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阴，微雨。 上午 9—12，赴校上课。

下午 2—3 昼寝。而张凤举君来访，邀至 St. François - Xavier 站^①（第七区）附近 57 Rue de Babylone^② 中国公使馆谒高鲁公使（字曙青）^③，未值。乃至 Invalides, Place de la Concorde, Jardin des Tuileries^④ 一带游观。规抚宏阔，布划精美，而 Concorde 要冲，车水马龙，明丽如洗，尤为胜景。次经 Louvre 而至 Cour du Palace，更至 Opéra^⑤。张君邀至某肆，进茶点，又游观该地大街之商店。至六时半始散。雨不止。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阴。 上午 9—12，赴校上课。

午饭后，访陶燠民。伴陶君行至 Alliance 上课。归函吕碧城女士。

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阴。微雨。 上午 9—12，赴校上课。

① 圣方济各·沙勿略站。

② 德·巴比伦街 57 号。

③ 高鲁(1877—1947)，字曙青，福建长乐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工科博士。曾任中央观象台台长，中国留欧学生监督，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1928 年 10 月任驻法国公使，1930 年 12 月任教育部部长，未就职。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监察院闽浙区监察使。1947 年 6 月 26 日在福州逝世。

④ 法国军事博物馆，协和广场，杜伊勒利花园。

⑤ 经卢佛宫而至宫殿庭院，更至歌剧院。

下午2:30访燠,同出。至巴黎大学文科游览,遇王力^①。因其地将开会欢送高鲁公使,乃避去。在某Café坐谈至晚。旋即彦事。燠谓宓不知女子心理,方法错误,不能讳言。历观彦函述各层,其对宓实出诚意,其迟疑审慎亦可原谅。今就理想论,则宓昔爱彦,乃出真情,乃觉其可爱,兹当仍就此回想。不以彦为毅然而不取之人,而以我为独具只眼,能了解欣赏彦者,则对彦心情自佳。更就事实论,则宓若与彦不婚,终留遗憾,非出本心。舍彦他求,恐必无如此斩钉截铁之精神。至于贤,最好长为理想文学之友,若乃舍彦而趋贤。贤以我一弃心一而再弃彦,不忠于恋爱,多劣行,亦必鄙弃我。则宓独身既难,而婚姻未解决,身心仍感不安,何如即速与彦婚事完成。宜力求冷静,揣摩彦之心理,略用技巧,使彦心安意得,即日来欧,此实正当之途径云云。宓甚感燠言,决即照行。

与燠在Soufflot街^②某馆晚餐(8.50 francs,宓作东)后,同来宓旅馆。适接彦Feb.7寄来Valentine^③贺片,文云To One I Love: There is love in every letter. Every word & every line, Of that verse I'm sending for your Valentine.^④宓颇为感动,甚喜慰。即晚作函致彦(明晨发出),以诚挚之词意,引咎自责,并言决定结婚,毫无悔改,请

①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1932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至1942年赴河内远东学院研究东方语言。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80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② 苏夫洛街。

③ 情人节(2月14日)

④ 寄给我所爱的人:每封信里都有爱情。那首诗的每个字和每一行,我都寄给你作为你的情人节贺卡。

即来欧云云。

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上午 10:30 至煨寓所，候煨同出，赴张凤举君之约。乘电车至 Montparnasse^① 车站。由此站第八月台，乘 11:19 之火车，赴 Versailles^②（二等，票价来往各 3.7 法郎）。约近十二时，抵该地。张君迎候于车站。导游 Versailles 故宫及园林，至美。盖其规制整齐，构划细巧，而颜色一律素淡。远望宫后之长方形池，双杯夹持，若远引至无限之境者。

1—3，至张君所寓之人家 Pension de Vergennes（17 Rue de Vergennes, Versailles）^③ 午饭，饮酒甚多。

下午 3—5，复由张君导宓等游观故宫 Chateau de Versailles^④ 之内部。星期日不取费。购画片多张。

下午 4:52，偕煨乘原火车归。张君仍送至车站。雨甚大。

归寓。晚，再作函致彦，明晨发出。仍昨日之意，允必定结婚，而劝其速来法国云。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阴，雨。上午 9—11，赴校上课。正午归寓，不得彦函，贤及浦君等亦无函来，甚为郁愤。乃以本月十一日所作致彦一函，径即付邮发出。该函分条列叙宓恋爱婚姻之动机及彦资格不合，及行事不满吾意之处。

① 蒙巴纳斯（巴黎地区名，位于塞纳河左岸）。

② 凡尔赛。

③ 德·韦尔热纳公馆公寓（凡尔赛，德·韦尔热纳街 17 号）。

④ 凡尔赛宫。

12:30 赴中国使馆高鲁(曙青)公使招宴(高已被命为教育总长)。是日主要客人为陈伯庄,由铁道部派赴伦敦公干者(陈即吕谷凡之妹夫)。陈现为铁道部完成粤汉铁路委员会委员长。而张风举言于高公使,故并邀宓。外此客有刘厚(大悲),里昂中法大学秘书长(Fort Saint - Irénée, Lyon)^①,四川人。再则馆员三数人。

下午三时,席散。张君偕宓同去,雨不止。宓归后,极感不适。

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

阴,微雨。晨 9—12,赴校上课。

午饭后,赴邮局,拟发电致彦,文云:Come France immediately. Marriage absolutely fixed. unconditional. Pardon my faults; grant love. Air-mail lost. Reply cable date arrival.^② 而一阵悲愤不能自制,遂未发电。归而作函致彦,以电稿寄示。函中述宓平日辛勤节俭,一身刻苦之情形,及为彦故,离婚再娶,并代还四千元借款之经济负担,自愤自伤,而责彦之无情。

此函于下午五时半发出。归后乃能读书,作法文课一篇。

夜中又作一函致彦,谓为最后之结束。大意谓决定结婚,请即来欧。馀事面详云云。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雪。是日为阴历辛未年元旦。

上午 9—12 上课。

① 里昂,圣·依黑内堡。

② 立刻到法国来。绝对肯定结婚、无条件的。原谅我的过错;赐爱(给我)。航空信丢失。电告抵达日期。

下午 1—2 至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续借书。2—4 至废兵院 Invalides 游观拿破仑墓,及陆军博物院(Musée des Armes)。4—6 赴华南丰夫人约,至其宅中茶叙。是日华夫人又询,君之未婚妻何日来此?宓答以仅是朋友,尚不能称未婚妻。其来此之期未定云云。因此心中复怒彦。

晚早寝。近日身心不佳,读书作文,均无成绩,甚矣彦之害我也。

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阴。微雨。上午 9—12,赴校上课。同班杨女士,习美术,能法语,而北京官话亦佳。宓未与交流,而心觉其可爱,彦似不及也。越数日,又来一日本女生,甚美,众皆注意。而美国女子中亦有活泼明慧可爱者甚多。宓之向彦求爱,两洲相隔,逾年不见,何其迂哉!

下午,读书。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五

阴。上午 9—12,赴校上课。

下午 5—6 至巴黎大学文科 Théâtre Guizot^① 听 Emile Legouis^② 教授讲《英国文学》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③; Sir Philip Sydney "Defence of Poetry"^④。听众以女生为多,不乏年少貌美。在教室中,与男友相爱,或阅报或施脂粉,殊有趣。

晚剪发,沐浴。

① 吉佐剧院。

② 埃米尔·勒古伊,法国学者,著有《英国文学史》。

③ 莎士比亚之《凯撒大将》。

④ (英国作家)菲利普·锡德尼爵士(1554—1586)《诗辨》。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阴。雨。上午9—11赴校上课。偕同学江西人段铮君来寓中。旋段君请至东方饭店午餐(中国饭)。雨益剧。

下午2—4,偕段君随 Alliance 参观团游 St. Gervais 及 St. Paul & Louis 两古寺^①。中间又至路易十五为 Madame de Pompadour^② 所造之 Hotel。是日大雨,往听之学生仅三人,而引导员 Comoz 演讲孜孜不倦,亘二时之久云。

夕接彦二月十日函,不肯来,且怨恣。读之怒甚,即批复寄回。

晚煠来,谈甚久。煠劝必将所有之意思尽行写出,寄给彦,看彦如何。又谓必赴美亦是正当而敏捷之办法,惟目前必之身体至为可忧云。煠于十一时始去。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上午十一时半始起,秦善璠君来。同至某俄国食店午餐。

次访煠,不肯去。乃偕秦君至 Théâtre Picalle^③ 观 Donogoo 剧^④, 而因廉座已售完,乃止。步行游 Montmartre 区^⑤, 见市中当地顽把戏、演武技者,众围观,颇似中国情形。又至“Molin Rouge”^⑥,未入

① 圣热尔韦及圣保罗、圣路易两古寺。

② 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③ 毕卡尔剧院。

④ 《多努古》(剧名)。

⑤ 蒙马特尔区。

⑥ “红磨坊”。

观。次至其附近之公墓 Cimetière, 见 Zola, Herne^①, Dumas^②, Greuze^③ 及 Alphonsiae Plessis^④ (茶花女 1824—1847) 诸人墓。次在某咖啡店坐。间至宾馆中谈, 久久。晚饭时, 秦君始别去。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晨函彦, 言将有长函来, 尽述吾意, 请候。

9—11, 上课如恒。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9—11, 赴校上课。

下午 2—3, 至 38 Rue de Varenne (Ⅴ)^⑤ 谒伯希和教授 Professor Paul Pelliot^⑥。彼乃一考据家, 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叙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 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 对必始改容为礼。然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 则殊无辨择之能力矣。宓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 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 心殊失望也。

① 埃内(1839—1901), 美国演员兼剧作家。

② 大仲马(1802—1870), 小仲马(1824—1895), 法国作家。

③ 格勒兹(1725—1805), 法国画家。

④ 阿尔方西·普莱西。

⑤ 巴黎 8 区, 瓦海内街 38 号。

⑥ 伯希和 Paul Pelliot 保罗·佩利奥(1878—1945), 法国汉学家。初从著名汉学家沙畹、高第学汉文。1900 年在河内远东学院任教, 曾来北京。1902 年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二年。1908 年与英籍奥人斯坦因同往甘肃敦煌, 盗取我国珍贵文物约五千件。1911 年任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文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再度来华, 任法国使馆陆军武官。战后回法国续任教职。伯氏通汉、满、蒙、藏、阿拉伯、波斯等多种语言, 研究中西交通史。高第死后, 负责主编《通报》, 其所作文大部分发表在《通报》上。1945 年 10 月死于巴黎。

3—4 至 Grande Hotel de Bac (23 Rue de Bac, VI)^① 访林崇墉(孟公)君,潘式君所介绍也。值外出,未遇。

4—5 至 Galerie Povolozky 书画店(13 Rue Bonaparte, VI)^② 观波兰女画家 Karin Lieven^③ 作品展览,凡二十八件。

5—7 至真理会 Union pour la vérité(21 Rue Visconti, VI)^④ 纳费五法郎,购票,听新由美国归来之 André Maurois^⑤ 氏,及 André Siegfried^⑥ 氏,讲其《对于美国之印象及批评》,而耆年白发之 Paul Bourget^⑦ 君亦在座。主席当系《星期六文学周报》主笔 Frederic Taféves^⑧ 氏。先由 André Maurois 论述美国之文学及教育。略谓美国文学及教育,有二大原素。(一)为 Puritanism^⑨, (二)为 Romanticism^⑩。前者为狭小之道德观,后者为虚浮之个人主义。又谓某著名大学,三门课并列,一为哲学史,二为 Racine^⑪, 三为 Advanced Ice-cream Making^⑫ 亦可哂也。云云。次由 Siegfried 氏演述社会经济情形。略谓彼前者于 1925 年至美国,见其经济充裕,然奢侈之风日盛,已伏危机。迨最近于 1929 年再至美国,则其经济之困窘及扰乱之情形甚为显著。所以然者,以美国人只知制造,不顾世

① 巴克大饭店(巴黎 7 区,巴克街 23 号)。

② 葛莱·巴甫洛茨基书画店(巴黎 6 区,波拿巴街 13 号)。

③ 卡伦·列维。

④ 巴黎 6 区,维康蒂街 21 号。

⑤ André Maurois 安德烈·莫鲁瓦(1885—1967),法国传记作家。

⑥ André Siegfried 安德烈·西埃菲德(1875—1959),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史学家。

⑦ Paul Bourget 保罗·布热特(1852—1935),法国小说家。

⑧ 弗雷德里克·塔弗美。

⑨ 清教主义。

⑩ 浪漫主义。

⑪ Jean Racine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

⑫ 冰淇淋先进制作方法。

界销场之如何，能否容纳。今之美国，如少年已成为人。少年时代之优越地位已不能再享受。而成人之责任已纷集其身。然其少年之精神魄力尚在，总易解决其一切困难问题也云云。二人又辩论一次。乃由主席致谢，而散会。是日听众极为拥挤。宓久待乃得挤入室中。

晚饭时，饮酒过多。晚，倦怠思寝。而 8—9 林崇墉君来访，其人乃一有志而勤学之人。谈国计民生，及中国贫而无职业之为患。此君极可佩，而宓醉且倦，精神恍惚，直不能接待云。殊自耻也。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阴，雨。 上午 9—11，赴 Alliance 上课。11—12 报名，续学三月份一个月，缴学费 185 francs。

下午，接浦江清函，附父片谕。即复浦一长函，托办各事。知《学衡》69、70 期已出版，即函中华书局催促续出。

晚，与燠同饭，并在 Panthéon^① 一带绕行步谈。宓述所苦。燠谓宓尽可自由，对彦及任何人并无责任。又谓宓爱彦之事，未免有类乎 Comic^② 之处云云。又导观巴黎大学文科图书馆。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 上课 9—11 如恒。

下午，作长函致彦，条例分叙，解释误会，共商解决之法。未述宓昔爱彦之动机，并非为己身选择配偶，乃使彦有所归宿。今后如续行爱彦，其动机亦必不出于此云云。

晚 7—8 访燠未遇。

① 先贤祠。

② 喜剧性的。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阴,雨。晨,作函致彦,谓婚姻问题,最好俟面谈解决。9—11 赴校上课。

下午二时,访 Alliance 同学蔡仁清君(福建人,军官)于其寓(8 Rue Teoullier, V^e)。①并偕安南学生某君,同至 Palais du Justice^② 民事审判厅,旁听诉讼。刑事较晚,未及听。其中古迹,亦未得寻访。

四时归寓。雨甚大。读英译本 Molière 剧集,至 Le Misanthrope^③ 一剧。自觉宓之性行甚类 Alceste^④,而彦则颇似 Célimène^⑤。宓虽未曾强彦随我居沙漠,而年来函彦多贵辱之辞,亦非寻常朋友所宜出也。彦虽允嫁宓,但于宓之见解及主张,终未能喻。苟细味此剧,则双方隔阂误会,或可悉明乎?乃作英文函致彦,请其读此剧,以增进二人间之了解云。

晚访燠,未遇。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阴,雨。晨,发一函致彦。赴校上课如恒。旋接彦函,甚长,文字颇佳,自谓系冷静写成。不肯来欧,谓宓对彼亦无责任,各人皆可自由云云。宓读之颇气愤。12—1 访燠,以彦函示之。燠谓彦此函立意甚诚,且甚明达。彼既极端给我自由,又不怨恨,则今后进退一听诸我云云。宓仍未释然,心极悲愤。雨甚剧。下午未外出,而在馆

① 巴黎 5 区,特乌列街 8 号,

② 法院。

③ 《厌世者》,莫里哀作。

④ 阿勒塞特。《厌世者》剧中人物。

⑤ 塞利梅纳。《厌世者》剧中人物。

中再作函致彦，责其冷淡无情，毫不爱我，并将彦函批复寄回。

夕五时，至 Musée Guimet, (Place du Jena)^① 赴该馆招待东方人茶会。遇华夫人、马斯李罗教授，又见其秘书 Philippe Stern, Conservateur-adjoint du Musée Guimet, Musée Guimet, Place du Jena, Paris^② (电话 Passy 70—86) 君。本馆总理为伯希和氏。馆中陈列之敦煌古物，未及参观。

遇秦善璠、张企泰、吴骏祥，乃同归，而邀至万花楼 Rue de l'Ecole de Médecine^③ 晚饭，费约 50 francs。毕，邀秦君及煥同至 Théâtre Picalle (Metro: Trinity)^④，观 Jules Romains^⑤ 所撰之 Donogoo 剧。此戏院为巴黎最新式者，其建筑纯系所谓新派，即多用铝及玻璃，简单，多方块，蓝白而外，不见他色。至院内布置亦精巧，台上之布景尤精。台可转动，上下进退，光色及背景皆极工致。能表现地下电车之飞驰，其他类推。宓等择最廉价之高座，每人十法郎。至 Donogoo 剧大意，系描写现代西洋各种社会、各色人物之生活，而出以讽刺。尤刺讥(一)伪科学家及(二)宣传鼓吹(Publicity)之为害。所谓 Donogoo 即桃花源、乌托邦之意。盖穷书生为骗钱计，诡言世中有此乐土，藉科学之名，与宣传之力，动世人之听，得银行家助款，率众若干人，乘巨舶，出海探寻，久而未得此地。适另有一人，纠合伴侣，为殖民探险之业，至一荒岛，经营开垦，莫居其地，渐成乐土，无以名之，名之曰 Donogoo。已而骗人之学生，与其众至此，见旗上书有此名，大喜过

① 吉梅博物馆(耶纳广场)。

② 菲利普·斯特因，吉梅博物馆馆长助理。巴黎耶纳广场，吉梅博物馆。

③ 医学院大街。

④ 皮卡勒剧院(地铁：三一修道院)。

⑤ Jules Romains 儒勒·罗曼(1885—1972)，路易·法里古勒的笔名，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望。语其众曰，“我岂诳汝哉？”因挥众赶杀此一群勤勤恳恳之殖民人众，而占有其地。此剧含意，不特（一）理想事实之冲突，且（二）世事，有其功者，不得居其名，享其酬。然此剧固之特色，乃在各幕之布景，初不重剧情及表演也。

夜十二时归。迟寝。又函彦，祈原谅而来欧云云。

三月一日 星期日

阴。上午续成昨晚致彦之函，即发出。大意（一）彦似不爱我；（二）误会纠纷，皆我之过；（三）望速电示来欧之期，俾自定出游计划云云。

正午 12:30 至华南圭夫人寓宅，午饭，夫人自治饌。客人惟燠及宓，再则夫人之子 Léon 与女 Simone^① 而已。

下午 3:30 至 6:30 偕燠陪华夫人至 Société Savante (8 Rue Danton)^② 某精神道德学会，聆其会长 Edouard Saby^③ 演讲《孔子之生平及其学说》。而先之以某夫人（疑即会长之妻）之演讲。其人系报馆女记者，述欧战影响及于法国乡间妇女心理之变化。本人道大同之旨，力言战争之可畏，人类之宜相亲善。今各国政府，日争航空及军事设备奖进，汲汲备战，而人民则皆畏战祸之再临。故以非战为主旨而著书演讲，必能动众，然救世则未能也。是日听众以老年男女为多，每人费三法郎。次由会长演述孔子。无多精意，然已颇知孔教之书，非中国人之盲于西洋文明者可比。散会时，承赠宓等该会出版物 *Le Messager d' Evolution*^④

① 西蒙。

② 科学家学会（谭唐街8号）。

③ 爱德华·萨比。

④ 《进化论的先驱者》。

一册，中有会长像及文（另存）。会散后，忽大雪，满街泥泞。煥导宓至 Chez Douiez（26 Rue Assas）馆^①晚餐，费每人十馀法郎。

晚，接叶企孙函，约游意大利，并在罗马相候。宓此一年来，因彦故，诸事废弃，一切计划亦均搁置，诚可慨可伤哉！

三月二日 星期一

晴。是日 9—11 校中（Alliance）重行分级考试。宓初疑降级，终乃知仍留原级，且即原教员 M^{re} Fontanes 云。

三月三日 星期二

阴。上课如恒。

下午，张凤举君如约来，言意大利恐不能同游，但愿求使馆代办 en mission 之旅行护照云云。

三月四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下午二时，接彦来电云：Letters received. Be comforted. Do what you planned to do. Meet end of May either in Europe or America. ^② 宓以彦有慰我之词，且不坚持在美会晤，亦愿来欧。宓心甚欣感。随即复一电。又复一函，详述情形，宓既允婚，冀彦可毋再忧感，而即毅然来欧矣。

① 蔡·杜耶餐馆（阿萨斯街 26 号）。

② 来信均收到。请放心。按照你的计划去做。五月底在欧洲或美洲见面。

下午4—6偕刘真如君，至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还借书。

晚，访燠，告以彦电及复。燠甚以为然，力劝即与彦结婚而于此止步，不再驰骛云云。

三月五日 星期四

阴。上课如恒。

下午2—4张凤举君来，邀游观 Musée Rodin (Rue de Varenne Ⅷ)^①。归后颇倦。

三月六日 星期五

阴。上课如恒。

晚季忠仁来访。在此习音乐，已四年。

三月七日 星期六

阴，雨。上课如恒。晨，接贤二月二十日英文函，盛气责数。谓彼决不爱宓，若再言爱，必绝交；望宓自重，以保友谊云云。又嘱宓谨慎。又言女子只爱一男子，而男子之不知趣而追求者，只遭厌恶云云。宓读函甚痛苦。宓正月二十日及二十三日之函，或未尽妥，但意思甚明，理论甚高，决无求爱之意，贤何必如此。贤之专心爱叶，我固赞成；然贤之如此对我，又与昔年彦何异？我固以贤为超俗之女子，为仁厚柔和，只知理想恋爱而不知权术计虑之人。今读此函，颇失望(disillusioned)矣！宓始无向贤求爱之心，今后更必止步，严守范围。所苦者，只以贤又不合我之理想与期望耳。如此则贤、彦何择焉？

① 罗丹博物馆(巴黎7区，瓦伦街)。

正午，访煥诉说，煥以为不必重视。

三月八日 星期日

晴。上午10—12偕刘真如君游观 Musée de Luxembourg^①，中陈近今法国绘画雕刻作品。购画片数枚。访煥，午饭。

下午2—6邀煥至 Casino de Paris (Métro:Trinité)^②观其女队舞剧，及黑女 Josephine Baker^③之表演唱歌。虽亦擅布景，然殊嫌卑俗，且以舞女抛掷旋转为戏，又演武艺，宓殊为悬心而悲悯之也。宓等立而观，所谓廊下(Promenade)，票价十法郎，最贵至九十法郎云。归后，又偕煥同餐，乃别归。

晚，函汪兆璠君，荐凌其垵为教授。又函郭斌龢，以《学衡》事相托。寝甚迟。

三月九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

下午，接彦二月二十六日函，冷淡而倔强。宓怒甚，即就原函批驳，并另草一复函，责数之。

夕5—7赴Alliance上课，遇煥。同至 Pension de Mollet (Rue Madame)^④晚餐(自后宓常来此午餐，每餐5 $\frac{1}{2}$ 法郎)。又来宓室中坐谈，至十时半始去。宓以彦函及宓复函示煥。煥谓彦对宓既无深爱，宓进退自由，无所不可，善自为计可也。

① 卢森堡博物馆。

② 巴黎俱乐部(地铁：三一修道院)

③ 约瑟芬·培克。

④ 摩勒供膳公寓(夫人街)。

三月十日 星期二

大雪。 上课如恒。

下午二时，接彦复电云“Be calm. If possible and willing, come America immediately after travelling Europe; I wait here until begining of June.”^① 阅电，大怒且苦。彦之固执冷淡，必欲必去美洲，不知正违反宓之所好。且宓最近两电允婚，冀其来欧。今彦得允许结婚之坚决表示，而仍不肯来欧，则真令宓无法补救此局矣。遂将昨日写就之函发出，发后又甚悔之。

夕，乃冒大雪至邮局发一电致彦，云“Will never come America. Please make effort arrive France within three weeks, I waiting Paris. Otherwise Farewell. Cable reply.”^② 此电之意，盖将赴美一层除开勿谈，而促其速来，以哀的美敦书式行之，系因急盼其到此，俾一年游欧之梦，不至完全破毁、不留些须耳（其后知彦又误解此电之意）。

晚，访燠告之。燠谓已过之事，毋须疚心。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晨函彦，下午续成之。此函写得冷静和婉，备陈游欧之利。此函乃预复彦接昨电后之复示。如彦仍不能即来欧，则终为友，宓不负任何责任。他日见面再谈婚事云云。此函以航空邮件寄去，颇觉释然。

下午3—4 秦善璧来，导观 Rue Grande Chaumière (Vie)^③ 之两著

① 请平静。如可能并愿意，请于欧游后立即来美，我在此候至六月初。

② 绝不来美。请设法于三周内抵法，我在巴黎等候。否则再见。电复。

③ 巴黎6区，大茅屋街。

名画院。(一)名 Académie Colarossi^①,即秦君前此肄业之地。是日正画 modèle,并看雕刻部,遇中国女生一人。(二)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②。亦名人所创立,而历年甚久者也。毕,4—5 秦君又来必寓中谈,拟借款租屋,旋作罢论。

晚 9—11 邀章熊同至 Trocadéro (Théâtre National Populaire)^③ 听 Comte Hermann de Keyserling^④ 演讲,共三次,此系第二次(票价,最廉之座五法郎)。题为 Âme et Intelligence^⑤,听众约二千人。有单另存。

归后函梅贻琦监督,请预支五六月学费及回国旅费。寝甚迟。

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是日为 Mi-Carême 节^⑥。上午,赴校上课如恒。

下午 1—2 章熊来,言巴黎各区所选美人,名曰皇后,原定今日出巡,约同往观。乃现改于五月间殖民展览会中举行,以增热闹,故今日不出巡矣。

2—3 段铨来,借去《十八家诗钞》一册。

下午 4—6,凌晨垵君陪宓游观 Jardin des Plantes(植物园),实兼动物及矿物。见 Buffon^⑦、Lamarck^⑧ 等石像。昔于 Didot《法国文学史》中

① 高拉罗斯文学院。

② 大茅屋学院。

③ 特罗卡代罗(国家大众剧院)。

④ 赫尔曼·德·凯塞林伯爵。

⑤ 《灵魂与智慧》。

⑥ 仲大斋节。

⑦ George-Louis Leclerc Buffon 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家,以关于自然史的著作闻名。

⑧ Jean-Baptiste de Monet Lamarck 让-巴蒂斯特·德·莫奈·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进化论者。

见此园之图，今到其地。园中游入甚多。尤以老人、妇女及小儿为甚。有赁小驴、小马与幼孩乘坐者。又有售卖诸种小儿玩具者。有颜色气球，线系、颺空。北京厂甸多有之。又有纸制风车(Molin)以及其他玩物，均见精巧，兼示工艺。又有卖糕饼及糖食者，临时制作。以面(杂鸡蛋与糖，与牛乳)糊倾摊锅上，立时成熟饼，洒以白糖。购食甚热且美，尚有他种。凡此情形，颇类中国旧风。法国与中国相似之点愈看愈多。皆文明旧邦，宜其相同。但今则盛衰治乱不同耳。购画片数枚而归。

夜中与凌其垲、刘真如二君谈中国事，寝甚迟。刘君述其在南昌军中历险出难事。又述其友丁君(在此，宓曾见之)与陈彬龢甥女订婚事。可为小说中点缀之材料。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 上午，上课如恒。

午饭后，同刘真如卢森堡公园散步。一时，接彦复电云 Will not come Europe before end of May. Still hoping you will come America instead. Please send no more cables. ① 仍不肯来，而要宓赴美，宓甚为失望。即草一长函为复(函存、未发)。

夕 4—6 赴 Barclay's Bank in France (33, Rue 4 Septembre)取款，以所携英币十镑，兑合法币 1235 francs。决意游意大利。

晚 6—8 访煥。煥劝勿发今日复彦之函，谓宓现时一切自由，毫无责任，又作事须有含蓄，不可自赞太过云云。

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 未赴校上课。上午 10—12 至意大利旅行社 Compagnia

① 五月底以前不拟来欧，而仍盼你来美。请勿再来电报。

Italiana Turismo(4 Place d'l'Opéra - 34 Rue de 4 Septembre)^①报名加入春节赴意大利旅行团(Paques dans l' Ile des Fleurs^②)。总费 3100 francs, 今日先缴定金 500 francs。余于本月二十六日来此缴付。宓原约叶企孙同游意大利, 今则时促费短(均为彦故), 故不得不改从旅行团。虽急遽奔波, 过于走马看花, 然独游亦有不便, 招伴则所费太多, 只得从此计划而行矣。

正午, 独游河干。

下午二时, 又接彦来电云 Am yours forever, Dearest. Travel with care. If possible, come America May; Otherwise meet about June tenth Europe. Letter follows.^③ 宓甚喜, 当即拟成复函, 细陈彦游欧之必要, 请其速来。并拟就复电。乃下午五时, 正拟外出发电, 忽接彦三月四日夜半之函, 仍主张五月底会面, 对结婚冷淡, 而完全不解 Golden year 之意。宓甚失望, 遂又作退步想。以为彦既冷静, 我亦当冷静。为减轻责任而少后悔起见, 毋宁遵照彦之办法。乃遂又将草就之函加写一纸。遵从彦议, 且拟电稿如下文, 方至邮局拍发(每电费 50 francs)。电云 Extremely grateful happy, Dearest. Wedding Europe absolutely necessary. Please arrive France anytime convenient to you; I stay until August.^④ 盖以六月面谈决定婚事为方针, 故如此云云。

晚 7—8 访燠告之。

附录今日在旅行社所询《游程火车费表》如下:

① 意大利旅行社(歌剧院广场 4 号—九月四日街 34 号)

② 花国春游。

③ 最亲爱的, 我永远属于你。旅途小心。若有可能, 请于五月份来美, 否则约在六月十日于欧洲相会。信随后到。

④ 最亲爱的, 极端感激, 非常幸福。在欧洲举行婚礼, 绝对必要。请于任何对你方便时刻降临法国; 我在此停留到八月份。

Paris → Genoa, 3rd Class; Genoa → Milan → Venice → Bologna → Florence → Rome → Naples, 2rd Class^① 单程一次(来回加倍)720 francs. 同上, 全系 3rd Class 单程一次(来回加倍)490 francs. 故不能约璽或燠(代出费)伴我往游矣。

三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 上午, 作英文长函复贤(并寄回来函), 声明宓并无向贤求爱之意, 请如旧为理想文学之友。又函浦, 并告知。

晚饭, 遇秦善璽、施□□、吴骏祥等, 同游 St. Michel, 见游客成群, 甚为热闹有趣。

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 晨浴。9—11 赴校上课。

下午二时, 章熊来。同至自动照像馆(“Photomaton”, Boulevard St. Michel)^② 照相。每六张价 6 francs, 片刻即成。次由章君导宓至警察总署 Préfecture de Police (Casernes, opposite Hotel de Dieu, Ile de la Cité)^③ 领办《居留证》Carte d'Identité。在其东北院 Salle du Nord - Est 随众排行成群立, 直至五时, 始进至办公室旁, 给以号牌, 追入内厅, 又久待。时已五时有半, 乃请章君去。宓独待至六时许, 始得填具, 而办事之老妇人, 谓若持 Alliance 学校^④ 证函来, 可只缴费 20 francs, 无需 100 francs。宓乃归。

① 巴黎→热那亚, 三等车(火车车厢); 热那亚→米兰→威尼斯→波伦亚→佛罗伦萨→罗马→拿不勒斯, (二等车)(火车车厢)。

② 圣·米歇尔大道。

③ (巴黎)警察局(卡塞尔恩, 上帝旅馆对面)。

④ 指法文协会所办法语学校。

晚，章君又来一次。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日来天气忽热，春景明丽，公园士女如云，街中亦游客遽增。巴黎之春色美意，侵人至不可耐。

上午 9—11，赴校上课。而校中办事人谓必交清本学期四个月之学费（第一月 185 fr. 已交。第二月 140 fr. 第三月 80 fr. 第四月 70 fr.），即再交 290 fr.，方可发给证书。宓遂置之不顾。下午 3—6 再至警署，仍至原厅，又复久待，交费 100 fr. 始领得 1·330276 号收据 Récépisse 一纸，此亦有效，至正式居留证须俟三月后到此换领。

是日下午，致彦一函，言最好面谈再决，为婚抑为友，择所宜而行，决不相弃。宓此函言辞和婉，盖因憾于彦之不来，又觉性情兴趣不同，颇思退步，预为之地也。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热。益觉春意浓厚。上午 9—11，赴校上课。午饭后，河干散步。

下午 4—6 赴美国图书馆，还所借书。又独步 Champs Elysées 一带，风景至佳。车水马龙，道广树直，天上云色如画，淡而美艳。如此奇景，彦不来赏，何足为文人艺术家之配偶哉！沿河步归。

晚访煖，煖劝我勿忧责任，谓彦亦未尝以责任绳我也。

午，凌君陪我购春季外套一件，价 275 fr. 又购围巾二条，各 15 fr.，又衬衫一件 30 fr.。

三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热。上午 9—12 上课。

正午，偕刘真如君游步卢森堡公园，见游客极多。士女艳装丽容，扶携拥抱，备极欢爱柔冶之状，而其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尤令人心醉神移。池边多小儿。纸制帆船，及驴车而外，又有乘小山羊车者。每车可坐四孩或六孩，二羊拖之。车甚轻巧，观之至足欣快。盖此邦小儿，尤为人所重视，似异英美人不喜幼孩者。

下午3—6，访华南圭夫人于其寓，未在家。乃与其公子 Léon 谈（北京语）。

晚，作函致彦（明晨发出）。寝迟。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晨起迟，未赴校上课。

正午发一电致彦，促其速来。电云：Dearest, please come France immediately, marry Middle April, spend happiest spring Europe together. Otherwise, will never marry. Cable reply. ① 下午又发一函，航空邮递，解释此电之意。催其速即来欧结婚，否则终于为友，不再言婚事云云。饭后，赴河干书摊上游观。

电函甫发，乃于夕间接彦来函，三月八日写寄者，大意仍不肯即来欧，谓决不半途退学。又谓宓为自由之身，尽可向任何女子求爱，对彦不负责任。末谓宓如不肯来美，则彦当于五月底离 Ann Arbor，而于六月初到欧会商云云。宓读函甚觉失望。因彦终不解来欧之益处，又不肯早日来欧，以略遂宓之愿望也。于是宓颇有引退之意，拟仍以自由之身，于诗文理想中求快乐，而不婚彦。

晚，访煥未遇。

① 最亲爱的，请即来法国，四月中结婚，一起在欧洲度过最幸福的春天。否则决不结婚。电复。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 上午赴校上课 9—12。

正午，游河干，观书摊。

下午 2—4，随 Alliance 参观团，由 M. Parmentier^① 领导演讲，游观圣母寺(Notre-Dame de Paris)^②。登内廊。登外塔。下窥，见巴黎全城，又见仙河，绿水虹桥，景致美丽。最后登钟楼之坛，见大钟，悬空，其音清越。四时半，归旅馆。

晚，与凌其垲谈，为述一年来与彦交涉大略。凌君谓，如能得文学艺术天才卓越之女子，性情契合，自必取此。苟其无之，则娶妻当重实际办事理家之才能。彦于此甚合选。宓之与彦婚，殆亦命运所注定(fatalité)。惟宓对彦似不顾女子心理，又要求不宜太过云云。凌君是夕述法国男女情形，与校中教授所讲者合。大率法国女子美而多才，然嫁人犹极难。盖(一)男子少而女子多，此乃欧战结果。(二)男子娶妻，必索厚奁，为财而娶。(三)男子不肯娶妻，以保其自由，而又欲亲近女子，满其性欲。结果，女子无法，亦只得自己辛苦作工谋生，不敢望嫁人。而又与男子近接，不敢以婚姻相强。于是男子大占便宜。按吾国情形尚不至是。而吾国之女生，毫无特长，且反自视极高。以与法国女子相较，则吾国女生殊不足取矣。宓因心爱法国女子之美，虽无进行之意，而益觉宓对彦之追求为太自苦而不值得者矣。寝颇迟。

复彦一函。劝其不必先游纽约及华盛顿，俟离美时再往游。

① 帕芒蒂埃先生。

② 巴黎圣母院。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阴。上午，本石坦安(von Steinen)君去岁所代拟之计划，自定《游德国行程表》，费时需三星期以上。

午饭后，访煥。煥谓彦对宓不热烈，而宓对彦亦似并非得之不可者，此事只好听之自然，非可勉强者也。

下午2—4，作函致彦(明晨以航空寄去)，拟以此为最后一函，大率略加解释，而强彦速即来欧。即于春假时(四月十日)动身，约四月二十五日到法国。谓非如此，则宓感情上不愿结婚，而事实上亦多不便。故不能待至六月初始会面。如彦此次不依宓言即刻来欧，婚事当作罢论云云。

4—5 煥来，偕往卢森堡公园散步。见游人甚多，小儿尤众，至足欣赏。

晚7—9，宴华南圭夫人、其女公子(M^{lle} Simone)及陶煥民、凌其垠、刘真如君，于 Restaurant Steinbach(Boulevard St. Michel, 在 Rue des Écoles 与 Place de la Sorbonne 之间)^①，连侍者酒资十分之一。共费 127 francs。散后，9—10 复与诸君在大街游步。见咖啡店中，列坐殆满。而大街上行人尤夥，男女杂遘，妓女亦众，闹闹攘攘。此诚谓巴黎生活哉！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阴。近拟作《信芳集序》(或《书后》)，大意如下：(一)《信芳集》确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所写欧洲景物，及旅游闻见感想，宓今身历，乃更知其工妙(李思纯《昔游诗》及《旅欧杂诗》亦然)。而其艺术及词

① 施泰因巴赫餐厅(圣米歇尔大道，在学院街与索邦神学院广场之间)。

藻，又甚锤炼典雅，实为今日中国文学创作正轨及精品。(二)《信芳集》确能以作者本身深切之所经验感受，痛快淋漓写出，而意境却极高尚，艺术却极精工，即兼有表现真我及选择提炼之工夫。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作品中之精华所在，然同时作者却非寻常女子，其情智才思，迥出人上。其境遇又新奇，孤身远寄，而久住欧洲山水风物最胜之区。如此外境与内心合，遂若屈子离骚(集名亦取此书)，又似西方浪漫诗人之作。所谓美丽之生活，方可制成精工之作品也。(三)人生福慧难兼。即或享受实在之幸福，一生安乐满足，而平庸不足称述。此其一途。又或身世悲凉，遭受屯艰，苦意浓情，无所施用。而中怀郁结，一发之于诗文，却产出无上作品。其生活之失败孤苦，正其艺术创作之根基渊泉。此另一途。二者不可并得，惟人所择，若如吾侪自命超俗而雅好文学之人观之，则宁取第二种途径，而不顾第一途，但自亦须出之自然，非可矫揉造作耳。由此以论，《信芳集》作者，诚足自庆自慰，而不必自恨自伤矣。(如罗色蒂女士之身世及诗，亦符此例)。……外此集中佳篇，宓拟详作批注，以质示友朋，或质作者，不具录。(明日，复吕碧城女士一书，约会晤，并以此段底稿钞示。)

是日上午 9—11，赴校上课如恒。与同班肄业之高女士谈，知前曾在此同班肄业之杨女士(见二月十九日所记)已于前星期六(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中国总领事馆，与中国留学生李君结婚。高与杨同为北京艺专校学生，故甚相契，往助办一切云云。又询知李亦艺专毕业生，在此已五年。业满，将归。故婚而同返国，杨遂辍学云云。宓因此大感彦事。当兹春和景美，宓居此苦待彦来，而彦不至。宓欲求如李某之幸福而不可得。宓之爱人，会面无由。巴黎结婚，更成空想。李为杨所费之力量，必不及宓为彦之辛苦之百分之一。而彦至今不肯辍学来欧。彦之倔强固执，及其对宓缺乏爱心，昭昭可见，无

能为讳者矣。

午饭后，秦善璽君来，求借款。乃一经细算，则宓所有之款，尚不足此行游意、瑞二国之需，借款事遂作罢论。宓且向凌其垲君求借一千法郎(1000 francs)以备目前之用。

一时半，接彦复电云，Will never come France. Please disturb me no more. Give up marriage. Stop correspondence. Do what you planned. Best regards. ① 读之不禁气愤失望。夫宓此次坚决表示必婚，但速彦来欧。彦于三月十四日来电，谓“Am yours forever”。又谓愿于五月底六月初来欧，则是两人所不同者，来欧之迟速耳。宓以结婚必求圆满，而巴黎春景至极可乐，要彦来此一同享受，一同快乐。故于本月二十日去电催彦速来。其意极诚，其情极热。惟电中以不婚为挟逼，实犯彦忌。然彦何故不能曲从吾意，何故不能稍事变通，何故不能善为己谋，而提前四十日来欧，则彦终身快乐，而吾爱亦有结果。彦何不为此，而反来电绝交，此胡为者。……此足证明彦(一)与宓思想不同，遇事总生误会。(二)彦以年长未嫁，身心异恒，易致无理之郁怒，不易服事。(三)彦始终不爱我。为区区小故，竟忍弃我如遗。……此三者必居其一矣。

宓强出，至中国使馆，拟取张凤举代求高鲁公使为宓备办之公事护照 *Passeport officiel*，乃馆中下午三时后乃办公。宓独步 *Invalides* 河干②，又坐茶肆(*café*)，回思与彦恋爱始末，极为气愤痛苦。三时，再赴使馆，稍候，见管理护照事之馆员陈君，浙人。谓公使并未交办宓之护照。旋悉张凤举君适来此。乃偕张同见高鲁公使，坐谈甚久。

① 绝不来法国。请勿再打扰我。放弃结婚。停止通信。做你计划要做的事。谨致问候。

② 残废军人纪念馆旁的河道。

公使谓护照本星期三可办就。又谈法国殖民展览会将雇用中国人力车夫数百人(闻已到百人)在会场拉车。中国留学生视为辱国,将酿风潮。高公使囑代购办《国闻周报》全份。又以胡适所撰中国近世四大思想家之一《吴稚晖先生》一书译印法文者,赠宓及张君各一册。宓心殊感不适。盖人之视我与视胡适辈悬殊,世固莫予注意;而所谓爱人如彦者,其视宓亦未为有价值之人物也。以此愈觉悲愤。近五时,窃窥张君与公使将作密谈,乃辞归。

6—8 张凤举君如约来,同至 Luxembourg 公园散步。又邀张君至 Restaurant Steinbach 晚餐,进酒(费四十法郎)。

八时半,访煥,诉说彦事。煥谓此事如此结束亦好。盖宓爱彦之最高点已过。今即得彦为婚,未必十分满意。至少亦望彦对宓为彦离婚之苦心,稍示感激之诚,而彦偏视离婚为缺陷。如此,则宓终怀失望。至于彦则(一)其人对于婚姻似根本冷淡。此由女子心情易老,况又经被弃,其情苗已枯萎,难再滋荣。(二)其人对宓似根本无爱。无爱故并不感激宓为彼离婚,亦不视宓为合意之夫婿。其与宓婚,既不认为圆满理想之机缘,则不婚亦无大伤损。窃意彦之心怀,必比宓为冷静云云。煥又言,目前宓自救之法,应极力自造一种殊异之心境(mood)而以诗宣泄之。然必回国后,另获得合意之女子而圆满结婚,则对彦方可淡忘云云。

宓于十一时归寓。在凌君室中读 Renan 著“Vie de Jésus”^①,叙耶稣被刑。因念宓爱彦之初心,纯为彦谋,不惜牺牲一己。同时,亦为满足我之浪漫心情。今则两败,我尚可改换语气,作成失恋及解脱之诗。但彦年老未嫁,终身郁苦,谁为解慰?彦乎,彦乎,君真不知自己

① 勒南著《耶稣传》。Ernest Renan 厄纳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

之幸福，而有负爱友之痴情者矣！

中夜复醒，颇思再以热情函电彦，仍促其来欧结婚。旋恐无效，乃止。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起迟，未能赴校上课。上午作函，一致潘式君，附吕碧城女士来函。

午饭后，凌君陪购物。

下午理发，浴身。因彦事，殊无意绪。少所作为。

晚8—9，林崇墉君来告：潘式君在北平被捕，解沈，生死未知云云。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上午9—11，赴校上课。

午饭后访燠，告潘君被捕事。

欲作诗未成。“巴黎春光满，不饮心如醉。天外梦难成，众里身独寄。花木渐芳菲，云日极明丽……(叙公园之景)……街衢任徜徉，美艳杂尘秽。……”

下午3—5赴中国使馆，见陈君，取得办就之公事护照。次至巴黎中国总领事馆(5 Avenue Daniel - Leseur, VII^e; Metro Duroc^①)缴纳二十五法郎，领办生庚证 Acte d'Naissance 一纸，备巴黎大学报名之用。次至 École Militaire^② 附近，访新任驻伦敦总领事杨光泐君于其

① 巴黎7区，达尼勒—拉泽大街5号；地铁：杜罗站。

② 军事学院。

寓(1 Rue Savorgnan de Brazza, VII^e)^①未值,留柬致候。其寓所甚宏丽。于案上见杨君夫妇照片,又深感宓与彦事,无任悲伤。

5—7,于Sr. Michel大街摊上阅书,论男女之欢乐及卫生等。宓自1928年以来,钟情于彦,自觉重为少年,又拟购阅此类书籍,俾婚彦之后更得美满。今则一切成空,只馀悲凉枯索而已。晚饭以酒浇愁,归寓即寝。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未赴校上课。

上午10—12,批注《信芳集》。下午1—2,续成之。

付清此旅馆账。计自三月一日至二十八日,房金324 fr.(每日12 fr.)外加热气管(每日1 fr.)及洗浴(每次5 fr.)共361 fr.单存。

下午3—6赴银行(Barclay Bank in France, 33 Rue 4 Septembre)以旅行支票英金三十镑兑得法币3717 fr.,尚存旅行支票英金十镑,隨身携带。

次至意大利旅行社付此次旅行费2600 fr.,连前共付3100 fr.,清。又以法币202.5 fr,兑得意币150 lire.为途中零用。且悉宓游瑞士,可由Culoz^②地方下车。而由Culoz回至巴黎一段,仍可用此次旅行之火车票云。又以12.50 fr.保行李险,值1000 fr.为期一月云。

次至American Express Co.续存100 fr.之款,备转寄信电之需。

次至德国旅行社(3 Rue Edward VII, IX^e)^③以德国旅行计划,交托代订车票。

① 巴黎7区,萨沃恩·德·巴兹街1号。

② 居洛斯,法国城市名。

③ 巴黎9区,爱德华七世街3号。

步行至中国总领事馆，取办就之生庚证。途中思彦，极为愤恨。

6—7 访华夫人，未遇，与 Léon 谈。甫辞出门，而遇华夫人归来，乃复至其寓，谈一小时。

晚，早寝。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晨，接吕碧城女士来快信，谓宓昨函言及彼未嫁之情，有意侮辱，于是对宓大肆责骂。彼盖认宓为上海报馆中无聊文人。然未嫁何伤，胡为愤怒若斯？于是宓对于吕碧城女士，又极为失望。夫宓以 Superior man^① 自待，每以 Superior man 或 woman^② 期人，而动多舛忤，反资怨谤，诚可伤心。遂即复函解释，并劝读《学衡》，以知我之为人。并云，《信芳集序》不作，亦不来访云云。宓因以真心至理待人，处处失望而招责怨。如彦如贤，又及吕君，使宓痛伤无地。10—12 访燠诉说。而燠乃责宓不是，谓人各有苦楚，各有虚荣心，不宜戳破伤处，不宜言之过直。又谓宓以热情无所发泄施用，到处急进，遂遭失败。宜于回国后访寻未尝有恋爱经验之天真女子，与之言爱，必易成功，而得安乐云云。宓以燠责我而不慰我，更为感伤。

下午，收检衣物。林崇墉君来，知潘式被捕见《大公报》，仍无其他消息。

夕，函彦。大意谓二十日之电绝交，未知何故。或缘（一）身体不适而烦躁生气；（二）误会宓意而勉强断交；（三）根本对婚姻冷淡，日不爱宓。如实由于（三），则从此为友，不再湊。倘由于（一）或（二），则望再思，且望于四月中或六月初来法国结婚云云。函由航空

① 超众脱俗之男子。

② 超众脱俗之男子或女子。

邮去。

晚又作函多封。寝迟。甚觉劳倦，只思静休，以旅行为苦。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上午理物。写信。

下午 1:30, 凌其垲君送我至 Gare du Lyon^①。2:00 客渐集, 约三十人。Compania Italiana Turismo^② 办事员来, 给票, 又金钉为记。

2:45 登车, 凌君赠桔。3:30 车行。II Class 八人; 宓同室为一老人 Professor Raymond Marquis^③ 巴黎大学化学教授, 52 岁; 其妻 Marcelle Marquis^④ 52 岁; 其女 Madaleine Marquis^⑤ 能英语, 30 岁; 其女之友 Odette Desaux Charbonnel^⑥ (财政部书记) 27 岁。

夕作诗, 未成。西南行, 景异(诗叙)。又山田如花布之补缀。野景颇似中国, 大异巴黎。“农女着绯衣, 天真且娟媚; 古传农家乐, 须在太平世。”

夕 6—7, C.I.T 随行办事员伊拉奇君 (Pascale Iraci^⑦) 介绍, 识同行二美国女生 Natalie Rathbun^⑧ 及 Harriet Gibbs^⑨。格布士女士尤美硕可爱, 且着法国装。7:00 晚饭, 每餐原值 25 francs. (晨餐 10 fr.), 由旅行社负担。但进酒或矿泉水、果汁则自付账, 须

-
- ① 里昂车站
 - ② 意大利旅行社。
 - ③ 雷蒙·马奎教授。
 - ④ 玛西尔·马奎。
 - ⑤ 玛达林·马奎。
 - ⑥ 奥德·德索·夏博纳勒。
 - ⑦ 巴斯噶·伊拉奇。
 - ⑧ 纳塔利·拉斯本。
 - ⑨ 哈里德·格布士。

2.75 fr.。

晚,又与邻室美国军官 Anderson^① 谈, Versailles 炮校^② 肄业,与温校长同班,与 Luison Dsau^③ 同学。此次偕妻游云。

夜中倚座而寝,醒时多。夜 2—3,车停于 Moudane^④ 地方,意大利官员登车验护照,查行李。只 3rd Class 旅客须下车,记之。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晨 6:00 起。平野弥望尽麦田,耕种成条,似沪杭一带。7:00 抵 Turino,^⑤ 已改早一小时。9:30 至 Genoa。晚抵罗马 (Roma)。住十一月四日路一〇四号之 Hôtel Paix et Helvetia^⑥ 旅馆二号室。房金每日二十二里耳意币三里耳 lire 合法币四法郎,即国币八角。外加热气管三里耳,小账百分之十五。

三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晨早起。8—9 立市中望,见女人,有感。9 点,随众 auto,出;老人讲。9—12 游览罗马名胜古迹。

1. National Monument^⑦。

2. Pantheon. Tomb of Raphael (& Fortinari)^⑧。

① 安德逊。

② 凡尔赛炮校。

③ 路易生·德佐。

④ 穆旦。

⑤ 都灵市。

⑥ 和平与赫尔维蒂旅馆。

⑦ 国家纪念馆。

⑧ 万神庙。拉斐尔墓(及弗蒂纳里)。

3. Fountain of Bellini^①。Egyptian Column^②。

4. Farnese Hera, “Farnese Hercules”^③。

5. Mount Janiculum^④，俯视全城七山，以为壮观。

Temple of Bramante^⑤。

Fountain of Paola^⑥。

Statue of Garibaldi^⑦ ——远见 Vatican State^⑧，又见 St. Peter, Dome, 又见 Dornini(?)家之园^⑨。棕松，色素黯。

6. Capitoline Hill : Temple of Jupiter。Capitoline Museum : many statues especially “Dying Gaul” Homer etc. Augustus^⑩。

站在 Capitoline Hill, 看 Forum etc^⑪。

7. St. Peter Church in Vincoli (in chains)^⑫。Mich's “Moses”^⑬。

① 贝利尼喷泉。

② 埃及圆柱。

③ 法尔内塞家族的赫拉雕像？“法尔内塞家族的赫库列斯（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雕像”？（今在那不勒斯博物馆）。

④ 贾尼科洛山丘（可俯视七山丘并欣赏罗马全城的美景）。

⑤ 布拉曼特庙。Donato Bramante 多纳托·布拉曼特（1444—151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

⑥ 原名 fontana dell'acqua Paola, “帕奥拉之水”喷泉。

⑦ 加里波第雕像。Giuseppe Garibaldi 乔西浦·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

⑧ 梵蒂冈（国）城。

⑨ 又见圣彼得教堂圆屋顶。又见杜米尼(?)家之园。

⑩ 卡皮托利尼山：尤比特神庙。卡皮托利尼博物馆：许多雕像，特别是《垂死的高卢人》雕像，荷马，等。奥古斯都。

⑪ 站在卡皮托利尼山上，看古罗马广场等。

⑫ 圣彼得镣铐教堂。

⑬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

around Colosseum^①。又 Forum of Julius Caesar^②。

下午 2—5:30 出游

8. Place of People^③; 公园。

9. Galleria Borghese^④; 刻; 画。外有 Egypt Obelisk^⑤。

10. St. John of Lateran^⑥。The Theban Obelisk^⑦。Cathedral, Palace, Court Yard^⑧。also Church of St. Escalade^⑨, 跪登。

11. Church of St. Mary, 长方形(Santa Maria degli Angeli)^⑩。

12. St. Croce in Gerusalemme^⑪。

夕, 同 Desaux 君出游。(1) 登 Victor Emmanuel II Monument^⑫ 南望, 日在西。

5:30—7:00 同车出, 见 Forum^⑬。(2) Trajan Column^⑭。(Hotel 近旁) 群猫集, 三四十只猫。

① 环绕古罗马斗兽场(圆形剧场)。

② 尤利乌斯·凯撒广场遗址。

③ 人民广场。

④ 博尔盖塞陈列馆。罗马国家博物馆, 以收藏意大利巴罗克风格的绘画和古代雕刻而著称。

⑤ 埃及方尖碑。

⑥ 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

⑦ 忒拜的方尖碑。此碑原先立在埃及尼罗河畔的古城忒拜的阿蒙庙前。

⑧ 教堂, 官殿, 庭院。

⑨ 还有圣阶教堂。圣阶教堂系为珍藏圣阶而建造。这个二十八级的大理石圣阶, 据说是耶路撒冷彼多拉宫里的那个阶梯(是圣海伦娜运回罗马的), 耶稣曾多次登上这个阶梯去受审, 也是经由这个阶梯下来受鞭笞,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⑩ 圣马利亚教堂, 长方形(天使们的圣马利亚)。

⑪ 意大利文为 Santa Croce in Gerusalemme: 来自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架教堂。

⑫ (意大利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二世纪念碑。

⑬ 古罗马广场。

⑭ 图拉真皇帝圆柱。

晚 8—10, 又同往, 游 Colosseum^① 之内, 付守门人 2 Lire。每洞, 如中国小县之城门, 可行二车。上有四层, 下有二层, 共六层; 中之大梁, 皆 med. fortifications^②。

帝 → ↓ 武士
 ↑ 猛兽 ← Vestal virgins^③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阴, 雨。 9:00 随众乘汽车出, 宓坐后段。游 (1) St. Peter's Church, 毗连 Vatican^④, 极宏丽, 金碧, 白底, 为 Gothic Church^⑤ 之最大者, 千门万户, 层曲无尽。

次游 (2) Vatican Palace, Vatican Library, Vitican Museum^⑥, 见 Laocoon 像^⑦。宓以伞让法人母女(幼儿), 其父致谢。

次游 (3) S. Maria Maggiore^⑧, 观 Sistine Chapel^⑨。见 Michelangelo 之“Creation” etc. 顶画^⑩, 及 Raphael 之“School of Athens”

① 古罗马斗兽场(圆形剧场), 建立于公元 80 年。

② 中世纪防御工事。

③ 服事古罗马神话中灶神(女神)维斯塔(Vesta)的处女们。

④ 圣彼得教堂, 毗连梵蒂冈。

⑤ 哥特式教堂。

⑥ 梵蒂冈宫殿, 梵蒂冈图书馆, 梵蒂冈博物馆。

⑦ 拉奥孔雕像(表现拉奥孔父子垂死时与巨蟒奋勇搏斗的形象), 现存梵蒂冈博物馆。

⑧ 伟大的圣马利亚。

⑨ (罗马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 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及其他艺术家的无顶画和壁画著称。

⑩ 见米开朗琪罗之《创世纪》等顶画。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1475—1564), 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刻家、画家、建筑设计家和诗人。

etc. 壁画^①。

正午，回旅馆午餐。

下午 2:00，出。乘汽车，游观(1) San Paolo fuori le mura^②，正面三角金板画。内系 Greek 式^③之寺。(思 Hellenism & Hebraism^④之不同。Limits perfection of beauty & intellect vs. Infinite Desire for good etc.^⑤。感情与理智之谐合。)此寺内有圆图，从来之 Popes 像^⑥。今尚空 50 圆。此寺似一花园，不觉神秘。(2) St. Sebastian Church^⑦ (购三片回，存)与隔街、对面之 St. Peter's Church，即 Jesus 显灵之地^⑧。(3) Along Appian Way.^⑨ the Catacombs^⑩，另有导游，各给一烛(存半截)入地穴，幽室。先看总图，如蚁穴，建筑极宏；尚未深入，但已见 St. Agnes^⑪等部分。见人骨。(4) Bath of Carracara^⑫，未入内。Shelley 于此撰“Prometheus Unbound”^⑬。(5) Roman City Wall, Aurelians 所筑^⑭。

① 拉斐尔之《雅典学派》等壁画。 Raphael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

② 城外的圣保罗教堂。

③ 希腊式。

④ 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

⑤ 美与智的有限完善和对善的无限追求之间的对照，等。

⑥ 各位教皇的像。

⑦ 圣塞巴斯蒂昂教堂。塞巴斯蒂昂为罗马军官，早期基督教徒，引导士兵信奉基督教，被皇帝处死。

⑧ 圣彼得教堂，即耶稣显灵之地。

⑨ 沿着亚壁古道。公元前 312 年建造，由罗马通达布林迪西，全长约 366 英里。

⑩ 地下墓穴。罗马早期基督教徒地下墓地。

⑪ 圣阿圭。

⑫ 卡拉卡拉温泉。

⑬ 雪莱于此撰《普罗米修斯被解放》(雪莱所写诗剧名)。

⑭ 罗马皇帝奥雷连(公元 270—275 在位)所建罗马城城墙。

4:30 p.m. 回寓。已晴。

5:00—6:00 独游 Forum 及 Colosseum^①; 细看 Arch of Constans^②, 厅, 有 medai. 仍未能入内。

晚 9:00—11:30, 偕 Davesnes 及其法友 Cloguet^③, 步行至 Palace Borghese^④, 潜入林园。无灯, 月不明, 宓多深思。

Protestant Church (Keats, Shelley 墓在焉)^⑤ 未往。

归后, 收理衣物。12:30 寝。

四月一日 星期三

阴。大雨。 9:00 乘汽车出, 以伞借给二位 American Miss^⑥ 用, 心中甚喜(其名另已详)。游(1)Colosseum 及隔街之 Temple of Venus^⑦。(2)Tivoli—Villa d'Este^⑧。今为市有, 盖即 Castiglione^⑨ 书中所叙之地(待查), 以喷泉胜。(i)为正面, 泉如蕙香, 十二支, 中高, 两边以次低。(ii)为龙泉, 形如匹练。(iii)为百泉, 三行, 长, 百以上之小泉。内庭书观, 购二画片。

雨愈大, 宓坐车外(with chauffeur^⑩), 故冷且湿。

① 古罗马广场及古罗马斗兽场(圆形剧场)。

② 君士坦丁皇帝拱形门。

③ 达维纳斯及其法友克卢盖。

④ 博尔盖塞宫。博尔盖塞家族为意大利贵族世家, 其成员于 16—19 世纪初在意大利社会政治方面起过显要作用。

⑤ 新教徒教堂(济慈、雪莱墓在焉)。

⑥ 美国女士。

⑦ 维纳斯女神庙。

⑧ 蒂沃利—德斯特别墅。

⑨ Baldassare Castiglione 卡斯蒂利奥内(1478—1529), 意大利外交官、侍臣, 著有《侍臣论》, 用对话体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理想的贵族与侍臣的礼仪。

⑩ 与司机。

(3)次游山上,回望泉。又 via Avanzzio^①,而至 Hadrian's Villa, Greek 式之 Roman House^②。与美国 Miss Gibbs 数语。与 Marquis 等同乘。2:30 回寓。午饭。

下午 2—3,将偕 Davesnes 与 Ruthbun 女士同出,忽不乐,乃独观 Forum。旋归寓。写日记。

发函致垞。又函贤、浦,述游踪。

5:00—5:30,乘汽车,同众至站,登火车,赴 Naples^③。6:00 车行,同室为 Davesnes 君及诸老女士。

6:30—7:30 立车廊,与 Davesnes 及二美国女生谈,甚欢。

7:30—8:30 晚饭,复与此三人共座,且欢谈。宓与 Gibbs 对坐。

饭后,又立车廊谈,Gibbs 未出来,独 Rathbun 在,又二少年(一比利时人,一昨晚同游人)共谈。彼等问我爱法国女郎否?我言爱美国女郎。又我去 Marquis 室中谈。

未至 Naples 时,东望,见 Vesuvius 火山^④,红焰,白烟。9:30 至 Naples Central Station^⑤。

10:00 至 Naples Maritime^⑥,登“Florio”^⑦舟(舟小),住 3A 舱(下铺)。10:00 船开。宓偕 Davesnes,又比少年,又 Rathbun 女士(Gibbs 在舱中,已睡),立船尾上层。——甚寒。天上明月(阴历十四),海面甚平,波黑。回望东,则 Vesuvius 火山(不见火焰)。又见 Naples 湾,

① 经过阿凡齐奥。

② 罗马皇帝哈德良(117—138 在位)的别墅,希腊式之罗马住宅。

③ 那不勒斯,意大利南部港市。

④ 维苏威火山。

⑤ 那不勒斯火车总站。

⑥ 那不勒斯海港码头。

⑦ “弗洛里奥号”。弗洛里奥(1553—1625),英国辞典编纂家、翻译家,编有《英词典》(《语词世界》)。

沿岸灯火如层炼,金色,万盏,如珠连,逐渐缩小隐灭。对此美景,觉人生之渺小,吾生之无苦无乐。

旋又独赴上层(诸人已至船面之尾)与 Marquis 之二女共立,久之,以畏寒乃下;诸人又笑我爱法国女子,心热,不怕冷。我说“我心如冰”, etc.。

11:30, 诸人同入舱,就寝。

船甚小,入大海,颇震动。

四月二日 星期四

夜中得安眠。6:10 醒, 7:30 起。海水青, 旭日。早饭。

8:30 船抵 Palermo, Sicily^①; 9:00 登岸。昔读 Nelson & Lady Hamilton 事^②, 常想此地(Palermo), 今至矣。又希腊古史, 罗马古史, 亦多 Sicily 事, 如 Empedocles of Etna etc.^③, 可作诗。

乘汽车游市中。晴。是日始终与 Davesnes 及二美国女士同乘。

先游(1) Catacomb, 见死人骨(1860年前后发掘者)甚多, 皆古代遗留, 而保存形体粗具。又有一二 Mummy^④。感想: 红颜黄土; 沧海一粟, 死无足重。Immortality of Soul, versus Morality of Body。^⑤

(2) 次游 St. John the Hermite Church^⑥ (有图), 正值

① 巴勒莫, 西西里。意大利古城, 西西里岛首府。

② 纳尔逊与汉密尔顿夫人事。

③ 埃特纳的恩培多克勒等。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490—430), 古希腊哲学家、诗人、生理学家, 投身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部埃特纳山顶的火山口而被烧死。

④ 干尸。按古埃及人的方法用防腐剂处理以后而埋葬的尸体。

⑤ 灵魂不灭与肉体死亡之间的对照。

⑥ 圣约翰隐士教堂。

Communion^① 礼。见 Archbishop^② 披袈裟,白底金花,或金底白花;又以 Sacrament^③ (薄圆片糕,形似北京之蜜饯木瓜)授众,受者以口吞食;etc.。又观诸 Chapel^④,及寺园。此地受 Norman & Moor (Arab)^⑤ 影响大;寺为 Byzantine^⑥ 建筑,而带回教式。

12—1 偕 Davesnes 与 Rathbun 步行大街观览; Gibbs (Harriet L. Gibbs, Springfield, Mass.)^⑦ 因为 Guide (Irach) 所留,未同往。

1—2,至 Restaurant Bologna^⑧ 吃饭,必为 Gibbs 留座,未来,因为 Guide 所绊。食米糕,中国味。宓常携洋伞,众以为笑谑。

2:30—5:00 再乘汽车游,仍与 Gibbs 同座。游 Palace of Philp (?)^⑨ 及园。又游 Garden Botanical^⑩,有句云……榕橡千章□,棕榈百种繁。……盖多热带植物,昔所见之书册,今得一一目睹;尤难得者,为(i)Papyrus^⑪ 三角或方,外绿,然中实(非空),中白,如竹髓而密坚。枯者则赭色或褐色。宓折 Marquis 女士之一段,而存之,为教授参考。(ii)棕树——存一小而嫩者,作标本。(iii) Rosary—beads,见 Keats etc. 诗^⑫。今存一嫩者;又一坚硬者。出园时,Marquis 小姐赠

① 圣餐仪式。

② 大主教。

③ 圣餐面包。

④ 小教堂。

⑤ 诺曼人及摩尔人(阿拉伯人)。

⑥ 拜占庭式的。

⑦ 格布士(哈瑞德·格布士,马萨诸塞州春田县)。

⑧ 波伦亚餐馆。波伦亚为意大利北部城市。

⑨ 腓力(?)宫殿。

⑩ 植物园。

⑪ 纸莎草。古埃及用来造纸。

⑫ (天主教徒念玫瑰经时用的)念珠的珠子,见济慈等诗。

我红花，欲不受；适 Miss Gibbs 见之，赠我以黄色之 Daisy^①，予乃两受之，而插襟。

次驱车行市中，继至一宏丽之 Café 休息，食 ice-cream，内装诸色糖果，肖甜瓜形，甚佳；店中又有音乐。宓与 Davesnes 及美国二女士同坐。Gibbs 问宓婚否，宓答曾已婚今则无；Rathbun 询，宓解口，已离婚二年。此时，宓苦甚。使宓非中国人而又非年长，又非离婚者，必急进以得 Gibbs 之爱。

6:00—6:30，同步行至码头。宓与 Gibbs 步谈，宓述 Lady Hamilton 故事；又互询身世。宓言年 36，为英国文学教授及中国文学编辑。Gibbs 言彼在 Smith College^② 肄业，现在三年级。此一年满，仍回原校，明年毕业。（度其年不出二十二三，或且只二十或二十一。）又言她甚懂我之所言。

6:30 登 Florio 舟，宓住 36C 室（下铺）。至舱上，船尾楼上与 Davesnes 及 Rathbun 立谈。彼二人此三日中，爱已大成，今午饭时，各书邮画片，以互赠。（宓拟亦赠 Gibbs，然不敢有希望也。）宓问 Gibbs，彼等谑宓，Rathbun 答已寝（宓早知 Gibbs 日来“unwell”。宓述嫦娥故事，D. 言 Rathbun 即嫦娥——但宓则以 Gibbs 为嫦娥，既不得见，而是夕（阴历十五）适月蚀，殊患不圆满，宓觉甚凄然。

7:30 晚饭，Guide 命宓与三位法国老太太同座，宓勉从之，因念“The Old Wives’ Tale 序中之 Constance & Sophia^③”。

晚 10:00 寝。

① 雏菊。

② 史密斯学院。美国东部著名女子大学。

③ 《老妇谭》中之康斯坦斯与索菲娅。《老妇谭》是英国小说家 Arnold Bennett 阿诺德·本涅特（1867—1932）的著名小说。康斯坦斯与索菲娅是《老妇谭》中两姐妹的名字。

四月三日 星期五

晨下船，到 Naples，住 Hotel Rezina (Room 27)^①。宓独出，步公园，至 Cook & American Express 询得 Vesuvius 路^② (另钞)。雨颇大，未购伞。11:00 归馆，接彦三函，二大一小，热烈允婚，至可感，然偏值我遇 Harriet 之后，可谓不巧；然动情，即拟电彦，以费多而止。

午饭，与 Harriet 等同座。圆桌，共五人。

下午出游。雨。观市中，上高山。

晚，函彦。明晨发出。

晚，说故事，猜谜。但 Harriet 早寝。作函致彦，夜深(2:00)闻邻室哭(Miss A.)。

四月四日 星期六

阴。小雨。上午，游 Pompeii^③。多与 Harriet 同行，谈石；谈古代文学。Pompey^④: Greek Roman House^⑤，似中国式庭园。壁画，黑底，精。秘密之室(男 only)并不为坏。路，石路，如中国车辙；渡石二或三。器物；死人。浴室三种：冷○，温，热—。Greek Theatre^⑥：上诸

① 雷齐纳旅馆 27 室。

② 至库克和美洲捷运公司询得维苏威路。

③ 庞贝。意大利南部古城，位于维苏威火山附近。公元 79 年火山爆发，全城湮没。自 18 世纪中叶起，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其遗址，今已完成过半。

④ Pompey The Great 庞培(公元前 106—48)。古罗马统帅、政治家，曾两度任执政官，后与恺撒发生冲突，在法萨卢斯被恺撒打败，逃到埃及后被杀。

⑤ 希腊式的罗马住宅。

⑥ 希腊剧院。

层 covered.^① 最下诸层, open^②。连坐 C。Stage raised;^③ 二石梯, 以便上下。对面之 Temple, 三门, 中门大。

在 Amolfi^④ 午餐, “Hotel S^{ra} Caterina”^⑤, 与 Harriet 同座。

下午, 绕山行车, 游 (1) Cathedral of Anjou;^⑥ (2) State Museum (Pompey 古物, 均在内);^⑦ (3) Parorama View (Café),^⑧ 听歌, 美人并肩立。思 Byron “Maid of Athens”^⑨, Baia—Keats 诗^⑩ etc.。在 Sorrento^⑪ 茶叙, 花园, 与二法女行。又与 Harriet 等同座。

夕, 归甚迟, 甚乐。

夜中再函彦, 未闻哭声。彦函明晨发出。

四月五日 (Easter Day^⑫) 星期日

晴。晨 8:00 起, 9:00 同出。Davesnes 与 Rathbun, 走上一小汽车。宓在门口候 Gibbs 出, 迎示之, Gibbs 登, 而 Irachi 忽扶二老妇登此车, 宓只得另乘一车。至岸, 登一小轮船, 名 “Capri”^⑬, 人多, 多德

① 有顶盖。

② 敞开的。

③ 搭起的舞台。

④ 阿莫非。

⑤ 圣卡台里娜旅馆。

⑥ 昂儒大教堂。

⑦ 国家博物馆(庞培古物均在内)。

⑧ 全景咖啡馆。

⑨ 拜伦《雅典的少女》(拜伦诗篇名)。

⑩ 拜伊—济慈诗。Baia(意大利文拼写, 拉丁文拼写作 Baiæ)。拜伊为古罗马名城, 以温泉与优美风景著称, 罗马人建有宫殿与别墅多处, 现皆被海水覆盖。济慈《迈亚颂》中写到拜伊。

⑪ 索伦托镇(在那不勒斯东南, 临那不勒斯海湾)。

⑫ 复活节。

⑬ “卡普里”。意大利下普里岛名。

国人。宓与 Rathbun、Davesnes、Harriet 及 Bévierre^① 立上层栏边。船即开，颇有风浪，舟中老妇多吐。宓则不惧，念 Shelley 诗，能与 Harriet 同死于此，亦乐。

10:30 舟至“Grotto d'Azure”^② 停，近漩涡，荡甚。

众以小划船（每船只载二三人），至岸边洞中观览。Natalie & Davesnes 在舟中情话，未往。与 Harriet 等用点心，饥疲甚。

舟中人多，而小划船有限，待至下午 4:00 始毕。宓卒得与 Irachi 及 Harriet 同乘一小舟，浪大，近漩，荡甚。抵洞口，以铁链平悬，舟人牵链，乘波来冲激时，舟即一钻而入（思巫峡行舟）。其时，因洞口小，众皆仰伏，埋舱内，宓斜仰，而 Harriet 倚宓身，首枕宓右胸。以两臂拥 Harriet 肩头，觉死于此亦乐。

入洞，见青光，波影，盖由石钟乳式之石，故（且内洞大）现异色。诸舟中之 Italian 人，群欢呼皆歌。舟起落甚。Irachi 特令舟子三转，乃出；出时尤险，仍埋伏，舟倾，觉眩晕，宓闭目，紧抱 Harriet。一刹那间，大放光明，已出洞口矣（念 Dante 及 Virgil 诗^③，弥觉其真）。归舟，即开行。

4:20 至“Capri”，乘上山电车（“funicular”^④）登崖岸，在 Hotel Quisisana^⑤ (?)午餐。甚迟，饥疲，仍与诸伴同席。再乘电天下山，仍乘原舟（“Capri”）归 Naples。抵旅馆，已近七时矣。

晚 8:30—12:00，Irachi 君导 Natalie、Harriet、Bévierre、Davesnes

① Oliver Bévierre 奥利维埃·贝维赫，同游之比利时少年。

② 疑为“La grotta azzurra”蓝洞之误。作者曾译为“碧水洞”。

③ 但丁及维吉尔（公元前 70—19，古罗马诗人）诗。

④ 缆索牵引的上山电车。

⑤ 基西撒纳旅馆。

及宓，同至剧院观剧(剧目另存) 1. Cinema^①; 2. 男女 singing & dancing^②。与英、法无大差，惟可见意国之演员容色及聆其歌声耳。意国 Theatre: 六层，无 gallery^③之倾斜，每一圈约二十间包厢之格。宓在剧院，与 Harriet 连坐。院中甚寒，Harriet 嗽不止。宓屡坐睡，H 亦然。

下午在舟中，与美国教会中人 Hatcher^④ 夫妇谈。彼告宓在 Geneva^⑤ 可住(廉，近车站)之旅馆如下——Hotel des Familles, near (left side) Central Station, Geneva^⑥。

四月六日 星期一

晴。晨起，收检行李。约近 9:00 下楼，见 Davesnes。早餐毕，Davesnes 又不见。遇 Irachi 于门次，强宓乘电车同至 C. I. T^⑦，途中又不得下(“Taken prisoner”^⑧)。将至 C. I. T. 乃下；入园，求 Davesnes 与 Natalie 不得(在电车上，曾见其携手入园，而 H 不在其中)。遇“比国人”Olivier Bévierre, 3 Avenue Louise, Bruxelles^⑨ 步游片刻。彼欲往购物，宓急乘电车回馆，电话约 H 出游。Harriet 十分钟后下楼即出，同步于园中海滨，9:00—10:00。宓以风景邮片，书宓姓名住址，及北京护照照像一片赠 Harriet。本欲陈情(谓我一见即深爱，但不敢有

① 电影。

② 唱歌和跳舞。

③ (剧院中票价最低的)顶层楼座。

④ 哈彻。

⑤ 日内瓦。

⑥ 日内瓦，靠近总站(左侧)的家庭旅馆。

⑦ 意大利旅行社(缩写)。

⑧ 被俘掳。

⑨ 奥立维埃·贝维赫。布鲁塞尔，路易士路 3 号。

奢望。因(1)种族;(2)国别;(3)我之生涯已是败坏者;故请许我为友,或许我 admire you from a distance.^① etc.),继则怯懦,且思往事可鉴,宁退勿轻进为佳,遂只闲谈。

归后,午饭。Irachi 不知,询,而 Harriet 告之,众笑谑。

12:00 离旅馆,至 Central Station,登火车;宓本欲与 Natalie 等同室,旋因座位不足,乃自让出,而令 Bévierre 居之;宓与诸美国老女士同室。

12:15 车行,北上。过近 Virgil 墓,又见 Roman Theatre^②。("So You Are Going To Italy", by Clara Laughlin 1925^③。此书不可不钞读,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有之。)在车中多寐。

夕,见 Anderson 夫妇小冲突。又彼等评斥 Natalie 之枕 Davesnes 臂而眠。甚矣,人之好干涉人,而 Old maid^④ 之不忠恕也。

见 Harriet 读 "Jean Christophe"^⑤, 甚喜。H 身弱,常嗽。今日告我,言每将眠及晨起,必嗽一小时。此更增其美。Harriet 又不喜美国;赞欧洲,而斥 missionary^⑥。

4:00 到 Rome, 在 Central Station 换车,座位仍旧分。Irachi 守视行李。

宓及 Davesnes 及 Bévierre 及 Natalie、Harriet, 同去站外之露天 Café 坐谈。H 索 Lemonade^⑦, 又索 Doughnuts^⑧。宓付帐 12.50 lire。

① 从远处爱慕你。

② 罗马剧院。

③ (女歌唱家)克拉拉·劳林著《原来你要去意大利》。1925 年出版。

④ 老处女。

⑤ 《约翰·克利斯朵夫》。

⑥ 传教士。

⑦ 柠檬水。

⑧ 炸面圈,多福饼。

二君谓，下次他们付。

5:15 回到车上；5:40 开行。

必多坐睡，思 Harriet，觉鸿沟界隔。思我倘得 H，在中国所见事物，糟不可言，何能使美人满意？Contrast 陈遑夫人，及 Taylor^①。Compare^② 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又 Compare 新小说《唐生故事》（在 San Francisco）。彼等美国老女士，责斥 Davesnes 君及 Natalie；又不知如何评我——“Chinaman；yellow。”……？^③ 又思彦，感其愿嫁我，且愿抚三女 etc.；然惜其不解文人心理。

晚 11:00 抵 Florence。步行至 Hotel Corona d'Italia^④ 暂住。必在 43 室（Harriet 在 18 室）。整理换衣，至近 1:00 始寝。

今日晚饭，必去迟，而诸人先坐，特留座与我。必让 Irach；然后坐之。彼等曰“This is your place!”^⑤ $\frac{N.D.}{H.宓} \quad \frac{I}{B.}$ 食时，Natalie 狂歌，Harriet 叹而怜之。

此 Hotel Corona，房金 10.80 lire，热汽管 3.00 lire 酒资，在 200 lire 以下者，付 15%；在 200 lire 以上者，付 10%。

四月七日 星期二

晴。晨起，下楼，候 N. H. D. B. 同赴 Hotel Esperia (16 Via veu Aprile)^⑥ 早餐，同席。

① 对照陈遑夫人（美国人），及 Taylor 泰勒（美国人，金岳霖女友）。

② 比较。

③ “支那人；黄种。”……？

④ 意大利皇冠旅馆。

⑤ “这是您的座位”。

⑥ 帝国饭店（维·阿普里勒街 16 号）。

9:12 团体步行游览: Market;^① Dante House;^② Pitti Palace;^③ Dôme^④ Campanile^⑤。在 Pitte 望全市及 Arno 河^⑥ 水, 绿河, 屋皆红顶黄墙, 绿窗; Harmony^⑦。必购二画。在 Pitti Palace 购 Raphael 画 (旧有, 悬壁) “Ritratto della Fornarina detta Lavelata” (Baker's daughter), model for Sistine Madonna.^⑧

归旅馆午饭, 未移居。

下午 2:30 再出, 已看 Michel's “David”^⑨ (待查)。次至城外某台, 下望全城。时风大, Harriet 倦, 嗽。归后, 随 Harriet 到 Hotel Corona d'Italia, 失路。Harriet 疲甚, 卒得。Harriet 电话; 我候 H 同来 Esperia, 但 H 不吃晚饭。

是晚 Harriet 及 Natalie 与美国亲戚谈。

Irachi 邀宴及 Bévierre 出, 先到 Café 听乐, 甚佳。次到 Arno 岸边走, 登桥, 入 Pizzi Palace^⑩ 甬路, 景整肃。坐马车归, Irachi 付帐。

四月八日 星期三

晴。 夜 2:30—4:00 函 Harriet, 英文。

晨起, 于 W.C. 外遇 H; 以函约, 云不在房; 又往, 云已出。

① 市场。

② 但丁故居。

③ 皮蒂宫, 意即小宫。佛罗伦萨城中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 建于 16 世纪。

④ (意大利) 大教堂。

⑤ 意大利钟楼。

⑥ 阿诺河。流经但丁故乡佛罗伦萨。

⑦ 和谐。

⑧ 《面包师的女儿》, 为西斯廷圣母画像的模特儿。

⑨ 米开朗琪罗的巨形《大卫》雕像。

⑩ 皮泽宫。

宓未早餐，无意绪。10—11 外出，购但丁画片，即归。

午后(午饭同席，以 Dante House^① 画片赠之)出游，与 Harriet 同座，为之取外套。到 Fiosole^② 后，分散。与 Irachi 等同上山，游 Church，云但丁曾来此；其中多中国物，湖北教士带回，宓为众讲说。在寺外，同照像。

归旅馆后，陪法国二女士购 Dante 画片，再找始得；二女士讥宓勉强，欲归找 Harriet。

归旅馆，与众互书照片。又为述中国杂事，如风水干支等。

晚饭，同席。

晚饭后 9:15 至 10:15，Harriet 引宓外出，在 Piazza^③ 绕步谈。宓陈情，并以函付之。我说，一见即爱，但无可能。H 述母、弟 etc.。我述人们议论。她说 Natalie 与 Davesnes 无 passion。她许晤，未留住址；因无笔。说我 hard life。又说她 always intended to China。^④ 她自说与 N 不同，一切直说，多感。

10:30 登火车，与 H 未同室，甚近。后来都到另一车。夜寒。眠。

四月九日 星期四

晴。晨 5:30 火车过 Padua^⑤。6:00 到 Venice(Venezia)^⑥ 铁路穿海峡(lacuna)而至 Venice 市。住车站附近之 Hôtel Terminus^⑦，32

① 但丁故居。

② 菲奥索勒。

③ 指 Piazza Indipendenza 独立广场。

④ 说我生活艰难。又说她一直打算去中国。

⑤ 帕多瓦。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⑥ 威尼斯。

⑦ 忒耳弥努斯(界标之神)旅馆。

号室。每日房金 22.50 lire, 小帐 3.40 lire, 附加税 2.25, 共 28.15 lire.

7:00 抵旅馆。早餐, 与 Natalie, Harriet, Davesnes 同座。

9:00 由 C. I. T. 派员引导, 同出。乘汽艇(即等于电车, 因此间街衢皆河渠), 票费 0.35 lire。至 Ponte di Rialto^① 登岸(按 Rialto 原系 rivo alto, 即“deep stream”^②之义, 乃诸岛中最大之岛之名), 至 Piazza San Marco^③。广场集群鸽, 列队飞旋; 而钟楼(La Torre dell'Orologio)上之二铜人, 方转动, 以锤敲钟, 其声清澈。

1. 先游圣马可寺(San Marco), 详见 Guide-Book, 不具述。(Ruskin's "Stories of Venice"^④ 必须参读。)

2. 次游总督宫(Palazzo Ducale), 详见 Guide-Book。中有甚大之会议厅, 总督(Doge)^⑤ 及阁员(或大臣, Procurators^⑥ 坐台上,) 诸 Senators^⑦ 环壁而坐; 室中有 Tintoretto's "Paradise"^⑧, 世界最大之油画。

3. 总督宫之东, 即 Bridge of Sighs (Ponte dei Sospiri)^⑨。桥临小河, 两方皆有壁, 仅只小窗可外窥。桥西为审判厅, 桥东为死囚狱, 尤

① 里亚托桥, 横跨威尼斯大运河之桥。

② “深的河流”。

③ 圣马可广场。

④ 英国艺术评论家, 社会改革家 John Ruskin 约翰·罗斯金(1819-1900)所著《威尼斯的故事》。

⑤ 总督, 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官。

⑥ (意大利某些城市的)市长。

⑦ 参议员。

⑧ 丁托列托的《天堂》。Tintoretto 丁托列托(1518-1594), 文艺复兴后期著名威尼斯画家。

⑨ 叹息桥, 意大利威尼斯桥名。约建于 1600 年, 横跨总督府和监狱之间狭窄水道。因古时囚犯过桥发出叹息, 故名。

以政治犯为重。宓等并入狱室观览，有小窗，俾与家人最后诀别。又牧师可入内为囚忏悔。又有秘监，囚在此者，辄秘密斩杀，由小窗投入河中。（Byron 论 Bridge of Sighs 有误）。

4. 观制玻璃。

正午，循原航路，回旅馆午餐，Irachi 及 Coquet 亦来同席。Irachi 谓 Harriet 可自择 Chevalier^①，宓仍与 Harriet 对坐。

下午 2:30—5:30 乘艇 (gondola)^② 出游，宓与 Marquis 一家同舟。然宓倦极思睡，多失美景。舟循大河，次入小河，曲折回旋。

此市以河为街，河水直抵墙壁，屋宇若悬水中。对街常多小桥，曲洞铁栏。然河岸行人可步行之石阶路，极少见。屋多朱红，或灰黄色，窗外有 Balcony^③，式秀整。水为豆绿色，甚美，但略有臭味。艇为木制，漆黑色，细长，艇首立铁篙，挥艇者一人，单桨。

是日先游河道，次至海上，见景色极佳。诸岛分立水中，若 Cerueteries^④ 则为黄色，余岛则白屋赤顶，间以高塔，景至明丽，如彩画。波平，豆绿色。轮船、帆船（帆有红有白）、小艇均多，往来如织。

欲作诗，未成（稿另存）。

参观(1)Pauly & Co.^⑤ 制玻璃，极精工；其已制成之货品，陈列数室，琳琅满目（据云，法国亦有，此非意国专业）。《说明书》一册，另存。(2) S.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 寺^⑥ 详见 Guide—Book。有

① 骑士。

② “贡多拉”，威尼斯小划船。

③ 阳台。

④ 切卢艾特丽斯岛。

⑤ 波利公司。

⑥ 法拉里光荣的圣马利亚寺。

Titian^① 纪念碑像,及 Bellini's "Virgin"^②, Titian's "Assumption"^③ 二名画。Titian 及 Canova 之墓^④,亦在此寺内。

5:30 归旅馆;Irachi 邀 Harriet 等至 Plaza St. Marco 茶肆中坐谈。

在旅馆晚饭(H等同座)后,共坐客室中,而某美国女士(Radcliff 毕业,前此评讥 N 者,侍母同游)独在旁座注视。宓不悦,乃归己室中。旋作书与 Harriet 解释,且约明晨会晤。

读 Byron 诗,早寝。

四月十日 星期五

晴。晨起下楼,早饭,候彼等来。

9—12,偕 Natalie、Harriet、Davesnes、Bévierre、Conquet,共六人,赴 Lido 之 beach^⑤ 游览。在 tramway^⑥ 舟中, H 遇其美国同级女友。在 Lido 海滨,捡取花石甚多,其一为 H 与我者,并包存。旋 Irachi 来,导归。至 American Express 等处,又步归旅馆,已下午一时过矣。

下午 2:30 众同出,乘汽艇,游观(i)Murano 岛之 Pulsy & Co.^⑦ 玻璃器制造厂;(ii)Burano 岛^⑧ 之花边制造所;(iii)Torcello 岛^⑨ 之

① Titian 提香(1488—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

② 贝利尼的《圣母》。Bellini 贝利尼(1400—14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奠基人之一,多作圣母像。

③ 提香的《圣母升天》。

④ 提香及卡诺瓦之墓。Antonio Canova 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刻家。

⑤ 丽都海滨。威尼斯一岛屿海滩浴场。

⑥ 缆车索道。

⑦ 穆拉诺岛之帕尔西公司。

⑧ 布拉诺岛。

⑨ 托尔切罗岛。

古寺(购图,存);仍乘汽艇归。行次,与 H 谈。H 深觉制花边女工之可怜;宓思中国情形,不敢告 H。

5:30 到 St. Marco Place 下汽艇。Irachi 及 Davesnes、Natalie 登塔(Campanile)^①, H 不愿登,宓亦未登,而陪她坐茶肆。旋彼等亦来。已而分途步归。我与 H 行缓;H 倦甚,不支,乃由 Rialto 上水中电车(汽船)归旅馆。

晚饭后, Irachi 提议再出, Davesnes、Natalie、Harriet 及宓同往。在街中久步,唱歌;H 说我好像完全不喜社交(我曾说不能跳舞)。后卒至 St. Marco Place 仍坐茶肆, Irachi 付 H 账。又久盘旋街中,乃步归;由 Rialto 乘船,十二时半抵旅馆。倦甚,思 H 当更倦。细思 H 事必恐必无望,因我年龄及心情太老,而不甚谙美国交际游乐之事,不能取悦于她也。

四月十一日 (Saturday)

晴。晨,仍与 H. N. D. 同早餐。

8:30 赴车站。9:00 顷,车行。宓与法国 Marquis 教授一家同室。在车中常坐睡,未及与 H 等叙谈。

11:00, 火车中午饭,仍与 H. N. D 同桌。席间, H 问我知美国最近之歌否,我答不知;又思此事决无望。

下午,仍坐睡于火车中,未与 H 等谈。

2:15 抵 Milan (Milano)^②, 在车站分别。Natalie、Harriet 随 Anderson 去,握手而别。

① 钟楼(在圣马可教堂旁)。

② 米兰,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和最富有的城市。

抵旅馆 Albergo Commercio(Piazza Fontana N.5)^① 宓住 72 室。一切在内,每日房金约 28 lire。

3:00 众乘汽车出游;Irachi 谓美国二女士不在,共觉凄索。

先游(i)Cathedral of Milan^② 此为宓所见 Gothic Cathedral^③ 中最宏丽者,极嶙峋深远之致;拟作诗。(ii)游 St. Maria della Grazia 寺,系 Dominican 僧院^④。此中有 L. da Vinci 之“Last Supper”^⑤,画于长方形室之北壁;室只西面有窗,光自此一方入,图与之合;立室之西南隅看,图适为室之延长,此其妙非身历者不能知。南壁亦有一图;其中只 Duke 与 Duchess^⑥ 系 da Vinci 绘。十八至十九世纪间,兵驻此,此室用为厩厨,故图颇污损。(iii)又一 Church,忘甚名,见图。(iv)Fountain of St. Francis.^⑦ (v)Monument of Cavour.^⑧ (vi)Cemetery 公墓,极美。中国人虽敬祖,缺此,有愧。

归旅馆后,Irachi 邀宓及法国二女士游 Grand Magazine^⑨。宓购画。Conquet 君请酒(Vermouth)。

晚饭时,接彦 April 23 之绝交函,苦甚,愤甚。

① 阿尔贝哥商务旅馆(封塔纳广场 5 号)。

② 米兰大教堂。

③ 哥特式建筑大教堂。

④ 天恩圣马利亚寺,系(天主教修会)多明我会僧院。

⑤ L. 达·芬奇之《最后的晚餐》。Leonardo da Vinci 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工程师。

⑥ 公爵与公爵夫人。

⑦ 圣方济各喷泉。

⑧ 加富尔纪念碑。Count Cavour 康德·加富尔(1810—1861),皮埃蒙特政治家,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⑨ 大商场。

晚, Irachi 邀至某戏院(Scala^①?)看 Musical Comedy^②, 名忘; 戏资 9 lire, 自付。

归后 12:30—2:30 函复彦; 甚惜其不游欧, 谓婚事面决, 成败皆好(此函至 Genève 乃寄出)。

四月十二日 (Sunday)

晴。早餐后, 赴 Grand Magazine, 欲购画片以赠 H, 而肆皆未开, 仅于市摊上购一小册, 殊劣。

9:30 随众乘大汽车出, 宓与 Davesnes 同座, 念 Harriet 等已抵巴黎矣。车行一小时以上, 抵 Lake Como^③ 湖滨, 众下游散。宓与 Davesnes 及 Bévirre 沿湖滨步行, 直至公园而返。

正午, 至 Grand Hotel Velga^④ 午餐。

下午 1—2, 仍乘大汽车返旅馆。此湖风景不为甚佳, 水为铁青色, 山为青紫色。有风景书一册, 又一小册。购画片二张。

旋随众乘汽车到车站, 3:05 火车开行。宓与 Conquet 等同室。

夕, 仍与 Conquet, B. D. 同桌晚餐。念 Harriet 等, 惘然如有所失; 又思彦之不肯来欧, 致成莫补之缺陷, 心甚怨之。

晚 9:00 抵 Mondam 入法境, 验护照行李。夜过 Annecy^⑤ Chambér^⑥ 等地, 皆 Rousseau 故迹及艳史所在。沿铁道渐多山, 亦多隧道。

① 斯卡拉剧院。

② 音乐喜剧。一种穿插着歌舞场面的喜剧。

③ 科莫湖。

④ 费尔加大饭店。

⑤ 阿讷西, 法国东南部上萨瓦省省会。

⑥ 尚贝里, 法国萨瓦省省会。

Irachi 索书片纸(中英文)表示致谢 C. I. T. 之意。

在车中众皆熟睡；将下车前，法国二女士（Marquis & Charbonnel）来道别。宓约他日以中国邮票寄 Charbonnel 女士。

入法境，火车时刻改早一小时。12:15 抵 Culoz 站，为山间小城。必在此下车，住车站近旁之 Hotel de la Gare (Room 20)^①，每日房金 20 francs。自出国以来，孤身投宿，此为初次；然倦甚，不久即入梦矣。

四月十三日（Monday）

晴。晨 7:00 起，至车站早餐。

乘 8:23 之 Express 火车^② 赴瑞士，车费三等约 15 francs。

在途中兑换瑞币。每一瑞士 franc = 5 法国 francs。

此路多高山深谷，又多隧道，奇石幽洞，风景渐殊。

瑞士时间似较法国早一小时，故车行一小时半，即抵 Genève (Geneva) 之 Gare de Cornavin^③，时为十一时左右。

站中验行李护照。出站即见 Hotel des Familles^④；然以叶企孙住 Hotel Bellevue (British)^⑤，故亦径投住此旅馆，乘旅馆汽车往（在 Quai Wilson^⑥，滨湖，风景佳，设备华美），住 62 室，每日房金连早晚饭并洗浴 21 francs（瑞币）。宓因企孙外出，遂即在旅馆午餐，8 francs。外又有种种名目，如接送行车之类，诸种合计，

① 火车站旅馆（20 室）。

② 直达快车。

③ 日内瓦之科夫纳万火车站。

④ 家庭旅馆。

⑤ 美景旅馆（英国人开设）。

⑥ 威尔逊码头。

仅住一日，而账单为 36. 10 francs（约近法币二百法郎，约合国币三十六元，）殊不合算。

午饭后 1—3 独步湖滨，风景殊佳。湖形长，此为西端。湖水色晶绿或蓝，然为日光所映，成诸彩色。湖北为 Jura 山，湖南为 Alpes 山^①；Mt. Blanc^② 于晴日下午可见，山顶皆雪，映日为金明色。宓步至 Jetée des Pâquis^③。又至 Ile de Rousseau^④。见 Rousseau 像，铜制，Pradier^⑤ 造，1834 年立。（此盖纪念 Rousseau 者。其地，似与 Rousseau 本人无关。）

又至市中游步，定住 Hotel des Familles 一星期。又在 Laurens^⑥ 肆中，购画片 40 枚；其一 Clarens^⑦，拟赠 Harriet。每画片价 0. 15 francs(瑞)亦较法国贵。

于肆中，寄邮片与贤及燠。

4—5 在旅馆洗浴。

5:30 叶企孙归来，在旅馆同晚饭。风大，未外出。即在馆中谈清华事及归后拟提议整顿各事。

四月十四日 (Tuesday)

晴。晨起甚迟，未及早餐。10:30 付清旅馆(Bellevue)帐(馆人介绍住 British Pension, 26 Boulevard des Philosophes, Genève^⑧ 房饭金

① 湖北为儒拉山，湖南为阿尔卑斯山。

② 白垩克峰。法国东部与意大利交界处阿尔卑斯山最高处。

③ 巴奎斯堤。

④ 卢梭岛。

⑤ Pradier 布拉迪耶(1792—1852)，法国雕塑家。

⑥ 劳伦斯书店。

⑦ 克拉朗。在瑞士日内瓦湖(莱蒙湖)东端之北岸。

⑧ 英国公寓(日内瓦，哲学家林荫大道 26 号)。

每日 10. fr. 起码)。雇汽车 (2 francs) 与企孙同载, 至 Hotel des Familles (14 Rue de Lausanne, 在 Covnarvin 车站近旁)^①, 住 39 室, 每日房饭金 12.50 fr. (出游只扣饭金)。此为 Christian Hospices^②; 然一切已甚适, 不必住大旅馆, 徒糜费也。

10:30 与企孙出游。先至 40 Grand' Rue^③ 观 Rousseau 故宅, 今为电器商肆。壁上石碑勒明 Rousseau 生此; 但原宅已毁, 此其故址而已。按此宅乃 Rousseau 之祖之宅; Rousseau 父宅, 在 27 Rue Rousseau^④。其旁 11 Rue Jean-Calvin^⑤ 有 Calvin^⑥ 故宅; Calvin 于 1543—1564 年居此。原宅于 1706 年毁, 仅勒石说明而已。

次游公园, 曰 Promenade des Bastians^⑦。于石壁上观凸凹刻“宗教改革纪念碑像”(Monument de la Réformation), 有画片另存。此公园为 Genève 大学^⑧ 所在。大学图书馆中附设 (i) Salle Ami-Lullin^⑨, 中藏 St. Augustine^⑩ 手书 papyrus, 及 George Eliot^⑪ 三十岁像, etc. 必须细观; (ii) Salle de la Réformation^⑫; (iii) Musée de

① 家庭旅馆(洛桑街 14 号, 在科夫纳万车站近旁)。

② 基督教旅客招待所, 宗教团体所办。

③ 大道 40 号。

④ 卢梭大街 27 号。

⑤ 让-加尔文大街 11 号。

⑥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 (1509—1564), 法国神学家, 16 世纪西欧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⑦ 巴斯蒂安散步场所, 海滨人行道。

⑧ 日内瓦大学。

⑨ 阿米-吕兰大厅。

⑩ Sain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354—430), 古代基督教会的思想家。396—430 年任罗马帝国非洲领地希波 (今阿尔及利亚境内) 主教, 是当时西方教会的重要人士。

⑪ 乔治·艾略特 (1819—1880) 英国女小说家笔名。

⑫ 宗教改革运动厅。

Rousseau^①——是日均未值开放之时，他日当再来细为观览。此外有 Institute de Rousseau^②，系一学校，带慈善性质，与 Rousseau 毫无关系也。

正午，归 Hotel des Familles 午餐。

下午，与企孙同乘⑤电车，至植物园、动物园游观。次游其旁 Parc d'Aviana^③。次游 Parc du Mon Repos 及 Parc du Loc^④ 两公园。途次见训练跑马者。在 Parc du Loc 公园久坐，观湖景。至 6:00，乃别企孙，归 Hotel des Familles 旅馆晚餐。

晚函彦，连四月十一晚在 Milan 所写者，一同封发，略谓彦之不肯来欧，必实认为最大缺憾，至其为我谋及愿嫁我之意，我甚感激；目前正策，仍望六月间来欧，婚姻及各种附带问题，俟面谈再决，则为婚为友，两俱快适矣云云。又函吕碧城，请其将宓前次钞寄拟作《信芳集序》之稿，仍寄还我。

10—12 细读企孙之 Baedeker's "Switzerland"^⑥，钞出有关系者若干条，另纸存。

四月十五日 (Wednesday)

晴。晨起，补作日记。

10:00 将 Hotel des Familles 房，暂时腾出；至 Hotel Bellevue，晤企孙，同登小轮舟，赴 Territet^⑥，船费 2nd Class 计 5.45 francs。

① 卢梭纪念馆。

② 卢梭学院。

③ 阿维纳公园。

④ 吾慈公园及卢克公园。

⑤ 由 19 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发行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瑞士》。

⑥ 泰里泰。在瑞士日内瓦湖东端。

10:45 舟行。于舟中,遇清华留美学生陶葆楷^①等二人。同午饭(每人 4.70 francs),又同照一像;闻说清华校长,已委定吴某,系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教务主任云云。二生极述留美学生到欧洲游历后,所获之利益及所感之快乐无限;宓因之痛伤彦之锢蔽胶执,不从吾言,不肯来欧。

下午 1:40 抵 Ouchy - Lausanne^②,二生别去;宓与企孙于 3:15P. M. 抵 Territet。登岸,携企孙之二箱上山,迂道;既达 Tretasse 旅馆^③,而无空室,乃复下山;西行,卒得 Hotel Vernet^④,居焉(宓居 35 室)。每日房金 6 francs,每饭一顿 5.50 francs,早饭 2 francs。

3:30 偕企孙出。东行,沿湖滨,行约五分钟(乘电车“Chillon”^⑤),即抵 Château de Chillon^⑥,购票(1 franc)入内,有《指导图》(另存)。此 Château 植立湖中,与岸隔深沟,木桥连之,风景至美。

于②室中,壁上有 Bonivard^⑦ 像。Édouard Hoesch^⑧ 于 1883 年绘,附诗,以法文作成,addressed to Bonivard^⑨。于③室中,凭窗外望,绿水潺湲;迎面正对雪山,日光斜照,湖波荡漾,光影迷离;幽静,极

① 陶葆楷(1906—1992),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后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士,哈佛大学卫生工程硕士。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土木工程系副主任、主任。

② 沃舍—洛桑。

③ 特列塔斯旅馆。

④ 凡尔纳旅馆。

⑤ “熙隆”。

⑥ 熙隆古堡(内有地牢),位于日内瓦湖边,见拜伦诗《熙隆的囚徒》。

⑦ François Bonivard 弗朗索瓦·博尼瓦尔(1493—1570),日内瓦爱国者,因受迫害被关入熙隆古堡地牢,为拜伦所作《熙隆的囚徒》一诗的主人公。

⑧ 艾德华·霍希。

⑨ 献给博尼瓦尔。

美，诚为人世桃源。于⑨室中，即 Bonivard 所系之狱室，见三石柱，均有小铁环，未知何者为当年 Bonivard 所系之环。有 Byron 纪念石，立壁间。May 27, 1924 所泐，正值 Byron 歿后百年纪念之年。于⑩ Knight's Room^①，见壁间平画诸武士之徽章，各为方块，相连成行；徽章多画人心之形，外加缀饰。因念“Childe Harold”Ⅲ^② 诗中，叙武士盾上画其心云云，今可得证。（有画片，另存。）最后登⑪圆塔，至全寨最高处，想见当年争战之苦。

游 Château de Chillon 诗一首（尚待修饰）——

诗人所盛称，神奇郁古垒。
圆塔深入湖，一湾临绿水。
岭背桃花发，雪山对面起。
晃漾波晶莹，凭窗静可喜。
人间此仙源，岂陷劫尘里。
战血染碉楼，黑冤沉狱底。
画盾献赤心，系镣存道揆。
英烈往事空，风景千年美。

又录 Baedeker's "Switzerland"一段，以备参考。

Château de Chillon 建于 13th century，为 Counts & Dukes of Savoy^③ 之根据地。

Basement - Dungeon^④ 最后之囚，为 François de

① 武士室。

② 因念拜伦长诗《王孙哈罗德纪游诗》第 3 曲。

③ 萨伏伊伯爵与公爵。

④ 地下室一监狱。

Bonivard, Prior of St. Victor at Geneva imprisoned by Duke of Savoy in 1530^①, 铁环犹存; 于 1536 得释, 因 Bernese & Genevese 攻得此 Chateau.^②

Byron 诗作于 Ancre Inn^③。3rd pillar, 有 Byron 之名刻焉(later)。Tablet on the wall (1924)^④。

5:00 出, 沿湖滨东归。行一段, 则伫立回望, 风景至美。湖湾曲折, 似觉无尽; 极左雪山如金字塔, 白色, 映日则为绯红色, 如裹蜡纸。对面雪山, 为青紫色, 谷中如银条; 天渐晚, 则水天一色, 连为深青。右(西望)则落日正当两峡间湖波水平线之中点, 为正红色, 层云成线捧覆之; 已而云线中断红日, 如裹带, 如小地球(小儿玩具)之画彩色表示寒、温、热带者。日映水面, 该处成彩霞, 淡红翠绿相间, 类蚌壳之里面。日影射湖中, 成圆柱形, 正赤色, 荡动不息, 波纹点缀, 如火龙柱。已而日落不见, 全湖青紫色。

此间风景美极; 盖湖之东端, 其幽静美艳, 更胜于湖之西端也。

宓到此极感快适, 思彦苟从宓劝来此, 则心情识解必为一变。嫁与不嫁, 均得快乐; 何至争执疑虑, 使人我皆苦哉! 此亦可谓不获补救之缺陷也。

与企孙缓步归旅馆(Hotel Vernet), 已 7:00。晚饭后, 早寝。

Geveva 诗, 第一首《总叙湖景》:

① 弗朗索瓦·德·博尼瓦尔, 日内瓦(附近的)圣维克托隐修院院长; 于 1530 年被萨伏伊公爵囚禁。

② 伯尔尼人与日内瓦人攻得此古堡。

③ 拜伦(《黑礁的狱囚》)诗作于安克若旅舍。

④ 第三柱, 有拜伦之名刻焉(见后)。墙上的石板(1924 年)。

百里丽满湖(Lake Lemane^①),细长玻璃(水晶)枕。
四围簇雪山(嶙峋围山雪),耀日敷金粉。
急流横贯注(Rhône^②),宝石青(穿)丝引。
绿波似镜平,映天万象准。
晴夕火龙柱,雨晨银墨印(晕)。此句系明晨所得。
帆船同白鸟,浮游适情韵。
依山楼阁巧,绕堤花木蔄。
人世此仙源,客游绝忧愠。

此诗多出韵,故另改如下,似不及原稿也——

百里丽满湖(Lake Léman),玉笏同芳润。
耀日金粉围,雪峰簇千仞。
宝石青丝穿,贯注河流迅(Rhône)。
绿波映天深,万象镜中认。
晴夕火龙柱,雨晨银墨印。
帆船偕白鸟,栩栩风光趁。
依山楼阁密,绕堤花木俊。
胜境绝人寰,客游心情顺(到此忘鄙吝)。

四月十六日 (Thursday)

晨,阴雨。由 Hotel Vernet(Territet)窗中外望,湖山水天,浑沦

① 即日内瓦湖,古名莱蒙湖。

② 罗纳河。

一片，作深青色，而雪山为云所断，云更由山顶出，绵绵如吐烟，色皆青白，比昨夕更饶幽韵。得诗一句，足成昨稿。

早餐后，仍微雨。与企孙出，乘电车(0.30 franc)西行，沿湖滨，约十分钟至一刻，抵 Clarens(译音克拉朗)。由警区询得，沿 Rue du lac^① 西行约 100 yards^②，折沿 Rue Byron^③ 北行，更折西，在此街之路南有三层楼之白石屋，正在翻修中；屋前面有白石一巨方，上刻

Maison Vinet
Byron

④，盖即 Byron 于 1816 年在此所居之宅也(Baedeker^⑤

微有误)。

又据 Baedeker 书云：在湾河上之山，有 Château de “Les Crâtes”^⑥ (1864)，其近傍之 Chestnut Copse is tradition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Bosquet de Julie”，in “La Nouvelle Héloïse”^⑦。宓等询之路人，西行，沿另一电车道上山，折西行，过山涧桥(下有流瀑)，绕小山一周，至山顶，见林园，标明 Château Les Crêtes；但又有木牌，大书此宅出卖。入园，见居宅，红砖制，有圆塔甚高。园中树木甚多，然遍寻此 Chestnut Copse 则不可得，未见有标志也。然此地风景至佳，隔湖雪山，近立如银屏，而左之山涧流瀑，亦潺湲可听，宜 Rousseau 之取景于此也。

① 湖泊路。

② 100 码。

③ 拜伦路。

④ 维奈 拜伦寓。

⑤ 贝德克尔旅游指南。

⑥ “克拉特”堡。

⑦ 栗木矮树林，是传说中被认为是《新爱洛绮丝传》小说中朱丽与情人会面的小树林。《新爱洛绮丝传》(1761 年出版)是卢梭的著名书信体小说，朱丽为该小说中女主角名。

11:30, 与企孙循原路至 Territet, 仍在 Hotel Vernet 午餐。

下午 1:40, 与企孙由 Territet 乘小轮舟沿湖北岸归。约 3:30 抵 Lausanne—Ouchy, 企孙别去登陆, 宓则乘舟直归 Genève, 船票 5.45 francs, 同昨。

沿湖北岸行, 北岸诸山, 见之明者, 色为青赭, 花木点缀; 而南岸诸山, 则一片青蓝, 雪罩其巅, 并满其谷, 映薄日如银, 极明丽。似若南岸风景胜于北岸者; 然船行略近南岸, 则远看北岸诸山, 亦同此景。故知若宓身临南岸, 亦不能得此美景矣。

登舟后晴, 风较昨为大。

Genève 湖, 古名 Léman 湖, 细长; 依吾所到, 似东端风景较西端远胜之, 以其较幽静而湖岸逼近山脚也。湖北岸为 Jura 山, 南岸为 Alpes 山之分支; Mt Blanc 则在其后, 仅晴日下午可见。

近两日所游之湖畔诸地, 最东为 Château de Chillon。由此而西, 为 Territet, 夜宿于此 (Hotel Vernet)。再西为 Montreux^①, 为湖东端一大市, 犹湖西端之 Genève; 然为商业游乐居住之地, 风景不佳, 店肆栉比。宓三过其地, 未下电车。吕碧城女士居此, 更不能访矣。再西为 Clarens (Vevey^②—Clarens—Montreux—Territet—Veytaux^③ 实连为一市区), 详上文。再西为 Vevey, 据 Baedeker 云, 为 Scene of Rousseau's "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④。

① 蒙特勒。

② 维威。

③ 威托。

④ 据贝德克尔旅游指南云, 维威为卢梭的《新爱洛绮丝传》之取景所在 (1761)。

企孙登岸处之 Ouchy, 为 Lausanne 之外港。据 Baedekers 云, 在 Ouchy, 有 Hotel d'Angleterre, 即 the Ancre Inn 之旧址, Where Byron & Shelley stayed in 1816, & Where Byron wrote "The Prisoner of Chillon"^①。由 Genève 乘① 电车, 可达此地。由 Ouchy 乘电车上山, 即至 Lausanne。

据 Baedekers 云, 在 Lausanne 市中之 Place St. François (near 总站)^②, 有 Post Office, 即 La Grotte 之旧址, Where Gibbon Lived 1783—1793 & completed "Decline & Fall"^③ (宓虽未游, 但拟作诗一首, 并咏 Gibbon^④ 早年爱 M^{lle} Curchod^⑤ 之事)。又在 Lausanne 之 Musée des Beaux-Arts, Room I (Salle Louis Arlaud)^⑥, 有 Supposed portrait of M^{me} de Warens^⑦, 无名氏所绘。

7:00 抵 Genève, 仍住 Hôtel des Familles 二十一号室。

晚以 Château de Chillon 诗, 并注, 及画片六幅, 作函寄浦君刊登。

四月十七日 (Friday)

阴, 微雨。晨 8—9 发浦函(昨晚写); 又购瑞士小孩画片数张,

① 英国旅馆, 即安克若旅舍之旧址。拜伦和雪莱 1816 年在该处停留过, 拜伦并在该处写了《熙隆的狱囚》。

② 总车站附近的圣弗朗索瓦广场。

③ 有邮局, 即岩洞之旧址, 吉本 1783—1793 居住过并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

④ Edward Gibbon 爱德华·吉本(1737—1794), 英国历史学家。

⑤ 居肖小姐, 即苏珊娜·奈克夫人结婚前之姓。

⑥ 洛桑之美术博物馆, 第一室(路易·阿鲁厅)。

⑦ 被认为是瓦伦夫人的画像。瓦伦夫人(1700—1762)是卢梭早年的恩人和情妇。

函寄学淑，而寄由陈遼转交（已寄英、意、瑞三国）。

9—10 游观 Genève 市中 Rhône 河上诸桥（桥数凡七，《信芳集》中有诗咏之）；以铁闸（可分卷）所成之瀑布。

10—12 沿湖南岸东行，历游（i）英国公园 Jardin Anglais，一称 Promenade du lac^①；（ii）谷仓公园 Parc le Grange，建立于 1800 年，系 François Favre^②（1736—1814）及其后嗣所经营；（iii）活水公园 Parc des Eaux-Vives，较前二园为大，中亦多曲折，富草地林木，英国式之公园也。有“万国网球社”。

更沿湖岸东行，约二里，于 10:30 到 Montalègre^③ 地方。此系滨湖村庄，仅有私人庄宅若干，无市集。据 Baedekers 云，此地有 Shelley - Mary - Jane 于 1816 年所住之 Villa^④，但予寻访未得（Shelley 在欧陆，远不如 Byron 之著名）。但见拜伦路（Chemin Byron），循此登山；路尽处，路南侧有“Byron 纪念石”一巨块

（甲），上刻字云

à Byron de
Centenaire 1924^⑤

坐石旁木椅，下窥湖面，风景至

清佳；盖此处正当湖岸插入湖中之处。值兹微雨，云烟缭绕，殊为美境。

由此更沿山上平路往南，约 100yards, in the parish of Cologne,^⑥

① 湖畔散步场所。

② 弗朗索瓦·法夫尔。

③ 蒙塔莱格尔。

④ 雪莱—玛丽—简于 1816 年所住之别墅。Mary Godwin 玛丽·高德温是雪莱的妻子。Jane Williams 简·威廉斯，为雪莱之友 Edward Williams 爱德华·威廉斯之妹。

⑤ 1924 年献给拜伦逝世百年纪念。

⑥ 在科隆教区。

路南有黄屋，二层楼，为一甚小之庄园，即 Byron 1816 年之居宅。屋外壁嵌长方白石碑，刻壁上，文如图：此即 Villa Diodati，而“Childe Harold”Ⅲ 撰作之地也。徘徊感念，不觉神往。时微雨，步归旅馆午餐。

下午 2—4，再至 (April 14 曾来过) 大学图书馆。(1) 参观 Musée de Rousseau，费 1 fr. 外付酒资。所藏有价值之书画 etc. 极多，应详为研究，惜未再来。所见已作笔记，为 Rousseau 诗注，兹不详。Musical

Lord Byron
Poète Anglais
Auteur du
Prisoner of Chillon
habita la
Villa Diodati
en 1816
y composa le 3^{me} Chant
de
Childe Harold ①

notes^②；书之初版。各种手稿，字细小而工整（比宓之字尤为细小）。Louise de Warens^③ 刻画之像；手函，字迹恶劣。Edict of Department，condemning Rousseau 所著书。^④ Rousseau 在塾课册，几何画。又有 M^{me} d' Epinay^⑤ 像，Thérèse^⑥ 像，etc.；但皆无从购买，只有购“Annales de J—J. Rousseau”^⑦ 全套，则像均在其中。图画：“Confessions”^⑧ 中故事。绣画：Julie 在花树下，吻 St. Preux^⑨。纪念品：表坠，徽章，etc. Rousseau 像貌 = (小流氓 + 老太太)。宓拟回国，

① 此为刁达体氏庄。英国诗人、《熙隆的狱囚》作者拜伦爵士，于 1816 年寓居此庄，撰成《王孙哈罗德纪游诗》之第三曲。

② 乐谱。

③ 露易丝·德·瓦伦。即瓦伦夫人，见上。

④ 省政府法令，谴责卢梭所著书。

⑤ 戴比奈夫人 (1726—1783)。法国女作家，著有《回忆录与通信集》。她为卢梭在她的别墅花园里修建一所村舍。

⑥ 苔蕾丝，卢梭的妻子。

⑦ 卢梭年鉴。

⑧ 《忏悔录》，卢梭的著作（自传）。

⑨ 圣·普洛，卢梭所著《新爱洛绮丝》中男主角。

以中文译本及书报关于 Rousseau 者，寄赠此馆；已告馆人，并书于册。

(II) 参观 Ami Lullin Hall 亦即 Salle de Réformation。中藏各种古本精印之 Bible。又有以下诸人等等之画像：M^{me} Necker Suzanne, 1739—1794, wife of Necker, author of "L'Éducation progressive"^①（此人疑是 M^{me} de Staël^② 之继母，待查）；Winckelmann^③（年少漂亮）；La Fontaine^④；Descartes^⑤；H. Grotius^⑥；C. Marot^⑦；Calvin^⑧（似宜作诗，详叙宗教改革之役）；Zwingli^⑨；Melancthon^⑩（名未确）；Erasmusi^⑪；Luther^⑫（并手迹）；Rabelais^⑬；Stanhope (Chesterfield)^⑭。

① 苏珊娜·奈克夫人(1739—1794)，瑞士出生的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奈克(1732—1804)之妻，《循序渐进的教育》的作者。

② 斯达尔夫人(1766—1817)，原名热尔曼娜·奈克，瑞士出生的著名法国女作家。父亲 J·奈克是路易十六时代财政大臣，母亲是 M^{me} Suzanne Necker 苏珊娜·奈克夫人(1739—1794)。丈夫斯达尔—霍尔斯坦男爵，为瑞典驻法国大使。

③ Johann Winckelmann 约翰·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古典学者，提倡古代希腊艺术，提出“高贵的简朴和无声的崇高”作为艺术最高的境界。

④ La Fontaine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⑤ René Descartes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解析几何学奠基人。

⑥ Hugo Grotius 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和诗人，确立国际法标准。

⑦ Clément Marot 克雷芒特·马罗(1496—1544)，法国抒情诗人。

⑧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16 世纪西欧宗教改革重要人物之一。

⑨ Huldrych Zwingli 赫尔弗雷希·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运动领袖。

⑩ Philipp Melancthon 非立普·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

⑪ Desiderius Erasmus 德锡德里·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文艺复兴运动中重要人物。

⑫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人，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

⑬ François Rabelais 弗朗索瓦·拉伯雷(1483—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有《巨人传》。

⑭ Stanhope (Chesterfield) 切斯菲尔德伯爵(第四)(1694—1773)，英国外交家，作家，著有《致儿家书》等。

又藏有 4th Century 之 Latin Bible^①; 回文 Koran, 8th 9th Century. ^②; Tolstoy 之 Mask 及手型^③; Papyrus (70 A. D.); Bonivard's 手函。至所谓 St. Augustine Mss. ^④, 并非手迹, 乃 8th Cent. Paprus^⑤ 所书为 St. Augustine 之著作耳。

夕, 散步湖滨。

晚, 将彦前次来函四五封 (在 Naples 及 Milan 接到者) 复函而加以批注, 预备寄还, 俾必处无所存留。复阅彦函, 知彦似不但不了解密之理想, 且视必为枯索无味之老学究, 无怪乎其嫁必常谓为牺牲也。

是晚作函致彦, 言到此游观之乐, 深惜其不来, 而邀其仍于六月来欧, 婚事则俟面商再定; 此函, 连同 April 11 夜在 Milan 所作之致彦函, 于明晨一同付邮寄去。

四月十八日 (Saturday)

阴。晨 9:00 乘火车赴 Nyon^⑥, 来回票 Fr. 2. 45。

约行二十分钟, 抵 Nyon。至 Bureau of Information (1 Rue de la Gare^⑦) 询问; 回至车站, 购电车票, 三等, 赴 St. Cergue^⑧ 来回, Fr. 4. 46。于是徘徊市中久之, 游 (1) Château de Nyon^⑨; (2) Promenade de Marronnier. ^⑩

① 4 世纪的拉丁文圣经。

② 8 世纪 9 世纪的回文古兰经。

③ 托尔斯泰的面模 (雕像) 及手型。

④ 圣奥古斯丁手稿。

⑤ 8 世纪的纸莎草。

⑥ 尼翁, 瑞士市镇。

⑦ 车站街 1 号, 情报局。

⑧ 圣·塞尔格。

⑨ 尼翁堡。

⑩ 七叶树散步场所。

10:30 乘电车行，登山。(原拟步行到山顶，因悉需三小时方可到，乃作罢。)寒甚，微雨，且杂以雪。自 Genolier 站^① 以上，则回看湖面，水天云三者连为一片，不能分辨；旋即飞雪。自 Bassins^② 以上，则大雪，如冬日，遍地皆白；幸电车内有热气管，可御寒；忆吕碧城“一时寒热同消受”之句，甚觉其真。至 Azier^③，则雪更大，一片迷濛，望远不见。

11:42 到山顶之 St. Cergue 村邑，下车。大雪不止；雪深没胫，幸马路坚硬，且天气非甚冷(零上二三度，摄氏)，路上雪易半消，故尚不难行走(且随时有扫路者)。

此地高度，为海面上 1050 mètres。寒甚；四山皆雪，屋顶树枝尽白，闻一年中恒如是。但日光时出，其时雪仍不止。散步，购画片。又在 Buffet de la Gare^④ 午饭，3 francs。

13:47 乘电车下山；大雪仍旧，且更大，一切迷濛。到 Genolier 犹是大雪，巨片，但地上雪则不深。至 Plantaz^⑤，雪变为雨矣。

夕 3:50 乘火车到 Coppet^⑥，雨。步至 Château de M^{me} de Staël^⑦，例于星期四 2—5 开放，票价 1 fr.。予来适非其时，以 2 fr. 给守门人，遂导观，且殷殷述说一切。据云 M^{me} de Staël 之长女 Albertine 嫁 Duc de Broglie^⑧，生子，即今宅主之祖，三代世袭

① 吉诺里耶站。

② 巴森。

③ 阿兹埃。

④ 火车站快餐厅。

⑤ 普朗塔兹。

⑥ 考贝。

⑦ 斯达尔夫人的别墅。

⑧ 斯达尔夫人之长女阿尔贝蒂娜嫁德·布罗意公爵。

Duc de Haussonville^①，并享有此正宅。今宅主为 Paris 著名文士，member of Academy^②，常居 Paris 云。(宅中有其住室，不许入内。)

宅中所见，已作诗注一篇，今不详记。购画片甚多。

屋颇旧，有园，内有瀑。楼下 Library；楼上 Salon。^③ 小 Salon 中，壁上中国画，清帝战胜蒙古，在天安门受降纳俘之图；云教士带回巴黎，夫人购来，甚珍视之。

寝 室 { M^{me} de Staël—富丽。堂皇。衾枕为绣花之黄色。
M^{me} de Récarnier^④—雅淡(床被白色)；中国花鸟画，
饰壁。

信札手迹 { M^{me} de Staël—矫健飞舞，大字，多改(男性书法)。
M^{me} de Récarnier—整而秀，小字，不改(女性书法)。

装 饰 { M^{me} de Staël—衣红黄色；外套墨绿色，
头巾红白相间(今折存玻璃橱中)。
(同寝室) { M^{me} de Récarnier—衣白色；Couch^⑤。淡红色。
(Schlégel^⑥ 立于旁)。

① 德·奥松维尔公爵。阿尔贝蒂娜、德·布罗意公爵及德·奥松维尔公爵，皆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1871—1922)所著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人物。

② 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 楼下图书馆；楼上客厅。

④ 德·雷卡米耶夫人(1777—1849)，法国贵妇人，丈夫是银行家，其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知名人物聚会之地。雷卡米耶夫人与斯达尔夫人交厚，常来斯达尔夫人别墅居住，故为特备寝室一间。

⑤ 长沙发。

⑥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翻译家。

容 貌 { M^{me} de Staël—雄健英特, 类男性之刚直。 cf. 吕碧城
M^{me} de Récarnier —美秀而文, 纯然女子。

Rocca, Jean, ^① 像一似李惟建、李惟果, 宜夫人之悦其人!

又有 Benjamin Constant^② 像。有 M^{me} de Staël 饰作其小说中之女主人 Corinne^③ 像, 鼓琴仰天, 若寻求知己而不得者。外有 A. W. Schlegel, Humboldt^④, Buffon, Rousseau, etc. 像。

5:50 乘火车回至 Genève, 雨止。

到后, 赴 Hotel Bellevue 取所洗衣。

归 Hotel des Familles 后, 接来函如下: (1) 凌其垵函, 述念我之情, 即函复慰之; 又述评燠之言,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非同隶此圈中者, 必难互相了解也。(2) 吕碧城函, 仍为无理之发怒, 以婚姻为“兽性”。又斥宓不懂文词, 不看全集, 甚至教宓以“椿萱”=父母! 宓怒; 然复短函, 极和且静, 言我现无误会, 请彼此释然可矣。予此一年来, 对女子完全失望, Winter 与叶崇智之鄙视女子, 实缘经验。即如吕君, 宓之为她费力已多, 且欣赏其词, 逢人揄扬; 今夕游 Coppet, 且思吕碧城= M^{me} de Staël。夫吕君与梁、袁私交甚厚, 其故友且为传说; 此等事宓并不以为非也。而人本半神性, 半兽性; 人之有

^① Jean de Rocca 让·德·罗卡, 斯达尔夫人 1811 年再嫁之年少军官。

^② Benjamin Constant 本杰明·贡斯当(1767—1830), 生于瑞士的法国小说家, 著有长篇小说《阿道尔夫》。

^③ 高丽娜, 斯达尔夫人所著小说《高丽娜》中的女主角。

^④ Wilhelm Humboldt 威廉·洪堡(1767—1835), 德国语言学家, 教育改革家, 曾任普鲁士教育大臣。

性欲，不足为耻。吕君自鸣清高，谓思及婚姻，便是禽兽；此伪也，抑亦过刻之论也。况婚姻恋爱，以情趣为主，文人诗人咏歌甚多；岂必婚姻便为性欲满足而已乎？必赞吕君为屈原，而吕君乃谓必侮辱她有兽性……；冤哉！于是知 (i) 世之持论过高者，其内实甚卑鄙；(ii) 人之发为诗文，作伪者多，非皆如吾辈之表现真情；故不可以文取人。(iii) 女子不宜奉承奖倍，只可取适吾意；如其无理，绝之忘之可也。今后必当聪明，而不再自苦矣！(3) Yetts 函；案件；又告 Johnston 已正式被举为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May 15 始复)。(4) 郭斌龢函，知东北大学又生变故，汪公且将引去云。

四月十九日 (Sunday)

半阴晴。晨出，至 Ile de Roasseau 散步，作成《卢梭诗》三首。至下午始完毕。



夕，5—7 沿 Rhône 北岸(右岸)下行，至 Rhône 与 Arve 两河合流处^①，观水色各别之异景。Rhône 河水为深青色；渐下，则两

岸皆悬崖；景幽深而冷肃。Arve 河水为浅豆绿色。两河合处，有堤刺入新河中，分隔二水。然至无堤处，两河之水，仍然判分；南半为豆绿色，北半为深青色。(cf. 泾以渭浊 etc.)。

^① 罗纳河与阿尔沃两河合流处。Arve River 阿尔沃河，源出萨瓦阿尔卑斯山脉，向北流经日内瓦后注入罗纳河。

宓过桥，沿新河南岸前行，见崖边有石洞甚多，群童聚嬉。宓始沿河滨行，继则登崖，循崖边小路行；路旁多树草，路基泥泞，宓衣之裤脚及皮鞋，均污湿。行久之，乃至一巨桥。立桥上西望，水仍分二色，不能穷其际矣（然其相混处，想亦不远）。于是过桥，至北岸，沿电车道之大道而东归。七时一刻，行抵旅馆，以皮鞋付侍女特为刷洗，付以酒资，乃易衣晚膳。

晚，整理画片。

近日游息，心境甚觉畅适。

函彦，述游息之乐，仍劝其六月间来欧，一切俟面谈决定。又以在 Naples 及 Milan 所接到彦之诸函，已加批注者，全数寄回彦收。今后关系，应待面谈，不再以通信延长误会与痛苦矣。

四月二十日 (Monday)

晴。上午在湖滨散步，作 (1) Clarens 诗一首。又 (2) M^{me} de Staël 诗二首。寄叶崇智一片，写去《湖景总叙》诗一首。

下午 1:30，乘⑦电车，游 Ferney^①，在法国境内。

入境时，车停。二男一姬，French Customs^②，来查行李。（归时，瑞士税关，来查行李及护照）。至 Ferney（先见“Hotel Voltaire”^③，无关系），先见庄（市长之邸）前之 Voltaire^④ 铜像。其人瘦小，伛偻立，

① 费尔奈。1758 年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买下的庄园，命名为费尔奈，因此人称伏尔泰为费尔奈老人或哲学家。

② 法国海关。

③ 伏尔泰饭店。

④ Voltaire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左手拄杖。像座(石)前书 Au Patriarche de Ferney. 1694—1758—1778^①。后书“此像于 July 27, 1890 立”，系制像人 Emile Lambert^②所捐制。右书 Voltaire 之各种重要著作(1'orpheline de la Chine^③ 亦在内)，题曰 Au Poète Philosophe^④；又书 Calas, Sirven, Montvailli, La Buvre, Lally 等^⑤。左书 Au Bienfaiteur de Ferney^⑥；下叙 Voltaire 曾建百餘宅，又为市立 Church, School, Hospital, Reservoir, Fountain^⑦ 各一；又 Voltaire 借钱与附近之人，而不取利；又 Voltaire 使沼泽变干；又 Voltaire 立 Faire 及 Market^⑧；又于 1771 岁歉，以赈助市民食。

旋至 Voltaire 故宅，不能入，扣门亦无应者。既询一老人，知宅主名 Lambert, fils d'Emile^⑨，常住 Paris，常在 Sorbonne, give course^⑩（教员）。在 Paris 有宅，恒居之，故不多来此。因之，无法入内观览；但其中亦无多可观之物云云。

此老人又言：(1) Ferney 居民，今 1200 人。(2) 昔者 Voltaire 占地极广，直抵瑞士边境；其后零星分售，今则所谓 Château de Voltaire^⑪ 仅有小园而已。(3) 老人所居宅，即 Voltaire 时之 Théâtre 改建者。

① 献给费尔奈老人。1694—1758—1778。1694 与 1778，为伏尔泰生卒年。1758 为伏尔泰在费尔奈购置地产之年。他一方面从事写作，一方面接待各方人士，积极参加主要针对教会的社会斗争，并同欧洲各阶层人士广泛通信，使费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

② 埃米尔·兰伯特。

③ 《中国孤儿》(1955)，即《赵氏孤儿》——伏尔泰所写剧本之一。

④ 致诗人哲学家。

⑤ 卡莱斯；塞尔文；蒙特维利；拉巴甫；拉利等。

⑥ 致费尔奈的恩人。

⑦ 教堂、学校、医院、水库、喷泉。

⑧ 集市及市场。

⑨ 兰伯特，埃米尔的儿子。

⑩ 常住巴黎，常在索邦大学（即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授课。

⑪ 伏尔泰的别墅。

购画片。乘 4:00 之电车⑦归 Genève。电车费,瑞币法币各半 franc,分纳于两国政府。此处距瑞士边境极近,而距 Genève 亦只 7.6 Kilomètres。

抵 Genève,在法国旅行社询悉:由此赴 Paris(via Culoz)① 最便利之直达快车为 21h.30 开,明晨 7:02 抵巴黎。

购法国小孩画片 10 枚,由遼转付学淑。

以 Rousseau 诗三首,附文三纸,画二张,寄浦刊登。并告浦,下年仍请其续编《文副》,如今年情形;宓则专编《学衡》,且著作小说。

晚饭时,遇一中国人,伍长耀君 Dr. C. Y. Wu, (Hotel Trianon Palace, 1 Rue Vanziard, Paris 每日 40 francs②。)同出游步湖滨街衢,又邀我喝咖啡。伍君由 Marseilles③ 来,乘飞机,云甚颠苦,且寒,劝我勿乘飞机。我尚未敢试也。

四月二十一日 (Tuesday)

阴。上午 9—11,至湖南岸 Parc des Eaux—Vives④ 等处散步,作诗未成。Genève 近处各地,皆已遍游。又风景虽美,而毫无友伴,终日与人不交言,亦嫌寂寞。于是游兴索然,急欲遣返 Paris 矣。

赶写日记等件。以 Clarens 诗,写寄彦;仍函劝其六月来欧,面谈一切。寄杨葆昌画片并函,嘱其续译“Childe Harold”。

下午雨,不便出游,颇觉闷损。

由 Genève 至 Culoz,火车票,二等,价约法币 20 francs。至由 Culoz 至 Paris 一段,意国旅行社所给车票(二等,约值法币 160 frcs.)

① 赴巴黎(经居洛斯)。

② 特里亚农旅馆,巴黎万齐亚街 1 号。每日 40 法郎。

③ 马赛。

④ 活水公园。

仍可用。

夕,付清 Hotel des Familles 旅馆账,共住六日,付瑞币 93 francs,即法币约 460 francs。

晚 9:00 登火车,9:30 开行。宓与一英人同车室,室仅二人,故夜间可对卧,眠时甚多。车系快车(rapid)且直达,遂于明晨 7:02 到 Paris 矣。

四月二十二日 (Wednesday)

晴。晨 7:02 火车抵巴黎 Gare de Montparnasse 车站^①。宓即径赴 Hotel d'Egypte,凌其塏及刘真如君尚未起。

10—12 与塏在卢森堡公园步谈。塏谓不婚而与之女士为友,亦是良策,但性欲未满足,恐身体受损耳。

午饭后,塏陪宓寻觅旅馆,访看三家,卒决定住 Hotel Rollin(18 Rue de la Sorbonne^②即二月初到此住两日者)之三层楼 33 号室,每日房金连小账共 24.5 francs。

下午,在塏室中阅月馀以来之《大公报》,知(i)清华校长已委任吴冕(南轩)^③;(ii)宓诗多已在《文学副刊》中登出;(iii)樊增祥^④、袁

① 蒙特帕纳斯车站。

② 罗兰旅馆(巴黎大学街 18 号)。

③ 吴南轩(1893—1980),原名冕,江苏仪征人。复旦大学预科毕业留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博士。1929 年返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1 年 3 月任清华大学校长;9 月辞职,任中央大学教授。1936 年兼任复旦大学校长,1942 年辞校长职。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9 年冬去台湾。1950 年任美国马萨诸塞州国际学院教授。1966 年退休,去台湾,任政治大学文学教授、院长。1980 年 11 月 9 日病逝于台北。

④ 樊增祥(1846—1931),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诗人。1877 年丁丑科进士。官至陕西布政史,江宁布政史,护理两江总督。著有《樊山诗集》《樊山政书》《樊山笔记》等。

克文、Arnold Bennett^① 均已逝世。

晚饭前，移必需之行李至 Hotel Rollin。

6—7 偕埏同访燠于新寓(11 Rue de Cluny, Paris 5^e)^②。燠自言甚病，旋见其有法国女客来。

Hotel Rollin 楼居甚高，颇寒；而室大，空寂(床设双枕，备男女夫妇同居者)，甚感索寞。晚早寝。

5—6 林崇墉君访宓于 Hotel Rollin，言潘式君被捕情形及不日可释出等语。

到此接贤四月二日书，言上次寄我函后，曾哭一次，请忘恕，始终为友云云；颇慰。

四月二十三日 (Thursday)

晴。 上午微雨，旋止。

晨 10—11 在埏处查书。接 Harriet 本月十九日及二十一日两函，约宓于二十二日下午至其宅中茶叙，喜甚慰甚。但时期已过，遂即复一函，请另约期会晤。寓址录下——

Harriet L. Gibbs, Chez M^{me} Lemaire(Entresol)

42 Boulevard Montparnasse, Paris 15^e. ^③

11—12 赴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in France(39—41 Boulevard Haussmann. 9^e)^④，以美国监督处寄来支票 17868. 60

① Arnold Bennet 安诺德·本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

② 巴黎 5 区，克卢尼街 11 号。

③ 哈里特·勒·格布士女士，巴黎 15 区，蒙特帕纳斯大道 42 号，勒梅纳夫人家(半楼，即底层与二楼之间的阁楼)。

④ 法国纽约市国家银行(巴黎 9 区，豪斯曼大道 39—41 号)。

frances取出。以 1000 还清欠塏之款；又以 2500 fr. 借给塏为印 Thèse^① 之费。餘 14368.60 fr. 拟以整数暂存附近银行。按此款为必应得五六月份月费美金 \$ 200, 又回国川资美金 \$ 520, 共美金 \$ 720。然必曾请监督处以美金 \$ 20 代寄郭斌佳为必购书；今之 17868.60 fr. 系 \$ 700 抑系 \$ 720 所合，未有来函说明，尚待复询也。

下午以 M^{me} de Staël 诗二首，文三纸，画十三张，挂号寄浦刊登。《学衡》71 期寄来，但印刷错误甚多。

夕 6—7 煖来谈。又塏来，言旧寓有空房，决即迁回。

晚 9—10 浴身。

四月二十四日 (Friday)

晴。晨塏来，助必迁回旧寓 Hotel d'Egypte 二层楼 9 室居住，每日 20 fr. Hotel Rollin 主人颇不喜。先是必于昨日上午函 Harriet 以 Rollin 住址告。下午三时，又函 H 告以迁寓。甚恐 H 有函来约会，而必又赶不及赴约，以此悬悬，于是午夕两次来 Hotel Rollin 询问，益招主人之怒云。

接彦四月十一日及十九日函，略谓既欲为婚，则彦不游欧亦当无妨，何可反覆(批三月二十一日之电)，使彦气愤；且彦嫁必实无好处，不嫁名誉较隆，经济较裕，而性欲则能自持；又云游欧未定，即来恐在七月间云。即时批复，谓一切均误会，非面谈不能解释；但必对彦不知游欧之有益于彦本身，亦甚失望云云。又彦欲还我 \$ 600, 必以晴雯撕扇取悦宝玉之事喻之，恐未能解也。

昨又接吕碧城复函，不肯寄还原稿，谓已撕毁(安也，盖中国人之

① 学位论文。

挟制耳)；且云，如宓文中不及吕名，则吕文中亦不及宓名，请放心云云。盖中国人只知应付，外交，手段；而不知感情了解，又何独责彦战？

午饭后，偕煖在 Luxembourg 散步。

下午，办杂务。拟在此住满一月，然后游德国，因(i)拟多读法文书；(ii)或可多与 Harriet 会晤；(iii)现住之寓室甚好，不欲舍弃之也。

夕，偕刘真如赴巴黎大学文科看功课表，决在此随意听讲，并多读书。雨。

四月二十五日 (Saturday)

晴。未明，醒。思彦事，决定不与彦结婚，而与诸人均友；以自适自乐——盖彦与宓思想兴趣根本不同；即彦嫁我后，恐仍多争执；可以买椟还珠为喻，盖彦对于我之真价值不能欣赏，徒觉(i)我离婚过之人，(ii)我之经济已分，(iii)我非世中名高位尊者，etc.。而我更必不满于彦——盖我之思想情趣固已大变，而我昔日爱彦之动机，已一一为彦摧毁无遗。我今即婚彦不过取其实际方面，能办事，能使我衣食起居舒服，能抚养三女耳；易言之，无关于精神感情；我心中仍多遐思，且视贤与 H 非彦所及。尤其今者已认明婚姻不可牺牲，恋爱须出自然；而不解吾意者，纵竭力为之谋划，亦无补于彼，尤致怨苦；故宓虽为彦辛苦三年，实对彦无益，且增彦之苦痛，今若婚彦，结果亦同。是故今者宓当有大决心，即决定不婚彦而以友谊且由彦之观点帮助之，慰藉之。

是夜梦与 Harriet 等游(但非已游过之地，仍是欧洲)etc.。夫梦为心声，宓不梦彦而梦 H，则是宓已不爱彦；不爱而婚之，是害彦并以自害也。

购 Nouvelle Littéraire^①, 细读之——现决住此专心读书自乐, 俟 H 放假返美国后, 必乃出游 (i) Athens^②; (ii) 德国。然后由 Siberia^③ 借道回国。彦到此, 当以密友相待, 同回国亦可。

午, 函 H, 谓旧旅馆 Rollin 主人不悦, 不便往取函, 诚恐 H 有函来约晤, 而必未知, 遂复误期, 故特预为解释云云。

夕 4—5 往访华夫人 (M^{me} S. Rosen - Hoa), 正值出门, 遂邀必同赴 Musée Guimet^④ 之招待东方人之茶会。是日会中有中国学生四人奏中国乐器, 如笙、笛之类。于会中识刘海粟^⑤ 夫妇, 住必之旧寓 Hotel Rollin (18 Rue de la Sorbonne), 约访晤。会散后 (7:00 P. M.) 送华夫人回宅, 乃归。

晚 8—10 与埏步行街衢, 谈甚畅。必为埏述必对彦心情, 略谓必昔爱彦实出诚心, 甚望彦亦能热烈真挚报我。彦之绝交, 拒绝, etc. 行为, 已使必在中国时痛苦失望, 然爱彦怜彦之心犹存。当必 1930 出国之时, 必对彦之态度, 乃视彦为 first case^⑥, 并望彦视我为 first case; 即以理智 (已非纯粹感情) 解决婚姻问题; 即不论以前种种, 只说现在与未来, 又双方不必丝毫牺牲, 两利两乐则婚, 否则不婚。然

① 《文学消息报》。

② 雅典。希腊共和国首都。

③ 西伯利亚。

④ 吉梅博物馆。

⑤ 刘海粟 (1896—1995), 原名槃, 字季芳, 江苏武进人。1912 年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1931 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讲学。后应法兰西学院裴那院士之邀, 在巴黎克萊蒙画堂举办旅欧美展。回国后, 在上海、南京举办个人画展。1933 年, 赴欧洲举行中德画展。1934 年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举行中国现代绘画展览, 1935 年赴伦敦展出。抗日战争爆发, 避于南洋。1940 年在印尼各地举行义赈展览。1942 年被日军逮捕, 解送上海。1952 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教授。1958 年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1979 年任院长。

⑥ 第一选择。

宓仍望此事有最好之结果，故坚主张彦于 Nov. 1930 即来欧，同在欧洲留学一年，以实行(i)试验(ii)感化之办法。彦此一年中，迟迟不来，使宓感情上大失望，觉婚彦无甚乐趣；而理智上，则觉(i)未经试验(同在一地，实行恋爱)而订婚结婚，双方危险；(ii)未经感化而结婚，事实纵无障碍，精神终难融洽。故今思之，不与彦婚而与彦为友，不特对宓为最善之办法，恐对彦亦是最善之办法。至宓不再婚亦甚乐，此中心理实最重要；彦不嫁，亦可自立，或亦非甚苦也。由宓现时之见解，觉世间万事不可勉强，结果如斯，尚非大错。然宓曾以如斯热情爱彦，结果对彦增加失败增加痛苦，此宓所深为疚心，此宓不自伤而却为彦极端悲叹者也。

埏谓曾与燠谈过；埏意以为(i)早恐彦不能了解并适合宓之理想；(ii)今婚彦而所图者为家用之节省与三女之有人抚养，则何如不与心一离婚之为愈；(iii)婚姻问题，当以各人之权利、快乐、幸福为标准，宓应如此，彦亦然；故不必过于替他人设想；(iv)就国内情形论，嫁得吴宓未始非荣幸。彦既不以为至佳或满意，则当另求；(v)所悲者，彦思想未解放，观察未清楚，如中国旧式女子，隐忍遏抑，自苦自伤，坐失良机，此则彦最可怜最可惜之事也。

四月二十六日 (Sunday)

晴。晨起甚早。于市中购鲜花二丛(5 fr.)，持之，步行至 Harriet 寓所(Chez M^{me} Lemaire, Entresol, 42 Boulevard Montparnasse Paris 15^e)，时正 9:30。叩户，女仆出应。适 H 着红色寝衣，方起。半开内室之门，语宓，致谢，嘱宓下午再来；问何时，答以二时。宓乃致花，置桌上，而归。

是日宓访 Harriet，为时过早，宓亦自知；但急思见 H，恐 H 外出不遇。今后与 H 或他人交际，当更慎重也。

归来,天忽阴雨,宓之心情亦骤变沉闷。思今晨往访 H 过早,不特 H 或不悦于宓,且其同寓之人必笑 H 有此不谙礼节不顾人情之客与友。因自惭自责,而致悲郁。

下午,半阴晴。2:30,至寓中。H 迎宓至客室中,与其寓主妇 M^{me} Lemaire 及 Natalie(同游旧识),又其美国级友二女士,共坐谈,并以留音机奏美国歌片。中间 H 有客来访,晤于别室,片刻即去。谈次,知昔同游之 Davesnes 及 Irachi,曾遇于市中。是日,宓以晨来过早,自惭而不怡,少兴致,谈话不多;又愧伤中国事,如 la Cité Universitaire^① 中国独未建造等。某女士告宓, Wednes. 5—7 P. M. 美国大学会欢迎 Prof. Grandgent^②,宓可赴会。Natalie 仍以购伞等事为谑。H 对宓如平日;衣黑紫衣,坦白欢笑,对宓晨访之事,似毫不见怪者。4:00 宓辞出, H 送于门次,约再会;问宓何时游德国,宓答以拟变计,总之三四星期内必仍在巴黎。

甫出门,即雨;继以雨雹,宓出茶肆门次避之。归后仍忽雨忽晴。自别 Harriet 于 Milan,常思晤于 Paris;今兹之晤会,似非甚圆满,宓之咎也。

四月二十七日 (Monday)

晴。晨接美国 Uptown Close Cultural Expedition^③ 寄来章程,中国学生由美回国,船费仅收美金 \$ 130 云。

午饭后,购戏票。

① 大学城。

② Charles Hall Grandgent 查尔斯·豪尔·葛兰坚(1862—1939),美国罗曼语学者,通俗拉丁语的主要权威,并以对但丁的研究而著名。1896—1932 任哈佛大学教授。作者曾从其受业。

③ 向非商业区的文化考察。

下午读 Dumas fils^① 剧本《茶花女》，晚读毕(5 francs)。宓年十二三，读林译《茶花女》，徒觉厌烦；在 Harvard 时，读法文剧本，亦不觉其佳。今读，乃多感而深能欣赏；觉二人误会乃爱人之必有之事，而世事之积重难返，非身历而饱尝者不能知也。

是日上午，9—11 增伴宓赴银行 Société Générale, Agence G(27 Boulevard St. Michel)^② 存款(14000 fr.)，取得收据(No. 136435; Compter 21676)；又赴巴黎大学办公处，缴报名费 100 fr.。

晚饭后，独立河边，望 Notre - Dame，深感其美。盖雅素而庄严，极雕琢细密与布置合谐之致。街衢之广，河桥之宽，灰色之屋宇，浓绿之园树，素蓝之天空——凡此种种，相合而成巴黎之美，为世界中所独有，异乎其他都市也。

四月二十八日 (Tuesday)

晴。 上午 10—12 偕刘真如，至 Notre - Dame de Paris^③，观 Messe Solennelle^④，有 Célèbre choeur de Rome de Monseigneur Casimiri^⑤ 唱歌奏乐。惟观客太多，颇嘈杂，殊不值观；需价 10 fr.。

午饭后，偕真如游步 Luxembourg 公园及 Observatoire 公园^⑥，深觉其美。盖法国公园，雅素而整齐。方圆界画，悉遵程式而寓匠心；所谓理智之表现，人工之极诣。值兹春日，树叶映微日，冉冉绿黄，若电光之闪烁，生意勃发。步行树下路中，若炎暑盛夏之凉爽宜人。树

① Alexandre Dumas 小仲马(1824—1895)，法国剧作家及小说家。

② 银行总公司总代办处(圣·米歇尔大道 27 号)。

③ 巴黎圣母院。

④ 盛大弥撒。

⑤ 卡西米雷爵爷的著名罗马合唱团。

⑥ 天文台公园。

既高大,种植排列,密而匀,且均按定式;树上则剪裁修整,如扇如屏。既出树荫,至园之中央,则方场圆池,喷水如玉龙,游人围聚。仰视天空,则淡云映拂,悉为青蓝之素色。于是此 Luxembourg 公园之中心,树之所围聚,乃如一晶盘,如一案头陈列之精致古玩。不思树外,只以目之所见为世界之全体,则深感此世界之美之整,赏心怡情,至此而极,园艺之术诚精矣。

下午 2—3 赴巴黎大学办公室,持入学证(Carte d'Inscription)请盖印,已缴费 100 fr.,遂为巴黎大学普通学生(不求学位)矣。

3—4 听讲 Henry James^①,仍不甚了解。

4:30 听 C. H. Grandgent(葛兰坚)先生讲《现代美国戏剧》。毕,必登坛握手敬候先生,并自陈昔日与先生之关系,且云先生复信今犹珍存。先生谓约略记得必是在 French 6 之学生。尚有人求见,未及多谈。

晚购“AntiRousseau”etc.^② 书三册(45 fr.)。

晚饭后,与燠及李惟宁同散步。

四月二十九日 (Wednesday)

阴。晨,发一函致 H,约星期日同游 Versailles 或 Fontaine-bleau^③,否则拟星期六下午往访云云。

上午 11—12,赴 Sorbonne 听讲 Beaumarchais “Mariage de Figaro”^④。

① Henry James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晚年入英国籍。

② 《反卢梭》等。

③ 凡尔赛宫或枫丹白露宫殿(在巴黎东南)。

④ 赴巴黎大学(索邦)听讲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Caron de Beaumarchais 加隆·德·博马舍(1732—1799),法国戏剧家。

下午 5—6, 赴 Sorbonne 听讲 Molières “École des Femmes”^①。

夕, 剪发。购听讲用之教科书数种。

四月三十日 (Thursday)

晴。 上午 11—12, 赴校听讲 Romantic Poetry (Musset)^②, 略解小半。

下午 2—3, 赴校听讲 Révolution et la langue Française^③, 不甚解, 因甚专门。

正午, 晤燠。

晚 8:30—12:00 偕燠、塏、真如至 Théâtre Sarah—Bernhardt (Chatelet)^④, 观 M^{lle} Falconetti 主演《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剧^⑤。布景表情均极佳, 观之深为感动(宓自负多情, 惜乏知遇)。场中妇女观客, 均出涕, 歔歔相闻。

剧毕, 与燠散步河干, 正值满月, 景至幽清。又入茶肆, 进茶点。直谈至 2:30 A.M. 始散(与燠约, 必作长篇小说, 写人生细微曲折之经验)。

归寓, 已近三时。接 H 复函, 略谓本星期六须至乡间女友处盘桓竟日。星期日则须在家作文课, 不能出游。倘宓愿于星期日前往作片刻谈, 当甚欢迎云云。

① 莫里哀的《太太学堂》。

② 《浪漫主义诗歌(缪塞)》。Alfred de Musset 阿尔弗莱德·德·缪塞(1810—1857), 法国诗人。

③ 《革命与法兰西语言》。

④ 萨拉·本恩哈特剧院(巴黎旧法院和监狱所在地)。Sarah Bernhardt 萨拉·本恩哈特(1844—1923), 法国著名女演员。

⑤ 法尔科内蒂女士主演《茶花女》。

五月一日 (Friday)

半阴晴。上午 10—12, 赴某医院 l'Institut de Radiologie et Electrothérapie(52 Rue de Bondy, Paris 10^e; Metro: St. Denis), 见 Dr. Daniel^①, 欲治耳后癣疾。据云, 四五星期内可治愈, 每星期须来治三次, 每次需费 50 fr. (全愈须 600—700 fr.); 用某种光线(非 X 光线), 兼注射血管; 虽例不能担保, 定可治愈云云。宓嫌费巨, 拟再访寻, 遂书名于簿而归。

购 muguet(Porte bonheur)^② 画片二, 一寄彦, 一寄贤(按日前持送日者, 即此花)。

下午, 接彦二函(1) April 20th 发, 内有彦春假照片二枚, 又寄还“Kiss”画片;(2) April 21st 上午发, air-mail, 略谓近日仍甚思我, 拟于 June 19th 乘“Bremen”船到 Cherbourg^③ (但或有更改, 尚未定); 惟前此曾经刺戟, 故此次若宓见面冷淡, 实不堪受; 到欧后一切, 宓当负责云云。宓即晚以原函批注寄还。并另复一函, 略谓婚姻问题仍俟见面后从容商定, 此时不必预约; 宓鉴于心--往事, 不愿预约, 不肯负责; 宓此时之心理, 极超脱而愉快, 无论如何办法均可, 只望径即按定期来欧(或偕郭女士等同来)可也云云。

夕, (i) 章熊(ii) 林崇墉(iii) 刘海粟相继来访。

晚 7—10 赴刘海粟君及其夫人招宴于上海楼(刘君住 Hotel

① 放射和电疗研究所(巴黎 10 区, 邦迪街 52 号; 地铁: 圣丹尼站), 见丹尼尔医生。

② 铃兰(带来好运)。

③ 拟于 6 月 19 日乘《不来梅》号船到瑟堡(法国西北部港市, 海军基地)。

Rollin, 18 Rue de la Sorbonne, 5^e), 座客惟宓及谢康^①君。刘君夫人年少而貌美,在此习美术;据闻原为刘君之女学生,刘君原有妻(或已离婚)且有子在此留学;宓席间甚爱刘夫人,自念恋爱婚姻,费力而少成功,自伤愚拙,不禁惘惘矣。

宴毕,又在 St. Michel 茶肆茗叙。(刘君是夕借钱 100 fr. 而宴宓)。

五月二日 (Saturday)

阴雨。宓到巴黎新购一伞,价 29 fr., 不数日即又失去。

晨雨,因念 Harriet 等今日乡游亦不便也。

晨以昨晚所作复彦函,由航空寄去。归寓,又接彦 April 21 晚之 Air Mail 函,略谓接家函,知老父病危,恐已逝世,急欲回家,而婚事事系未定,殊觉为难;请宓明白审决,复函或电表示,如宓要彦来欧不过商谈,而不定结婚,则拟由美径回中国,不来欧矣云云。宓于下午复彦一函,略谓来欧与否,请自决。宓所不能定决者,乃我自己之心情,因有 Revenge 及 Rebound^② 二层关系;宓不自知,究竟(i)婚彦(ii)友彦、贤、H etc. 二策对宓孰为乐利也云云。

雨。上午 10—12 埕陪宓至公立医院 Hôpital de la Charité (Rue Jacob; Boulevard St. Germain, 6^e)^③ 诊视癬疾,不取费,持方而归。命

① 谢康(1901—),字永年,广西柳城人。时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研究,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欧国际宣传委员,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1937 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曾任广西省政府编审室主任,广东文理学院教务主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秘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广西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9 年秋,任海南大学及香港珠海大学教授,旋赴南洋葡属帝力岛。1956 年复任珠海大学教授。1964 年任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

② 报复及失恋后的心灰意懒。

③ 慈善医院(巴黎 6 区,圣杰曼大道,雅各布街)。

于半月后再来。药方另存，为绿墨色之软膏，每晚以棉花蘸油(Vaseline)涂擦，次晨以棉花蘸油洗去(不可用水洗)。药及油棉等，共值约仅13 fr.云。

是日报载中国内战又起，广东等省独立，乱靡有穷，吾侪为中国民者，真惭愧无颜立于人世，而必对H更不敢想望矣(盖设想得H，纵私人生活完全满足，而中国情形必使必自觉愧惭而H亦恒愤郁，莫如之何！)

正午12—2，赴谢康君招宴于万花楼。客为刘海粟夫妇。谢康君，广西柳州人，自费，习社会政治学。Sei-Kang, 27 Grand' Rue, Bourg-la-Reine(Seine)^①，曾读《学衡》，但思想未必与吾侪同，其接待之意固可感也。

下午归寓，甚感烦闷，作函复彦(见上)。4—6偕刘真如沿河散步，东行甚远。归后在Capoulade^②用茶点。念一年已尽，国乱复生，快乐之心境与时期，完全耗尽，而彦仍不来欧，殊令人嗟惜，而旧情实难永系矣。

夕，6—8邵鹤亭^③君及埲宴必于上海楼。先是邵君发起宴必，欲东南大学旧生在此者(如吴俊升^④等)加入，先以告必；继则吴等

① 谢康。皇后镇(塞纳河)，大道27号。

② 卡布拉德，咖啡店名。

③ 邵鹤亭(1903—)江苏宜兴人。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留法，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历任江苏省立如皋及常州等中学校长，江苏教育学院教授，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等职。

④ 吴俊升(1901—)，字士选，江苏如皋人。东南大学毕业，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教授，正中书局总编辑。1949年4月，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同年去香港，任教新亚书院。不久去台湾，任正中书局编务“教育部”政务次长，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新亚研究所所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69年退休。1979年侨居美国。

不愿加入，故邵独宴，而邀埏共为主人。宓本不欲多扰，尤畏周旋，然即此亦可见世人之视我为名位势力未崇，此实情也。

中国学生陈君（陈布雷之弟）是晚病歿医院，埏等往经营一切，宓独归。

夕曾寄彦短函，略谓(i)应来欧；(ii)婚事面决；(iii)由美直回国亦可。晚因孤寂，颇怨彦，遂又作函（名曰“废函”，初拟不寄故也）致彦。略谓今时日促迫，来欧游历则所见无多，来欧结婚则忙遽无乐；故不如俟回国后在北平共处久谈再决婚事，而此时不必勉强游欧，径直回国。又谓我最不满于彦者，即彦视我之所努力布置及热心期望者，若无甚轻重。甚至此刻“顺道回国而来欧”，并不丝毫改变彦个人方针及路程，彦犹不肯决然来，而欲以此先换得我允婚结婚之完全保障，可谓太苛求而少施与矣云云。

五月三日（Sunday）

阴雨。是日为 Napoleon 死忌日^①（Dead Anniversary），都人士多至 Invalides，以花圈献其墓前。10 A.M. 有某军人会公祭。

上午 10:30 偕刘真如乘 Metro 至 la Cité Universitaire^② 大学区游观。该地为法国政府拨给，任各国政府建造学生宿舍（名曰 Collège）为 Université de Paris^③ 之一部分，英、美、日三国之学院并列，甚宏敞（英国尚未完工）。中国亦曾给地甚大，且法国政府愿出半资，屡催，而中国政府不理此事，不来建造，殊可痛愤。（上星期日，在 H 寓中谈及此，众言及中国未建造，宓甚愧恶；寓主妇云，想不久必建

① 拿破仑死忌日为 5 月 5 日，此处时间记述有误。

② 乘地铁至大学城。

③ 巴黎大学。

造,宓强应口唯。今来观美国 Collège 之宏敞,中国直无有;假设宓与 H 为婚为伴,到此宁不自羞死而令 H 伤心乎?已矣,无敢希望矣!)

先游公园,次观各国学院。正午,在大学食堂用膳,价廉而食品纯洁,类美国大学食堂 Cafeteria^① 之办法。

午后,与刘真如并其友赵君游步,谈中国事,殊觉不舒。国事本可忧,而当宓识 H 之顷,而偏如此一乱再乱,使宓更悲丧。Dante 虽生乱国,流亡颠沛,然 Dante 所爱之 Beatrice^② 犹是本国人,苦乐利害相同;若宓与 H,则中美两国,盛衰强弱文野高下攸判,不欲谓之“齐大非偶”得乎?又坐茶肆中,移时,刘、赵二君别有所访,令宓独归。宓得此机,喜甚,乃乘原 Metro 归。2:30 抵 Montparnasse 站,乃下车,至 H 寓中访 H。

时 H 在室中作文,乃延宓至室中坐。室颇大,寝、学、会客均在此中。H 是日着褐色之粗织袍,软鞋。宓初言只坐十五分钟;H 留,我乃迁延(H 吸烟三支)直至 4:00 始别出。

H 正作 Montesquieu^③ 论文,明晨须缴入,欲宓助其文思;宓大惭,宓虽学,且为教授,顾未多读 Montesquieu 书,不能助 H。宓之法文程度,且不及 H;宓惭甚。H 问宓作何研究,宓答以在 Sorbonne 旁听法国文学诸课。

悉 H 六月底方回美国(届时彦或已到此!);宓告以赴德期未定。又悉 H 每周上课 13 时;平日赴校,均步行。

H 询宓近日接妻及儿女信否。宓答未接信,但间接得知彼等均安好。H 询宓女孩最长者几岁,何名,读书否。宓答:名学淑(H 效呼

① 顾客自取饭菜之食堂。

② 但丁所爱之贝雅特丽齐,但丁《神曲》中理想化了的一位佛罗伦萨女子名。

③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

之),九岁,在小学读书。于是略述中国家庭及亲族之制。H谓,此种办法,恐互相依赖,不求奋发,而有志有才者不能自见。宓答,诚然。窃思中国家庭之黑暗,民生之贫苦, etc. 安敢为 H 道哉!

H 询中国人以何为生。宓答,多数务农;以米麦为主要产物。又言,工艺机器未发达,除大都市外,手工制造遍中国。

H 因托宓代为购置中国之花边(lace)。于是商定(1)代购之物,价值共不出 \$ 5.00 U. S.; (2)以花边为主,如手帕、桌布等,更参中国绣品及其他细物; (3)货寄到再付宓款; (4)如在 June 30th 以前,在此面交,否则寄美国 H 家中。H 谈次,开柜及箱,以此游途中所购各物,拟奉与母、弟、姑者,一一示宓。

宓告 H, 购伞又失之; H 劝购以杖兼伞, 可一物两用。

H 又取其寓主妇之花瓶(中国真品)示宓。宓为讲说图印。因言及中国生活程度甚低,薪俸较廉,但诸物均贱;结果,与美国各有优劣便利之处。

H 以其友(法国人,新识)签名赠之法国诗集示宓,又以某友所绘裸体美人图速写示宓。继又以其女友(美国人,此女尚未入大学,现年 17 岁)Eileen Carlson^① 所撰诗集“Kathleen in Blue”^② 一册示宓,并指“Etude Realiste”^③ 一首为佳;宓借归读之,并言愿购一册(定价 \$ 1.50 U. S.)。

最后 H 言近日在 St. Michel 一带,见中国学生甚多,又见中国饭馆。宓谓,宓久已蓄意,欲请 H 与 N(Miss Rathbun)在中国饭馆午餐,俾知箸之用法。H 谓俟与 N 商之,再函复我。谈时, H 坐小桌

① 艾琳·卡尔森。

② 《穿蓝衣的凯瑟琳》。

③ 《现实主义研究》。

上,而宓手撑小椅背,立其前。

至 4:00 P.M. 乃别归。今日 H 本许宓“a few minutes”^①, 乃盘桓一小时有半,可见交际求悦,须随机俟缘,毋拘定规也。

归后读书。晚,函逵夫妇,托为 H 购花边等。

五月四日 (Monday)

晴。晨起,作函致彦(名曰“正函”),言词和婉,略谓来欧之事,不必勉强,不来欧宓亦无所吝,尽可由美径回中国,八月中可在北平会面,在北平久处细谈,再定婚事云云。旋决以 May 2 作成之“废函”,亦一并寄彦。适埏来,因以两函示埏;埏赞成,并谓宓怒彦恨彦之意宜使彦知晓,听其自己抉择。如彦悔悟而自来,结果当亦好;如不来,则我可以忘彦矣,云云。于是以“正函”、“废函”合封,以航空寄彦。

下午 2—4 赴巴黎大学听讲。

4—5 至 8 Rue Touillier^② 访蔡仁清君。夕,游观书店。

读 Rousseau's “First Discourse”^③ 完。

晚同埏、真至 Panthéon 旁之 Bibliothèque de St. Genevieve^④, 读 Dumas fils' Préface inédite a “la Dame aux Camélias”^⑤。

五月五日 (Tuesday)

晴。上午 11—12, 赴校听讲 Merimée^⑥。午饭后,偕真如至

① 几分钟。

② 图耶街 8 号。

③ 卢梭之“第一篇论文”(指《关于科学和艺术的论文》1750 年)。

④ 先贤祠旁之圣热内维埃夫图书馆。

⑤ 小仲马所撰未出版的《茶花女》序言。

⑥ Prosper Mérimée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 法国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

Cluny 某店,购裸体美人照片四大张,又一小盒(每张 3 fr.;每盒 7.5 fr.)。

下午 5—6 赴校听讲 Hugo。夕,偕真如游步。

晚,函贤(并将 April 22 所接贤函,批改寄还)。并函浦,略谓现心境超脱,恐终于不再婚云云。以《日内瓦湖景总叙》诗一首,附文及画,寄浦刊登。

五月六日 (Wednesday)

晴。上午 9—11 坐 Luxembourg 公园内读书,至为畅适。

11—12,赴 Sorbonne 听讲 Beaumarchais “Mariage de Figaro”。先已读本文,大略能晓。

下午 2—4,在旅馆浴。日来颇和暖,甚觉春意沉酣。欲访 H,同步行至校,旋止,仍坐公园。

5—6,赴校听讲 Molières “Ecole des Femmes”。

晚,9:00 前,赴 12 Rue Guynemer^① 佛教演讲会,候华南丰夫人,未遇(业已先入),遂步归。晚间 Luxembourg 及 Observatoire 一带,树木阴森凉爽,更饶情趣。

晚发请柬,并附花片,约 N 及 H 吃中国饭。

五月七日 (Thursday)

晴。上午 11—12,至 Alliance 听 René Lalou 氏讲 Baudelaire 之诗^②,流畅清晰。

① 居内梅街 12 号。

② 勒内·拉隆讲波德莱尔之诗。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查理·波德莱尔,法国现代派诗人。

下午2—4,访华夫人于其宅,解释昨晚未遇,并非不肯赴约。

晚,偕燠至 Concert Mayot (戏园名,在10 Rue de l'Echiquier. Metro: St. Denis) ① 观舞剧。(立而观“Promenoir” ②,票价7 fr.),比 Casino de Paris ③ 似较胜;除裸体女子结队跳舞(仅以帛绦束股际)外,则有各种诙谐趣剧,表演寻常生活琐屑情事(如夫妻因妒而争,洗衣,乘船,等),出语间有秽褻处,然皆谐妙;最后有表演 Sadism ④ 一场(类 Faust 中之 Mephistophilis) ⑤,再聚众唱歌而散。9:00 演起,至12:30 始毕,归来甚倦烦矣。

五月八日 (Friday)

阴雨。晨起薙面,洗癖,费二小时之久。

购一伞,此为第三伞,值25 fr.。原拟从H劝购杖兼伞,甚精巧;然以价须150 fr.故未购。

正午,至华南圭夫人宅,午饭,自烹制。

下午2:00,华夫人邀出游。始欲赴 Bois-de-Boulogne ⑥,密以天将雨辞却;已而天果雨,而华夫人招待意甚虔,乃至 Opéra,游观该地之大商店,层楼洞辟,百物充陈。最后,在某店饮咖啡一杯。密倦甚,乃于5:00 散归。

夕《大公报》载,四月二十日,清华新校长吴南轩(崑),偕带教务长陈石孚、秘书长朱允到校就职。章熊来。

① 马约特音乐厅(在埃希迪耶街10号。地铁:圣-丹尼站)。

② 场内无座位,观众站立或走动观看节目。

③ 巴黎赌场。有表演、舞池的卡西诺赌场。

④ 虐待狂。

⑤ 类《浮士德》中之梅菲斯特。梅菲斯特为歌德《浮士德》诗剧中恶魔的名字。

⑥ 布伦林园。

以 Clarens 诗及罗马全城诗,并文及画,寄贤转浦刊登。

晚与埏及真谈,不免愤郁之意。

五月九日 (Saturday)

阴,微雨。晨接贤函(April 21)言叶君于六月婚袁女士^①。自言对叶自去年六月以来,已无爱情,但有感激。又言,不久即回暹罗,愿必善思之,而恕其前函之失言云云。(May 15 复)。

上午与真如坐 Luxembourg 公园,读《文学周报》(Nouvelle Littéraires)。

下午 4:00 访刘海粟夫妇于其寓 Hotel Rollin (18 Rue de la Sorbonne)27 室。并见其友生(i)谢康(ii)傅雷^② 君。

同乘汽车出,至 5 Rue Juliette - Lambert (near Etoile)^③ 本人宅中,观巴黎著名画家 van Dongen^④ 氏三十年(1900—1930)画品展览会,并与氏晤谈片刻。氏须发皆白,颇和蔼。所作画,据刘君讲解,受东方日本、中国画之影响,务极单纯,而得人物之神态,不求形体之酷似。所画以女子为多。中有一男女交接,成三叉形,简单极矣,而力饱墨酣。

① 指叶公超与袁美蕙女士结婚。

② 傅雷(1908—1966),字怒庵,号怒庵,上海人。1927 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及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1932 年回国,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美术史教授。三十年代起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作甚丰。译有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十四部;罗曼·罗兰传记文学《贝多芬传》等三部,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嘉尔曼》,泰纳《艺术哲学》共三十餘部。并著有《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傅雷家书》等。1966 年 9 月 3 日在上海含冤去世。

③ 汝丽特·兰伯特街 5 号(在“星”附近)。

④ Kees van Dongen 基斯·范·唐恩(1877—1968),荷兰出生的法国画家。

次至 Opéra 一带,散步街衢。又参观 Georges Petit Galerie^①,乃一大商店而兼艺术品古董之陈列所;惜旋即关门。

晚 7—9, 宴刘海粟夫妇及谢康君于上海楼(费 52 fr.)。席间,刘夫人询宓常跳舞否? 答以不能。刘君询宓家室,答以已离婚,子女由妻抚养。刘君谓现今中国人皆如此办法(不知宓之用心实异);继谓宓当正在物色佳偶。答以拟长此独居,不再有家矣。

晚 9—11, 秦善璧、张企泰来谈。为述游 Italy 情形,并示以所购画片。

五月十日 (Sunday)

晴。 上午 10—12 偕真如在 Luxembourg 公园游步。

接彦 May 9, 1931 电,云—Will leave America June 14th, arrive Cherbourg 19th. Will you be in Paris then? Cable reply. ^② 今日星期,未及复电,至明晨(May 11, 1931)复电,文云:Most happy to meet you Cherbourg June 19th or whatever date you may arrive. I remain Paris till then. ^③

彦自愿来此,实为就我,其意可感;然惜不从吾言而早来。今兹迟来,不特不能使我感动快乐,且反觉有不便处(如贤,如 H, 均有大关系,反以彦来为不便)。今决彦到此,以极诚之友情相待;至婚姻则俟双方感情自然之结果以为定,不必预约,亦不负责任,斯为至善矣。(惟恐彦不甘如此;结果,或仍从彦之希望而婚彦耳!)

① 乔治小陈列馆。

② 拟于 6 月 14 日离美,19 日抵瑟堡。届时你是否在巴黎? 电复。

③ 极高兴将于 6 月 19 日在瑟堡迎接你,或在你到达的任何日期。我将在巴黎逗留到那时。

下午 2—7, 偕嫫、真乘 Metro 至 Malliot 站^①, 步行, 入 Bois-de-Boulogne 游。是日星期, 又为春景最盛之时, 林园内游人极夥, 道上汽车如鲫如龙, 亦有乘马车者。林甚广大, 中多道路; 又有湖, 如河。湖心有岛, 岛上有饭馆等; 乘小艇渡至岛上(费 50 cent.)。树木浓郁, 叶绿而明; 亦有黄叶丹枫, 春景中又有秋意。林中草地, 游客男女小孩, 坐卧皆夥; 又有排演女子体操舞蹈, 照像以供电影中用者——女生近百人, 自小孩以迄成年, 皆衣淡紫色轻衫, 腿臂皆外露, 不着袜履, 横卧草地上, 排列为一定图式。须臾号令一发(教员亦女子, 亦着淡紫衣, 但另有标帜), 风琴演奏, 众乃随琴音以为舞蹈; 或仰卧地上, 两腿上举, 或蛇行而退, 圆圈转移; 或直立擎手, 寻常体操; 或分腿平坐, 俯身前向; 其式不一, 姿势均极美。而肤肌充盈, 洁白圆润, 尤令人赞叹。此虽人间, 无殊仙境。春景之满, 人意之酣, 于斯极矣。

另一部分, 有赛马场。予等伫立久观舞蹈, 又卧草地上, 直至下午 6:30 乃归。

由 Malliot 站乘 Metro 归。此站附近, 有 Sardin de Paris(巴黎花园), 系一美国式之游戏场, 中有坐一电车, 盘旋上下木架, 以求眩晕之乐者, 及类此之游戏; 票价 5 fr. 未入观。

晚饭后与嫫散步。在 Cluny 公园^②, 看小儿以水枪互击, 作两军战斗。

先是宓于 May 6th 晚发出请 N、H 吃中国饭, 未得回音。宓颇忧该函词意不清, 恐 H 等疑为宓于昨日或今日自赴其寓宅迎邀; 于是今日正午, 宓尚拟前往, 因与真如坐 Luxembourg 公园, 不便脱身, 乃止。晚回寓, 乃接 H 今晨复函(因住址误写, 辗转投寄, 夕方到),

① 乘地铁至马利奥站。

② 克鲁尼公园。

略谓连日甚忙,未及作复。昨日游 Chantilly^①,晚十时归。今晨倦极,又须作文。原拟赴约,今似改期为宜;乞恕云云。宓即复一函,言此事并不要紧;可于平常上课时,随意择一日,到上海楼午餐,俾免特为往返云云。末又言,颇欲与 H 在近处散步,容后面商云云。

五月十一日 (Monday)

晴,日来甚和暖。上午坐 Luxembourg 公园读书。

正午,发电(50 fr.)复彦,电文见昨日所记。

下午,作长函致彦,略谓彦终决然来此,极为欣慰,当必至 Cherbourg 迎候,并陪游细谈;惟对于婚事,不能预约,不愿负责,应听感情之自然变化,或俟回国在北平久处时再定云云。外此,则述巴黎春景之美,与游赏之乐。

下午3—4在巴黎大学听讲 Montaigne,仍未能全解。

晚8—10与埏步谈彦事。埏以为婚姻与恋爱应分开:婚姻重实际彦似甚合宜;恋爱则纯凭感情与理想,则不必拘囿于彦。宓告埏,宓此时心中实不爱彦,故有种种忧虑及愤慨;若问宓此刻心情,毋宁直书之曰“我不爱彦;我不肯婚彦”;惜彦不能解宓不得已之理由,反以宓为反覆而薄倖之狂生耳。

五月十二日 (Tuesday)

晴。上午坐 Luxembourg 公园读书。读 Mérimée's "Colomba"^②一书完。昔于1917—1918,在 Virginia,以此书为课本,一年仅

① 尚蒂伊。法国瓦兹省居住城镇和度假胜地。在巴黎以北42公里处。

② 梅里美之《高龙巴》(中篇小说)。Prosper Mérimée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法国小说家。

读五六章，直未能解。今读之，甚觉有味；且常以 H 比书中之 Miss Lydia Nevil^①，以宓自比 Orso della Rebbia^②，谓其情景不无相似云。

上午 11—12，赴校上课 Merimée，教授惟取 Colomba 读诵，无甚发明。

下午 1—2，作函致彦（此函终未发），情词刻厉而激切。大意谓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 H 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系云云。按此函语气过重，况彦今来欧，并未明言要求结婚，何可如此责数刺激彦乎？此函终抑制未发出，是矣。

2—4，赴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欲借 Paul Shorey's "Unity of Plato's Thought"^③ 未有；乃借 Clara M. Laughlin "So you are going to Italy" 归而读之，且撮钞，以为《欧游杂诗》及授课材料。

接郭斌佳函，知 Mission^④ 寄去宓款 \$20 U.S.。除用去外，今尚存共 \$11.65。所托购书，已购四册。又承 Babbitt 师恩赐 Masters^⑤ 及 Rousseau 二书，并皆寄去清华云云。帐单另存。

五月十三日 (Wednesday)

晴，日来天气骤热。且因擦癣药中多硫磺，故身体益觉烦热。

晨 8—10 函彦，略谓 (i) 为增长见闻，则请来欧；(ii) 为裨益婚事，则祈勿来欧。此函与昨未发之函意同，但言辞较和顺云。

① 莉迪亚·内维尔小姐。

② 奥索·德拉·雷比亚。

③ 保罗·肖里的《柏拉图思想的一致性》。

④ 指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

⑤ Edgar Lee Masters 埃德加·李·马斯特斯 (1869—1950)，美国诗人、小说家。

上午 11—12, 在大学上 Beaumarchais “Mariage de Figaro” 课。

下午, 读 Molière 英译剧本。

下午 5—6, 上 Molière “Ecole des Femmes” 课, 述后来批评此剧之历史, 但未能通晓。

夕, 购 Charpentier “Rousseau” 传^①, 一册 (15 fr.), 以为《学衡》材料。

晚 8—9 与燠散步。谈及西洋人事事超过中国人之上, 尤其普通学识及立身行事待人之礼节规矩。中国人则既无学识, 尤乏真诚, 徒以机械虚伪相尚; 苟一比较, 不特吾侪汗颜, 且中国不应存立于地球之上。至论女子之可爱, 则论体貌及才情, 西洋女子实在中国女子之上。是故燠及现今之宓, 皆主张娶美国或法国女子者; 纵不能得, 其说自不可废也。

晚函 H, 询本星期六抑或星期日可以晤会, 俾与友人定出游计划; 并附贴邮票之信封, 促其复函。

晚又函庄士敦君, 贺其荣任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汉文教授, 并荐燠为助教等职。

五月十四日 (Thursday)

晴。 上午 11—12 赴 Alliance 拟听讲, 始知今日 (Ascension 节^②) 各校均放假。

终日读 Victorien Sardou & Émile Moreau's “Madame Sans - Gêne”^③ (憨太太) 1893, 完。此剧为历史谐剧, 叙憨太太虽出身寒

① 夏彭蒂耶《卢梭传》。

② Feast of the Ascension of the Lord 耶稣升天节。复活节后的第四十天, 纪念当年耶稣基督当着众使徒的面升上天堂。

③ 维多利亚·萨尔多和埃米尔·莫洛的《憨太太》。

微，然仁侠成性，见义勇为，且机敏多才智，玩拿破仑于股掌之上，使从其所言而免于愆尤，不可谓非奇女子。其人之爽利活泼，摘奸诋俗，颇似《红楼梦》中尤三姐一类，刘老老尚非其比也。

晚 8:45—11:30，在 Odéon 观演 Madame Sans - Gêne 剧，坐 2nd Galérie^①，票价 4.75 fr.。演来甚为精工，尤其布景与衣饰之考求细密，可得知法国革命时代及拿破仑称帝时代之冠服装饰及其礼节俗尚。所感如下：(i)睹法国旧日之衣饰俗尚，可见中国昔时之文明礼俗；所谓 Aristocratic Civilization^②，如《红楼梦》等书所描叙者，今皆荡然无存矣。(ii)观首幕 1792 八月革命扰乱情形，及革命家之逢场作戏，思及中国革命之近代史，及予所身历之扰攘不宁情况。(iii)剧中 Napoleon 治事之精勤，与其性气之急躁刚暴，动辄拍案顿足，欲人皆从其命令；此种情景，与予昔年正同，盖凡天才而热心（文章或事功）者，皆如此，惜心一等毫不了解，反以为予为 abnormal^③ 或无礼耳。

夕，偕埏为宓寻访旅馆，看过数家，旋询之本旅馆（Hotel d'Égypte）主人，知不日此馆即另有较廉而较静（此室每月 600 fr. 而临街多电车汽车，日夜不停）之室空出，故决不另迁寓矣。

五月十五日（Friday）

晨微雨，旋晴。上午复贤长函（英文），并附画片。略谓宓拟不与彦婚于欧洲（到北京如久处而另生感情，届时再定），而与诸人均友。又述最近对于人生道德之见解，及观察现代中国人远在西洋人之下；对彦之不满吾意，及恋爱失败痛苦，亦由彦本身虽好，而曾受现

①（剧场的）二等楼座。

② 贵族文明。

③ 不正常。

代中国之熏染过重云云。

又复叶慈(W. Perceval Yetts)函。

下午,阅《大公报》知东北大学校潮,汪公与孙国封两院长皆免职,治周自甚失望,而吾侪拟以东北(大学)为根本之虚想,今后更无存矣。

夕,迁往本旅馆(Hotel d'Égypte)六层楼之 27 室,较前住之室为小,然价廉,每月 325 fr.;此室仍面街,可望见 Panthéon。然因甚高(须上下梯六层,共九十六级)故车声略可耐。付清旅馆主人在其 9 号室住 21 日(April 24—May 15)之租金 420 fr.,收据存。

夕作函致彦,意同前。即(i)游欧对彦有益;(ii)婚事到北平徐决,为婚事尽可不必来欧;(iii)来欧必有人讥评,倘畏此,则不必来。并与约定,在 Cherbourg 住 Anglo-American Hotel^①;又护照最好在美国完全办妥云云。(此函于明晨 Air Mail 寄去)

晚饭前,接 H 复函,用密寄去之信封,略谓本星期六仍须与众出游,请宓于星期日往晤云云。

晚饭后,与燠及李惟宁坐 Cluny 小公园谈。燠谓深知凡天性为艺术家之人,皆不适于追求恋爱,成败皆苦,苦者在自己心中觉得乏味云云。

五月十六日 (Saturday)

晴。晨函孔庆宗君,托投函钱端升夫人 M^{me} T. S. Jehen, 199, Rue de la Victoire, Bruxelles^② (萧淑娴),言闻将到巴黎,有可效劳之处,祈即示知云云。又以《大公报》清华新校长就职之记载,寄叶企

① 在瑟堡住英美旅馆。

② 布鲁塞尔,胜利街 199 号。

孙。

10—11 至 Hôpital de la Charité(Rue Jacob)遇原医生,谓宓之癣已较前为好,可续用原药,两三星期再来诊视。

午饭后,与燠游行 St. Germaine 大街,至 Severues Church^①。又至 automatique^② 饮 Chocolate^③,以妓多,故贵。

归旅馆,3—4 入浴。4—6 寢息,且读浦寄来之《学衡》69—74 期。虽错误甚多,然全年六期皆已印出,实令人喜悦。读《学衡》,又思及吾生之任务,及回国之工作;此为天职,亦为必要之事,决不逃避。惟欧游一载,恋爱无成,光阴枉废;今回国之后,仍只以工作及理想事业自慰自遣,则不胜其悲痛矣。

晚,埵及真如来室中,阅各期《学衡》,并讨论。埵去后,又与真如杂谈至 11:30 始寝。

晚大雨,雷电。

五月十七日 (Sunday)

上午大雨不止,原拟今日午前往访 Harriet 及 Natalie,邀其午餐,而雨不止,乃作罢。正午晴片刻,大雨又至。甚矣人事之不巧,而美境之多磨也。

上午,读 H 之友 Eileen Carlson 之诗集“Kathleen in Blue”,并加批评,另纸书,以示 H。

下午 1—2 刘海粟君来访,约晚饭,借去《学衡》六册。

雨断续。然 2:30,雨止,晴。宓乃急出,访 H 于其寓。H 延宓入

① 塞维鲁斯教堂。

② 自动售货机。

③ 巧克力饮料。

其室,室内甚整备,茶具列小桌上。H盛装,衣泥色新服。询之,知奉母函谕,有 Springfield 之同乡(住此间大学城)在此,命款接,故约其今日下午来寓茶叙云。宓坐高背黄垫椅上,H 欹坐软床。宓先以 Eileen Carlson 诗集还 H;H 重读之,并对观宓之评文,互为讨论。据云,作此诗集之女友(Eileen Carlson)今年十九岁,成此集时十七岁,原为 Sweden^① 国人,甚聪明;然甚贫,母为人缝补,父执微业。

H 谓日前接此女友来函,述某君(系一新闻记者)向之周旋求爱,十分可笑(very amusing),盖女友并不爱此君云(宓疑 H 此系示意与宓,言 H 并不喜宓之爱 H)。既,H 读该诗集,讨论数处;读至某篇中“*She paid no attention to him*”^②,故意重读此句,视宓而笑(盖谓 H 并不爱宓也!)其下有 Pierrot“*has taken his heart out of the pawn*”^③;宓亦重读此句,示意我失望,拟退休。

次 H 述(1)昨至 Beauvais^④ (每星期六,必出游,乃其同级学友 47 人之团体旅行,由 Smith College 主持;分乘二大汽车)游一日。到时,Roger Davesnes^⑤ 迎于车站;于是 H 与 N 及另一女友(共三人)随 Davesnes 至其家,见 D 之母妹(宓思 D 与 N 日亲,其婚事有望;宓则与 H 将绝缘矣!),旋又归队,偕众同游。

H 续述(2)上星期一晚观某剧(可见 H 等晚间亦可出游);宓告以已观 M^{me} Sans-Gêne。H 续述(3)日昨其戚(cousin's husband^⑥,即在 Florence 会晤之人)邀 H 等往观 Exposition Coloniale^⑦,费二三小

① 瑞典。

② “她不理睬他”。

③ (法国哑剧中的)男丑角“从当铺里赎回了他的心灵”。

④ 博韦。法国北部瓦兹省省会,在巴黎北面,泰兰及阿韦龙两河汇流处。

⑤ 罗歇·达维纳斯。

⑥ 表姐妹之丈夫。

⑦ 殖民博览会。

时，在内坐电车绕行，见奇怪之神寺小舟等。

宓因言吃中国饭事。H 谓，此事固亦有趣，但 Natalie 不欲往 (doesn't care)，而 N 若不往，则 H 亦不肯独去；又近实甚忙；此事只好搁起云云。宓知 H 既不肯如约赴中国饭店，则吃西餐及外出散步，恐亦必不肯，宓殆无进行之希望矣。

H 又言，本星期无作文，但六月初之星期中，则有三篇，题尚未出。

H 询宓作何事。次言，宓原拟赴德国游历，此时何不往？宓答，友人劝宓回国时(七月)顺道往游。H 言，由她昔游德国之经验，则此时游德国，其风景最佳，时期最宜。宓窃思 H 此言，劝宓速赴德国，即止宓勿留 Paris 而依恋她之意；即答以容再考虑。然宓心中甚悲丧，决即游德，且与 H 绝缘。

次 H 言方读 Rousseau's "Confessions" 至 Book II^①。因论及此书。宓述顷购 Anti-Rousseau 各书，及 Rousseau 人品著作之狂愚而失真。H 不赞同。H 崇拜 Rousseau，而深恶 Voltaire 之 cynical^②。又论及 Rousseau 数种著作；宓记忆不甚清，甚愧。

次 H 论及他书。知 H 在此共读(i)十七世纪(ii)十八世纪(iii)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三门。H 喜 Maupassant 及 Zola^③ 之书，又检取其书中有趣之一段，而为宓诵之。宓所读此诸人之原作甚少，极愧。然宓觉 H 之诵读诸书，乃不欲与宓作深谈，姑以此为款待(entertain)宓之法；宓细思，殊感无味。且宓知宓之枯窘，实不能使 H 快乐，此爱只有止步绝缘，念此甚悲丧。

① 读卢梭之《忏悔录》至第 2 卷。

② 伏尔泰之嘲讽。

③ 莫泊桑及左拉之书。

时已4:00, (H留吃茶, 未肯。)宓遂起辞出。初H迎宓入室, 即故意开其室门。宓行时, 谓现知你之情形, 今后若再来看你, 则当于星期日来, 不再函约云云。H唯唯, 云“*It is so nice of you*”^①。

时又雨, H询宓购伞否。宓答, 已购, 但未从你之劝告, 而购一单伞, 廉价, 知不久又将遗失也。H曰, 此是甚 *practical*^② 之办法。遂别, H未与宓握手。

宓出, 甚快快; 拟不再来, 甚或遂即赴德国, 以忘却H, 而斩断此段情缘。

雨不止。归寓楼, 坐椅上, 百感纷来, 甚觉悲痛。思宓对H之爱, 今已告终。H无机缘知宓之长处, 其视宓殆为一奇僻之“支那人”而已; 而宓亦乏奉承周旋之才, 何能使H喜悦乎? 但此事即此告终, 亦觉可伤之至! 宓归巴黎将一月, 乃为H而留此。顾半月不见, 邀约不赴, 见时又微辞托讽; H之忙是真, 其不爱我, 亦是极真者矣。宓决游德国去矣……于是立取 *Guide-Book* 阅看。回忆 Florence 方场上三刻钟之夜谈, 又不胜依恋; 顾安可再得哉? 愈思愈悲, 遂脱衣而寝。

7:00 p.m. 起, 雨。至上海楼赴刘海粟君招宴, 其夫人亦在; 客为谢康及马古烈君 (*Georges Margouliés*)^③。饭毕, 共谈甚久。马古烈君谈释阴阳之理, 略谓东方主静, 西洋主动。其实, 主静者未尝不动, 主动者亦终归于静。阳为静 (*masculine - contemplative, abstract, philosophical*), 阴为动 (*Feminine - active, materialistic, practical*)^④; 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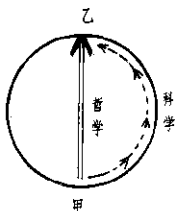
① “您真好!”

② 实际, 切实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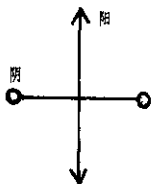
③ 乔治·马古烈。

④ 阳——沉静好思的, 抽象的, 哲学的。阴——积极好动的, 实利主义的, 实用的。

东洋为阳性文明，而西洋为阴性文明。由是，东洋之社会基础较为稳固，而西洋之个人活动较为优卓；然西洋之文明今已发挥尽致，其势为盛极而衰之象，东洋之文明今尚保存完好，其势为历久之息之征。西洋重科学，东洋重哲学。哲学、科学均为寻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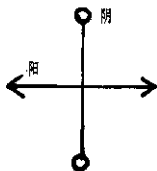


真理，由甲至乙；然其径路不同——科学之路长，其行速（如球面），常若突飞进步，而所进殊微；哲学之路短，其行缓（如球径），常若停滞不进，而一旦豁然贯通，已达终极之目的矣。科学近于阴，哲学近于阳。阴阳相反而实相成，科学、哲学亦然。其实阴阳者，乃如几何画中之



坐标与横轴；纵者为阳，则横者为阴；横者为阳，则纵者为阴矣。宇宙人生之理，莫不如斯相关，而皆可以阴阳（如代数之符号）说明之也。

必按马君之说极精到；吾国古书若《易经》中，发明此理必甚至，更待推导研究也。



宓述昨见 Czechslavak^① 国某君所著书 (Paul

Valéry^② 有序，)以高等数学为基本，而发明古今东西（惟于中国缺而未详，容为增补）美之原理；即以高等代数及几何画，说明韵律 (Rhythmen) 节奏 (Measure) 谐和 (Harmony) 之原理构造。自 Pythagoras^③ 以下各家之说，均引述解释详备。此亦足见科学、哲学之相通，与理智、感情之可以融合为一矣。

① 捷克斯洛伐克。

② Paul Valéry 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

③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 580?—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次论及社会问题，必谓凡法律及实用道德，皆本于该民族该社会之历史习惯，而以求权利义务之均平为原则者。惟如今日之中国，正在变革之时，社会之习惯动摇，情形歧异，而各人所持之权利义务之标准及观念不同，种种悲剧即由此而生。即如夫妇男女，旧者以妻能终从其夫，安贫茹苦为合于标准道德，则夫之离弃其妻为不道德矣。新者以夫以充分之金钱贖家，妻能使夫在家愉快，为其义务之所必当尽者，则双方或一方以不合此条件而离异，为未可厚非矣。最可悲者，即两人所持之标准不同；例如留学生离婚而妻仍持旧观念，则妻苦，而使夫尽取妻之标准，则又不可能。实际之结果，则在今日之中国，好人尽新旧（东西）两层义务而无一种权利，坏人不尽一层义务而享双份权利（可以婚姻问题为证，极显），诚事之不平者矣。

席散后，9—11 复与马古烈君行市中，又坐某 Café 倾谈。必告马君，愿为深交，凡在中国能尽力之处，必竭诚代谋。马君述其个人之身世及计划。继言欧洲将有大乱：盖俄国现正秣马厉兵，卧薪尝胆，思攻西欧。而西欧各国亦欲先发制人，举兵攻俄，战机勃发，即在二—三年以内。此战既开，则俄国大多数之兵，既获军器（现惟共产党人有之），则必倒戈，而俄人厌苦共党已久，反革命必可成功，颠覆今之赤俄政府，而重建文明，再举庶政。而在西欧各国，则以失业及生活艰困，又须享乐丰富，则战端一开，各国内部之共党及劳工必起而作乱，厉行破坏。是故此战之结果，实于俄国有利，而西欧各国反受其害；且即不论此层，西欧各国之兵力，恐亦非赤俄之敌；为喜为悲，孰安孰危，正难言耳。

马君又慰必勿为中国悲忧，谓西洋虽物质发达，生活之享受丰富，然其社会基础远不如中国之稳固。中国虽久经丧乱，日言改革，然大多数之农民（可以代表真正之中国文明者）并未受其影响，并未

改变其日常生活及人生观。故虽有军阀之兵争，共党之劫杀，及文士学生之新说奇行，然中国之大体情形及其人民之根本观念尚未改变（按 Babbitt 师亦主此说）；因之，其前途实较安稳，可以乐观。总之，生于今日中国之个人，或比西洋之个人为苦，然中国社会之全体，实比西洋社会之全体，为较安乐也云云。

按马君为旧俄之贵族，其父曾任显职，遭赤党之乱，流落于此，又负才学，而识解高超；宓不但极为倾佩，且有同病相怜之意，即谓中国与俄国均遭不幸，而非法、美等盛强之国之人所可了解或同情者也。

是晚寝后，因感念马君，遂生遐想，思马君若有姊妹或女戚若友，则其人当聪慧如马君；则宓甚思得此俄国女子为友为妻，而力助马君移家北京，作久居计。是则予等不但因国家之乱，而同病相怜，且意气互感，更结姻娅，宁非美事？顾宓殊羞怯，未敢以此意告马君，求为介绍也。

又马君告宓，本年九月，在荷兰国 Leyden 大学，开 the 18th International Oriental Congress^①，（主席 Dr. Dyvenduk 戴闻达君，宓曾在北京相识），并劝宓赴此会，代表中国。宓颇欲一往，拟即函清华当局，请求展期回国；旋因清华校长 etc. 诸事异恒，而《学衡》等事又急待宓归，遂取消此意，未曾图谋云。

五月十八日（Monday）

阴，雨。终日在寓楼读“*So You Are Going To Italy*”一书，并摘抄。未午餐。

读此书，重忆在 Italy 各地游观情形，处处有 Harriet 在，又不胜感痛系之矣。

① 在荷兰莱顿大学，开第十八届国际东方学大会。

五月十九日 (Tuesday)

阴，微雨。 续读前书。

接彦五月十一日来函，谓 June 18—19 乘 Bremen 船到 Cherbourg，祈往接。又谓到 Paris 拟与金陵同学李女士同住(据塏云，此君住 Foyer internationale^①，不能招待宾友同居)，在 Paris 仅留四五日，即须回国省父病云云。外此皆怨苦之辞。宓即复一函，言(1)无论何日到，必先一日到 Cherbourg 迎接；并约定，如船边不遇，则皆往 Anglo—American Hotel，可在此馆寻访。(2)婚事面谈再定；或暂不决，而俟到北平久居常谈之时，乃随感情之自然变化以决进止，实为正当之办法云云。

五月二十日 (Wednesday)

阴，雨。 续读“So You Are Going To Italy”一书，完。

未午餐。

五月二十一日 (Thursday)

阴。 现决留此，不赴德国。盖予原拟写一信与 Harriet，略谓 Since “She paid no attention to him”，it is proper & fitting for “Pierrot to take his heart of the pawn”^②；下言今我赴德，谨此告别 (So you see I am taking your advice to go to Germany…^③) 云云。然细思之，H 既不可得，她既不爱我，如此激而速去，亦属多事；H 恐亦一笑置之而已。

① 国际交际厅。

② 既然“她不理睬他”，“皮耶若从当铺里赎回他的一颗心”是恰当的。

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将来采纳你的劝告到德国去……。

若 H 本无意绝我疏我，只以事忙，无暇游宴；必用意太深，感觉太敏，遂疑 H 讽我速去德国——若如此，则离此更为失误。况就事实及经济言，此时仍居巴黎，读书购书，筹备诸事，至接到彦后，于六月下旬赴德游历，七月半由 Berlin 回国，不较得计乎？既不为 H 之故而留此，又何必因 H 而急急去此；留此不为 H，则留固无失也。

上午 11—12，至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还所借书。

12—3，赴马古烈君招宴于其宅(98 Ave. Klébn, XVI^e)^①。客为刘海粟夫妇，谢康君及副领事某君。马君给宓介绍函数封，致 Frankfort^② 之中国学院等处者；今既不往，留为后用可也。席间，作饌呈菜之妇，甚美硕，疑系马君家人或戚眷，非雇用之女仆；顾蓄意未敢与马君言之。

席散后，3—7 刘海粟及其夫人邀至美术商馆 MM. Bernheim - Jeune, Editeurs d'Art, 83 Rue du Faubourg Saint - Honoré, Paris VIII^e^③，观绘画及雕刻展览。最重要者，为 6^{ème} Retrospection Cézanne^④。再则 Exposition Saupique: Sculptures et dessins 及 Oeuvres Récentes de A. M. V. Fanet 及 Exposition Janet Clerk (Lady Clerk)^⑤。

旋刘君又邀至 Roud - Pont (圆桥) Café 坐谈(该处多美国客)。刘君夫妇询宓在北平生活情况。刘夫人谓，独居清华不寂寞否？宓欲求刘夫人介绍年轻貌美之女友，而未敢径直言之；乃答以久已习惯，不患寂寞矣云云。

① 巴黎 16 区，克莱奔大街 98 号。

② 法兰克福。

③ 伯恩海姆与小伯恩海姆，艺术编辑家。巴黎 8 区，福堡圣奥诺莱街 83 号。

④ 塞尚的第六次回顾展。Paul Cézanne 保尔·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

⑤ 索比克展览：雕塑和素描及 A. M. V. 法内的新作品及雅内·克莱克(克莱克夫人)作品展览。

归后，刘君夫妇又邀赴新开之南京楼 (Boulevard St. Michel) 晚饭。宓以倦甚，辞之，独至 Bouillon 晚餐，早寝。

五月二十二日 (Friday)

晴。 昨宵因抑郁悲丧，不能安眠，是日起甚迟。

早餐归馆，已上午十一时，适谢康君 M. Sie Kang, 27 Grand Rue, Bourg-la-Reine (Seine) France 来访。在旅馆 Salon 坐谈，以诗投登《文学副刊》，并赠宓 Exposition Coloniale 入览券两张（每张值 3 fr.）。

至 Capoulade, 食月牙饼 (croissants) 饮咖啡，未午餐，即独乘 Metro 至 St. Denis 站，换乘赴 Charenton 站^① 之车，至殖民博览会 (l'Exposition Coloniale)。入门，购本日《会中日报》(la Dépêche Coloniale et Maritime)，值 0.30 fr. 并附会场简明地图(存)。

是日必游观会中法国部之印度支那及非洲等馆，其中以 Angkor 寺^② 为最宏丽，(闻已为美国人购去，将移置美国)。而安南馆中，多有关中国国耻之纪念物。安南亡国时(光绪十一年)，其国王、大臣之冠冕服制，一皆中国之古式，无殊戏台上所见，而上谕文告亦纯为中国旧体文章。又见中法越南战役之图画，如谅山、镇南关等战，均画法兵获胜，中国兵勇死伤败逃之情形。安南属法国后，教育、实业、铁路、水利之设施，一一列为图表。安南男女学生所作之图画，以西画之法，写中国及东方旧题，亦甚可观；至安南中小学学生之汉文、法文、算术等练习簿及作文册，亦并陈列，自吾国人观之，弥觉亲切，亦

① 夏朗东站。

② 吴哥窟。在柬埔寨西北部暹粒北侧，15—19 世纪为东南亚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

感悲丧也。

全会建筑及色彩形式，均取最新式建筑（即多用玻璃及铝，而以直立之长立方块堆积而成者）而参以远方异族奇诡粗恶之形意（所谓 Exotique）。

游观所得之全部印象如下：（1）身入会场，不啻游历亚、非、美、澳诸洲及海洋群岛，备睹各种奇异之山水、气候、物产、人民风俗、生活、衣饰器用等；诚现世之博物院，裨益知识殊多。（2）亲见黑人、黄人、棕人之体貌及其衣服、居处、生活、游戏等，于是深感世中人类之不齐，野蛮势力之潜滋，而白种欧洲之文明已大为衰息而混乱矣；未来之气运，诚难预知，若必则种族之见不深，文野之别甚著，不为诸劣等民族喜，而颇为世界真文明忧也。

2—5 游观三小时，倦极不支，乃乘 Metro 归。仍在常往之理发店（Rue Touiller^①）剪发（正费 5 fr.，酒资 1 fr.）；然后在旅馆对门之饭馆（Restaurant Gay-Lussac）晚饭。遇张企泰于市中。

五月二十三日（Saturday）

晴。晨赴 Luxembourg 公园游步，作《巴黎观茶花女剧》诗成。在公园北，Odéon 后，某咖啡店中，购法国现代文人像片，价 18 fr.，每枚 0.60 fr.；阅数日，又往购法国古来文人像片约八十枚，价 45 fr.（二种合计，约 110 枚，价 63 fr.）。

归寓楼，见报载日内 Pentacote（Whitsunday）节^②，赴英车船费减价，即访燠于其寓宅（遇中国女生宋君），拟劝即赴英。先是宓曾荐浦江清及燠为伦敦大学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助教或讲师，而浦本

① 杜叶街。

② （基督教的）圣灵降临节。

年无意外出，燠在此学费垂尽，故宓于日前又函庄士敦君，力荐燠。庄君复函，约 June 15—30 间会晤再定。今见报，遂决劝燠径往 London 晤谒庄公，不必待至彼时也。适燠未在，留柬而出。午饭后，与真如散步，忽遇燠，与坐 Musée de Cluny^① 园中谈，决定如宓议办理。

下午 2:30—5:00，偕燠乘 Metro 至 Codet 站^②，赴 Folies - Bergères (Music Hall)^③ 观舞剧。所演与前在 Casino de Paris 及 Concert Mayot 所见者略同；惟 Folies - Bergères 之音乐更为凌厉激越，其动作之节奏亦更迅速急切。布景似较 Casino de Paris 为胜；亦有以三人将一女郎掷来掷去，或盘旋成圈之戏，使宓见之惊忧眩惧，然幸不多。是日所演节目，有(i)各国旅客乘汽车，从旅行社之向导，游巴黎——令宓忆及意大利之游；(ii)英国客人，不娴法语，赴馆午餐，穿凿误会，笑话百出；(iii)魔鬼诱人，斩女尸身，使罪人忏悔惊惧，类必在 London 所观 Faust 剧。馀不悉记。是日宓及燠均立观，所谓 Promenoir，每人票 10 francs。

剧毕，出，在街中遇以引导为业者，劝宓等往观“秘密电影”，演男女交媾情形，索价每客 50 fr.，宓等未往。与燠在 Bouillon 晚饭。

晚，函庄士敦君，言拟命燠即来见，其旅费则由宓筹付。又函叶慈君(Yetts)。寝甚迟。

五月二十四日 (Sunday)

阴。起甚迟。上午 10:00 访燠，劝即赴英国访晤庄士敦君。

① 克伦博物馆。

② 高德站。

③ 牧女的疯狂(音乐厅)。

与燠同至 Madeleine^①，在 Central European Express Co. (Travel Agency)^②，为燠购特价赴 London 往返车船票，值 266 fr.，加船中舱位寝床 18 fr.，共 284 fr. 此票由宓赠燠；又赠燠英金五镑 (£ 5.00) 以壮其行。

正午大雨，与燠归，至 Naturalists^③ 之素食馆（俄国人开）午餐。该馆主蔬食，菜味清新，而主真朴，价廉。至所谓 Naturalists 之运动，盛行于德国，法国亦间有之，以返于天真自然之生活为目的。学校及露营中，则男女职员学生皆裸体（但不许结婚）；而起居饮食，均以脱免文明社会大都市之繁华奢侈、逸乐腐败为标准，为旨归。（有类中国昔年之留法俭学会及梁漱溟之西山学舍）。

下午晴，与燠步行至 Jardin des Plantes^④ 附近。宓在一 Café 坐待，而燠至 Rue de Quatrefoies^⑤ 访其友俄国女士 M^{lle} Mering^⑥，值外出未遇。其人系白俄，落难此邦，在东方语言学校毕业，成绩最优，得奖学金，现在巴黎大学之中国学院研究，为 Pelliot 所最赏识。其人貌不佳，但极聪慧，所治系中国文，在校研读楚骚汉赋及《论衡》等。其来巴黎时，年仅 13；今年 22 岁。有父，有母，有兄；父营商业，兄治科学。其人原欲赴中国研究考察，但未有机会。燠拟为宓介绍为友，故先访之。

下午晴。3—7 偕燠乘 Metro 至 Maillot；由此乘地上电车赴 St.

① 马德莱娜。

② 中欧快车公司（旅游代理公司）。

③ 自然主义者。

④ 植物园。

⑤ 夸特法兹街。

⑥ 梅林女士。

Germain-en-Laye^①游(电车,二等,每人3 fr.;归时间)。途经 Malmaison^②,未下车。4:30抵 St. Germain-en-Laye,游人极众。Chateau^③时正开放,中设 Musée,但宓等未入观。在草场及林中游步。林中有地曰 Etoile(星聚),其处有母女二人卖冰点,母已老妪,女则方在妙龄,极秀美天真可爱。宓及燠于此进果子露,和以苏打水(Soda water),女为捧进,不啻蓝桥之遇云英也。须臾,女以盆倾水,宓等洗手,流连久之乃去。

穿林而东,至台畔,凭栏下望,景至美丽,远望 Paris 城,仅见 Eiffel 塔^④之尖顶。(所游 St. Germain-en-Laye 诸地,均有画片,存)。林中设亭,亭中奏音乐,燠谓是“Carmen”^⑤;宓按西乐极精,西人男女老少皆知欣赏,宓愧不通音乐,今后决学习之。

既与燠步行街市中,久久,乃乘电车,循原路归。

晚饭后,燠随同来宓寓室,取 London 之 Guide-book 等件;宓并告以赴英各事甚详。

五月二十五日 (Monday)

是日为 Pentecote 圣节补行放假(昨系正节),天气晴朗温暖。

晨函庄士敦君,言燠即来访;并函刘咸,介绍燠。旋接彦 May 15th来函(Air Mail),谓 Jane 19th到 Cherbourg 之 Bremen 船已无舱位,但 May 29th有船来欧,原拟即乘此船早来,奈接宓函,词意冷淡,似嫌

① 圣·日耳曼昂莱。法国北部塞纳河上名城,位于巴黎西郊。有文艺复兴时期别墅,法国大革命前为皇室住宅,现为博物馆,收藏古代文物。

② 巴黎西郊一别墅,拿破仑曾在此居住,现为拿破仑博物馆。

③ 城堡。

④ 埃菲尔铁塔。

⑤ 《卡门》(歌剧名)。

彦来太迟而阻止者，故改计不来见，即到巴黎，亦不访晤，回国后更完全断绝音息，莫谓彦非嫁料不可者云云；外此皆述苦之词。

宓读函甚为痛愤。夫宓之怨彦，因其冷淡而不早来欧；今彦可以提早二旬来欧（届时宓心喜悦，或仍乐于婚彦）而偏不来，反退避绝交，岂不更令宓失望愤恨？在昔年宓爱彦热烈之时，彦一言绝交或停止通信，则宓若中电，益发奋前进，努力追求；今则不然，绝交等方术，只使宓觉彦卑鄙可憎，而对彦益冷心而已。彦如宓言而早来欧，则两人皆乐；从彦之法，迟之又迟，而仍不来，则宓苦而彦亦苦，愚哉彦也！窃意世间爱人，当急求相见，奔驰若恐不及，岂有如彦之远引而久滞者；在彦自谓兀傲，保全人格，在我视之，固不值一钱，徒足证明其无情而寡识而已。

访嫫，同至 Bouillon 午饭。下午，嫫再访俄女，宓偕真回寓。

2:00 独访 H 于其寓，知连日放假，偕众女友往游 St. Michel 未归（按此诸地 St. Michel, St. Malo, Chartres^①，宓原拟到 Cherbourg 接彦时，便道往游，今彦又误我矣）。宓留片。应门之法国女仆必欲询宓何时再来，宓乃漫应以下星期日（May 31th）下午二时再来。

于是走访华南圭夫人（M^{me} S. Rosen - Hoa）于其寓，并约其外出同游。华夫人遂偕宓往游圣心寺（Eglise du Sacré Coeur）在 Montmartre^②（第十八区）。寺外壁纯白；顶圆，类回教寺。寺建于山上，乘上山电车而登（每人票价 0.30 fr.）。寺内亦金碧辉煌，香火隆盛。是日为 Peuteccote 节之次日，故游客特多。立寺外之台边南望，见 Paris 全城，映日光中；屋宇鳞比，为青灰色；而若 Panthéon 等高屋或塔，矗立处，位置一一可识。

① 圣米歇尔；圣马洛；监狱。

② 烈士山（巴黎地区名），夜生活集中地，多文人和艺术家之足迹。

寺之左近, Café 极多;亦多售画之店。华夫人谓其地常多流氓,行局骗吸诈等事,不宜流连。宓从华夫人,在 Montmartre 一带,游行久之。继至大街,过“Moulin Rouge”^①(有画片存),昔曾到此。对街有二 Café 或 Music Hall, 一名地狱(Enfer), 门上塑魔鬼, 并像地狱之形, 森狞可怖。其旁一家, 则曰“Paradis”^②, 情景顿异。此类场所, 究未身历, 未能言其实况也。

7:00 别华夫人独归。在 Bouillon 晚饭, 遇塏、真及吴俊升、倪亮夫妇;同至塏室中坐谈, 真之友董君夫妇亦来。旋谢康君亦至塏室中访宓。阅报。塏痛斥宗教及教会, 宓与辩。

客去, 塏来宓室中。宓与谈彦事, 塏谓只得任其自然可矣。

五月二十六日 (Tuesday)

晴。晨起, 作函致彦, 未发。略谓彦一年不来欧相见, 使我痛苦失望, 欲婚彦而不能, 欲慰彦亦无术, 只有以工作理想自慰自救, 与彦终于朋友而已。(此函另存, 他日彦到欧晤面, 或即以此函示之)。

上午坐 Luxembourg 公园, 读本日之 Action Française 日报^③。中有 La Femme et la Foyer^④ 一篇, 系一妇人自述, 谓今世女子嫁后, 忙于工作, 身兼职业, 于是家庭之和平幸福难期, 而儿童之保育教导亦以怠忽, 实至不幸云云。按 Léon Daudet^⑤ 近著书曰“La Femme

① “红磨坊”。

② “天堂。”

③ 《法兰西行动日报》。

④ 《妇女和家庭》。

⑤ Léon Daudet 莱昂·都德(1868- 1942), 法国作家和报刊评论家, 阿尔封斯·都德之子。

et l'Amour”^①，风行一时；其书本有政治作用，意在得妇女之投票赞助王党，故立说如是，但此妇女之言亦至确实也。

下午，微雨。2:30 访煨，仍系宋女士来开门。偕煨至中国使馆谒高鲁公使，为煨请求赴英、德之公事(en mission)护照。值公使外出，见谢秘书及陈忠钧(陈籛姪)秘书，留函上高公使。(护照准给，煨越日往取得。)

又偕煨至 Sorbonne；煨入内，见俄女 M^{lle} Mering，约明夕晚饭。

时已晴。乃偕煨再游 Exposition Coloniale，路程见前记。先至场外某 Café 中久坐，进果子露。4:30 入会场，沿湖之北岸行，先游美国馆(以系念 H 故)，是日方开幕，游客充塞。次游意、荷等馆，尚未完工。绕行会场久久，入湖中二岛，见诸种娱乐之事，类皆美国传来者，如坐小车，沿曲路，上下飞旋等等，无非 create a mad sensation^② 而已。

夕，与煨在 Hawaiian Auberge^③ 露天菜馆中晚饭，两人共费 40 fr.。入夜，会场到处明灯照耀，至为奇美可观。先与煨立会场门口之高台上，若置身非洲之巨埠。继入园，则凡白昼所见之石柱(假)及铝制之斗方(真)，均变为巨灯，辉煌华彩。最后至湖边，观五色喷水，盖对岸喷水交射，如两天幕，而以颜色灯光注其上；颜色绿黄红紫白常变，或互相参合，于是喷水亦光怪陆离，美丽入神，尤当夏夜，有清凉仙境之意(曾闻 H 言，此处夜景最佳，诚然)。宓等流连至 11:30 始归；电车中，大雷雨。

是日在会场中购“Jazz”杂志^④ 一册，值 15 fr.，乃提倡裸体主义

① 《妇女和爱情》。

② 制造一种疯狂的感觉。

③ 夏威夷露天菜馆。

④ 《爵士音乐》杂志。

(Nudisme)者,意在返于天真而崇尚美感。然此志殊尤足称。

五月二十七日 (Wednesday)

晴。 上午函复浦等,并作片介绍朱自清君与英国诸友。

按密处共存庄士敦君款 \$ 60Mex. (上海汇丰支票), 为 (i) 续订《学衡》, 自 75 期起, 以前已全有; (ii) 订《大公报》一年 (已函浦代办); (iii) 代购中国新出书报, 由密决定选择。又密处共存叶慈君款 £ 3, 为 (i) 购订《学衡》1—80 期; (ii) 订《大公报》全年一份 (已函浦代办); (iii) 代购中国新出书报, 由密决定选择。

偕堽看旧书店, 购书数种, 另有书目一册。

下午, 在寓读书。

晚 7:00 赴上海楼, 煥请宴 (密助以资约 70 fr.), 为使密与俄国梅林女士 (M^{lle} L. Mering, 3 Avenue Pasteur, Paris X^e ①) 晤识, 外此有李惟宁君为陪。Mering 女士不佳, 而人极聪慧, 性亦俊爽。席间初谈音乐, 继谈中国文学。盖女士系在此间东方语言学校毕业 (为 Margouliès 君之学生, 与 Miss Saner 同学), 成绩冠全级, 所习系中国文; 现得每月 1000 fr. 之奖金, 在 Sorbonne 之 Institute des Études Hautes Chinoise ② (中国学院) 研究, Pelliot 甚爱之。女士原系白俄旧族, 年十三, 避俄乱来巴黎, 九年于兹矣 (今年当系二十二岁)。女士俄语而外, 精法语, 亦能英语 (与密多谈英语), 汉文能读经书, 《离骚》《招魂》及《论衡》等 (因系校中课程), 亦略能汉语。性喜音乐。父营商。母亦有学识; 母劝其习汉文。兄另居, 治科学, 有所发明。总之, 女士乃 intellectual type, 固异于彦, 与 H 亦不同, 特未知其感情方面

① L·梅林女士, 巴黎 15 区, 巴斯德大街 3 号。

② 巴黎大学之汉学研究所。

如何耳。Mering 女士告燠，谓久欲至中国游历或居住，一则研习中国文字，一则考察中国现代政治社会运动；故燠为介绍必，谓必对此事或可为她帮助云云。

宴毕，同步至 Observatoire 园中坐谈，11:00 乃送女士至 Odéon 乘 Metro 回家，宓等乃散。别时，女士约，于大考毕业后，函宓，招同往访 Saner 女士云。

归后，颇悲观。盖宓固望得一有学而多情之俄国女士，家国忧患，同病相怜，甚至结为婚姻，燠介绍之意可感。然宓于彦事，心伤已甚，心一之局面仍然存在，而宓责任繁重，年事已老，经济困难，另要别图，况属外国女子，其实事上之困难大足令宓寒心而止步矣。惟燠劝宓勿存成见，且走且看，不必更为结婚，亦可暂作排遣，成败得失，听之自然；宓亦忆宏度“以无厚入有间”之言，勉从燠说，未知我能之否？

夜中大雷雨，独居高楼，益感孤寂。

五月二十八日 (Thursday)

阴，小雨。晨起又多新感，思人生有求乐之特权，而恋爱足以鼓舞精神，活泼生命；心一、彦两事失败，已难补救，然亦不当一切废止，……于是又决与 Mering 为友，相机进行。

是日上午，以《学衡》71 期一册，寄 Mering，以中有宏度作《中国文学史》论汉赋一章，可为其参考材料也。

午饭后，燠陪导至 Rue de Revoli 之 Bazar de l'Hotel de Ville (Telephone: Archives 27-08-9-7)^①，购旧衣一套，黑色，价 299 fr. 是日先付 100 fr.，取得收据 212 号，约于下星期二再来取衣付清。

^① 雷沃里街之市府大厦百货商店(电话：档案馆 27—08—9—7)。

3—4, 宓独赴 Opéra, 在 Barclay 银行取英金 £ 5 (完), 付燠, 为游英费用。

晚, 接叶企孙函, 知新校长吴氏与清华教授冲突, 南下请示, 未知下文如何。宓只好不闻不问, 取适吾心而已。

五月二十九日 (Friday)

阴。上午在 Luxembourg 读燠赠 Suzanne Teissier (已嫁; 夫为铁路行政要员, 颇富) 之 “Dans l'Ombre du Maître”^① 诗集, 有批注。

下午 4:00 访燠; 5—6 偕燠至东方语言学校如约访晤马古烈君, 马君亦在此寻候, 然竟互求不得, 奔走徘徊, 终不及见, 各自散归。宓偕燠在河干散步。

晚 10:00 归寓, 接庄士敦君复函, 欢迎燠即往, 留住其宅中, 并附片邀燠到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之茶会云。又叶慈一函, 为购书事。复二君函。至上午二时始寝。

五月三十日 (Saturday)

阴, 雨。晨下楼, 接彦 May 21st 之 Air Mail 函, 略谓宓之为人, 感情不定; 彦以宓来函表示冷淡, 故现又改变计划, 与高君珊女士同行, June 10th 离 Ann Arbor, June 20th 由 New York 乘 Europe 船赴英, 一星期后始来 Paris, 或先去 Berlin; 到 Paris 期, 最迟在七月中旬云云。

宓读之, 气愤痛苦之极, 即以示熵。夫宓为彦如此牺牲受苦, 即使婚事未定, 彦今回国顺道来欧, 与宓一面, 彦并此而勒之; 宓已准备在 Cherbourg 迎接, 今彦行期又改迟, 且到此日期不定, 宓虽欲等候

① 苏珊·泰西埃之《独居的大师》。

迎接，亦不知如何办理矣。为宓计，只有将彦忘却，自慰自救而已。

10:00 访燠，示以彦函；燠劝置之不论。宓候燠赴使馆归来，同午饭。至河中小岛上（有公园）坐谈。旋偕来宓寓室，途遇段铮君。燠旋去。宓气极，乃作函复彦凡一纸（未发）；旋寝息一时馀，精神略好。

晚饭后，燠陪导宓购一手杖，值 10 fr.，又购 Chocolate 糖一盒，值 20 fr.，备赠 H。

燠晚间来宓室中久坐，宓指示燠到英各种琐事。燠分析宓与彦事，甚为明确，略谓彦对宓并无不满，亦无恶意，特两人性情根本不同，故（i）宓要彦表示对宓离婚 etc. 诚心感激，而彦偏说本无爱宓之心；（ii）宓要彦赶速提前来欧，则宓爱彦差强，而彦迄今仍只延滞或退避远引。宓所重者恋爱之心情；彦所重者结婚之事实。由彦之观点言，彦所行之事，及其对宓，并不为错，原当如此做法。总之，（1）各有是非，（2）宓之爱情，实比彦为深挚热烈。此二点确乎不拔。由此结论，则宓今决定不婚彦亦善。既决定不婚，则彦亦有不能告人之痛苦，而宓亦已享无形之胜利，故宓似不宜再函彦争辩，或责辱之，以自泄愤鸣冤。一切放开，即止于此可也。（兹燠所言，宓深以为是，当勉从之。）

五月三十一日（Sunday）

晴。上午 10—12，因接马古烈君来函，即乘 Metro 至 Boissière 站^①，步至其家中访之，值外出，留柬（知前日治饌者，是女仆，非其家人）。归后，访刘海粟夫妇于 Hôtel Rollin 寓室，取回所借《学衡》。刘夫人是日另着一衣，雅淡轻倩，甚美。

^① 布瓦西耶站。

下午,阴雨。午饭后,煥偕来宓寓楼。已而雨止放晴,煥劝宓往访 Harriet。宓仍悲丧,不欲往;煥乃陪送宓至 H 所住之 Montparnasse 大街转角处(其地有美国 Café Et La Couple^①,有画片存)而别。

宓叩门, H 出应,肃宓入其室中坐;室中二门皆闭,邻室有音乐,闻 N 等笑语声。H 是日梳髻,垂双耳环,衣酱紫色长衣,点花,下幅为波纹形。H 似甚瘦削。

5—6,在 H 处坐谈一小时。宓先以所携糖匣进, H 致谢,似甚喜悦者;因解包开匣请宓共吃;宓别时, H 又致谢赠糖。

是日所谈,不出书籍与学问。H 先述上星期偕同级 47 人往游 Mt. St. Michel, 云甚失望;但谓 St. Malo 风景甚美。又述今日上午赴此地之美国 Church, 为致祭欧战中美国将士之阵亡者;谓场中说教者将宗教讲得俗鄙可笑,难起信心。因共论宗教之理;宓述对于“不朽”之见解,深信精神价值不灭;薪尽火传,四水归海,但个人既死则灭,不足云不朽。次谈购书事。H 言,下学年在 Smith College 应读之课程为(i)音乐史;(ii)宗教史;(iii)意大利文学,询之,知以英文讲读;(iv)法国文学,此课(凡二门)应读之书,今须在巴黎购齐。因购书而 H 忆及代购中国花边事,因以其家中住址开示宓,如下:

Harriet L. Gibbs, 57 Warner Street

Springfield, Mass., U. S. A. ^②

H 自言,曾学习拉丁文八年,然所得不多云云。

次询及本学期之作文课(i)Pierre Loti^③——宓言及 L. Hearn^④, H

① “一对”。

② 哈里德·L·格布上。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市,华纳街 57 号。

③ Pierre Loti 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著有《冰岛渔夫》等。

④ Lafcadio Hearn 小泉八云(1850—1904),日本作家、翻译家、教师,曾任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不知；然 H 读过之法国文学书，必多未读过。(ii) Rousseau——二文皆已草就。H 乃以 Rousseau 一篇之稿（法文）读与宓听，宓立 H 旁，支身于椅背，由 H 左肩上斜视文稿；有时注意 H，而竟不知其所读为何意。其文中缺 M^{me}之名，待补，宓询之，拟代为查出；又悉 H 所读之“Confession”，系借自某图书馆，故读毕卷一，即接读卷三（宓拟以“Confession”借与 H 读，俾免取借之劳，而可依序一气读下）。

宓告 H 以 Frankfort 中国学院之约，及演讲题目，H 甚喜；并谓何不以德语演讲，宓答愧未能。由今日所谈，则 H 半月前之询宓何日赴德国，似出无意，未必即是逐客，宓神经过敏矣。

宓以刘海粟画展览启事册一本赠 H，并告以不收费。H 询是否中国画，宓答以十之九，皆西画。

近 6:00，宓辞出；并问 H 是否愿出外散步，H 答甚倦，拟在家休息。送宓至外室门口，未握手而别。宓是日仍携伞。

归寓，即查得 H 文中所缺之 M^{me}之名为 M^{me} de Vercellis^①，特函 (Pneumatique^②) 告之，颇觉畅适。

晚饭后，在 St. Michel 大街 (Cluny) 见沿街悬画求售者，画多工细而光色逼真之山水风景画，亦有人物与花果。此所谓 Les Artistes Professionnels Français 之 Exposition^③，每月一次，轮流各地 (表存)。忆是日在 H 室中，见一半面画像，似绘 H 真容；询之，云系一友所作。

晚 8—10，刘真如来宓室中闲谈。

① 德·维塞利夫人。

② (巴黎) 快递信件。

③ 法国职业艺术家之展览。

六月一日 (Monday)

阴,雨。上午,送华夫人函与燠,仍宋女上开门,燠未在。与真如坐 Cluny 小园中读书。雨。

午饭遇燠,告以昨见 H 事。

下午寢息。4:00 出,购 Didot 版本之 Rousseau's "Confessions"^① 全一册(价 12 fr. 折扣 10%),由邮局寄 H 备读。先是宓写就短函,言此书愿借与 H 读之,临时忘将函置入包内;然函中有误,不寄亦佳,此书拟即赠 H 矣。

访燠。5—6 雨,偕燠同至 Galerie Kleinmann (4 Rue de Seine, VI^e)^②,观刘海粟西画展览会。是日行开幕式,到者有高鲁公使以下及法人 Louis Laloy^③ 等,又中国人多在此常遇者。逾一时,照像而散。是日刘夫人衣亮蓝衣;众皆许刘夫人之美,惟未能法语。

马古烈君,侍其母同来。

6—9,与马古烈君冒雨出,(此时燠早别去,即赴英国矣)。宓邀其至 Steinbach 馆(St. Michel)晚餐,进酒(两人共费 40 fr.),叙谈。马君力劝宓赴 Frankfort 演讲。马君谓俄国昔日之精神及风教,本与东洋为近;及 Peter the Great 帝^④,锐意维新,力行欧化,正如日本之明治维新;结果,俄国虽成欧化,然只贵族及文士,多数农民仍未欧化,且证明欧化殊不适于国情也。今日者,日本最危险,以其欧化之程度最深,一乱即不可救;中国最少可忧,因中国欧化之程度最浅,根本未动摇也。马君又谓中国朋友较可信托;欧美朋友,虽讲礼貌,亦常往

① 迪多版本之卢梭的《忏悔录》。

② 戈纳雷·克萊曼画廊(塞纳街 4 号,巴黎 6 区)。

③ 路易斯·拉洛。

④ 彼得大帝。

来，然殊无可互相信赖者。宓询马君家世，知马君之父曾任旧俄帝国卫生部长，一向家住 St. Petersburg^①。革命乱后，初迁 Moscow，继逃外省，终乃避至 Paris。马君现时父母在堂，又有一弟（18岁）一妹（12岁）。继与马君行街中，论诗；宓询马君婚否，答以未婚；马君转询宓，宓答以已经离婚，马君曰“你很新！”——宓赧然。初拟以求俄女事告马君为助，至是遂益惮于启齿矣。（马君深赞宓作《自传》）。

晚早寝，思演讲材料，久不成寐。邻室男女，上下出入，笑语嫖狎，几于终夜，使宓动心多感。中夜，梦魇。先觉宓若在一高山上之黑狱中，惧鬼，高呼“姑母”求救者四次。此后即不能出声，然仍续呼姑母。已而似醒觉（仍在梦中），则室中光明，姑母与老嫗太及心一皆在宓床前，抚视宓。心一容色俊朗而和蔼，姑母亦康健慈祥如平日。宓感慰，而泣。……旋醒觉，颇觉凄然；念 H 与 Mering 之追求，固属浮泛，而彦之负我尤深，恋爱离婚，只馀悔痛而已。

六月二日（Tuesday）

阴。上午，作函致彦（此为致彦之最后一函）。略谓彦又改期迟来，且到巴黎日期不定，欲迎接而无从，不胜失望；宓因事实不得已，须 June 30th 离 Paris，游德国，July 15th 由 Berlin 回国；彦来必可得同伴，一切可与埵接洽，函件存 Hotel d'Égypte；至于在欧及在中国见面与否，一听彦自择；宓一载春梦已完，行当以工作理想自慰自救而已云云。

午饭后，偕埵在河干购书。

下午，编巴黎所购书目。钱君（浙人，忘其名，常在 Bouillon 同餐）来，询英国情形。

^① 圣·彼得堡。

晚,与黎东方^①及真如游步,又独购书。

六月三日 (Wednesday)

晴。上午 10:00 偕刘真如往游 Fontainebleau^②。先至 Gare de Lyon^③ (忆意大利之游,及 H 之伴侣),于此乘 10:45 之火车(三等,每人来回票价 19 fr.)约行一小时以上,抵 Fontainebleau - Avon^④。下火车,再乘电车(每人 2 fr.)至离宫(Palais ou Chateau)前,离宫之正面甚似昔所见圆明园之殿阁。时已 12:30,乃坐离宫前之 Café 中,与真如进啤酒(bierre)及火腿面包。

下午 1:30,与真如随众入离宫内观览(门票每人 2 fr.),室皆装璜精美,极富丽堂皇之致,不具详。既出,复由旁门入,游玩所谓“中国陈列馆”(Musée Chinoise),中藏中国磁器、玉器、漆器及绘画、雕刻等,盖皆 1860 年以后,由圆明园及北京劫取而来者。中有乾隆寿满八秩御制记刻横披(漆器)等,虽系国耻,然使西人见之,亦知中国确有精美之出品,可称为文明古国也。

次至离宫左侧(南方)之池(Etang aux Carpes^⑤)边坐息,真如照像。此湖上风景幽美;湖中有亭,植立水中,白鹅浮游其间。四围绿树成阴,剪裁齐整,布置匀停,与 Versailles 及 Luxembourg 式样全同。

① 黎东方(1907—),河南正阳人。1931 年 6 月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堪萨斯、威斯康辛、加利福尼亚等州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及纽约市立布鲁克林大学、加州私立美国国际大学等校专任教授。后去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及史学系教授。

② 枫丹白露。

③ 里昂站。

④ 枫丹白露站。

⑤ 鲤鱼池塘。

入林东行，路颇泥湿。此路北为运河(Canal)，南为军事学校养马之所。马百十成列，皆赤色，毛肌丰泽，甚可爱。而司马者刷洗之勤，与马室之洁净宽敞，殆胜于吾国贫民之所居。沿运河行既尽，至一树阴下，有人工小瀑布，引水更东流。宓等由此北折，渡溪，走入林园(Parc)，徘徊久之，乃进至电车站上，由此循路步至火车站，路旁皆崇整修洁之住宅，装饰秀丽，花木遍植，得居其中，何殊仙境。又念如此之街市屋宇，中国何得而有；则见惯欧美景物如 H 者，苟至中国，见污隘之情况，岂不惊叹悲丧乎？

夕 5:05 由 Fontainebleau - Avon 站，乘原火车回巴黎。车中多 Polytechnique 校^① 学生，皆军服佩刀，中一人似吾国人。

在 Fontainebleau 购有画片一册(12 fr.)，又零星画片七枚，存。

晚写日记。先是宓在中国，即久闻 Fontainebleau 风景之美，且闻其地最适于男女情侣之游谈。去年七月，宓曾为小说三篇，预测宓到欧后与彦恋爱之结局。其一即与彦携手在 Fontainebleau 湖边林际步行，而互致其情爱；该小说久已寄彦矣。到法国后，拟待彦来同游，故独置 Fontainebleau 于最后。今不能再待，只得独游。是日虽与真如为伴，然到此，则念彦而思宓恋爱之经过，不胜悲伤气愤。翻检日记及彦来函，益恨彦之无识而寡情；回环旧事，不能成寐；遂欲将 May 26th 及 May 30th 所作二函，一并寄彦，使彦知我真情，使彦悔痛自伤，以泄宓愤。呜呼，人生有限，三年不可谓不长。彦实负我，而反责我负她，恋爱之苦恼失败，不图至于如此也。

六月四日 (Thursday)

晴。晨起略迟。上午续作日记。以刘海粟画展览启事册一寄

^① 工艺学校。

梅林(Mering)。以中国邮票若干寄 M^{lle} Charbonnel。以上各附短函。

午饭后,同黎东方(Orient Lee)散步,谈国际情形。

夕接 Harriet 函,致谢日前代查 M^{me} Vercellis 及赠书 (“Confessions”),并云深感宓之常注意于她之事;读之甚慰。

六月五日 (Friday)

晴。上午,久坐 Luxembourg 公园,拟撰作赴 Frankfort 之演说稿。题曰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Literature^①。然心殊不属,及半而止(稿存)。

下午,浴。3—4 至 Bazar de l'Hôtel de Ville,取 May 28th所购定之黑衣一套,付清全价 299 fr. 其衣则由该公司于三日后派人送至馆中云。

六月六日 (Saturday)

半阴晴。上午 9:00 偕真及埏至 Sorbonne 之 Théâtre Liard^②, 参观黎东方君(Orient Lee)之博士口试(soutenance)。至 11:00 偕埏先出,至 Boulevard Italien 之“Belle Jardinière”百货商店^③,为宓购夏季之红灰色绒衣一套,值 225 fr.。肆中人以深蓝条之浅蓝衣进,云最时髦,宓不取。又在此肆中购软帽一项(45 fr.);外又购淡紫灰色领结,占铜色之袜,黄皮裤带,黄色臂圈等,以与新购之夏衣相配,共费约 320 fr. 云。宓来欧之日,原拟到此多置新衣,力效时髦,且学跳舞,皆为彦故。乃迟至一年已满,而彦犹不来,虽欲取悦于彦亦患无

① 《中国文学之现状》。

② 利亚何剧院。

③ 意大利大道之“美丽的花坛”百货商店。

时机,于是对彦之爱完全消灭矣。今之购置新衣,实为求悦于 II,然亦几无机缘,可笑亦可悲哉!

惜埕在 Odéon 附近某馆(Rue Danphine)^① 午餐。

下午 2—5 独赴 Odéon 观剧:(1)先为 Roger Gaillard^② 君背诵 Alfred de Musset 之“Nuit d'Octobre”诗^③;另一女子饰 Muse^④ 而此君饰 Poète^⑤,布景动作,均同演剧,表情宣音,均极动人。先是宓昨赴 Fontainebleau,其地为 Musset 与 George Sand^⑥ 相爱时(1833 年秋)同往逐居一月之地;其后(1840 年)Musset 重来感伤旧事,因有 Souvenir^⑦ 之诗(1841)之作。是故宓昨临其地,已有感伤,以 Musset 自况而以彦比 George Sand。今日聆此诗,更多悲愤。夫宓生平未尝有 love-affair^⑧ (此彦函所言),其爱彦实为赤子之心(此亦彦函所承认)之初次用情,与 Musset 无异;故 Musset 之所以责 George Sand 者,宓亦可以责彦。Musset 归自 Italy,独坐其书室中,喟然叹曰,此乃我之真家庭,真地位,真事业之所在;斯正宓欧游归后,独坐西客厅之心情矣。而 Muse 来慰 Musset,谓痛苦之经验增长君之智慧,而君之真正事业乃在作诗,请从诗中求爱情与快乐云云;宓亦可藉此自慰,不更追求女子,而专心于诗文著述可耳。此一幕中,Musset 气愤,痛骂 George Sand,亦同宓之恨彦责彦;此乃人情,无足深怪,而事过境迁,

① 奥戴翁剧院附近某馆(邓菲内街)。

② 罗歇·加亚尔。

③ (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之《十月的夜》诗。

④ 缪斯。

⑤ 诗人。

⑥ George Sand 乔治·桑(1804—1876),阿芒丁—奥罗尔—吕西尔·杜德望的笔名,法国女小说家。

⑦ 回忆。

⑧ 恋爱经历。

悲愤均消矣。(拟以 Musset 与 George Sand 故事,及(i)Fontainebleau, (ii)“Nuit d'Octobre”, (iii)“Souvenir”, etc. 作诗,以写宓对彦之情事。)

(2) 次为 Molière's “Misanthrope”^① 剧,演来甚为精工,益见 Molière 之功深厚。宓亦 Alceste^② 也。二月间曾函彦抒所感,且以彦比此剧中之 Célimène^③;彦愿嫁宓时,函言将寻此剧读之,其后亦竟不读——于以知彦决无了解宓、欣赏宓之一日也。(其嫁宓,殆为实利,尚不足比 Célimène——盖彦之资格,年轻貌美,均在 Célimène 之下,而宓之顾及世情与实事,对彦盖不如 Alceste 之过度之要求,而彦始终不肯来欧,其对宓无高尚之爱,昭昭然矣!)

是日观剧,宓仍坐 2^{me} Galerie,票价 4.75 fr.。以如斯之廉价,而能看如斯表演精工之名剧,此乃 Paris 生活之特长及旅客之大幸;益觉此间乐,不思蜀矣。

夕,7—9 至上海楼,赴华夫人(M^{me} S. Rosen - Hoa)招宴, Léon (华揽洪)亦侍。客为法人某君夫妇,久在中国任外交官者,再则马古烈君。

席散后,9—10 与马古烈君坐 Capoulade 对面之某 Café 中,宓以《欧游杂诗》及《学衡》中诗示马君,马君甚为欣赏。宓游欧作诗,而欣赏之者乃为一异国朋友,亦云奇已。

六月七日 (Sunday)

阴。日前甚热,今日则凉爽。上午,在 Luxembourg 公园久游坐,作成《卢森堡公园》诗三首。翌日,另作短记,寄浦刊登。作诗成

① 莫里哀的《恨世者》。

② 阿赛斯特,《恨世者》剧中男主角。

③ 塞利梅纳,《恨世者》剧中女主角。

后，极感疲乏。

自宓游意、瑞归至 Paris，每星期日（除某某二次，Harriet 他往，宓本拟不访外）宓走访 H，且望约其外出散步，乃必遇阴雨；亦可见事机之不巧，与宓福命之薄也！是日午饭时即雨，且剧。至下午四时，雨略止，然犹时时续落；宓乃于 4—5 走访 H，仍携伞往，亦未着新制之夏衣也！

是日与 H 坐谈一小时（4—5）。H 着酱紫色而有花点卷袖曲边之轻纱衣；容色丰泽，心情亦似欣悦。宓先以携来之纸烟二盒（一 Lucky strike，一 Favorit^①）用纸包封者（值 11 fr.）赠 H，而请其猜内是何物。H 拆视后，云宓不可再如此，她向来不常受他人赠物；宓言，下次不带物件来。次 H 取 Rousseau's "Confessions" 出，重谢宓上星期一所赠。

H 言，昨日偕众赴 Fontainebleau 游，宓告以宓亦才游过。遂询其往观该地之 Musée Chinoise 否？答，因随众，且不知，未观。H 云，在 Théâtre d'Art^② 看某戏；宓告以近所观之剧。H 谓 "Misanthrope" 及 "Hamlet"^③ 她皆未曾读过，必当读之。因述及下学年在 Smith College 应上之课，及应读之书，凡四十五种，受命在此购买，拟择购之。宓告以购书之地，且云我于此事甚熟悉。因谈及 Boston^④ 之书店，H 未到过 Boston。H 言近日考试及作文甚多，须经两种考试：一得 Sorbonne 之文凭，一为 Smith College 升级，须各门均考到 C 等；故甚忙且劳。旋告宓，她今晨又至美国 Church；又言她益渐成为

① 香烟牌名。一为幸运牌，上海人俗称“六根牌”；一为特喜牌。

② 艺术剧院。

③ 《恨世者》及《哈姆雷特》。

④ 波士顿。

agnostic^①，不信宗教。必询其属何宗？知H是 Congregationalist^②。H言，甚喜 Quakerism^③之自然清简，且喜其保存“thou”“thyee”^④之称呼，甚有趣味，如法文之“tu”“te”^⑤然。

因谈及大考，必询其何日完毕。知H须近六月底方考毕，而六月底即须偕众回美国去。必告以必原定计划，亦拟六月底离 Paris “forever”^⑥，即东归，不再来矣。H云，此言甚“dramatic”^⑦。次谈及运书回国办法，H谓箱篋均满，只有将旧衣捐弃；又示必其在此所购之茶壶、茶碗等，恐亦不能带回。必劝其添购一手提箱，约值 30 fr. 则一切均可装入矣。已而H问必妻有信来否？必答以仅写过一次信，近则无，在国中亦常晤面。H问，我之二女，像我抑像必妻；必答其年长者像我——H谓必可带在身边自行抚养教导，较多益处。（至此，必多感慨，益复沉寂）。旋必告H，近识一俄女，其人能汉语，能读汉籍；又言及北平之美国友人不能华语，但习知华事。H谓居华多年，而不能汉语，实为可笑云云。H送必，笑，但未握手。必是日携伞及外套；出门时，雨又甚。

[补]是日与H又谈及共产党之蔓延潜伏于各国。H谓共产党之说，不敢赞同，因不分智愚勤惰，悉给同一报酬，乃至不公，且以奖惰；惟事实上民生常多疾苦，如美国近且有绝食之人，共党之发生，亦非无因云云。必谓以全世各国比较，美国终属天之骄子，最为安稳；因其财富可以济贫救乏，不至如他国之人民，铤而走险。必述潘式被

① 不可知论者。

② (基督教)公理会教友。

③ (基督教)贵格会教义和习惯。

④ (英语)“汝”(主格)“汝”(宾格)之古称。

⑤ (法语)“你”(主格)“你”(宾格)。

⑥ 永远离开巴黎。

⑦ 戏剧味。

捕事。H谓中国有此类不合法律之冤狱，人民何以不起而反抗？宓答中国人民未有组织。——宓思H太不知中国情事。苟其知之，不知如何失望或轻视；念此，宓又废然而伤怀矣。

5—6 步行访梅林女士(L. Mering)于其寓宅(3 Avenue Pasteur, Paris 15^e)，在四层楼上。宅甚整洁，Mering 自出应门，延宓至其室中，坐床沿，进茶点(其母亦来一视)，谈法语，甚爽快而殷勤。Mering 出必所赠之《学衡》一册，请宓题字。Mering 又以爨来函示宓，并有未解之句(汉文)。Mering 言，下星期中尚有考试，约定星期五往观刘海粟画展览会(宓曾赠以请帖小册)。Mering 言愿赴中国为教员，授法文、俄文；宓谓随时当为代谋。知 Mering 与 Saner 女士同级同学，为马古烈君之学生，与华夫人亦相识云。

6:00 别归，雨仍不止。Mering 接待之意，似较H为热诚；但宓爱 Mering 之心，则不及宓爱H之心，此亦无可如何之事也。

六月八日 (Monday)

晴。晨函H，求其便中(i)赴宴(ii)以照像一帧赠我为纪念，且自愿为代寻求其应购之书，俾得廉价而省时力云云。

是日刘海粟君请宴，已先辞。

晚 20:45 至 12:30，在 Odéon 观剧(坐 2^{me} Galerie，票价 4.75 fr.)。凡二剧：(1) Racine “Andromaque”^①。此剧一开场，便有极紧密之 tragic situation^②，足见 Racine 之才；且加以亡国破家之痛，悲天悯人之意，Andromaque 之陈词，与 Pyrrhus^③ 之拒绝希腊使者，

① 拉辛《安德洛玛刻》(悲剧名)。Jean Racine 让一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诗人。

② 悲剧情景。

③ 皮洛斯。特洛伊战争中阿溪里之子，娶赫克托尔遗孀安德洛玛刻为妻。

其辞意均慷慨淋漓，悲壮森严，诚为名剧。于以知 Racine 虽少年受教门中之严格道德教育，而其人多情多感，深知人心之秘奥，故适于为悲剧作者；宓窃有近似焉。至于此剧表演之工，及布景之完美，观之可知希腊古代衣冠宫室生活情况；看此一剧，增长学识诚不为少矣。

(2) Molière's "le Medecin malgré lui"^①。——此剧在 Harvard 曾作课本读过，排演方见其妙。窃谓悲剧(Tragedy)较重文词，读过尚易领略；而谐剧(Comedy)则非表演不能见其神妙，盖有赖于演员增饰装点之处较多也。

晚函浦，请预编稿，即可南归省亲，不必候我回国。

六月九日 (Tuesday)

晴。正午，接 H 函，并书单一纸，愿即托宓代为寻求应购之书；至吃饭亦乐为，但俟考试毕后较善。又谓宓待她极好，但希望宓勿如法人所谓"déçu"^②云云。

宓接函甚慰。盖宓深恨彦，因爱彦只获痛苦，未有些须快乐；今于 H，未敢存后来之奢望，但目前自愿为 H 微事效劳，而得快乐，而 H 亦竟以此机会予我，使我能获快乐——即此我已甚感 H，异于动辄摆架子，说绝交之中国女子也。譬如我为马，御者以手摩我肩背，H "Be a good boy"^③，我愿为千里疾驰；若不给草料，惟施鞭笞，马虽听命前奔，马心实苦，一有机缘，且将反踢御者矣。H 将来如何不可知，以今所见，H 吾心爱 H，故谓 H 与彦之别如此！

① 莫里哀的《不情愿的医生》(喜剧名)。

② 失望。

③ 做个好孩子。

在 Julian 馆^① 午饭后,即出为 H 购书。先至 Rodestein^②,请其照单一一标明,将单中之书分为三类:(I)有“occasion”(廉价旧书)可得者,在 Gibert Classique 及 Gibert Générale^③ (河边)两店搜购;(II)新书之定价在 3.50 fr. 以下者,即在 Rodestein 购新书,得折扣 10%;(III)价非廉且无“occasion”或 épuisé(out-of-print)^④ 者,则待至最后,俟 H 自决要购,乃在 Rodestein 以 10% 折扣购新书可也。

是日下午在 Gibert Classique 及 Gibert Générale 两书店,费力搜寻,开屉翻架,搜得旧书廉价若干种;遂皆购归,仍各取发票及收据。未得者,则以单交两店代为留心,有则告我,来购。

在 Bouillon 晚饭归来,上楼,始知将伞失落(此亦为 H 故),乃去 Gibert Classique 取之,须俟明晨始可得。

晚接叶企孙寄陈总、钱端长函,述清华风潮,及新校长勾结学生,对教授无礼,众欲引去;而北大之胡适、蒋梦麟^⑤ 乘机欲并吞清华等情——读之,甚为忧闷,不图欧游归去,栖身难稳,而 H 方面之希望更须断绝摧残矣!

六月十日 (Wednesday)

上午在 Gibert Classique 购新旧书(另有帐单),取回伞。

① 朱利安餐馆。

② 罗德斯坦书店。

③ 古典的奇贝尔及一般的奇贝尔书店。

④ 绝版。

⑤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17 年回国,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教育教授兼总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 年去台湾。1958 年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1964 年 6 月 18 日在台湾病逝。

下午(是日晴),坐 Luxembourg 公园,遇堽,告以清华事;堽徒发牢骚,无慰我之词。

下午 5:00 正拟外出,接彦 June 1st—2nd 函,以 (i) Barbour Scholarship 未续请,已归他人;(ii)一年来未专心学问;(iii)不愿回国,而今须回国,三事为宓罪。又谓偕高君珊女士乘“Europa”船^①,于 June 20th离 New York,于 June 25th抵 Southampton^②。在英国住一星期(June 25—July 2),即赴德国住一星期(July 2—9),乃至巴黎(July 9)。希望宓至英国会晤云云。读之,甚为气愤。

即乘电车(Metro)至 4 Sept. 站^③,步行至 Opéra-Comique^④,则购票之期已过。于一邮政分局中,作邮片致彦,即发出(寄 New York 轮船公司转交)略谓(i)宓决不赴英国,(ii)宓 June 31st必须离巴黎,(iii)请在 Cherbourg 下船,径来巴黎;(iv)或电招宓至 Cherbourg 会谈云云。

次至 Théâtre-Française^⑤ 欲观今晚之“Cid”^⑥ 等剧,而候购廉价票之人太多,依序围立,各持书报读,或啖面包。宓知必须等候数小时之久,又以彦函使宓不乐,乃径回寓。

照录“Europa”船转信公司地址如下:

1. New York—North German Lloyd, 57 Broadway^⑦.
2. Cherbourg—France and Canad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

① “欧罗巴”号船

② 骚桑普敦,英国南部港市。

③ 九月四日站。

④ 喜歌剧院。

⑤ 法兰西剧院。

⑥ 《黑德》(1637 上演),高乃依所作诗体悲剧。

⑦ 纽约——北日耳曼劳埃德(剧院),百老汇街 57 号。

Navigation, 46 Quai Alexandre III. ①。

晚作函致彦(暂未发),略谓彦忽来忽不来,忽见忽不见,种种作态,不惟不起宓敬爱之心,徒生憎厌。今彦船先到 Cherbourg,不如宓所约在 Cherbourg,不径来 Paris 直捷快当,却要我远去英国会面,不但事实上百千不便,且心情上更使我失望懊恼。故宓今专留巴黎候见;如彦有电邀,则宓亦当驰至 Cherbourg 晤面;至英国则决不能去,亦不愿去云云。此函凡四小页。

明晨(June 11),复以和婉之语调,续作致彦函二纸,略谓彦此函种种示意,无非希望婚事转圜,仍可在英国结婚;此意及女子心理,宓并非不了解。但宓之心情早变,今已毫不爱彦,断不能结婚;此乃无可如何之事。善后之计,最好互为朋友,相慰相助,则彼此心情上皆乐;但一切随彦自择。彦苦,宓亦苦,或且更苦,愿勿忌嫉责难云云。此函凡二纸,亦暂未寄发。

呜呼,孰知此夜乃 H 服毒欲自尽,辗转床褥时耶?②

六月十一日 (Thursday)

晴。晨函 H,报告购书事,谓引为至乐;又谓宓 sadly wise③,不敢存过分之希望,故亦不至自己失望(“décu”),惟求 H 考毕后,与我同出游一半日,俾得细述我之经验及心情,然后东西各归,远隔重洋,然两人之关系,其结果必极爽快而圆满云。按“décu”一字,有两义可涵:(i)言宓后来对 H“disillusioned”④,不觉 H 如昔之可爱;(ii)言

① 瑟堡(法国西北部港市)——(法国和加拿大)法国航海公司,亚历山大第三码头,46号。

② 作者此语以红墨水笔书写,当系日后补记。

③ 忧伤而明智。

④ “幻想破灭”。

宓自己对自己“disappointed”^①，欲H嫁我而终于无望。H原函，恐系(i)义；顾必复此函，则取(ii)义，似宓之误，亦由宓虽明知人天悬隔，齐大非偶，势宜断念，然爱H之情甚切，内心冲突，故预作此勉自慰藉之辞，早为失望安排，正见其不欲绝望耳。

坐Luxembourg读书。10:00乘Metro至Opéra-Cornique，购本日戏票(9 fr.25c)。11—1在Boulevard des Italiens某Café^②午餐，啤酒面包(11 fr.)；又在该处大街上徘徊，看肆中售物。

下午1:45至5:00，在Opéra-Cornique观“La Vie de Bohème”乐剧^③。原书(小说)系Henry Murger撰，而Giacosa & Illica编为乐剧，更由Ferris译为法文^④(均已购)。

观此剧中两对情侣之由误会而离散，深感爱情之复杂隐秘，不易维持永久，于是苦多乐少；是故真论情者，不但有热烈之爱，且须明通之智慧也。又观此剧可见巴黎昔年真正之拉丁区之学生、文人、艺术家之生活，及所谓Boulevard中之景象。此二者，近今业已消灭，欧战后更不可复睹；宓等来此所见，已成微末之遗痕，远非当年之盛矣。

晚，以在英国所作诗刊登《文学副刊》者，全一份，寄庄士敦君，并请其转送各地大学图书馆执事，俾此诗亦得留存，以为纪念。

六月十二日 (Friday)

阴。上午，在各书店搜购书籍，又在河干书摊中搜求，遇雨。归馆，在Restaurant Gay-Lussac午饭。

① “失望”。

② 意大利大道某咖啡馆。

③ 在喜歌剧院观《流浪汉的生活》乐剧。

④ 原书(小说)系亨利·缪热撰，而贾柯萨和伊利卡编为乐剧，更由费里译为法文。

下午，晴。易新制之夏衣全套。携杖出。3—4 至刘海粟画展览会，如约，候 Mering 女士。旋 Mering 偕英人（旧识）Patricia Saner 同来，谈英文。已而 Saner 先去，宓送 Mering 至巴黎大学，途遇刘海粟夫妇；别时，约考毕同出游。是日宓对 Mering 心情殊冷落。宓爱其精法语，及能通汉书，然未必了解宓也。

夕，接朱自清函，即复。知已订婚，并将来此。遇周天冲君，知不日将乘法国船 4th classe 舱回国，船价三等 4500 fr.，四等 2600 fr.，且可以巴黎大学学生资格而得 30% 之减价云。

下午 2—3 燠来，甫归自英国。

夕 6—10 访燠；行河边，久谈。

晚归，阅《大公报》万号特刊，见胡适文，讥《大公报》不用白话，犹尚文言；而报中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于以见《大公报》又将为胡辈所夺。且读者评《文学副刊》，是非兼有；宓在国外，未为《文副》尽力，恐《大公报》中人，不满于宓，而《文副》将不成宓之所主持矣。又胡适文中，讥《大公报》中小说，为诤人隐私。若指潘式君，则殊诬；且潘君方遭冤狱，胡不肯救，且施攻诋，以视 Zola^① 之于 Dreyfus^②，何相去之远耶？念此种种，及中国人之愚妄，破坏本国文明，并吕伋主张之难行，不胜闷损，久不成寐。

六月十三日（Saturday）

晴。晨坐 Luxembourg 公园读“Carmen”小说（Mérimée 撰）。又在 Odéon 及 Gibert 等店搜书。

① 左拉，法国作家。左拉曾为 Dreyfus（德雷福斯）冤案辩护。

② Alfred Dreyfus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1894）而激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后重审，平反昭雪（1906）。

午饭后,与燠坐 Collège de France^① 前之小园中谈;其地有 Ronsard^② 石像,柱之三边附刻 Du Bellay^③ 等六人之像,Pléiade^④ 俱全。甚觉烦闷。

下午 3—5, 寝息。

5—7 秦善璽来,借 100fr. 去。念中国情形,思 H, 甚忧闷。盖个人之间虽有了解,而国家种族之间偏见终存;纵 H 他日与宓情意胶漆,亦必受种种烦苦,无以善其后也。现决仿“Wilhelm Meister”及“Jean Christophe”^⑤ 之体例,着成自传体式之小说一部,以汉、英、法三国文出版,未知能动众而立名否,至少可以抒情而散愁耳。

顷悉“Europa”等船,于晨 5—7 抵 Cherbourg, 然后开赴 Southampton; 而船到后,即有专车载船中登岸之客人来 Paris, 该车于 1:30 P. M. 抵巴黎 St. Lazare 车站^⑥。是则彦于 25th 下午,即可到此,而却命宓去英国,真不可解。是日下午,致彦一函(亦未发),言留此候见;倘要宓到 Cherbourg 会晤,须电约,又欲宓在此待至 July 10th, 亦须电约,否则 July 1 定必离此矣。

六月十四日 (Sunday)

晴。晨浴。H 托购书事,已粗完。是日上午,将收条汇钉一处,并分类编成目录,一一开明定价及特别购价;且以全部结果,作成

① 法兰西学院。

② Pierre de Ronsard 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 法国诗人, 七星诗社的中心人物。

③ Du Bellay 杜伯雷(1522—1560), 法国诗人, 七星诗社的另一重要诗人。

④ La Pléiade 七星诗社。16 世纪以龙萨为首的七位法国诗人团体, 其他六位诗人为杜伯雷、多拉、巴伊夫、贝洛、蒂亚尔和若代尔。

⑤ 《威廉·麦斯特》及《约翰·克利斯朵夫》。

⑥ 圣拉扎儿车站。

约略之简表(Summary of Results)。计(I)购旧书廉价,凡 113 fr. (II)新书之定价甚微,又有 10% 折扣,凡 37.60 fr. (III)所余虽间有旧书可得,然十之九须购新书,即以 10% 折扣计入,亦须 300 fr. 以上三项合计,购齐单中所开各书,共需约 450 fr. 云。

下午 3:00, 易新制之夏衣, 新帽新袜, 携杖, 并带晨间所编书目收据等件, 又所购书籍最重要者数册, 往访 H 于其寓。女仆开门, 言 H 病, 不能接见。主妇 M^{me} Lemaire 继出, 言 H 系小病, 但精神不好, 医云须静养, 宓可于星期四来访云云。宓甚快快, 乃留书及单据等; 并书一片, 言 H 可于单中自为选择, 余者宓均愿购存云云。

既出, 拟走访华夫人, 旋因天忽阴将雨, 乃径归寓。途中在 Café 进果露以祛烦闷, 颇感对 H 机缘之不巧云。

6—7 在 Rue Prêtres - St. Séverin(5^e)之 Trait-d'Union 素菜馆^①晚餐(5.50 fr.), 颇觉素食之可口, 且喜其馆为贫穷书生开一方便之门。无论何国何代, 最有价值之人上, 必为有学识德志而兼贫穷艰困者; 若身在此群中, 既可乐, 亦可自豪也。

晚 8:12, 在 Opéra - Comique 观“Carmen”乐剧^②(票价 9.25 fr.)。剧本系 Henry Meilhac 及 Ludovic Halévy 合编^③, 乐曲则 Georges Bizet^④所制。声情激越, 事境奇突, 其为人所赏, 亦因其合于现代人情感需要强烈奇变之刺激欤? 剧中申明二义: (1) 情爱之发生, 由于自然, 不能强抑, 亦不能造作, Act I Scene V “L'amour est un oiseau

① 圣塞维兰神甫街(巴黎 5 区)之连字符素菜馆。

② 在喜歌剧院观《卡门》乐剧。

③ Henry Meilhac 亨利·梅哈克(1832—1897)及 Ludovic Halévy 吕多维克·阿莱维(1834—1908)合编。亨利·梅哈克及吕多维克·阿莱维为法国剧作家, 合作编写轻歌剧和音乐剧的剧本。

④ Georges Bizet 乔治·比才(1838—1875), 法国作曲家, 以创作歌剧《卡门》乐曲出名。

rebelle, Que nul ne peut apprivoiser, "……etc^① (2)爱情最难持久,本常倏忽多变,及其既已消灭,虽本人有意亦难维持。

又剧末 Don José^② 因爱 Carmen 而杀之,杀之而犹爱之,其事虽愚酷,亦人情之真象(如贤之所遭是也)。又以女子比猫,招之不来,挥之不去(不招而来),实妙语真情(Act I, Scene VI),但取之 Mérimée 原书。

又 Act I, Scene VII 叙母寄书 Don José 促归一段,见得母之爱子最真,其感人实比男女之爱为尤深也。

晚,观剧归来,念 H 病中见宓所留书单等,恐将疑宓误会彼意,径为代购单中所有之书,而强彼负全购之责,将不免忧急。乃作短函致 H,略谓“临考而病,君实不幸,望专心静养。购书事不必思及,俟病后事暇,容我面述详情,否则君或以我为措置不当”云云(函系英文)。正将封固,忽不慎,倾倒墨水瓶,函污,且损坏桌布;宓大懊丧,遂未发函。(June 16 夕,曾以示 H。)

六月十五日 (Monday)

阴。晨起迟,精神倦怠。读今晚观演之二剧本(见下)。

午饭后,煖偕来宓室中,示以英国诸诗。下午寢息。

晚 9—12 在 Odéon 观剧,票价 4.75 fr. (座 2^{me} Galerie), 凡二剧: (1) Alfred de Musset “Il ne faut jurer de rien”^③, (2) Molière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④。

此二剧今晚同演,亦有深意。盖(1)剧讥男子必欲先有恋爱之情

① 第一幕第五场“爱情是一只叛逆的小鸟,任何人也无法使它驯服”,等。

② 唐·约瑟。《卡门》歌剧中与卡门恋爱的西班牙军官。

③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什么事都不能说得太绝》。

④ 莫里哀《滑稽的女才子》(喜剧)。

事然后结婚。(2)剧斥女子必欲男子时髦且先依式求爱而后肯嫁。二者同一迂拘,同一愚蠢,同一不合正理及常识,终则均自悟其非。此二剧亦可为今日对症之药;即如今日中国因婚前未有恋爱而离婚者有之矣,而女子之趾高气扬,鄙视婚姻者亦不少,均应观此二剧,以祛惑止邪也。

又按(1)剧中叙男子及女子之心理甚好;而(2)剧所讥之 *Précieuses*, 今中国之新文化派,亦即其类也。窃意 Molière 剧本,应改译为中文,并加序引发挥,以使中国人得明西洋社会文明盛时之人情物理,而与中国古昔处世立身之标准规矩相印证也。

晚 1—4 复庄士敦君长函。盖庄君来函谓清华校长宜宓任之,此固决不能成之事。而宓弥感庄君之意;故复述痛述所怀,略见 June 12 所记。

六月十六日 (Tuesday)

晨发一函致 H, 略谓请专心养病, 购书事俟过日面述详情, 方知宓之所为不误, 且未违尊意云云。

下午 4:00 在室中读书, 忽接 Harriet June 15 发来之挂号快函, 并附金币 100 fr., 略谓本星期内即须离此, 现止赶快收拾行李, 购书事亟须清结, 愿留数种; 又谓请即从速来此面洽云云。宓阅函颇惊疑。始则惜 H 迟接宓函, 致误会宓购书之初意(愿自留, 并非强 H 购全单之书); 继则思其中恐有别情, 否则何必急去, 岂病重耶? 于是急即穿衣而至 H 寓中。见 H 正收检书物, 装箱。

宓与 H 细谈二小时 4:30—6:00, 始悉 H 去年来法国时, 于舟中识美国少年曰 Philip^①, (在此习画, 曾为 H 画像, 宓所见者是也), 遂

① 非力普。

陷情网。然 H 虽深爱 Philip 至于怠荒学业, 瘦减容光, 而 Philip 则另爱一美国女子过于 H。今年四五月间, 该女赴 Italie, Philip 此时来 H 处甚频, 已而又不来, 今已整足五星期(按此正 H 飒沓赴德国之日), Philip 现在法国南部, 殆已忘 H。而 H 则因失恋而大痛苦, 又孤身居此, 无人可与诉说, 得其慰藉, (女同学如 N 亦只静听, 不赞一辞,) 郁苦之极, 遂思自戕; 乃于上星期三之夜(June 10)以晕船预防之安眠药六粒, 从容和入水中, 而饮之。当时 H 已病, 晚间医亦曾来诊。中夜, H 恍惚寝床上, 于梦中大呼其母而哭泣, 并呼 Philip 之名。全宅震惊, 群起。次晨, 寓主妇来室中, H 始告以服毒事, 寓主妇怒, 力闭室门而出。已而 M^{me} G——(管理员)闻讯奔来, 亦怒责之。于是(1)急电美洲 Smith College 校长及 H 之母并 H 之戚 John Walker^① (即在 Florence 旅馆来看 H 之人, 乃其 cousin 之夫)报告, 并促 Walker 君即日来此(本星期五可到)接 H 回家(大约下星期——即离此); (2)目前则为防 H 再自戕之故, 不许 H 外出, 视若囚人, 阖进宅内; (3)校中当事人视此事为奇耻大辱(Scandal), 不特令 H 休学回家, 且将开除学籍。于是 H 此一年之成绩落空, 且非具悔过书, 谒校长恳求恩许, 不得仍回原校续学矣。H 既伤见弃于 Philip, 而又遭此种种, 尤惧伤其母之心, 故甚为悲苦。宓竭力解慰, 谓此种种均不足为 H 损; 且其对 Philip 失望至于自杀, 弥足见 H 之性挚情笃, 动人敬爱云云。宓旋告 H 以宓爱彦始末大概; 自谓亦已备受辛苦, 伤慰藉了解之无人, 所幸尚可有人对之尽情诉说。因宓有此遭遇, 故对 H 极为同情云云。6:30 别归。

费福熊君来访宓, 未遇。宓即至 29 Rue des Ecoles^② 某旅馆访

① 约翰·沃克。

② 学院街 29 号。

之，亦未在寓，当俟中国相见（通讯处：苏州，桃花坞）。

在 Jardin de Cluny 遇煥，以 H 事告之。煥谓 H 今遭不幸，却是宓之最好机会，但女子失恋，不易以替代其爱人而成功，故此刻只有尽心慰藉，后来则成固可喜，败亦无愁，方为正道云云。宓答此时只有为 H 悲伤，并无欲乘机进取之意；且深知前途困阻繁难太多，即成，亦未必能使 H 与宓皆欢乐云云。

六月十七日 (Wednesday)

晨外出购书。上午 10:30 至 12:00 访 Harriet 于其寓。Natalie 开门，与握手，寒暄一语。H 首问宓昨夕归后作何事；答，未有所为。

宓先以带来新购之书，点交 H。计为 H 共购（Ⅰ）旧书廉价三种；（Ⅱ）新书廉价者七种，10% 折扣；（Ⅲ）新书非廉价者四种，亦 10% 折扣；以上共计实计 107.20 fr.，当由 H 如数付我；购书事完全清结。馀书则由宓自留购云。

是日与 H 谈爱之学说，及对于人之性情之观察经验。宓述贤之所遭，H 谓贤之弃陈就叶之举，未必非误。宓又告 H 彦将来此；H 谓，使她为宓，则不往接，只以电报欢迎之云云。

II 以去年其母送她上船所摄之小照一方赠我。宓以宓今后之行程及函电投递地址，及旅馆 (Hotel d' Egypte) 电话开示 H。盖心冀其回国后，万一能爱我，忽而来欧与我结合，则于 August 15 以前到欧，同回中国，岂非快事。又思如 H 函电来，要宓至美一见其母，俾母知宓为何种人，则宓极乐于即刻赴美，但此二层意思皆未明说。

午后与 H 约，明日再晤。且其戚 John Walker 来时，以电话达宓知，一同外出，由宓邀午饭。

是日 H 与宓谈，似较昨日为自然而亲近；宓益觉 H 柔和诚挚之可爱。将近正午，遂别归。

午饭后，偕堽至 Opéra，在 Jerome 馆 (10 Boulevard Poissonnière Paris 9^e)^① 照单像及与堽合影，值各 3 fr.，又为护照之用。

阴，雨。至 Wagon - Lits，询得由 Paris 至 Harbin 三等火车票价为 3805 fr. (约数) 云，此新增之价也。又询法国邮船公司船价。

雨甚大。偕堽行街中，久久乃至俄国领事馆 79 Rue de Grenelle (7^e)^②，乃非办公时间。堽往取照片，宓快快独归。雨益甚。访燠未值。访刘海粟夫妇，留柬，今夕不能如约同游蜡人馆。

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阴。坐 Luxembourg 公园读书。细思 Harriet 之事，并以其所思之要点，笔之于纸。

下午，晴。3—6 访 H 于其寓。久谈，甚洽。宓先以购 lace 事，及逵函并帐单 (国币 \$14.60 逵垫付) 示 H，并以宓复逵夫妇之英文函稿示之。H 甚喜，谓甚愿与 Mrs. K. Chen^③ 为友，且望其过访，当留住其家。H 旋即将购 lace 之款，折合法币 70 fr. 当面付我收受，此事清结。

次 H 命我外出为她购纸烟 (High life^④) 及火柴。价廉，宓为加倍购之，其半作为宓赠，值不及 2 fr. 也。

归后，久坐细谈。宓以昨独照，并与堽合照之像，赠 H。又以彦、贤诸人像及燕京照片示 H。H 谓贤甚美可爱，又谓蔡贞芳亦可爱；又问彦是否常笑。

次谈及宓事。H 询宓年龄，宓答 $36\frac{3}{4}$ 岁。宓为详述 1928 秋至

① 杰罗姆像馆 (普瓦索尼赫大道 10 号，巴黎 9 区)。

② 格纳勒街 79 号 (巴黎 7 区)。

③ 陈逵夫人。

④ 豪华牌纸烟。

最近离婚及爱彦弃彦之详细经过。H谓(1)心一甚可怜,其对彦之不满亦出自自然。世界到处,女子均如此。心一难再嫁,其多怨词,亦应恕之。宓对心一,虽行事宽厚,出世中之恶人上;然对心一究属负之。是故H乃甚同情于心一者。(2)彦似一 Coquette^①;其屡次对宓播弄之手段太残酷(cruel);其后来嫁我之意,谅为名誉地位,非为经济,亦非为爱情。宓之所以为彦出力者甚至;彦 Oct. 1930 即应来欧,此无疑义;其不来,是薄情。(3)至于贤确是好女子,亦太可怜;世中此类女子往往吃亏。

H续谓,为宓个人计,最善之策,为不再结婚,而将三女(是日宓告H我有三女)或择宓所爱之学淑,抚养教育,使为宓之娱乐友伴,……不过宓年尚非老,或不甘如此,仍欲再婚,是亦人情。H问宓,可否与心一复和合;宓答不必。H问宓,今如见彦,是否仍爱彦?宓答决不爱彦,因其事已于 March 21, 1931 完结。

H问宓是否为求幸福必须结婚(今后)。宓答(宓言时故意仰视天空,实乃指H为仙人, H自必明晓)宓今后之方针及心情如下:(1)“Tout - ou rien”^② 非得吾心爱至极之“Angel”^③, 决不结婚,不婚亦可自乐,以诗及哲学自慰自遣。(2)如遇如此之“Angel”,而互爱深至,且结婚对双方实际无过度之勉强与痛苦,则决结婚而获幸福。(3)然遇如此之“Angel”,两人或不深爱(她不爱我),或相爱而结婚对她有不便或须牺牲之处,则宁愿止步而不结婚,亦可自乐。总之,宓此时以发见“Angel”为乐,不以得妻为幸福之要件。以上云云,均实情也。

① 卖弄风情的女人。

② “一切——或一无所有”。

③ 安琪儿,可爱的人。

外此则杂述宓个人在国中及旅欧之经济情形，及由欧美至中国之程途旅费等，一若无意使 H 知晓而随意述说者（H 似甚注意）。

[补] June 16 来时，H 由其母信中出示母剪寄 Springfield 报纸一方，上有中国女生 Ching - San Chu 与 Dr. Tang (Harvard) 结婚^① 记载，并附此女生像。其人系 Smith College 今年毕业者，H 之同学也。母特以此剪寄，则 H 慕母，必述及在此识一中国人之事矣。

June 17 来时，H 出“Anthology of World's Poetry”^② 一册，谓爱读其中所录英译之中国诗。宓恨不能授 H 以汉文，使读中国诗，如 Mering 例；然 H 果能嫁我，宓愿尊重顺从 H，决不强其研习华文华语也。

今日 June 18 来时，H 方手一册法文小说读，谓中述美国故事，出于 San Francisco 之 Chinatown^③ 中之“鸦片窟”云。可见 H 之颇注意有关中国之事。又宓是日曾告 H，“Chinaman”^④ 一语祈勿用，因许多中国人认为含有讥辱之意；H 笑曰，“我呼你为 Ching Ching^⑤，何如？（窃愿 H 如此呼我；我不特不怒，且乐）。宓临行，又言 April 26 晨访 H 过早，必为同寓之人所笑；H 谓毋伤，她平日起甚早，是日特偶迟耳。

6:00 别出，约其戚 Walker 君到后，如宓来甚便，当以电话招我。宓心情甚畅，思 H 对我似自然真诚，关系亦进一步；而 H 确系可敬可爱，明白爽快，真诚柔和，又极多情，即不得 H，而得遇其人，亦平生希有之快事矣。

① 朱清珊与唐博士（哈佛）结婚。

② 《世界诗歌选集》。

③ 旧金山之中国城。

④ 支那人。

⑤ 清（朝）。

晚饭后，与澳坐 Jardin de Cluny。澳询 H 事，约略告之。澳谓必现今之思想及办法，均极完善（“perfect”），无可訾议者矣。

晚，归寓楼，仍念 H，而愈觉彦之非吾知己，不婚彦未始非必之大幸也；就今兹所感，作成 Prose-Poem 一首，录下。

A Prose-Poem

June 28, 1931; Paris.

How happy am I now! ——because I have discovered an *angel*. The function of an *angel* is to heal. The one has healed me; She has already healed my bleeding wound of 3 years. Contrast the painful & disturbed state of my mind 3 months ago with that of today (being wise & serene, though sad), the silent work of the *angel* is indeed marvellous in its effect!

Angels appear to men as an act of Grace; not as the effect of Prayer.

So, Love is to be discovered & found; it cannot be “made”.

The mark of an *angel* in the form of a Woman, is “noble simplicity & calm grandeur”. I am now convinced that *angels*, namely women of truly sweet temper & kind feelings, besides radiant form, do exist both in the East & the West, both in Yellow & White races. This Knowledge makes me happy.

To be married to a woman one cannot love: this is Unhappiness. To be making love to a woman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nor sympathizes with me: this too is Unhappiness. But it is undoubtedly Happiness, to have discovered an *angel*, equally whether She reigns in a temple built by me or in that built by my neighbours. And the true test of happiness is a certain condition of my own heart——a hilarating calmness, or “Peace”.

The *Angels* should dwell in heaven. To bring an *angel* down to

Earth——this sometimes we could do; to Hell, never! True love is satisfied by caring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m we love.

The light of the *Angles* draws men towards heaven. The power of true love is to make us think & feel & act better things. This is not Chivalric tradition merely; it is realistic experience.

If incompatibility, mischance, & irrevocacy, make for human tragedy——true understanding & disinterested sympathy also make for our individual happiness. Henceforth, give me roses, lilies, or ever daisies; but never weeds & thorn!

This distinction is fundamental: Modesty versus pride, self-sacrifice versus egotism. True love has the effect of good wine or good medicine: it soothes, purifies & strengthens our spirit & body. False love puts that "noble kingdom"…… in the state of "insurrection": it stifles our feelings & blinds our reason.

To men we are often inclined & sometimes obliged to speak untruth or half-truth; to *Angels* we desire of ourselves to speak nothing but the truth & the whole truth.

Good horses must be ridden by men who could make the steeds run without whipping, & even without bridle.

The noblest deeds are those in which we, while serving others, are also serving the best part of ourselves. The condition & arrangement of True Love should be such that the greatest amount of happiness possible for the two individuals, of quite different & even opposite needs & circumstances, could be secured.

[一首散文诗^①]

1931年6月28日于巴黎

现在我该有多么高兴！——由于我发现了一位安琪儿。安琪儿的功能在于医治创伤。这位安琪儿医治了我；她已经治好了三年来我一直流血的伤口。试比较三个月前我的痛苦的和烦恼的心情和今日我的心态（明智和宁静，尽管仍带着忧伤），这位安琪儿静悄悄地确在我身上创造了奇迹！

安琪儿在人们面前出现，这是由于上帝的恩赐，而不是祈祷的效果。同样，爱情经过发现和寻求才能获得，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一个女子身上体现出来的安琪儿的特点是“高贵的朴素的和安详的崇高。”我现在深信安琪儿，也就是性情温柔慈祥，容貌光彩美丽的妇女，在东方和西方，在黄种人和在白种人当中，都是的确存在的。我这样认识这个问题使我感到高兴。

和一个自己并不爱慕的女子结婚：这不是幸福。向一个不同情我的女子求爱：这也不是幸福。但是发现了一个天使（安琪儿），无论她的神龛存在于我心中所建造起的庙宇，或存在于我的邻居们所建造的庙宇中，这无疑地同样都是幸福。真正检验幸福的标准是我自己的某一种心境——一种令人振奋的平静，或“安宁”。

安琪儿们应该居住在天上。让一位安琪儿下凡——这样做，我们有时可以办到；但若要让安琪儿下地狱，这绝不可能！真

^① 此诗为李赋宁先生所译。

正的爱情满足于关心我们所爱的人是否幸福。

安琪儿的光辉吸引凡人走向天国。真正爱情的力量在于它能让我们思想、感觉并付诸行动一些更高尚、更善良的事情。这不仅仅是骑士制度的传统；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体验。

如果说互不相容、横祸和无可挽回的遭遇构成人间的悲剧，那么真正的理解和无私的同情也能为我们带来个人的幸福。因此，给予我玫瑰、百合花，或甚至雏菊；但千万不要给我莠草和荆棘！

这种区分是根本的：谦逊对骄傲，自我牺牲对利己主义。真正的爱情具有好酒或良药的效果。它安慰、净化和加强我们的精神和身体。虚假的爱情使那个“高贵的王国……（陷入）叛乱的境地”：它压抑我们的感情，并且使我们的理性失明。

对凡人我们常常倾向于，并且有时不得不，说假话或半真半假的话：对安琪儿我们主动地渴望吐露真情，而且是全部真情。

好马必须由好骑手来骑，他们能够使马飞驰，而不加鞭策，或甚至不用缰绳。

最高尚的行为是这样一些行为，就是当我们为别人服务时我们也同时为自己的最佳部分服务。真正的爱情应该附有这样的条件，并应做出这样的安排，即保证两个具有十分不同甚至相反的需要和情况的个人能够享受到尽可能达到的最大量的幸福。]

[补]是日与 H 谈时, H 谓男女情形不同, 男子生活多放纵, 女子则喜专一。彼意苟女子今日爱甲, 明日爱乙, 迁转不止, 此女子必无价值; 此言人或笑为 conservative^①, 彼则确信不疑。

又 H 言, 她若结婚, 宁愿丈夫具有男女经验, 则对付较有机宜 (tact); 但既婚之后, 丈夫须对她忠实而专一云云。

六月十九日 (Friday)

阴。晨坐 Luxembourg 公园阅报。思近虽屡见 H, 而所欲告 H 之要言, 尚未及宣述。故撮记大意于此; 俟得机会当对 H 倾诉也 (乃其后终未得此机会, 伤哉):

I. 自我初遇君, 即深爱君, —— 然已知阻难之多。阻难分数种:

(1) 我本身之缺陷; (2) 我家庭之复杂; (3) 中国之衰乱; (4) 种族之歧异。

我必竭尽吾心吾力, 以为君谋。然若阻难无法排除, 使君不快乐, 则我亦必不快乐, —— 如是, 则毋宁不做到结婚一步之为愈。

II. 我如不再结婚, 亦可自乐。

君对我 (1) 任何时下降尘寰, 我皆极端欢迎。

(2) 从此不更近我, 我亦无怨。

(3) 在美国得心爱之人而快乐, 更我之所欣愿。

凡君所询我本身及中国情形, 我必一切据实详告, 决不隐讳。

III. 近顷君遭不幸, 我本只欲聆君述说 Philip 之事, 为君慰藉。

乃后来竟屡谈及我事, 实非初愿。惟以上所列各条, 乃我蓄

^① 保守的。

之心中，久欲与君言者；今因再无机会，故径言之。

是日未正式午餐。

下午 3—6 偕刘真如游观蜡人馆 Musée Grévin, 在 10 Boulevard Montmartre, Paris II^e①。票价每人共 7 fr. 购有说明书一册(catalogue illustré et descriptif)价 2.50 fr. 存。蜡人像似不及伦敦蜡人馆之多而精。其重要者，为耶稣之一生及大革命时代之惨剧。观之深觉(1)不但中国革命是大错，即法国革命亦是大错，徒伤元气，无益进步；(2)法国女子之多才而建奇功，自 Jeanne d'Arc 以至 M^{me} Roland 及 Charlotte Corday②，均他国所不及见也。

外此特观二部分：(1)万花室(Palais des Mirages)——系六角形之玻璃室，正如少时玩具之“万花筒”，玻壁互映，像影层叠，以致无穷远。又变换灯光颜色，室中遂呈诸种灿烂异色，缤纷陆离；然不殊小儿玩具，无多意致。(2)幻术室(Hall des Fantasies)——则登台变戏法者，众列座以观。其幻术之最有意味者，为以双手映灯屏上，作出各种动物及人之形态；余均平常。

又偕真如步行大街，观繁华珍异之市肆。此等场所，最宜有钱而无忧者，携巨金，挽心爱之女友或艳妻，到此观览评论，恣意购物。竝既不合此资格，而若彦若 H 均不肯或不能相伴同来，寸心冰冷而悲伤，无可解脱矣。

① 格雷万陈列馆(蒙马特大道 10 号，巴黎 2 区。)

② 自贞德以至罗兰夫人及夏洛特·科戴。Jeanne d'Arc 圣女贞德(1412--1431)，法国女英雄，被英军俘掳，火刑处死。

Jeanne - Maron Phlipon, Madame Roland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核心人物之一。雅各宾专政时期被处死。

Charlotte Corday 夏洛特·科戴(1768--1793)，法国女子，贵族出身，思想倾向保王党。刺杀法国革命家马拉，当场被捕，并被处决。

六月二十日 (Saturday)

半阴晴。晨起下楼，得梅光迪君六月二日美国来书，坚邀赴美一晤，并云白师亦极欲一见；宓本欲追随 H 至美国，至是遂决即与 H 同船赴美，到彼家谒见其母，以为后来地步。

9:30 访 H 于其寓，正值 H 将外出理发，宓伴 H 行至理发店，告以接友函，决即赴美，望能结伴同舟西渡，欲会见其 Cousin 一同定船云云。H 谓宓至美可以增加 influence^① 当然甚好，惟定船事须俟今晨 Cousin 再来始可定(昨夕已到)，故嘱我于 11:30 再来此，俾与她及 Cousin 同出午餐，且去定船云云。宓欣然而别。(呜呼，孰知此为宓见 H 之末次耶！)

10—11，宓乘 Metro 至中国公使馆，谒见高鲁公使，请为办护照赴美，如前赴意、瑞例(en mission)，即蒙允办。次述彦偕高君珊到此转函及寻寓事；又述清华问题。旋又见陈忠钧秘书，亦为办护照事，谓如以船名告知，即日可办妥云云。

11—12 在 Invalides 一带徘徊，思赴美之预备事项及结果。

约近 12:00，乘 Metro 再至 H 寓所，寓主妇 M^{me} Lemaire 出，谓 H 已偕其 Cousin 外出，下午 5:30 准归寓云云。宓因自己失约来迟一刻钟，故亦不咎 H 之失信不肯候宓；且谓夕间必可晤见，遂唯唯而去。(窃意此时宓所忖度，或尚不误；然据 H 函言，其遇 Philip 在今日上午，则此时 H 已决心不见我矣！)

又恐 H 未候我来，先即外出，或有电话，约宓至某处与其 Cousin 同餐，故奔至 Hotel d’Egypte，亦无音信！遂在近处午饭。

① 增加影响。

下午 2:45—5:30 在 Odéon 观剧, 凡二剧: (1) Molière “Le Malade imaginaire”^①; (2) Racine “Les Plaideurs”^②, 票价凡 4.75 fr.。此二剧皆讥诮医生及律师法官, 同为社会之蠹贼者, 故今日合演, 亦有深意存焉。然 (1) 剧意旨更深, 即 Molière 极言想象力势力之大, 可以使人苦或乐, 而应以常识及理性制止之; Arcan 及其弟 B—, 正犹 “Misanthrope” 中之 Alceste 及 Philinte^③ 也。(Arcan 之情态, 颇似昔年南京之宓, 无人矜怜, 徒滋讥笑而已!)

[补] 午饭后, 发 air-mail 函致梅光迪君, 言即日来美晤谈, 并谒白师。

夕, 剧毕, 乃于 5:30 三至 H 寓中, 女仆应门, 而 M^{me} Lemaire 走出, 立其宅门外梯口, 换英语, 言 “M^{lle} Gibbs is away for two days; She is leaving for America in a few days.”^④宓立悟 H 此时或即在室中 (室门半开), 必系有意不见, 或他人不许 H 见宓; 如 M^{me} Lemaire 之说法, 是我与 H 关系将完; H 何故遽对宓如此, 意必 H 仍获 Philip 乎? 然此事胡可能? 当时 M^{me} Lemaire 问宓有无转达 H 之语; 宓勉强答以宓只愿知 H 何日乘何船赴美而已。遂悒悒步归。

晚饭后与煥坐 Cluny, 以告煥; 煥谓宓神经过敏, H 之未见宓当无他意, 或两日之游归来, 再招宓往; 否则必有函与我, 函尚未到宓手云云。煥平日料事如神, 此次则宓之直觉较胜煥矣。

晚, 读最近寄来之《大公报》知清华风潮愈烈, 两不相下, 各趋极端; 而吴氏在东交民巷办事, 断绝校内接济, 独揽校款, 是则不特开学无望, 即宓居住校中亦且不能, 书籍衣物且虞失毁, 无家之人, 后顾堪

① 莫里哀《自认为有病的人》(诗体喜剧)。

② 拉辛《爱打官司的人》——悲剧诗人的喜剧作品。

③ 阿尔康及其弟 B—, 正犹《恨世者》中主角阿尔塞斯特及其好友菲兰特。

④ “格布士小姐外出两日; 她几天以后将去美国。”

忧如此，遑言追求 H 乎？遑言赴美晤谒师友乎？呜呼，何“旦夕祸福”之变迁，若是之速也！

六月二十一日 (Sunday)

晴。午前偕真如访燠，宋女士开门，觉中国女子娇小玲珑，亦可人意，未必西方独有美人也。

下午 3—5 章熊来，谈甚久，殊不合，应付而已。

是日终日仍为出行之预备，但所为者，赴美赴德皆可。一年已尽，诸凡虚空，非效 Goethe, Matthew Arnold^① 之游意、瑞而归，无他途矣。

夕，作长函致萧纯锦（叔纲），力言马古烈君品学识志之优卓，请其荐于章行严聘为东北大学教授云。（此函早应写，迟之已久。）

又作函致彦，词颇冷，请其于 June 25th 到巴黎，当招待游览；婚事不愿再谈，宓则拟不再婚云云。并附彦亲友三函；连致萧函，均于明晨，挂号寄去（彦函寄 Cherbourg 轮船公司转交）。

昨接法国 Odette Desaux Charbonnel 女士来复函，谢致送中国邮票；述及 Italie 之同游，不胜感慨系之。此为宓赴意途中先爱之人，旋移吾情于 H；今则 H 关系已毕，人事飘忽如此哉！

六月二十二日 (Monday)

晴。晨赴邮局、书店等处，约近 11:00 归寓，接 Harriet 前晚 (June 20) 自 Hôtel du Louvre^② 诀别之函（存），知 H 确于 June 20 上午重遇其心爱之人 Philip，且以其情告之，Philip 待 H 甚好，H 极感动，

① 哥德、马修·安诺德。

② 卢佛旅馆。

Ⅲ. 君实有助于我(使我心境改善)。我在 Italy 极爱君, 但已想到诸种困难。及闻君自杀之事以后, 则专思慰君, 决不肯乘人之危而进行宓之爱。

Ⅳ. 清华事变, 宓今决不赴美矣。

又附言:(1)已为君购 Maurois “Ariel”^① 一册, 并中国邮票, 今直寄美国君家中;(2)此函可示 Philip, 君自酌之。

午饭后, 与燠略谈, 燠谓宓此时心境超脱甚好; H 后来如何, 可听其自然, 不必系心; 回国后, 可娶合意之中国女子云云。宓答, 拟不娶, 而专力文学。

晚 9:00 归寓楼, 顿感孤寂, 如有所失, 即寝。梦甚多且杂, 是以知宓于 H 及彦皆未能完全放开, 而目前尤难忘 H 耳。

六月二十三日 (Tuesday)

晴。 上午 9—11 至 H. Deloche & Co. (Transports internationaux)^② 在 5 Rue des Messageries, Paris 10^e (Tél: Provence 17-84)^③, 访其中国职员 George Sun^④ 君, 未在。见其主任 Maurice Schulmann^⑤ 君, 询得情形如下:

由巴黎至上海, 装入木箱, 运送书籍, 每重 100kg, 收运费 230 fr.。保险费, 为书值之 1.50 %

① 莫洛亚《埃里厄尔》(莫洛亚所写的雪莱传)。André Maurois 安德列·莫洛亚(1885—1967), 法国传记作家、小说家。埃里厄尔是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小精灵的名字。

② H·德劳希公司(国际运输公司)。

③ 运输公司街 5 号, 巴黎 10 区(电话: 普罗旺斯 17—84)。

④ 孙乔治。

⑤ 莫里斯·舒尔曼。

于是心中喜悦,觉所有之人皆好,皆是 H 辜负他们……;H 从其 Cousin(John Walker)于昨日 June 21 离此,赴荷兰。于 June 26th由 Rotterdam 乘“Volendam”船^①回美国;昨日(指前日 June 20)之不肯见宓,乃故意为之。今并详述爱 Philip 而不爱宓之事及情,俾宓毋误会(即使宓绝望)云云。

宓读此函,初不觉甚痛,一若似曾料及者。兼之,宓诸种情形困难,对 H 之爱不成,亦少艰困。而宓既爱 H,当愿 H 得所;H 得 Philip 之爱,固宓所馨祝。惟就 H 之性情及来函字里行间细察之,则 H 性情类贤,爱 Philip 深至,而 Philip 之不甚爱 H 恐与叶同。H 此刻喜悦,他日恐仍致失望;宓对 H 之真爱苦心,H 虽不爱我,似尚觉察,而真存感激之意,亦可喜也。拟即复函慰之,且表宓之人格高伟,不仅世间只有 Philip 是“perfect gentleman”^②也!

借真如外出吃饭,忽于大街(B^{ld} St. Michel)遇 Mering 女士,可谓巧极!遂陪 Mering 步至校中(Sorbonne),又陪之送上汽车回家,并约后会。

午饭后,归寓,寢息。下午 6—8,作长函,复 H(寄至 H 回美所乘之轮船中投交),英文,密字,凡四纸。大意如下:

I. 闻仍得 Philip 之爱,极为欣慰。惜宓不早知,或当努力使君早见 P,而免 June 10th 晚之悲剧。P 为君之爱人,我为君之知友;我今毫无误会,且极安心。

II. 君天性柔和真挚,不能作“cruel”之事;且并无对不住任何人之处,祈勿疚心。

① 由鹿特丹乘“伏梭达木”号船。

② “十足的绅士”(或“极好的正人君子”)。

木箱一个,取价 60 + fr. 自备木箱亦可。

归后购书。下午,补作日记等。

昨夕所作致 H 长函,今日午饭后付邮寄去(未挂号)。发后却又悔之。盖昨日初见绝于 H, (一)缘与 H 晤谈之影响尚存在; (二)缘爱 H 为人之和而挚,喜其得 P 之爱; (三)缘必欲极力作高伟之人,故复函之思想情感皆趋此一途。乃至今午,渐觉 H 之失,使必苦不堪受;主观之爱,不敌客观之敬,仍难自持;由爱而生怨,且觉 H 亦如其他女子,一旦再获 P,则绝我如遗,未免寡情——而其绝之之法亦与彦等何异,何不与我一面握手欣别,而必去后留书,词旨坚厉;吾纵觉 H 可怜, H 亦念吾之心伤乎?

是日下午,复缘爱 H 之心,而生二念: (1) 积极的,欲赶至 Rotterdam 船中送别,得见 H 一面亦乐; (2) 消极的,甚悔不应发长函,应冷静无闻,对 H 表示兀傲之责怨,使 H 觉其负我,他日或有转机;我之去长函,于义固高,论情则愚矣!

晚饭后,与煥谈,煥劝必勿念 H,而于回国后择中国女子而娶之。

夜间编钞所购书目,直至深夜二时始寝。

六月二十四日 (Wednesday)

晴。晨,颇悒悒寡欢,外出购书。拟将此事于日内办完,即赴德国。昨从煥敦,函梅光迪君,言暂不来美国。

下午仍外出购书,遇林崇墉君,立谈片时。

夕, 5:00—7:00 访马古烈君于其宅,见所留柬,即至 Place de Trécadéro^① 之某 Café 坐谈。座中先有美国诗人作者 Willard R.

① 特卡德罗广场。

Clark^① 君在,其人系 Harvard 出身,约与宓同年,现与马君合译中国古文。马君持论仍与平日同,即言中国之国民性未变,仅表面之改革为患。

归途思爨昨夕言宓之苦痛,在费力甚大,受创甚深,而于恋爱并未得欢乐,且未得激烈之悲痛;其结果,只获 anxiety & unpleasantness^②,实不值得。宓对离婚求爱,今亦有悔心。然世事如斯,无可奈何,处兹 modern age^③,只有现实之 Comedy^④,更无高尚伟大之 Tragedy^⑤ 之可能,则赋性如宓者,安得不失败痛苦哉?拟作诗未成,录下:

遨游一载毕,将归心如捣。

往迹尽虚空,后顾仍缥缈。

智益乱心志,情枯馀烦恼。

生涯蚁旌磨,翻嫌流寰(星球)小。

.....

是日增赴苏俄领馆,代宓办请求护照签字事,纳费 50 fr.。

晚归,接 Patricia Saner 女士函,约 June 26 下午出游。

六月二十五日 (Thursday)

半晴阴,风,颇寒。 上午 9—12 访林崇墉君于其寓(Hôtel Univers, 9 Rue Gay-Lussac^⑥, 四层楼, 20 室),谈甚洽。林君示宓以

① 威拉德·R·克拉克。

② 焦虑和不快。

③ 摩登时代。

④ 喜剧。

⑤ 悲剧。

⑥ 盖—卢萨克街 9 号,大学旅馆。

林文忠公《信及录》(公乃其高祖;又林君为陈弢庵之外孙);又出示家藏林文忠公手书联,字系赵体,极秀润,下联云“绣幕围香读六朝”——可见伟大人物之具备各方面,以事功志节显著,仍兼有风雅之情趣也。林君又述公轶事数则,均极可感人,而起敬佩之念。次论中国革命后,自袁氏帝制以还,纲纪破坏净尽,而伪文士伪学者,复毁灭吾国文字及历史,致民族精神无所寄托,相共愤慨。林君述 André Siegfried^① 教授之言论,言中国非邦国,而为一民族;但此民族之团结力、抵抗力、同化力均极强,决不能为安南亡国之续;今中国前途有二岐路(i)完全仿效西洋,结果使中国变成今之美国情形,此甚不值得,且极可惜之事;(ii)中国保存并恢复其民族之固有精神,则中国可强,而与列强并立于斯世,代表一种特殊之文明,未知中国近将取何途也,云云。

林君邀宓至 Capoulade 午餐,又同至 Luxembourg 公园散步。

下午 1—2, 寢息。拟外出办事,旋止,盖因彦舟今晨抵 Cherbourg, 已函约其来此,且甚望其来此,故决如约在馆中静候,于是读书以待之——然彦竟不来!

夕访嫫,卧床不肯起。

晚饭毕,与真如散步回馆,接彦 June 19th 自纽约(106 Morningside Drive, New York City)^② 来短函,言即登舟赴英,且谓极不得已而回国,以此为宓罪,而怨宓。宓阅毕亦甚气愤。夫宓前此受苦已多,彦不肯来欧结婚,断交之后,辞去 Scholarship 而回国,是彦之意,必何能负责,徒见彦之薄情而刻狠耳。

① André Siegfried 安德列·西格弗里德(1875—1959),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史学家。1901年至1959年在巴黎政治学院、1933年至1959年在法兰西学院任教。

② 纽约市莫宁塞得街106号。

六月二十六日 (Friday)

阴。晨接 Patricia Saner 女士来电云：

Extremely sorry obliged to leave Paris until Tuesday. Suggest going Chantilly Wednesday afternoon. Please let me know at 44^{bis} Avenue Chatillon. — Patricia Saner. ①

即赴邮局复一函，略谓宓日内亦将离此，出游事可作罢，谨此告别；在中国如有事，愿效劳云云。呜呼，并此一游，亦不能如约以成，宓之不幸乃如此哉！

上午 10:30—12:30 在巴黎大学文科 Théâtre Liard^② 参观增得博士学位之 Soutenance 典礼^③。同座秦善璠君为画壇及诸教授像。

12:30—2:00 刘真如君邀宴于南京楼 (Blvd. St. Michel, opp. Capoulade^④) 为贺增得博士也。

2—4，访华南圭夫人于其寓宅，未遇，留柬。次至中国公使馆，访陈忠钧君，未值；遇张凤举，约明夕晚饭。先是宓至中国领事馆（地址见前），馆员某君谓必须办 (i) 护照延期 (ii) 回国护照二事，共纳费 50 fr. 但若在公使馆办 en mission 护照，则此费可省云云；宓遂至公使馆，为办回国护照故也。再访华夫人，见其女公子 Simone，另改约来访问之期。

次步行至 Avenue Pasteur 访梅林 (Mering) 女士；女仆应门，谓全家皆外出，是日下午极晴爽也。宓仍快快步归，特由小道，盖不愿重

① 非常抱歉，不得不离开巴黎直至星期二方回。建议星期三下午去尚蒂伊。请通知我，寄至夏蒂庸大道 44 号——帕特里夏·萨纳。

② 利亚德剧院。

③ 论文答辩典礼。

④ 圣米歇尔大道，开普拉特（餐馆）对门。

过 Boulevard Montparnasse, 睹 H 所寓之宅, 而伤心也。(回忆昔日屡次来访 H 之情形, 不图结果如此。)然行过 Montparnasse 车站旁之小巷, 忆 June 18 为 H 购纸烟即此地, 不禁回望 H 之寓宅。其时汽车适如飞过, 必几被轧, 亦可见宓之痴呆与悲哀矣。

夕 5:00 接彦自伦敦 Royal Hotel^① 来函, 略谓舟离 Cherbourg 后, 始接宓寄 Cherbourg 之函, 甚懊丧, 请宓至伦敦一晤, 否则彦于 July 5 到巴黎云云。即覆一函(air mail)言(i)彦不由 Cherbourg 登岸, 来 Paris 看我, 反远赴英国, 殊使我失望;(ii)面谈可发舒感情, 增进友谊, 但婚事已成过去, 似不必再谈;(iii)宓早定 July 1 H 离此, 望彦早来云云。

晚又作一函致彦, 明晨发出, 仍系责数之意。

六月二十七日 (Saturday)

晴。晨至 H. L. Simon 搬运家具货物店(在 155 Rue St. Jacques)^② 命制木箱一个, 内贴胶纸, 外钉木框及铁叶, 共价 87 fr. (内 2 fr. 为搬运上车酒资)。是晨运去书一小箱。盖宓以小箱装书, 零星手自携去, 堆存该店中, 以备装箱寄沪。

上午 9:30 访华南圭夫人, 留午饭。10—12 至中国公使馆, 见陈忠钧君, 立允为宓办回国公事护照, 并以公函达比、德、波、俄四国请给 Visé^③。次至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欲取回借书存款, 而忘带收据。乃徘徊于 Champs Elysées 一带, 伫立 Alexandre III 桥^④ 上, 又步归 Invalides, 思巴黎风景之美, 与规模之宏, 颇欲为诗, 未成:(但图均

① 皇家旅馆。

② H. L. 西蒙搬运货物店(圣雅各街 155 号)。

③ 签证。

④ 亚历山大三世桥。

已购)

[I 总叙] 巴黎旧名都,气象雄两京。中原文献集。首善规模宏。……逵路四通八达,又如辐射(凯旋门为佳例)……亚历山大桥,……羽林……天马金翅,……其南伤兵院(Invalides)英魂夜夜鸣(Napoleon's tomb^①)。

[II] 横干仙乡路(Champs Elysées^②),车水马龙行。……

午 12:15 再至中国使馆,取护照及致各国公使或大使馆公函。即至华夫人宅中午餐,又久谈(华夫人询彦事;答以已完全破裂。夫人曰可惜)。直至下午 4:00 始归寓。夕购书。

夕, 6:30 至 9:00, 在南京楼宴张凤举。又在 Luxembourg 公园坐谈。(宴张君, 费 30 fr.)。张君初归自 Heidelberg^③, 极言该地之胜。张君前曾函告, 赴 Heidelberg, 于夜 0:15, 由 Gare d'Est^④ 乘直达之火车, 明晨 9:58 到, 二等票价 214.50 fr.; 居该处每日需 6 marks^⑤, 即 40 fr. 云。是夕, 又见告冯君培(承植)住址, 如下: T. D. Feng, Chez M^{me} Schindler, Kligenteich str. 15, Heidelberg^⑥。与张君谈及此间风景之胜, 甚可流连, 宓乃决于 July 5 (Sunday) 晨离此, 改迟行期五日, 以待彦来; 晚间遂即作函告彦, 明晨发出, 盼其于 July 1 到此, 尚可有三四日之团聚云。(函中并极力慰藉, 且自引咎。)

① 拿破仑墓。

② 香舍丽榭。

③ 海德堡。

④ 火车东站。

⑤ 马克, 德币名。

⑥ T. D. 冯, 住在辛德勒夫人家中(出租房屋), 海德堡克林根泰和街 15 号。

六月二十八日 (Sunday)

晴,热甚。晨9:00A.M.偕刘真如同出,游 Chantilly^①,由 Gare du Nord^② 乘火车往,票价来回(三等)每人13.75 fr.。到 Chantilly 后,10—12 在林中游步,所行甚远,见女学生结队唱歌跳跃而过。归至市中某肆午餐,仍进 Beer 及 Sandwich^③。

下午1—2,入 Château^④ 观,所见与 Versailles 及 Foontainebleau 略同。惟此 Château 为大将军(Prince le Conde^⑤)故第,陈设亦悉如王宫;宓所最欣赏者,仍为庄外园中池林、草树、径路、泉石(石像)布置之精巧,形式之完美,为法国式公园之绝诣也。

旋于2—4又步入林中,见“3 alleys”^⑥,林间一线光明,引入幽深,树叶密连,行其中,极为凉爽。于林间见孔雀二三,张翼徘徊,至为美丽;已复垂翼蹒跚地上,如美妇之宫装曳长裙者;又闻孔雀鸣声,悲而不舒,高而不朗。又转另一方向,行林中,沿 Grand Canal^⑦,至所谓 Hameau^⑧ 及“爱桥”(Pont d'Amour)等处。出林后,又观 Jeu du Paume(球厅),中陈武器、骑辇及名画、磁器之类。

宓恐失彦约,促真急奔归 Chantilly 车站,正及乘 4:09P.M. 火车回巴黎。在车中假寐。既抵,奔至馆寓,而彦不至,且毫无音息,令宓失望!

① 尚蒂伊,法国瓦兹省居住城镇和度假胜地。

② 北站。

③ 啤酒及三明治。

④ 城堡。

⑤ 孔代亲王。

⑥ “三条小巷”。

⑦ 大运河。

⑧ 小村庄。

夕 6—7 访煥，煥卧床，似为情苦者。

晚，收检书物。

晚 10P. M. 煥来，邀宓出。步行街中，谈彥事，及其他问题，甚感煎迫，直至夜 1A. M. 始归寝。

六月二十九日 (Monday)

晴。晨 8—10 以小黑箱装书，手提之，送至 H. L. Simon 店中堆存。

复贺麟函，约同游。

10—12 赴(1)比国使馆(兼领馆)20 Rue de Berri, VII^e (Metro: George V)^①，办公时间 10—12 A. M.，又 2—4 P. M.；(2)德国使馆(兼领馆)78 Rue de Lille, VI^e (Metro: Chambre des Deputés^②)，办公时间 9—12 A. M.，又 4—6 P. M.；(3)波兰使馆 14 Avenue de Jakio X^e (Metro: Jena^③)办公时间 10—12A. M.，3—5P. M.；(按波兰领馆在 19 Rue Alphonse - de - Neuville X^e^④)，呈交中国使馆公函，当即在必回国护照上签署(Visé)，无需守候，且不收费云。

1—3P. M. 赴马古烈君招宴于其家，见其父(Mannel Margouliès^⑤)及母，另一人似系伯叔，同餐。谈次，马君劝勿悲观，谓(i)论感情，则如宓之生于今日中国，悲愤固所难免，但(ii)若论理智，则宓等之所主张爱好者既是既真，是必胜非，真必胜伪，屈于一时而伸于百代，尚何庸疑，又何必忧云云。马君又赠宓其所著三书，即藉

① 巴黎 8 区，德·贝里街 20 号(地铁：乔治五世站)。

② 巴黎 7 区，德·里勒街 78 号(地铁：下议院站)。

③ 巴黎 16 区，德·雅克尤大街 14 号(地铁：耶纳站)。

④ 巴黎 17 区，阿尔封兹—德—纳维尔街 19 号。

⑤ 曼东尔·马古烈。

以得博士者；作函付宓，宓于 3—4 归途赴 Paul Geuthner (VI^e) 书店^①凭函取得。天雨，乃急归。

至 Luxembourg 公园，遇段铮君，约星期五共餐叙。

5:00 P. M. 归寓，接彦伦敦来三函 (Air Mail)：(1)言彦病；且谓年来之事是宓找彦，非彦寻宓；又谓拟以国币 800 元还我——总之，并无感激之心，纯是争辩之语；(2)仍要宓赴 London 会见；(3)谓准于七月一日来巴黎。阅之甚为气愤，盖彦到 London，隔岸相持，仍复演在美洲之故事，此最令宓不快而烦苦者也；遂置不复。

晚，收检书物，分类编包所购画片。

六月三十日 (Tuesday)

晴。晨，复彦 Air Mail 函，慰之；言宓决不再改行期 (即 July 5th 离此)，仍盼彦来此，但来否可自决云云。

送书二小箱，又若干包，至 Simon 店堆存；完。

10—11 赴俄国领事馆 79 Rue de Grenelle V^e (Metro: Rue de Bac)^②，办公时间，星期二至六 10—12 A. M. 云俄政府回电尚未至，待二三日再来。11—12 在 St. Sulpice^③ 一带，购关于耶教之小画片若干，费 25 fr.。

下午坐室中，心殊不宁，未有所为。

3—4 在 Luxembourg 公园散步。

4:00 P. M. 接彦 Air Mail 函，言“你既可待我，请多待几天；我日内游观，准于七月三日来巴黎”云云。宓读之气愤已极，即覆一

① 保罗·热内 (巴黎 6 区) 书店。

② 巴黎 7 区，德·格纳勒街 79 号 (地铁：德·巴克街站)。

③ 圣苏尔比斯教区。

Air Mail 函，痛责斥之；又将其所有信电在宓处者，一并包封，挂号寄还彦收。到邮局后，又写一明信片与之（Air Mail）；仅谓“宓七月一日离此，恕不能待”云云，寄信之顷，将 32 元国币所购之自来水笔置邮局写字桌上，转瞬竟为人取去；宓甚为气苦，思去年出国之日，为婚彦故，欲事事考究，乃购此甚贵之笔，不图今兹因气愤心乱而失去，其咎亦彦尸之。

5—6 在 Simon 店中，手自装书入木箱；装时，且思彦而气苦，致将左手中指割破，出血不少，店主人急为以药水滴伤口止血，并以纸裹之；呜呼，彦之害我甚矣！

晚饭后，至埕室中，埕不在，适遇陈耀东与真如坐谈。陈耀东言饭碗云云，又言“况我们招牌尚未挂起来”云云，宓疑其有意讥侮我。又思曩昔告我陈讥毁我与彦事，而今兹彦结果如此，念及愈觉痛伤，又无人可立刻谈诉，乃归室中，即寝。是夕之气苦，盖为久久所未有，而亦宓与彦事之一大转关（crisis）也。

七月一日（Wednesday）

半阴晴。晨，又发一函致彦，补寄宓处尚存彦之旧函，且说明彦终不了解我之心理。

赴 Simon 店中，请其以电话达知 Deloche Co. 来运取宓之书箱。

购自来水笔一支，价 140 fr. 误购妇女用之式，又往店中换过，亦可见宓心境之烦闷；新笔既尖且硬，不能如意书写，每作日记或信函，辄使宓感觉不快，此亦彦之赐也！

房主人（Hotel d’Egypte）逼迁寓，旋议定以别室与我暂居两日。

11—12 稟父，述所苦并约父于八月中下旬到北平晤叙。

午，偕真如在 Traite d’Union 素菜馆午餐，遇秦善璠、张企泰二君；与秦、张坐 Luxembourg 公园谈甚久；宓告秦君，谓 June 13 所借去

之 100 fr. 作为赠送, 请不必还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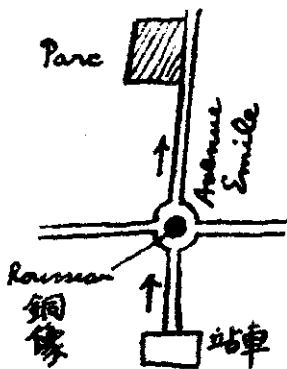
下午 4—6, 装衣箱二, 一黑一红, 即去岁带来欧洲者。

晚, 与埵略谈数语。

七月二日 (Thursday)

晴。上午至 Simon 店中, 见箱犹未运去, 颇急; 两次以电话促 Deloche Co. 来取运, 均未达。

10—11 乘 Metro 访 Mering 女士于其家, Mering 方扫除室宅, 应门, 未及细谈, 请宓在门内软榻上略坐, 并云有请教之事, 约宓于明夕再来此一晤(5 P.M.)。



(作者手绘图)

午饭后, 于 Jardin du Cluny 略蹙, 同至 Gare du Nord; 先是宓以今日为卢梭逝世纪念日, 拟于今日游吊 Rousseau 逝世之 Ermoneuville^① 村, 其墓在焉。乃到站后, 知此地较远, 火车时刻不合, 乃改游 Montmorency^②。1:30 P.M. 由 Gare du Nord 乘火车至 Enghien-les-Bains^③, 另换小火车赴 Montmorency, 2:30 到。来回车票(三等)每人 13 fr.。

① 欧莫纳维尔。

② 蒙莫明西。

③ 昂吉安浴场。

(I) 先看 Rousseau 铜像, 系 Carrière - Belloc 父子^① 合作 (1907), 石座刻文如下:

(前 面)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Souscription internationale^②。

(左 面) Jean - Jacques Rousseau habita Montmorency de 1756 à 1762^③。

(右 面) Jean - Jacques Rousseau Ecrivit à Montmorency la Nouvelle Héloïse, l'Emile, et le contrat social^④。

(II) 次至 Hôtel de Ville^⑤, 在 Parc ("Jardin public")^⑥ 内, 甚小。1st stage^⑦ 梯上之左, 为 Musée Montmorency^⑧; 其右为 Musée Jean - Jacques Rousseau^⑨; 为一小室, 中有 (1) Rousseau 之写字桌, (2) 二灯, (3) 柜, (4) cheminée^⑩, etc.。又有雕像图画多种, 以及 Rousseau 著作之各种版本——此皆在他地所已见者。购画片九枚。付入览费及酒资各 1 fr.。

(III) 次至 Rue d'Ermitage^⑪, 见石牌云: “在此 Rue 之 No. 10, 即

① 卡里耶—贝伦父子。

② 让—雅各·卢梭, 1712—1778 国际赞助。

③ 让—雅各·卢梭从 1756 年到 1762 年居住在蒙莫朗西。

④ 让—雅各·卢梭在蒙莫朗西写了《新爱洛绮丝》(1791 年出版, 书信体小说), 《爱弥儿》(1762 年; 论教育的传奇小说) 和《社会契约论》(1762 年; 政治论文)。

⑤ 市政厅。

⑥ 公园(公共花园)。

⑦ 第一层。

⑧ 蒙莫朗西纪念馆。Duc de Anne Montmorency 蒙莫朗西公爵(1493—1567), 法国陆军统帅。

⑨ 让·雅各·卢梭纪念馆。

⑩ 壁炉。

⑪ 隐庐路。

Rousseau 之 Ermitage, Rousseau 于 April 9, 1756 至 Oct. 15, 1757 居之^①。今屋犹存, 但已经多次之改造, 全失原形; 今为 Jardiner - concierge 所居^②; 宅主名 le Pausilippe^③, 宅为医院 (Clinique Médicale)”。屋甚小, 下半陷入地中; 然颇雅观。不能入内。另有客乘汽车来, 亦不能入。旋有来医病之顾客, 携妻孥, 则被延入。

(IV) Ermitage 对街, 即 Chateau de Montmorency^④ 亦不能入。

外此尚有 Maison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⑤, 因在另一方向, 未及访; 闻亦不能入内。

与璩在 Café de la Gare^⑥ 坐, 饮桔露, 购画片。旋乘 4:41 P. M. 之火车归巴黎; 约 5:30 抵 Gare du Nord。

先是张凤举君约今晚至 Versailles 其寓中晚饭叙别, 并观 Versailles 夏夜之景, 已允之; 是夕归后倦极不支, 然犹拟勉强赴约——乃归至旅馆, 接彦函, 益觉不快, 遂决失约, 坐 Luxembourg 休息。增是晚离此赴 Marseilles^⑦ 登海舟, 亦未往送云。

七月三日 (Friday)

阴, 微雨。晨, 早起, 迁寓本旅馆 (Hotel d' Egypte) 25 室 (每日租 12 fr.)。

赴 Luxembourg, 在园中作函致张凤举, 谢失约。

① 在此路之第 10 号, 即卢梭之隐居住所, 卢梭于 1756 年 4 月 9 日至 1757 年 10 月 15 日居之。

② 今为花园看门人所居。

③ 勒·波西里普。

④ 蒙莫朗西堡。

⑤ 让·雅各·卢梭的住宅。

⑥ 车站咖啡馆。

⑦ 马赛。

9:00 乘 Metro, 到 Deloche Co. (时职员尚未来齐, 坐候久之), 填运货单, 付运费(书箱重 112kg, 加杂费), 以书箱直寄上海埵收(“C. K. Lin, Changhai, No. 1”). 埵住址为“上海, 大东门, 面筋街, 24 号”, 约四十日可运到云。又询得寄运行李衣箱至 Berlin 每 100kg 取费 97 fr., 至少须付 30kg 运费。公司由此间旅馆运取, 而送至 Berlin 该公司栈中存储待领; 约八九日可运到云云(录此备考)。

次至 American Express Co. 见 Chief mail clerk (Mr. Schoff)^①, 知转信存款 100fr. 尚未动用; 但宓亦未提取。至信件嘱其存此勿转。

次至俄领馆, 知复电仍未来; 办事人允转知 Berlin 俄领馆在彼间举行签字。归 Bouillon 午饭。

下午, 在室中赶理书物, 拟以二箱交 Deloche Co. 寄运, ——而 2—4 谢康来, 强谈国事, 所见不合, 徒费时间精神, 甚以为苦。

5—7 访 Mering 女士于其寓宅, 蒙款以茶点, 接待甚殷切。Mering 谓以考事忙, 屡失接待至歉; 九十月将赴 London 习英语, 因拟赴中国求职事, 而英语实为必要也——宓当允以到中国极力留心, 如有职事机会, 必为竭力推荐云云。

Mering 又嘱宓代购各书: (1) 张文襄公《书目答问》, 石印本; (2) 《淮南子》, 最好版本, 有注; (3) 《二十四史》中之《魏书》《隋书》, 因欲研究中国史中之外夷事迹——但 Mering 目近视, 故购书不要字迹细小者云。又介绍其同学友波兰人 Mr. Yablousky^② 北平南河沿 25 号欧美同学会。宓以所作 Luxembourg 诗三首示 Mering; 她逐句读之, 大意均能解, 胜于中国女子之不嗜文学者矣。宓疑 Mering 喜考据而不好诗词; 答言, 此乃由于在东方语言学校所遇之师及课程, 而出于

① 邮局局长(肖夫先生)。

② 雅勃罗斯基先生。

偶然者耳。

别时,大风雨;Mering 送至宅门,与宓两次握手,且言甚感陶君介绍,得与宓识云云。……窃思 Mering 之爽快质直,实胜 H 与彦;苟宓移其对 H 与彦之心力以对 Mering,结果必有所获;顾宓乃不能爱 Mering 如彼二人,又相逢太晚,勿遽即去,非天缘耶;心情孤悲,终难解救已!

时,大雨如注,宓未携伞,急赶至万花楼 7—9 赴段铨君之约 Tuan Tseng, 27 Grand' Rue, Bourg-la-Reine (Seine) France^①。段君钱宓。宓以诗稿示段,段亦以其所为诗一篇示宓。旋至 Luxembourg 游步,遇林崇墉君,又遇中国学生三人。

九时归旅馆,检理书物。

七月四日 (Saturday)

阴。晨 9:00 出,赶办各事:(1)付清本旅馆 (Hotel d'Egypte) 帐,计自 June 15th 至 July 5th 1931, 房租 220 fr.; 加电话、洗浴, 赔补桌布等, 共 245.05 fr., 外付酒资 20 fr.。(2) 在 Larousse 分店 (Cluny)^② 订 "La Nouvelles litteraires" 及 "Nouv. Revue françaises"^③ 各一年, 共费 140 fr. 取得收据, 另存。(3) 在 Boulevard St. Michel 银行, 扫数提取存款 8000 fr.。(4) 以电话告知 Deloche Co. 来运衣箱二件, 两次均未达, 遂止。(5) 10—11 赴俄领馆, 复电犹未至, 乃取得介绍函一纸, 备在 Berlin 俄领馆签 Visa。(6) 11—12 至德国旅行社 Mitteleuropäisches Reisebüro ("Centropa", 5 Rue Scribe^④ 新迁至此, IX^e) 依原定路线, 购

① 段铨, 法国皇后镇 (塞纳) 大街 27 号。

② 拉露丝书店 (克吕尼) 分店。

③ 《新文学》及《新法兰西评论》(期刊)。

④ “中欧”, 巴黎 9 区, 作家街 5 号。

游历德国火车(三等,快车)联票,由 Paris 曲折而至 Berlin,共价 568.90 fr.,约下午来取票。(7)至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欲取回存款 100 fr.;到时,始悟今日为美国独立纪念节放假,亦可见宓心情之烦苦而昏乱矣。

归至 Bouillin 午饭。

下午 2—3,再出。(8)到德国旅行社取车票,号数为 No.81191/138;付款。(9)在 Thomas Cook & Son (14 Boulevard des Capucines)^①换钱。计以 4972 fr. 购得该公司 Traveller's Cheques^② 英金 40 镑 (£40.00),兑价为 124.30;外加 0.5% 之 commission^③,即 24.85fr.——共费 4996.85fr.;又以 2432 fr. 购得德币 400 marks,兑价 608。以上共兑去 7428.85 fr.,得英金 40 镑、德币 400 marks;与他家比较实为亏损,亦宓心乱计算不精所致也。(除兹所兑得之数外,尚带英金三镑之现币,此离 Paris 时之经济情形也。)(10)再到 Librairie Gibert Générale 书店,决仍存款 10.35 fr. 于该处,托该店徐为代觅 Amiel's "Journal intime" 及 Amiel's "Jean-Jacques Rousseau jugé d'Aujourd'hui"^④ 二书之旧本,觅得时函告璩来接洽购寄云。(11)购德文小字典二册,10 fr.。

归旅馆,装小箱,拟今晚即离此行矣!

在 Bouillon 晚饭。璩如约来,开单示以托办之事。

晚 8:30 偕璩返旅馆,璩将送宓至车站,乃至馆,忽接彦昨夕自

① 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加布遣会女修士大道 14 号)。

② 旅行支票。

③ 佣金。

④ 阿米尔的《私人日记》及阿米尔的《让·雅各·卢梭今天的评价》。Henri Frédéric Amiel 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尔(1821—1881),瑞士日记作者。在日内瓦当过美学和哲学教授。

London 发 Air Mail 函，云今日下午五六时到巴黎，寓 Foyer internationale des Etudiantes(93 Boulevard St. Michel^① 即在宓旅馆之背后，极近)李泽珍女士处，望宓往一晤云云。宓遂决暂缓行，遂别去。宓拟即访彦，而于 Luxembourg 遇林崇墉君，谈片时，乃得独至 Foyer internationale，询悉李女士等均外出。

宓甚怏怏，归旅馆，作函致彦，责其来此不巧；不早来，致宓种种不便；且何不径访宓，而致相左，etc.。9:30 袖此函再到 Foyer internationale 访之。先见李泽珍女士；须臾李女士引彦下楼，遇于梯际，乃至楼上 Salon 坐谈。多谈目前事实及闲话，未及正题。

10:30 归旅馆寝。思宓与彦之关系，今如斯晤会于此，又值宓将离之夕，何其枯寂而平淡也！

七月五日 (Sunday)

晴。晨早起，整物，下楼，以三箱寄存旅馆(Hôtel d'Égypte)主人室中，而自于门际徘徊待肇。

9:30 肇来，告以改于明晚行；乃同觅就南邻 Hôtel de Progrès 之 62 室^②，为今晚寄宿之所，付租 18 fr. 酒资 2 fr.。

10:00 独至 Foyer internationale 访彦。同至 Luxembourg 园中坐谈，凡一小时，多谈闲话。彦谓此事简单言之，出发点即错误；宓谓人事常受时间空间之限制，心情改变，末由自主，无可如何。

11:00 归 Foyer internationale 待其所期之张君，竟不至。

① 女大学生国际俱乐部(圣米歇尔大道 93 号)。

② 进步旅馆之 62 室。

12:00 邀彦及同来之顾静微^①女士出,至南京楼午饭(47 fr.),遇黎东方率法女同餐。宓至邮局,为彦等送信。

再至彦寓所。2:00P. M. 偕彦及顾女士再出,步至河干,乘 Metro 至 Place de la Concorde^②,游 Jardin de Tuileries^③。步经 Place Vendôme^④,而至 Opéra;在路角之 Café 坐,食桔露(费 15 fr.)。

4:00 偕乘 Metro 至 Exposition Coloniale 游观。在会场湖南近接 Algeria—Tunisie 之某馆^⑤晚餐,宓作东,费 80 fr.。遇雨。

晚,沿湖而出,观湖中五色喷水。时仍小雨,已而雨甚大,宓等避立小肆亭中,食冰点,费 5fr.——此次所见五色喷水,似较上次偕燠来观者更为美丽,因小雨,天空一片迷朦,更增神秘之趣也。

11:30 乘 Metro 归,时雨又甚大,游客拥挤,人数太多,故行甚缓。出 Metro 后,雨已止。宓拟邀二女士至 Capoulade 坐,辞之,乃送二女士步归其寓所,而宓自至 Hôtel de Progrès 宿焉(约明日午后往访彦)。

寝时,觉本日之游尚适;然使彦早来欧,则其情趣大异,结果亦殊;今则宓惟欲示宓之能招待女友,及此间风物之美,使彦自悔其不早来及失掉嫁我之机会之为可惜也!

七月六日 (Monday)

晴。晨,下楼,早餐,并至 Hôtel d' Egypt 取箱中书(见下),仍

① 顾静微,女,江苏嘉定人。清华学校 1923 年专科女生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文理科学士,耶鲁大学数学及物理学硕士,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后任上海大同大学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② 乘地铁至协和广场。

③ 杜伊勒利花园。

④ 旺多姆广场。

⑤ 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之某馆。

归 Hotel de Progrès 待盥。

9:00 盥来,相偕至彦寓所,必以 Baedeker's Paris Guide—Book 一册,留柬给彦。乃偕鑒乘 Metro 至 Gare du Nord,购赴 Dhammartin (在由 Paris 赴 Crépy—en—Valois 之线上)^① 之来回车票。每人约 13.75 fr. (Guide book 云 7.70 fr., 不确)。以时尚早,乃坐站外之 Café 中谈;谈及吾辈爱好理想及艺术者,处世固难,求爱尤苦。以开矿为喻。必谓,见地中似有金,乃尽全力,掷血汗之资以采掘之,卒乃所得者为铁而非金,自然失望;然使未开掘到底,又安知此中非金哉?鑒谓,应注重于采掘之 process^②,而不计 result^③ 之得金与否;易言之,即为寻求 adventure 以前进而永不悔怨,则庶几文人与艺术家之所有事矣。……

11:00 A.M. 登车,即开行;12:14 火车抵 Dhammartin。下车,偕鑒在此处馆中午饭,费 30 fr. 且进红白酒。

1:45 P.M. 由此乘火车到 Le Plessis—Bellevue^④, 每人车票来回约 4—5 fr.。二时,由 Le Plessis 乘某饭馆运货并载客汽车,两人车票连酒资共 10 fr., 至 Ermenonville^⑤, 凡四英里:(I) 既抵 Ermenonville, 先至 Grand Parc^⑥, 入观,每人费 2 fr.。园门匾书曰“Parc Jean—Jacques Rousseau”^⑦。甫入园门,见石碑,上书诗句,略谓“此园为英国式,或法国式,或中国式,不必细考,然足以旷性怡情,远近客朋,均可玩赏”云云。园盖英国式而略参中国式者。只觉夏木绿

① 达马丹(在由巴黎赴克雷比·昂·瓦洛瓦之(铁路)线上)。

② 步骤。

③ 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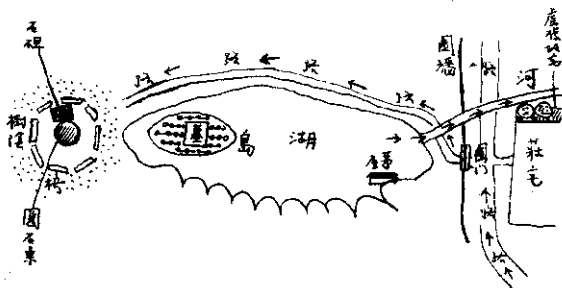
④ 美景庄园(皇家别墅)古建筑之一。

⑤ 厄门能维尔。卢梭卒于该城,葬于该处。

⑥ 大花园。

⑦ 让·雅各·卢梭公园。

阴，清凉爽适；时又微雨，几疑深秋，不谓炎夏矣。



(作者手绘图)

园甚大，山间多树，不及走观。沿湖北岸而西行。全湖形势，及湖西端之岛（“Ile des Peupliers”^①），极肖 Genève 之 Léman 湖^② 与人工建造之 Ile de Rousseau^③；彼盖取法于此者也。岛上种 peupliers 树^④，凡 28 棵，分为数列……，自岛前（东）望之，为数直线；其树高耸入空，如羽葆之矗指。由北岸望湖之南岸，见岸为圆形，若有诸多之港汊，河溪流至无穷之远者；实则无有。卢梭虚墓在岛中，略前；为简单之石椁。卢梭死，自求葬此；乃 1794 年，革命期中之法人，迁葬卢梭于巴黎之 Panthéon^⑤；以风景论，窃意卢梭必不赞成彼身之迁葬也。湖东南岸之茅屋，为中国式，盖习游泳及操艇者之预备室耳。

- ① 杨树岛（卢梭墓所在地）。
- ② 日内瓦之日内瓦湖（莱蒙湖）。
- ③ 卢梭岛。
- ④ 杨树。
- ⑤ （巴黎）先贤祠（卓越人物纪念馆）。

湖西端岸上树阴中,有凹地,甚湿,苔藓丛生。绿色长板椅,排列成围。中央石桌,可供茗弈。石桌之北,有石碑一方,半埋土中,斜立;碑上镌诗如下:

La, sous ces peupliers dans ce simple tombeau
 Qu'entourent ces ondes paisibles,
 Sont les restes mortels de Jean - Jacques Rousseau.
 Mais c'est dans tous les coeurs sensibles,
 Que cet homme si bon, qui fut tout sentiment,
 De son ame a fondé l'éternel monument. ①

必与墓欲久流连,以天雨,乃出。

(Ⅱ)园对过即为 Chateau, 昔为 Marquis Gérardin^② 之庄宅,今属 Prince Radziwill^③ 所有,不许入观。庄内北端小屋,角有二圆塔,北依墙,墙外即河流;此小屋盖即 Rousseau 之故宅,另加修葺者耳。

(Ⅲ)循石巷路南归,又折东,至 Village Square of Ermenonville^④ (按 Ermenonville 为一小村,人口仅数百,距 Dhammartin 8km) 见卢梭石像,直立。像座(石)之前面,镌文曰:

Jean - Jacques Rousseau

① 在这里,在这些杨树树,在这座简朴的墓中,/四周环绕着平静的波浪,/有着让·雅各·卢梭的遗体。/但是在所有富有同情的心中,/这个多么善良、多愁善感的人,/用他的灵魂创建了永恒的丰碑。

② 热拉尔丹侯爵。

③ 拉齐维尔亲王(出身立陶宛一波兰贵族家庭)。

④ 厄门能维尔村中广场。

Genève 1712

Ermenonville 1778^①

Vitam impendere venio^②

像之左面，铸造像之雕刻家 H. Gréber (Sculpteur) 及建筑家 Henry Bazand (Architecte)^③ 二人名氏。

像之后面，铸文曰：

“Un jour viendra
j'en ai la juste confiance
que les honnêtes gens
béniront ma mémoire
et pleureront sur mon sort.”

——Jean-Jacques Rousseau.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1778)^④

Erigé

par souscription publique^⑤

inaugure

le 18 Octobre 1908^⑥

① 让·雅各·卢梭 (1712 年) 生于日内瓦，1778 年卒于厄门能维尔。

② 我来把生命悬挂起来。

③ 雕塑家 H·葛雷勃及建筑家亨利·巴桑。

④ “ / 这一天将来临，/ 我对此充满信心。/ 多么诚实的人啊，/ 为我的记忆祝福，/ 而为我的命运哭泣。” / ——让·雅各·卢梭。 (《孤独散步者的沉思》1778)。

⑤ 用公开募捐的办法建立起来。

⑥ 1908 年 10 月 18 日举行揭幕仪式。

宓与秦君欲在此宿一宵，以尽游兴，且资休息，盖城中无如此之幽静也。乃奔投旅馆三四家，皆见拒；盖此等旅馆，皆专招待有多财而乘自购汽车来此之英美富商，故定房、饭价极昂，且不肯留客度一日，租必一月。——呜呼，使 Rousseau 有知，当不愿此等俗客之来扰，或将欣然扫榻以待宓等欤！

于是相偕步归 Le Plessis 站^①；此路凡 4 km，幸途中遇一送货之小商人，允以汽车载宓等至 Plessis，且不肯取酬资，曰“请同吃杯酒，何如？”——既到 Le Plessis 车站，乃邀之同饮，尽酒一小盃，握手而去。

夕 5:00 由 Le Plessis 站乘火车，过 Dhammartin，于 6:30 P.M. 直抵巴黎 Gare du Nord。乃偕璿乘地上公共汽车至 Place St. Michel，同餐于俄国 Trait d' Union 素菜馆。璿又伴宓觅定 Grande Hôtel d'Avenir^②（在前所住二旅馆之南邻）六层楼 43 室，为宓今夜度宿之所，房价 15 fr.，酒资 2 fr.，璿乃别去。

宓先赴 Hôtel d'Égypte 取箱中零星用物，送至新寓，然后乃于 9:00 P.M. 至 Foyer Internationale 访彦；未至，有函留。既出门，遇彦偕顾女士归，乃与彦至 Observatoire 园^③，拟坐谈，而雨大至，乃偕奔回彦寓所，即在该处（先楼上，次楼下）坐谈。

是日凡谈二小时以上，结果，极为失望。盖彦之所言，与其函中无殊，即(i)宓为爱彦而费力之三大事，即离婚、助款、游欧，彦毫不感激，且极力表明彦不负责任；(ii)彦对宓之思想感情，毫不了解，且极

① 勒·普莱塞斯站。

② 未来大饭店。

③ 天文台公园。

不赞成；(iii)彦于彦迟迟不来，致宓心情变化一层，始终不能看明，绝不以己之迟延为非，而但责宓毁约失信（“He took back the pin！”）；(iv)彦仍谓彼在美学业重要，且为恐此后金陵女同学不使得 Barbour Scholarship 之故，断不能早来欧洲，而宓应当赴美；又彦本欲续留美国，而其将 Barbour 奖学金辞去，乃为宓故，今兹不愿回国而不得不回国，实宓所逼使之。

总之，宓重感情而彦惟重事实，及计算金钱。又宓注重心理，欲双方互恕，而彦虽云“彼此不要有 ill feeling”^①，而其心实不能恕我。宓最畏道德责任，彦仍以道德责任重加宓身。宓劝彦勿自责，且恕人；勿悔怨，且求乐；勿拘形式，且互慰助——而彦以为此决不能。故是晚彦谈次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前此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按照谈话情形，近于争辩；苟更作深谈，益致舛忤，——宓乃自检制，敷衍而别。彦又告我以陈嘉向彦求爱，且献英文诗稿一册；呜呼，宓同情陈嘉，且为陈君悲耳，然彦之能使宓与陈嘉皆倾心，不亦奇耶？

十二时，归 Avenir 旅馆，即寝，倦极，且悔今夕不如勿谈之为善也。

七月七日（Tuesday）

晴。晨 9:00 离 Grande Hôtel d'Avenir。（先访寻附近之照像馆，备彦照像。）9:30 访彦于 Foyer internationale 与彦略谈：宓谓从今以后，愿为彦之知友，愿从彦之意思及观点而尽力以助彦慰彦，不再强彦明吾意或从吾之命，庶可无憾云云。

① 恶感。

9:30 偕彦及顾静微女士出, 助办各事。先至 Place St. Michel^① 某肆, 为彦照像, 备护照用。微雨。次乘 Metro, 至俄国领事馆; 询知 (1) 宓之 Visa 复电仍未至; (2) 为彦及顾女士填写请求 Visa 单, 并缴费如例。时已正午, 乃在 Rue de Bac^② 某店午餐, 各自付资, 从顾女士之请也; 彦是日精神衰惫, 且诸种菜点均不入口——宓于是感觉彦甚难 please^③, 且其食味及小脾气、小嗜好全与宓违反 (如彦不食带血牛肉, 而喜吃中国饭是); 甚且觉顾女士之沉静好学, 宓有所指导, 辄静心以聆, 胜于彦之故步自封, 以才能自喜, 而不愿学, 且不肯尊人之长也!

下午, 乘 Metro 至比国领事馆, 为彦、顾签护照。毕, 乃乘汽车 (Taxi^④) 至波兰使馆, 知此事须在波兰领事馆办。次观凯旋门。偕至瑞士使领馆 (51 Avenue Hoch, X VI^e^⑤), 询悉赴瑞士不需 Visa。偕乘地上公共汽车, 至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宓缴还借书证, 取回 deposit 款 100 fr.。次步行偕游 Madeleine 寺^⑥, 购画片若干枚。

次步至 American Express Co. 为彦、顾兑款及购车票; 彦对职员多所指斥, 宓窃不谓然。次至 Opéra, 二君欲明夕到此观剧。二君欲请宓晚饭, 宓请其改邀吃茶点, 乃坐 Opéra 附近, Rue de 4 Septembre 之某 Café^⑦ 中, 进 syrup 及 brioche^⑧; 并为二君详述在此并赴 Genève 游玩详情, 且预托秦善璠照应。6:30 偕二君乘 AI 地上公共汽车, 到

① 圣米歇尔广场。

② 德·白克街。

③ 使中意。

④ 出租汽车。

⑤ 巴黎第 16 区, 霍克大街 51 号。

⑥ 马德琳寺。

⑦ 九月四路之某咖啡馆。

⑧ 果汁及甜圆面包 (内有葡萄干)。

Place St. Michel;示以书店;遂与二君握别。

念宓为彥事,如许用情费力,结果在 Paris 晤会,而平淡枯寂如此,彥固独留,我亦孤往,虽云可笑(“Comic”)亦可伤已!

宓独至 Bouillon 晚饭,此为末次。

7:00 P. M. 后,璽来,饭毕,共游步 Odéon 一带,论巴黎风景之美,为雅素之银灰色……。9:00,至 Hôtel d’Egypte 与主人主妇别,另装小箱。时天忽雨,璽雇汽车来,载宓箱三件,共乘至 Gare du Nord。以黑箱、红箱各一,交行李房挂号直运至柏林,交叶企孙收,而取费及酒资至 90 fr. 之多,颇以为憾。

10:45,璽为提箱,送宓登火车(3rd Classe);是晚之火车,多为德国学生团所包据;宓及诸多旅客,在车中多立室外,虽连日奔波,倦极欲寐,亦无可如何也。

10:55 车行,璽别去;宓此次来巴黎,璽接璽送,而均雨,惟始惟终,亦可见人事之多巧合也。

在车中遇一德国老人,似大学教授,与谈,颇可亲;此老亦倦极不支,为人伤手指出血,与宓互助,以登箱于座上,直至 Köln^① 始别。

在车中植立,倦极;直到夜 3 A. M.,车过比国之 Namure^② 等地,室中人多下车去,宓等乃获座位,而坐而假寐焉。

七月八日 (Wednesday)

晴。在火车中,自夜 3 A. M. 后,始得座,恒假寐,盖倦极不支矣。

① 科隆。德国大城市,莱茵兰地区历史、文化、经济中心。

② 那慕尔。比利时工业城市,那慕尔省省会,为铁路枢纽、艺术中心和旅游胜地。

5 A. M. 至比国之 Liège^①。旋入德国境, 验护照。

7 A. M. 至德国之 Aachen^②, 即 Aix—La—Chapelle, 德员上车验行李。

8:35 A. M. 抵 Köln, 即 Cologne, 由总站下车。先寄存手提箱于站内, 付费每件每日 0.20mk(马克)。出站即见 Cathedral^③, 为暗灰色, 高耸云霄; 前面双行似 Notre—Dame(Paris)^④, 下部尤似, 而上部则尖矗; 全体似 Milan Cathedral^⑤, 而颜色黑暗, 较为古朴沉肃; 当时未及游观。

前行, 至 Bahnhof: Strasse 2 之 Bahnhof Hotel^⑥, 见窗上广告, 每日房价自 2 mk 起, 乃入居之; 所居室为 5 号; 每日租金 3mk, 无早餐, 洗面用盆水。

在馆中盥漱毕, 即步行市中, 在 Hotel Belgischer Hof^⑦ 午饭: 定价 1.20 mk 起, 必另点菜, 并进酒(Rhein Wein^⑧), 连小帐 10% 共费 2.40 mk。

正午, 赴车站内之邮局, 致电贺麟君(Berlin)邀其来此同游, 电费 3mk 馀。——夕五时, 得复电云“arrive Köln Thursday evening”^⑨。殊慰。

下午一时半, 回馆。连日失眠多劳, 倦极不支, 兼之中酒, 乃脱衣而寝。五时半醒, 仍倦惫不舒。赴邮局, 发邮片致燠、璠、彦等。

① 列日, 比利时主要工业中心。

② 亚琛,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原为罗马矿泉疗养地。

③ 科隆大教堂。

④ 巴黎圣母院。

⑤ 米兰大教堂。

⑥ 火车站街 2 号之车站旅馆。

⑦ 比利时宫旅馆。

⑧ 莱茵葡萄酒。

⑨ “星期四傍晚抵科隆。”

夕，久立铁桥(Feste Brücke)^①上，观 Rhine 河两岸之景，觉德国与法国，显分南北，德之整肃古朴与法之和舒华艳，迥然不侔。而 Cologne 一城，当水陆之冲，尤为两国天然界限。今兹桥上所见，处处素朴，岸旁及桥头之屋宇寺塔，多为 Gothic^② 之尖锥，矗立极高；而颜色黑黝，凄惨而严厉，若在中古之世。屋宇之下，岸旁道左，绿树成行，然无诸色鲜花之点缀。河水为浊绿色；天上青色，亦有紫霞，异乎巴黎之淡而明之云彩。桥上行人来往，大率庄肃而强健，异于法人之流利敏捷；男女学生，颜色丰美；其女子之媚态远不及法人，美秀者不多见，装饰亦不及法女之灵巧。然德女之容色天然红白，不假脂粉，且多丰腴，无瘦弱之病态。（昔 H 亦曾言此；宓思 H 颇肖德女，异乎法女也。）桥上有翁奏乐唱歌，幼子立前，捧帽乞钱，行人多付之，宓亦给微赏。又有电影中人，前来强为照像，不胜其扰。

既晚，乃入市，步街衢中，闻学生团体高歌之声。念必于二十年前，在清华读“Im Vaterland”^③一书，中叙德国风景生活；今始亲历，得识梗概。

在某馆晚餐，1.20mk，该馆为专卖鱼者，非宓所喜；德国人一切俭约，然物价则远较法国为贵矣。

十时寝；所寓室，窗外即电车交汇之处，震动至夜，不便宁息。

是夕，忆 H 与彦等，仍多凄郁及空虚之意。

七月九日 (Thursday)

晴。 风大如北京，但无尘土耳。

① 要塞桥。

② 哥特式。

③ 《在祖国》。

9:00 A. M. 出,在邻家某旅馆早餐,费 1 mk。次游 Cathedral (Dome)^①,于内观玻璃画窗,尤精丽,李思纯君亦及之。见僧,高帽赤衣。有德国学生来,愿指示一切,惜言语不甚通,而去,意殊殷殷也。德人质朴敦厚,法人伶俐聪明,益觉其异。

行市中。观 Wallraf-Richartz Museum^②,未入内。入观 Minorites 寺^③,与在英国所见者略同;益觉德、英之密似,较法国为深(且就路中所见妇女,益觉 H 与 N 身貌皆类似德国女子,而与法、意殊)。次观市政厅(Rathaus)及其钟塔,未入内。次至河干,未远行;购河图及本市画片,共值 2.60 mk。

正午,在某小店午餐,食定菜,所谓 Guten burgherische mittag dinner^④,连酒资值 1.10mk。购德国小孩画片十枚,值 1 mk,挂号寄学淑。在邮局补作日记。

外出晚饭归来,则贺麟君已至,亦寓本旅馆。已而贺君晚餐归,乃同出,至铁桥上,步谈。麟述其对于哲学及造成中国思想新潮之主张。晚 11:30 在 Café Dom—Automat^⑤ 坐,遇一醉人,强来共语;旋即馆寝。

七月十日 (Friday)

阴,风。晨 9:00 偕麟出早餐。观 Cathedral;且入内观 Choir 及 Treasury^⑥,费 1.50 mk;又于 10—11 登塔顶(未至绝顶),俯见全城及

① 大教堂(圆顶)。

② 瓦尔拉夫·理查兹博物馆。

③ 天主教小兄弟会修士寺院。

④ 好的中产阶级的午餐。

⑤ 董·安道马咖啡馆。

⑥ 教堂内的高坛(唱诗班所在部分)及大教堂珍藏室。

河，费 1 mk。

午饭后，雨，仍至河干步谈。宓询知麟在美所遇法女，及与中国女生陆氏相爱之始末；宓略述彦事，并云今已决裂——麟谓此中并无道德问题，惟彦之来欧系为见宓，则此事今者并未完结，将来仍不出（1）结婚（2）绝交之二途云云。

下午 3—5 寝息。

晚，偕麟外出晚饭，每餐约费 1—1.40 mk。至 Herzog Strasse^①，欲在某园观 Remarque's "In Westen Nichts neues"^② 电影，而因无保券，不许入观，废然而返。

雨，归旅馆，以欧游诗示麟。9:30 寝，明晨离此(Köln)矣。

七月十一日 (Saturday)

晴。晨 5:30 馆中女侍者即来敲门呼宓醒，遂早起。7:00 偕麟提箱出旅馆，在河干某小肆早餐。旋即由河边码头登 Köln - Düsseldorf Rhein Dampfschiffart 公司^③ 之 "Bluecher"^④ 轮船，加付乘船费 4 mk。此船甚整洁宽敞，且系快船，船面陈设如茶酒肆；乘客则几皆美国旅行客人(American Tourists)多财而行乐者。德人贫，则为之役而获其资——美国客人中，有一女，貌略似 H，使宓念及 H 与意大利之游！

8:30 舟离 Köln，溯 Rhein 河上驶；此即 Byron "Childe Harold" III^⑤

① 公爵路。

② 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Erich Maria Remarque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为雷马克 1929 年出版的著名的反战作品。

③ 科隆—杜塞尔多夫莱茵河轮船运输公司。

④ “布吕歇尔号”，以普鲁士陆军元帅命名，布吕歇尔(1742—1819)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胜拿破仑。

⑤ 拜伦《王孙哈罗德纪游》第三曲。

所行路程。惟是日所见，则河水黄绿而浊，两岸皆树林及绿茸之耕田，即岸边巉石，亦乘隙而耕，为方为条，斜上杂布，如旧衣之补缀晒干(吕碧城谓似袈裟，亦好)者；岸边虽多古垒，然已尽失其荒凉奇险之致与争夺战伐之景，直如花园中之太湖石点缀耳！且乘此快乐之游艇，美酒佳肴，软椅花棚，杂坐一大群美国男女中，殷殷谈商业或旅游之俗务琐事，实使人毫无诗意，毫无吊古之情思也！

又宓与麟坐，所谈多中国事理及身世事业，对于游览之感兴，诗文之引发，殊有损而无益矣！

10:45 舟过 Bonn^①，此为 Beethoven^② 生地，有故宅可访；惟宓等是日均在舟中，未尝登岸游止，故于此亦仅购画片，未尝亲临。

旋过 Königswinter^③，舟未停。其南即 Drachenfels^④ 故垒，Byron 所咏者，宓因补作日记或与麟谈话，竟未及见。

在舟中食堂午餐，共费约 4.80 mk。

下午 2:40 舟过 Koblenz^⑤，为两河交汇处，Byron 似亦述及。自此以下，河面渐狭，两岸多高山，河流亦急(麟谓风景远不及巫峡)，岸上巉岩之堡垒较多，而河中急流深湍之中，常见小岛，或堡垒径植立水中，与岸上成犄角之势，略有形胜之观——但沿岸皆筑坦道，汽车、马车，与铁路火车并行齐驱，难想象古昔争夺割据之事！未到 Koblenz，对岸即 Ehrenbreitstein^⑥，亦 Byron 诗所咏叙者，宓见之甚明晰；黑而微红之废垒，植立于午日绿草中，尚有苍凉之意。

① 波恩，临莱茵河，北距科隆 24 公里。1949 年被选为西德临时首都。

② Ludwig von Beethoven 路得维希·冯·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③ 柯尼希斯温特，意为皇帝的冬天。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

④ 德拉亨费尔斯，龙岩。

⑤ 科布伦茨，德国莱茵兰—法尔茨州城市。在摩泽尔河与莱茵河会合处，四周有艾费尔等山环绕。

⑥ 艾伦布赖特施泰因(要塞)，建于 11 世纪，曾为欧洲最强大的城堡之一。

5:00 P. M. 过 Lorelei^①，但见岸上高山，绿树覆被，河水汤汤，晴日映丽，舟既平安，且有迅驶，舟中人欢乐而明达，难遇仙女之歌声，亦无覆亡之足忧矣！

夕 6:45 舟过 Bingen^②。自此而下，河面甚宽，两岸悉平原，更无奇险与壮观。

8:45 P. M. 抵 Mainz (Mayence)^③ 登岸，遇旅馆接客者，住近河岸 Rhein Strasse 43 号之 Hotel Germania 之 23 室^④；两人同室异床，房金连早餐每人费约 5 mk。

与麟外出晚餐，并游步，见(1)Cathedral (2)Gutenberg^⑤ 像，立衢路中之方场。又有 Gutenberg Museum^⑥，仿示其故宅，未及往观。盖 Gutenberg 生于此，印书亦在此。

是夜眠颇适，盖此市极静，而旅馆又不近电车、火车线故也。惟是日与麟谈，甚不适；麟之见解固甚正当，惟麟甚不了解宓近顷心情之烦苦，总谓(1)宓应努力《学衡》等事；(2)宓应在 Berlin 演讲；(3)宓应与彦婚，由 Romantic 复归 Classical，^⑦而人格行事前后一致，……此甚不合宓现时之心理，且宓尚未回国，在此将尽而未尽之欧游期中，早不能如意浮游自适，忘却烦恼，而先陷入中国实际之悲苦环境

① 洛勒莱，德国圣戈阿斯豪森附近莱茵河中的回音岩。传说少女洛勒莱因对不忠实的恋人感到绝望，投入莱茵河自尽。死后变成女妖，出没于莱茵河畔，以其美貌和歌声，迷惑航船船夫，使船触礁沉没。

② 宾根。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纳厄河与莱茵河汇合处港口。

③ 美因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莱茵河左岸港口。

④ 莱茵街 43 号之德国旅馆 23 室。

⑤ Johannes Gutenberg 约翰内斯·谷登堡(1398—1468)，德国印刷家，发明活字版印刷术。

⑥ 谷登堡博物馆。

⑦ 由浪漫的复归古典的。

中,此密所甚以为憾,而惜麟之不及煨者也!

七月十二日 (Sunday)

晴。晨即在 Hotel Germania 早餐(1.70mk),馆中少年职员携行李,送至车站(Central Bahnhof^①)。9:22 A. M. 火车开行,离 Mainz; 车中甚敞洁。

约于 10:10 A. M. 车抵 Frankfurt-am-Main^②, 离总站 (Haupt-Bahnhof^③)近旁 Scharnhorst Strasse 54 之 Hospiz Berner—Hof^④ 旅馆五层楼之 54 室,甚宏丽,惟窗外电车交汇,震轧不安,是所苦耳! 与麟两人同室,连早餐,每日 9mk(此系正帐,各半)。

11:00 随麟乘电车至动物园旁 Röderberg—Weg 街^⑤, 访 Carl Gerhardt 教授^⑥(疑系犹太人,专治 Spinoza^⑦者)于其宅,盖麟所约者;值他往,见其寓主妇,及一少女。在近旁园中某饭店午餐,凉爽,甚适。下午 1:30 再至 Gerhardt 教授宅,见其妻弟,老人,犹太人,延入,悉教授今晚始归;此老人似乏礼数。

乘电车,偕麟至河之彼岸 Schaumnai—Kai 71 号^⑧ 中国学院 (China Institute), 投函,访卫礼贤夫人及丁月波君(名文渊,丁文江

① 中央车站。

②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简称法兰克福。德国工商业中心之一,黑森州最大城市。在美因和莱茵两河会流处以东 30 公里处。

③ 火车总站。

④ 沙恩霍斯特大街 54 号之伯乃霍夫旅馆。

⑤ 勒得堡大街。

⑥ 卡尔·格哈德教授。

⑦ Benedict de Spinoza 贝内迪特·德·斯宾诺莎 (1632—1677), 荷兰哲学家。

⑧ 绍尔梅码头 71 号。

之弟)^①，值星期，同内仅一女仆，无从访寻。行市中，至 Christliche Hospiz^② 询访，亦不能得。

次至 Grosser Hirschgraben Strasse 23 号“Goethe Haus”^③，亦因星期，不能入观。宅门上有石碑，刻文云：“In diesem Hause wurd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am 28 August 1749 geboren.”^④按此为 Goethe 父之宅，Goethe 幼居此，直至 1765 年（殁于 1832 年，Weimar^⑤）。

次至 Rose—market^⑥，见 Gutenberg 像（1858），Ed. von der Launitz，详见 Guide—book。其北相连 Goethe Platz^⑦，有 Goethe 铜像（1844），Schwanthaler^⑧ 作；像座四面，绘 Goethe 著名作品之故事（待考）。其东 Schiller Platz^⑨，见 Schiller^⑩ 铜像（1863），Dielmann^⑪ 作。其南 Kaiser—Platz，^⑫ 见 Bismarck^⑬ 像。

① 丁文渊（1889—1957），字月波，江苏泰兴人。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曾任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副院长，考试院参事，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驻德使馆参赞，同济大学校长。1949 年去台湾，旋转香港，创办《前途杂志》半月刊，组织新世纪出版社，兼任珠海、新亚书院教授。1953 年任友联研究所顾问，1956 年任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主任委员，1957 年 12 月 29 日在香港病逝。

② 基督教会办的旅客招待所。

③ 大鹿基大街 23 号“歌德故居”。

④ “1749 年 8 月 28 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出生于此屋。”

⑤ 魏玛。德国中部城市，在伊尔姆河畔。

⑥ 玫瑰市场。

⑦ 歌德广场。

⑧ 施万塔勒（1802—1848），德国雕塑家。

⑨ 席勒广场。

⑩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弗雷德里希·席勒（1759—1805），德国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⑪ 狄尔曼。

⑫ 国王广场。

⑬ Otto von Bismarck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在他当政时期，德国由软弱的邦联上升为强大的帝国。

三时后,归旅馆休息,进冰点。

夕,外出晚餐。胃不适。倦,早寝。

七月十三日 (Monday)

晴。晨在旅馆(Hospiz Berner—Hof)早餐(1.50mk)。偕麟外出。

9—10 再至 Grosser Hirschgraben—Strasse 23 号“Goethe Haus”。入览费 1.50 mk 有人为导。全宅颇宏丽;比之 Shakespeare 宅,胜过多矣! (I) 平面一层(ground—floor)有厨房,盘碗锅釜均备,亦甚考究。(II) 一层楼上小室,中有中国红漆而金画(所画似“三国”故事)之 Harpsicord^①。又有 Goethe 十五岁像(已购),愚鲁而浑厚,——盖凡天生异才,未有不质稟极厚,精力极强,更加修琢磨炼,乃成名世之人;二者缺一不可也。(III) 二层楼上,为 Goethe 之父之 library^②,壁悬 Latin 文之 Italy 地图^③——此可见 Goethe 之久蓄志游意大利,又有(已购)Goethe 斜倚罗马城郊之画像(不在此处);按宓此次游欧,正值 Goethe 游 Italy 之年(三十七八岁),Goethe 为“modern man”^④ 身受 Romanticism^⑤ 之潮流,游意一年而返于 Classicism^⑥。宓游欧结果,或将变为 disillusioned & self—contained^⑦,如 Goethe 然(拟以此意作诗,须更读 Goethe 详传)。又有 Goethe 二十岁雕像(bust^⑧),颇瘦

① 拨弦古钢琴。

② 歌德之父之图书馆。

③ 拉丁文之意大利地图。

④ 现代人。

⑤ 浪漫主义。

⑥ 古典主义。

⑦ 理想破灭,醒悟了的和沉默寡言的,持重的。

⑧ 半身像。

整。又一小室, Goethe 即生此室中;室内供 Goethe 石像,上(悬壁)有金色之五色星☆(Guiding star^①),前为 lyre^②,后为 wreath^③;室内又有一方灯,玻璃罩,内有烧残而带泪之二洋烛。(IV)三层楼上,外室有印书机(press)。内室为 Goethe 之“Arbeits—zimmer”^④(工作室);其书桌为平常用之公事桌;桌旁架上有“Sir Charles Grandison”^⑤及他书,室壁悬 Goethe 自画之 Silhouette^⑥多幅。更内室为 Goethe 之寝室;有“Juppentheatre Goethes”^⑦,即 Goethe 少时之所乐者,见“Wm Meister”^⑧书。

次观 Goethe 宅中之小园(已购画片);园小而整。园旁即“Goethe Museum”^⑨。内藏(1)Goethe 手绘之画;(2)Goethe 七十八岁像,此像最有神;(3)“Ossian”^⑩一部,及他书;(3)Lily Schonman^⑪(名未确,待考)石像;(4)Mariana von Wilhelm^⑫石像;(5)“Wilhelm Meister”初稿;(6)有关“Werthes”^⑬一书之文件,如下:

① 指路明灯。

② 竖琴(七弦琴)。

③ 花环。

④ 工作间,书房。

⑤ 《查理斯·格兰迪森爵士》(1753年出版),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森(1689—1761)的书信体小说。

⑥ 剪影。

⑦ “歌德木偶剧院”。

⑧ 《威廉·麦斯特》。歌德写的长篇小说,共两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⑨ 歌德博物馆。

⑩ 《奥辛》(1760—1763),是十八世纪苏格兰作家麦克菲森伪造的古老爱尔兰歌手奥辛(公元3世纪)的诗作。

⑪ 莉莉·舍恩曼。

⑫ 玛丽亚娜·冯·威廉。

⑬ 《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1787),歌德的书信体小说。

i. "Familien—Chronik" (藏 Weizlar 地方), 文云: "Jan, 11, 1753, Lotte Buff 生。"^①

ii. Kestner 及其妻 Charlotte (Buff 氏) 来函。^②

iii. 以上二人订婚之契约。

iv. "Werther" 一书之初版, 1774, Leipzig^③。又图若干幅 ("Werther")。

在楼下办公室, 及对街之肆中, 购图二十餘幅。

11—12 偕麟再至中国学院, 院长鲁雅文 (Erwin Rousselle) 及卫礼贤夫人 (Frau Richard Wilhelm) 均他往, 不获见; 见本院教师丁月波君 (W. Y. Ting)。丁君述本院成立之历史, 及现时之困难。丁君在此教国语国文, 又在 Frankfurt 大学讲中国文化史之类。(该大学有中国学生七人, 学医及经济)。丁君导观中文图书馆, 中有《学衡》59—60 期。丁君又介见女职员某君。丁君赠宓等以 "Sinica"^④ (本院出版杂志) 二册, 及其所编授德国学生之中国语课本; 黑板上书杜诗二首, 盖丁君并授学生以诗也。

正午, 归旅馆午餐 (1.50mk)。

下午 4:00 麟所约之 Carl Gebhardt 教授来访, 苍颜白发, 和蔼诚恳, 极可亲敬。以汽车邀麟及宓至其家中, 见其妻弟及其女书记 (未嫁之老女, 瘦弱而憔悴); 先以其图书馆中所藏关于 Spinoza 之善本秘籍, 检示宓等; 继则邀进茶点 (夫人未至, 女书记代行); 终则坐谈。

Gebhardt 终身专治 Spinoza 之学, 笃信其说; 以为世运进化, 神话

① 《家庭编年史》(藏韦茨拉尔地方), 文云: "1753 年 1 月 11 日, 洛特·布夫出生 (她是歌德青年时代的情人)。"

② 凯斯特纳及其妻夏洛特 (布夫氏) 来函。

③ 莱比锡, 德国东部城市。

④ 《中国事物》杂志。

之宗教已不适用，必须以哲学之宗教代之，而 Spinoza 在西方实为首倡哲学的宗教之人。前此若西方之 Plato, Stoics, Plotinus etc.^① 皆以哲学为宗教者；而东方之孔、老及佛教，亦以哲学之宗教。博士之意，以为宜互采兼资，以为世用；惟博士终身治 Spinoza，故切望以 Spinoza 之学推行于东方。博士以麟好 Spinoza 之学，有所论述，故甚契重之，愿多与谈叙，留麟随同入山，共其妻子小住数日，以资畅论，并留宓同住，意至诚恳——惟宓以行期匆迫，且好自由静适，故辞之。

博士于 8:00 P.M. 亲送至电车站；宓深感其恳切之意。麟伴宓同至旅馆，晚餐，商定办法，即麟留伴博士而宓独游，将来会合于 Jena。

10 P.M. 麟去，即寝；离合无常，又复孤征矣！

七月十四日 (Tuesday)

晴。晨在旅馆早餐，收检行李，无所成事。致彦及燠各一片，告彦以 Jena 通信地址。

12:14 乘火车离 Frankfurt am Main。约 1:30 P.M. 抵 Heidelberg^②，以小箱寄存车站(每日收费 0.20mk)而在站旁之饭馆午餐。时微雨，餐毕，2—3 沿大街 (Hauptstrasse) 电车线西行；见 Heidelberg 不特山水清幽，抑且人物秀美，纯然 University town，略如 Oxford^③，而生活之谐妙，及女生之雅倩，又有似巴黎矣。

Heidelberg 地形，为两山夹 Neckar 河^④，此地适当山口，迤西愈入愈深，有似西湖近郊之南北高峰之内区。

① 柏拉图、斯多葛、普洛蒂诺斯等。

② 海德堡。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城市，临内卡河。

③ 纯然大学城，略如牛津。

④ 内卡河。

既抵 Universität 站^①，由此折南，登山，穿桥洞，攀跻久久，乃至冯承植君(君培)寓所，M^{me} Schindler, 15 Klingenteicher—Strasse^②；其宅在半山，周围皆园林，泉瀑流淌，至适幽居读书。见冯君及中国学生徐诗荃(?)君，悉此间大学最有名之教授 Gundlf (Friedrich Leopold, 1880—1931)^③ 于 July 13 逝世，冯君甚为哀悼。宓已购像片，此公最重要之著作，为重译 Shakespeare 全集及 Goethe 传，盖文学史家云。

读梁宗岱译 Paul Valéry^④《水仙辞》(Narcisse)及顾随《荒原词》。

4:00 P.M. 冯君陪宓出，参观 Heidelberg 大学(1386 年立)，此为德国最古之校，然屋多新筑。入大学图书馆，有人导观。中藏上古 papyrus^⑤ 及中世圣书等若干种；至 Homer MSS^⑥ 则未之见(疑误记)。

5—6 冯君上课。宓至学生阅报室中，览英法文学杂报(另记)。

6—8 冯君陪宓游步，由双塔之古桥渡 Neckar 河，沿河西行，过 Gundlf 教授故宅；隔河望 Heidelberg 全城，至美，而 Schloss(堡)悬崖上，绿树围护，尤为胜观。此地在黑林(Das Schwarze Wald)^⑦ 之边际，黑林所产山石皆红，故此地之桥堡屋宅，一律用红石建筑，诸山皆为浓密之绿树所遮盖，红石出绿树中，其色殊幽丽。河中有女士荡舟。

9—10 冯君邀至 Augustin Hotel 晚餐；毕，又至冯君寓中略坐，乃

① 大学站。

② 辛德勒夫人，克林根泰歇尔大街 15 号。

③ Friedrich Leopold Gundlf 弗雷德里希·莱奥波特·贡多尔夫(1880—1931)，德国文学家、批评家和传记作者，曾译莎士比亚作品为德文。

④ Paul Valéry 保罗·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和评论家。

⑤ 纸莎草纸。

⑥ 荷马手稿。

⑦ 今译黑森林，德国西南部森林覆盖的山区。

出。看旅馆数家，卒至 Augustin Hotel (Haupt Strasse 27)^① 楼上 3 室宿(连早餐共 4.10 mk)。夜雨，颇有旅情。

作诗未成；拟作二首，(1)叙 Heidelberg 全景，今日之游观所得者；(2)叙 Schloss 之游及遇 Neuber 女士^② 事及情，明晨之成绩也。

海岱山(Heidelberg 名从张凤举译)

崇山夹明河，一线极幽深。

绣绒被重(层)峦，绿树密成阴。

桥屋红石筑；名产出黑林。

巍然中古式，……。

……堡垒临高岑。

弦诵六百年，兵火劫侵寻。

近惜名贤(Gundlf)逝，颇伤学侣心。

读书探胜境，匆促两难任。

七月十五日 (Wednesday)

阴，微雨。晨 9:00 出，在市中购画片(2.75mk)等。旋即往游堡垒(Schloss)。登山；由上山电车(Funikaire)站^③，乘 10:00 A. M. 之电车登，第一站即 Schloss，第二站为 Moltenkur^④，由此另换上山电车(上山电车来回费 3.00 mk)而至山顶(König stuhl^⑤)按此为此峰之顶，非最高顶。

于上山电车中，遇一德国女郎(车中仅此女与宓)，与谈。女郎操

① 奥古斯丁旅馆(大街 27 号)。

② 诺伊贝尔女士。

③ 丰尼凯尔站。

④ 莫尔滕库尔站。

⑤ 柯尼·希施图尔塔，意为王座塔。

英语(亦能法语),名 Kate Neuber^①,在 Koin 大学^② 研究法律及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尚未毕业,今随父母来游 Heidelberg,即暂在 Heidelberg 大学之暑校读书,今日因父母有事,而上午适无课,故独游 Schloss,云云。女郎衣细方格之花布(白底蓝线条)外衣;肌肤丰硕而容色光泽,态度大方而情意温厚。宓一见即爱之,遂与交谈(英语)。

登山,但见白云出窅等脚下,如在大雾中,一切屏蔽,无由观览。而 König stuhl 之塔,今日亦不能登(有升降机)。遂下山,至 Moltenkur 站,与 Neuber 女士立栏边下望,Heidelberg 全城及 Neckar 河,历历如绘;河更蜿蜒无穷尽;此地如处洞中,望河之下流,如洞口。(忆与 H 在 Naples 及 Florence 并肩而立之情景)。

更乘车下山,至 Schloss 站,偕 Neuber 女士入 Schloss 内观览(11—12A.M.),票价 1.00mk。时美国游客极众,有德人德语兼英语为导,宓等遂从之。入,备历各室,详见 Guide—book 不悉记。Neuber 女士携小照像机,常照像。游既毕,Neuber 女士又照火药炸毁之…室(变为裂石悬崖,有图),隔洞照之,自立其前,命宓为拨机。宓愚蠢,误会“twenty—one”^③之意,致弄坏其第一片。有照像馆人,立 Schloss 门口,强为诸客照像,售价每张 1.00mk;因 Neuber 女士无零钱,找钱不便,宓遂得其请,购二张,以其一赠 Neuber 女士,遂互书姓名年月日于背,以为纪念(如 H 在 Florence 故事)——但宓未询女士永久住址,以便通信,此宓之大失。将别,宓又请女士代宓询路;总之,二小时之中,宓爱 Neuber 女士愈笃,儿不忍离去……。此间有歌(已购)云“*Ich habe mein Herz in Heidelberg verloren!*”^④ 宓至

① 卡特·诺伊贝尔。

② 科隆大学。

③ 21。

④ “我把我的心丢在了海德堡!”

Heidelberg 而遇 Kate Neuber 女士，宓之心永为女士攫去矣。德国女子，宓仅识 Neuber 女士，觉其丰硕莹泽，美极天然，及勤朴真爽，不事矫伪之处，似胜过美国女子（然宓爱 H 之心，仍未减也）……意外佳遇，片刻之后，遂隔人天，悲哉！

既别 Neuber 女士，下山失路，遂多往返；将近 1:00 P.M. 乃至冯君寓所，未在。留柬，还书，且为别。遂归 Augustin 旅馆，取小物。至车站，1—2 仍在站旁小馆午餐。见美国女郎携鲜花巨束，在此候客，似系接爱侣于车站者，因复忆 H 不置。

火车将开时，忽在站台上遇贺麟君，送宓上车，仍约星期六在 Jena^① 会晤。

2:27 P.M. 火车开行（离 Heidelberg）。直达快车；车中与老妇及一辛苦之中年妇人同座，共购食香肠及有椒味而酸之黑面包（0.50mk）。

4:45 过 Karlsruhe^②；6:00 过 Stuttgart^③；6:50 过 Ulm^④，拿破仑用兵之地；8:25 至 Augsburg^⑤，有 Peace of Augsburg^⑥，解宗教之争：凡此诸地，均未及下车，徒见站牌之名而已。

是日小雨，甚寒。所过之地，皆德国南部，目之所见，不外（i）勤耕之平原，绿草黄禾平铺如茵，或坡田分割细耕如袈裟，或（ii）丛密之深绿（并非“黑”）大树林，甚似 Siberia 车中（乌拉山以西）所见者。

晚 8:25 到 München(Munich)^⑦ 寄行李于总车站。投 Schiller 街

① 耶纳。

② 卡尔斯鲁厄，德国西南部城市，位于莱茵河上。

③ 斯图加特，德国西南部城市。

④ 乌尔姆，德国西南部城市，位于多瑙河上。

⑤ 奥格斯堡，德国西南部城市。

⑥ 奥格斯堡和约。

⑦ 慕尼黑，德国东南部城市，巴伐利亚州首府。

10 号之 Bavaria Hotel^① 一层楼 24 室住宿，每日 2.90 mk。即在旅馆晚餐。

七月十六日 (Thursday)

晴。晨起，在旅馆(Hotel Bavaria)早餐(1.40mk)。9:00 出，步游本城(München)之西北区；依照《简明地图》而行。

(I) 由旅馆东行，过 Deutsches Theater (Variété) 及 Schwanth Museum^② 而至总车站(Haupt-Bahnhof)前。

(II) 东行。穿 Karls Tor^③，沿 Neuhauser Strasse^④，而至 Marien Platz^⑤。经过 Alte Akademie^⑥ etc. 至圣母寺(Frauen-Kirche^⑦)。入内，正值祭祀，乐歌；宓亦随众恭肃立，且以手作十字，但未跪祷。今日所见，以为此城 München 甚为宏丽；可比 Italy 之 Milan，而幽静纯古胜之；盖实兼具德、法、意三国之特色——如屋宇多中古式，及雕像等，纯然德国式；广路方场，两行绿树，或植杂花，又其人物亦秀美(少女美者尤多)而善装饰，此似法国；其似意国处，如黄色之屋宇，过街之桥楼，长条之窗，十字之屋街，又礼拜堂正面之三角顶额之金色画，皆是也。在圣母寺中久立，亦觉其似意国：此寺屋顶为青天金星，僧服白色袈裟，乐歌繁丽动人，而女队唱歌尤凄婉，念中国人之缺乏高尚宗教情感，证以贺麟君之言，益觉欧洲之精神文明之高，使宓留恋

① 席勒街 10 号之巴伐利亚旅馆。

② 德国剧院(歌舞、杂技和滑稽短剧的联合演出)及施万特博物馆。

③ 卡尔门。

④ 诺伊豪泽大街。

⑤ 玛丽安广场。

⑥ 古老的大学，当指慕尼黑大学，全名为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连大学，1472 年开办。

⑦ 弗劳恩教堂。

不忍去，而归后必更嫌中国之不可居也！圣母寺内部，似罗马及 Sicily 所见之寺。

(Ⅲ)10—11，在 Marien Platz 观 Rathaus 及 Alte Rathaus^①。又观 St. Peter 寺^②，其外壁有画，古而晦，甚美观。

(Ⅳ)由此沿 Diener Strasse^③ 北行，过邮政总局，而至 Max Joseph Platz^④。此处有 Staats-Theater 及 Residenz-Theater^⑤。Residenz-Theater 今晚演剧，如下：

Herkules - Saal der Residenz - theater 8:30 P.M. ^⑥

1. “Bastien und Bastienne”，Deutsche Oprette von Mozart. ^⑦

Neue Ausstattung, Prof. Leo Bosetti. Régie, Paul Braun. ^⑧

2. “Goethe in Examen”——Goroteske in 2 Bildern, von Egon Friedell und Alfred Polgar. ^⑨ Régie, Paul Braun.

Ausstattung, Olaf Gulbransson. ^⑩

宓即购一票(Saalsitz links^⑪)价 3mk。至 Staats-Theater，外有三角金底彩画之顶额，极似罗马近郊之古寺也。

① 市政厅及旧市政厅。

② 圣·彼得教堂。

③ 迪纳大街。

④ 马克斯·约瑟夫广场。

⑤ 国家剧院及宫廷剧院。

⑥ 宫廷剧院海格力斯厅。下午 8:30。

⑦ 《巴斯汀和巴斯汀娜》，莫扎特的德国轻歌剧。

⑧ 由里奥·巴塞蒂教授设计的新布景。导演、策划，保罗·布劳恩。

⑨ 《考试中的歌德》——两幅奇异绘画。作者埃贡·弗里德尔和阿尔弗雷德波尔加。

⑩ 导演、策划，保罗·布劳恩。装潢，奥拉夫·居尔布兰森。

⑪ 大厅左侧座。

(V)更北行,至 Feldher Hof^①,三角之平场,群鸽集聚(似 Venice);中为 Bismarck 像,铭曰“Er macht uns frei”^②。其西为 Theatiner Kirche^③,亦圣母寺,入观,一律白色,雕琢精工。其东为旧公宫 Residenz;由此而北,即 Hof—garten^④ 公园,园亦广大整洁,类 Milan 等地。园内为 Armee—Museum^⑤,未入观,但觉其规模雄大,像铭系“文事武备必须并重”之意;此馆之正前,即 tomb of an Unknown Soldier^⑥,香花供奉,按此各国均有。园北壁之长廊名曰 Akademie^⑦,其下有 Deut. Kunst. verein^⑧ 展览,迄未入观;但循长廊而出,廊极美,纯仿古希腊式(盖即 Academie 及 Portico^⑨ 之原意)画顶及壁,均用希腊式画。但壁上画有古希腊、罗马文学故事及地方名胜,而系以德文诗句。

(VI)正午出园,阴,将雨。由 Odeon Platz^⑩ 西行,沿 Brieuner Strasse^⑪ 街,而至 Karolinen Platz^⑫。在街中购桃(0.10mk)食之;又在旁街某小店中饮牛乳二杯,食面包数块(0.45mk)以当午餐。按德人现因国家财难,故极俭朴,不特非美国之比,且亦非法人所及;即如昨在火车中,今在此小店中所见,上流人士,博学书生,均食牛乳面包

① 费尔德海耳宫广场。

② 俾斯麦像,铭曰“他使我们得到自由。”

③ 特亚梯纳教堂。

④ 宫廷花园。

⑤ 军队博物馆。

⑥ 一座无名氏阵亡士兵的坟墓。

⑦ 学院,研究院。

⑧ 德国艺术协会。

⑨ 学院及圆柱门廊。

⑩ 音乐厅、剧院广场。

⑪ 布雷纳街。

⑫ 卡罗琳娜广场。

(黑面包极常见),立而食,食毕即急往治事。然德人虽俭食,而体貌雄健,容色鲜洁,且过法人;德国女子,颜尤丰泽,肌肤充盈,不施脂粉而自极红白(H曾言之;宓益觉H貌似德国女子)。即今之小食店,母女二人开设,其女正当妙龄,真朴之美,甚可爱。

(Ⅶ)下午1—2,至 Alte Pinakothek^① (入览费 1.10mk)观古来名画,以德、荷、比为多,法、意亦有之;最要者当推 Rubens^② 之画多幅。

(Ⅷ)观画毕约 2:30 P.M. 倦甚,时雨,乃乘电车归旅馆寢息(旋晴)。误乘电车,故中途需换;电车中对坐二女郎,均美,其一尤美;宓不解电车售票员之所言,此尤美之女郎乃以极娴之英语(先询必能英语否)详细指告,宓极感激,又醉心失魂于此美人矣(其人貌瘦整,然慧而美)!

归旅馆,亦未能入寐;下午五时(5:00P.M.)再出,由总站乘 12 路电车(“Süd-ring”^③),绕行一周(0.40mk),经历本城东南及西南区,过 Maximilianeum(史画馆)^④, St. Johannis Kirche^⑤, 东车站, Mariahilf Kirche^⑥, St. Kreuze(圣十字)Kirche^⑦, Antonius Kirche^⑧, St. Pauls Kirche^⑨ 等,均只见其外面,未及入观。

旋在市中觅饭馆久不能得,盖非大旅馆之餐堂,即只供茶点之 Café;后卒于 Marien Platz 某小馆内,匆匆晚餐。

① 古画陈列馆。

② Peter Paul Rubens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③ 南环线。

④ 马克希米利安史画馆。

⑤ 圣约翰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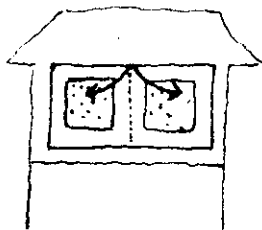
⑥ 玛利亚希尔夫(圣母保佑)教堂。

⑦ 圣十字架教堂。

⑧ 安东尼教堂。

⑨ 圣保罗教堂。

晚8:30—10:30在Residenz-theater之Herkules-Saal^①，观灯影傀儡剧(Marionette)。戏目见上所记。演戏处为长方之小堂(似比清华旧礼堂尚小)，座皆平列之椅，一层，无高下之别。堂之一端，设绿幕；演者居幕内。幕之中央，露一小戏台(正如日昨在Goethe宅所见者)其大小亦如吾国之灯影剧；台形如桌，如屋；其上半为二窗扇，将演时窗向外开。此种戏(Marionette)Goethe幼年酷嗜之，“Wilhelm Meister”书中曾详叙，宓全不解，今始识之(故此夜宓极



(作者手绘图)

幸来观)；又宓读Thackeray“Vanity Fair”^②开场，亦道及傀儡剧(puppet show)应亦类此。此戏甚类吾国之吊线傀儡，又类灯影剧(宓少时在陕西家中，极爱演唱此剧，可比Goethe，皆少年诗艺心情之所表现也)；可云合二者而一之。惟其布景甚为精

工，此由于近世科学之进步，技术之精密；演时，全室黑暗，惟幕后有微光，而小戏台内明亮；台内之布景，与今日之普通戏台全同，亦分前后数层，有桌，有椅，有窗，有山林，有后壁之画景，有电灯之幻光，有板幕之升降。执傀儡者与唱者似非一人；其傀儡均以线悬空(而适坐立台上)，由人手提挈操纵，但每一傀儡有线七八乃至十一二根，而操者之技术尤精熟，故傀儡之行动极敏活(比吾国此剧远胜)，能为各种坐立跪拜、接吻跳舞、怒笑俯仰 etc. 姿势；且各傀儡之动作亦能互相联络照应。

① 宫廷剧院之海格力斯厅。

② 萨克雷的《名利场》。

又是夜所演者，为 Operette^①，故其一切悉与普通 Opera^② 同，所异者(1)音乐较为轻微细婉，多用 violin，哀诉怨暴，正与吾国之灯影类似(必昔爱灯影剧，一因剧本文词之工，二因音乐之荡人心魂，盖其种种技术布置，均易使人之想象力自由发达，比之京剧较为 poetic^③ 也)；(2)无乐队(Chorus)；(3)无悲剧，多谐剧(此层未知确否)。总之，此 Marionette 乃合吾国之傀儡(吊线傀儡)与灯影剧而一之，而为静和轻妙之 Opera；最适于少数人之观赏，能诗情及想象力自由发达；宜 Goethe 嗜之如彼之甚，而必今夜得观之，引为大幸者也(惟惜不能入内观览)。

剧场观众中，美丽之少女(美国及德国人)不少，皆有父母率领，或男友爱侣相偕；宓踽踽独归旅馆，不胜感触。

[补]是夕在某书店，欲购 Spengler 照片不得；见 Spengler 新著《人生观》一书，题曰“Das mensch und der Technik”^④ (3.50mk)。书店人谓，吾人(德人)不喜 Spengler；Thomas Tessin^⑤ 较好，亦比较东西者。

七月十七日 (Friday)

晴。未明即醒，思彦事，深为悲慨；麟谓必与彦意气相持，结果只有同归于尽。夫岂岂乐如此，且岂不愿与彦弃嫌修好；无如彦之观点适与必反，必重感情与心理，彦重事实与形式；彦之对必，如解绳索，只是由一端用力去拉，致死结愈紧，不知由彼一端，一拉即解开

① 轻歌剧。

② 歌剧。

③ 富有诗意的。

④ 《人与技术》。

⑤ 托马斯·泰辛。

矣。宓所望于彦者，(1)要彦承认宓离婚是为彦，而彦偏说“不能负责”；(2)要彦承认迟来欧洲之错误，而彦偏说“事实所限，并非错误”；(3)宓要彦受宓之感化，而彦偏不给宓以徐谈之机会。一谈便入正题，出言无非责怨；(4)外此，友人或可从旁喻晓(如燠、堽 etc.)而彦总因令他人得知吾事而以为宓罪。……总之彦之所行，正宓之所憎厌。是故宓若婚彦，或有一途，即缘责任心与信义——然宓今者，实不愿再为道德牺牲而成婚；且使宓本此意而婚彦，婚后彦是否感激，是否能与我和厚，是否不利用已得之地位与妻权而欺侮我，而凌逼我，以为报复，孰能为之保证？昔尝为王道(仁；情)霸道(权术；势力)之说，夫彦之对我，纯是霸道；直是今兹，犹不肯些须示弱，更勿言中心忏悔；直至今兹，犹不肯稍屈，仍要宓低首求铸；此只证明彦之有 pride 而无 love^① 而已。H 与贤是一类人，彦是另一类人，此不可强混者。是故今后，我之惟一方针，应为“Tout ou rien”^②，即(1)得最惬意之女子，乃婚。(2)否则不婚；虽苦，亦少累而寡悔也！

本欲电邀彦来 München 同游，然恐彦误会，反据此要挟婚姻，遂止。呜呼，彦之行事，自绝乐而增苦；宓虽怜彦，彦仍不解且不感宓也！

9:00 A. M. 出。购 München 画片，共值约近 3mk。乘电车至 Neue Pinakothek(新画馆)，购票(1.00mk)入观；中藏皆德国十九世纪之画，亦杂外国名家之作，然皆十九世纪者。又附观陈列之近今若干画家之作品(Graphische Zusammenhng^③)票价 0.20mk，无甚可观。

① 有傲气而无爱心。

② “一切或一无所有”。

③ 绘画藏品。

正午出，乘电车至 Max—Joseph 桥^①，在桥旁某饭店（Tivoli Café^②）午餐。餐毕即至英国式花园（Englischer Garten）游。入园，先登所谓中国塔（Chinesische Turm），旋在塔旁树林中 Café 小坐。塔凡七层，十二面，木柱及栏，漆淡青色，甚朴质；由中央可登，梯为螺旋式；塔各层之盖顶，如棕草制；塔内设茶座饭馆，悬极简陋之红木玻璃宫灯；塔外，凡屋角皆悬铜铃。（此塔之往史，待考）。

1—4 在塔旁林中之 Café 坐，进柠檬水，补写日记。

4—5 又 5—6，乘电车归总车站，游附近公园，奔走甚久，欲覓 Glas—palast^③ 观“Münchener Kunstausstellung 1931”^④（绘画展览），竟不能得，乃归旅馆休息。

晚，在 Hotel des Drei Raben^⑤ 晚餐；在总车站查行车时刻表，费时甚久。归后即寝；颇有旅客寂寞之意。微雨。

七月十八日（Saturday）

阴，微雨。晨 6:00 A.M. 起，冷水濯面，出血，因之恨彦而自伤。即离旅馆，登火车（站台 # 11）；7:40 开行（离 München）。同座仍为一中年妇人（似未嫁而自谋生者）；一少女，携情人所赠玫瑰一束，以铜缶盛水养之，再则一对庸俗之夫妇，妇仗夫为之供养，恣意饮食……。念彦之失宓，必有自悔之一日，即欲较此俗妇，亦终难得矣！

10:30 A.M. 至 Nürnberg^⑥，微雨。

① 马克斯—约瑟夫桥。

② 蒂弗里咖啡馆。

③ 玻璃宫。

④ 1931 年慕尼黑艺术展览。

⑤ 三鸦旅馆。

⑥ 纽伦堡。

下车，寄小箱于车站，并查明下次火车时刻，乃出总车站。在某旅馆午餐。德国饭食，贵而不精(惟 Suppe^① 味尚美)，面包中多杂椒，宓尤不喜，食味太咸，又多用椒，此其特点也。

正午 12:30 由总车站外，乘公共汽车(与电车同)，横穿本城，至 Max-tor^② 下车。电车沿 König Strasse^③ 行，得见沿路之 St. Lorenzer Kirche^④ 等；继经 Haupt Markt^⑤，见菜市及果市，售者为女人，各张白布诸色条之巨伞；旋经 Rathaus 及 Schaldus Kirche^⑥，沿 Burg Strasse^⑦，抵 Max-Tor。

按此城(Nürnberg)为古来景物保存最完好之城；夙闻其名，今到此，更觉其佳处尚在 München 之上。盖极美丽而幽静；颜色之黄壁红顶，似 Italy，水街一二处，似 Venice，而全城之整洁静肃，则德国所独擅也。此城之城垣最为宏丽，今拆城以辟环城广路(Graben)，然旧城仍留若干处，犹可寻见：城皆石筑，城宽而壕深，雉堞高厚，营屋接连，而巨塔尤多，洞门亦屡见，即坚且美(城塔皆红黑灰色，顶则红色)，以北京之紫禁城比之，真愧死矣！

在 Max-tor 购画片；沿城步行，遂至堡垒(Die Burg)。立堡上南望，俯见全城，至为明丽(cf. 罗马之全景俯观)。遇一美国少年(Yale^⑧ 毕业)，系乘 bicycle^⑨ 环游欧陆者(此种精神及行事，至为可

① 汤。

② 马克斯城门。

③ 国王街。

④ 圣洛伦茨教堂。

⑤ 大市场。

⑥ 市政厅及沙尔杜茨教堂。

⑦ 城堡街。

⑧ 美国耶鲁大学。

⑨ 自行车。

佩),遂与交谈,同至所谓五角塔(在堡之东端)者,购票(0.50mk)入内,为四层楼,专陈列昔时所用各种刑具及兵器,又有精巧之玩物多种。刑具之最凶惨者,名铁女子(Eisen Jungfran)。铸铁如人形,前半可启闭,中空,内面各方皆铁钉,长半尺;以犯人立其中,而闭其门,哭号亦不闻。宓在 Paris,闻 Musée de Cluny 亦有此类刑具,未敢往观,今睹此,久久不愉。又有各种铁圈,项枷,臂环,指枷,绞轮, etc. 皆系以索,愈收愈紧。又有铁制之浴盆,满敷铁钉。又有板夹,以轮转而勒紧之,即所谓 rack^① 是。又有铁椅,前后左右各方,皆满敷铁钉,使(女)犯人坐其上,拉紧皮带,则前面上方满钉之铁板亦紧压其身,以逼口供,呜呼惨已!室内虽有精巧之制作,解颐之玩具,不足洗涤游客之恶印象矣!导者为一德国少女,且为以英语指说,不知其心中作何感想;宓到 Nürnberg 而游此馆,实非本愿也!

距此不远,即为 Albrecht Dürer^② 故宅,又有 Hans Sachs^③ 故宅,均以时促,未能往游。

既出堡(Burg),略行街市中,即由 Rathaus 前,乘汽车(公共街车)循原路,归总车站。初拟乘 5 或 15 号电车,绕行全城一周,则可得见全城大概及旧城垣之全部,一乃以时促,未克履行。到总车站后,步观 König—Tor 至 Stein—Tor 间^④ 一段旧城,堞塔均存,而沟则填为花圃草地矣。行至 German National Museum^⑤,其内正开 1931 年艺术展览大会,以时促,不克入内,而返总车站。颇欲住此城中一二日,

① 拉肢刑架(拷问犯人时,拉其四肢使关节脱离之一种刑具)。

② Albrecht Durer 阿尔布莱希特·杜尔(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理论家。

③ Hans Sachs 汉斯·萨克斯(1494—1576),德国诗人、工匠歌手,鞋匠出身。

④ 国王城门至石头城门间。

⑤ 德国国家博物馆。

以领略其古意及美景；卒未能也！

3:45 乘火车离 Nürnberg, 四周皆旷野, 绿树耕田。

过 Bamberg^①, 未下车。7:42 到 Saalfeld(Saale)^②, 于第二站台上换登另一火车, 7:52 开行。此一段风景极佳, 崇山峻岭, 树木葱茏, 车轨沿河溪而行, 曲折回环, 多流泉瀑布, 或小桥村舍, 青天绿地, 杂以红屋尖塔, 比之负盛名之 Rhine 河一段(July 11)有过之, 无不及也。

大雨。在火车中, 遇德国少年男女二人, 携三箱, 甚诚朴。必向之询问; 8:52 车抵 Jena 总站(即东站, 又称 Saale 站), 相随下车出站, 同登电车, 直至西车站(West-Bahnhof)下。时大雨如注, 而该少年意至殷勤, 令其女友伫立雨中, 而自引必西行, 示以西车站(俾必再来易寻), 更复东行, 至相距不远之 Thuringan Hotel^③, 握手而别。(按法人之所长, 在敏慧善解人意, 而德人之质朴诚恳似过法人。)

必即投住此旅馆(Thuringan Hotel)一层楼 9 室, 每日租金 3mk (外加酒资刷鞋 etc.)。室分内外二间, 极宽大, 外间陈设红绒坐椅、睡椅, 备见客(按德国房屋皆宽大, 用具如面盆等亦大而质美, 惟大而无当, 盖形拙而便于用, 未若法人之俭, 于小处见心思之细巧也); 但陈设虽精, 而窗外即电车、汽车、火车经过大道, 未能安眠。

又晚间在餐堂晚饭, 价昂而烹调不精, 且只一菜。(由是愈证明, 欲求 comfort, 即真正之舒适安乐, 常在中等之旅馆家庭 etc., 而上等阔绰者, 反不如意, 中西皆然矣。)而餐堂中众客携妓斗纸牌, 皆吸卷烟, 大瓶饮 Beer, 于是餐堂(窗门紧闭)中烟气氤氲, 刺喉作辣痛, 众乃乐

① 巴姆堡。

② 沙尔弗尔德。

③ 图林根旅馆。

之，侍应之妓与仆亦若无嫌——按德人（北方之人）嗜烟酒过当，到处皆烟酒味；自宓观之，皆自讨苦吃，坏天然之清新，成无理之浑沌而已！

七月十九日（Sunday）

晨六时起，为窗外汽车惊扰。

阴。9:00 出，遇一德国少年（曾在美 Chicago 大学^①住数年）导宓至 Paradise 桥^②，并指示途经。乃渡桥，循图，行久之，至 Ziegenhainer—Strasse 50, bei Ulbrich^③ 访郑秉璧^④ 君，始知已迁寓。老主妇以新寓址见告；遂又下山，行久久，至 Compdorf 桥^⑤。由此乘电车至新寓之街（在郊外，山上），又步行一段，始至 Eisenberger Strasse 74, bei Kötschau^⑥；于梯际见郑秉璧君，似一谨愿好学之士，询悉（一）贺麟无消息；（二）彦有致宓 air mail 函在此。与郑君谈一小时，又见其夫人及幼子。将近正午，郑君送宓至电车上。

初宓因郑君迁寓，惮于跋涉费时，欲不更寻访，但念彦或有复书来，果得之；别郑君后，即乘电车至 Holy Market^⑦，在邮局（Post - Amt）作一快片复彦，劝其即赴柏林。继在附近某馆午餐（1.50mk），再作一片致彦，告以赴柏林行程细节。按宓初望彦伴我游欧一年，则

① 美国芝加哥大学。

② 乐园桥。

③ 齐根海纳街 50 号，邻近乌布里希。

④ 郑听（1905—1974），原名秉璧，别号汝珍，安徽庐江人。1924 年秋入南开大学哲学系。1927 年初，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哲学系。1929 年转入耶纳大学哲学系。1932 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36 年升任副教授。1937 年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北大哲学系系主任。

⑤ 康普道夫桥。

⑥ 艾森贝尔格街 74 号，邻近克曹。

⑦ 神圣市场。

结果必极完美，亦彦之幸，而彦拗不肯从；近来彦殆不免自悔，而为时已迟，无可挽救矣！归旅馆，整理箱物，休息。

下午 1:30 郑君来旅馆，谈颇洽。旋偕出至 Paradise 公园^① 桥上水边游步，见男女游客甚众。继又至 University(大学)草草一观；在某处小摊，食面包夹香肠；又在(4—6)“Goldenen Engel”Café^② 小坐，谈。郑君安徽庐江人，南开大学肄业，至此已四年，好学之士也。

6:00 郑君偕宓至旅馆，为宓提箱，送宓至西车站(West Bahnhof)，将登车，忽遇贺麟来，约明日聚会。

6:42 火车行，离 Jena。时有同上车之二女郎，其一甚艳冶，坐宓侧，互语不休，常视宓，吃吃笑不止。7:10 火车抵 Weimar^③ 总车站。宓下车；二女郎亦下车去。

宓购地图画片(2.50mk)；入市步行久之，觅适宜之旅馆，不得；遇 Jena 来之中国学生孙君等二人。卒至车站旁之 Hohenzollern Hotel^④ 之 7 室住宿。房金每日 3.50mk；晚饭 2.15mk，而所食菜品殊劣。德人朴鲁，不如法人之敏慧，故德国饮食居处一切不及法国，而价则甚昂，其菜味极咸，又多用胡椒，其面盆大而中高，不便盛水，其住宅大而无当，其他类是……回思巴黎之生活，不可再得，如在天上矣！

七月二十日 (Monday)

晴。是日在 Weimar。晨 8:00 A. M. 出，乘电车至 Theater

① 乐园公园。

② “金天使”咖啡馆。

③ 魏玛，德国西南部城市，歌德长期居住于该市。

④ 霍亨措伦旅馆。

Platz^①，观 National Theater^②，暑假期中关闭，亦不演剧（购有画片）；惟前面右壁角有铁牌，刻文云：“In diesem Hause gab sich das Deutsche Volk durch seine Nationalversammlung die Weimarer Verfassung vom 11 August 1919.”^③言德国新宪法在此草成（cf. 中国天坛宪法起草及近今之国民会议与约法）。

植立于 National Theatre 之前者，即 Goethe—Schiller^④ 二诗人铜像，右手相握，千古佳话，亦文坛盛事（宓前年妄欲自追 Goethe 而以碧柳比拟 Schiller，今知其难也）。

9:00 A. M. 至 Schiller Haus，在 Schiller Strasse 27 号^⑤，三层淡黄色之屋（有画片），今为 Schiller Museum^⑥。入门，购入览券（0.60mk），然每层楼皆有一 guide，向客述说，须给酒资。Entre—Sol^⑦ 及一层楼，均系新修之屋，今为 Schiller Museum，凡关于 Schiller 之家庭及朋友，以及著述事业，搜罗完备。Schiller 手稿之字迹，极为细小而匀整，瘦硬而美丽。纪念物极多，画片亦不能尽购，仅购一 Schiller 之妻 Charlotte von Kalb^⑧ 氏像片。二层楼为 Schiller 之居室，仍昔日之旧屋；其中最重要者，为 Schiller 用功及死去之室，甚简朴（有图），陈设亦只平常器物。以 Schiller 较 Goethe，有如《花月痕》中韦痴珠与韩荷生，有遇有不遇，有幸有不幸，然二人之资禀及才力亦有差别，结果亦

① 剧院广场。

② 国家剧院。

③ “在这个大厅里，德国人民通过他们的国民议会制定了魏玛宪法。1919 年 8 月 11 日。”

④ 歌德—席勒铜像。

⑤ 席勒旧居，在席勒街 27 号。

⑥ 席勒博物馆。

⑦ 半楼。

⑧ 夏洛特·冯·卡布。

偶然也!

10—11, 观 Goethe Haus^① (入览费 1.00 mk), 在 Frauen Plan 街^②, 今为 Goethe National Museum^③。屋甚宏大, 凡三层, 每层各若十室。布置精整, 搜罗完备。最注意者, 为 Goethe 自幼至老各时期之画像及雕像。幼年之像, 似漂亮英伟之少年; 然其身体之强健魁伟, 资禀之聪颖雄厚, 已可察见。中年之像又分二种, (一) 为 very sensuous^④, 见得智力复绝, 而欲望亦充盈; (二) 为 very practical^⑤, 见得善于应付, 练达人情, 熟悉事理, 善能为 Duke^⑥ 之辅佐, 成当世之勋名, 盖合诗人、学者与政治家、实行家而一之者也。老年之像, 则 Irony^⑦ 之表现更为深切, 而由经验中得来之悲苦与智慧亦可察见。

宓对于 Goethe 之微见如下: (1) 凡历来之 大器 (立德, 立功, 立言) 必具二种资格, 其 (i) 资性极敏慧, 其 (ii) 精力极雄厚——更须以完善之境遇, 使得逐步适宜发达进步, 此极不易得, 若 Goethe 乃其罕见之佳例也。 (2) Goethe 为真正之 modern man; 彼于科学 etc. 无不研究, 而仍深造于艺术而上达乎宗教; 彼由知识经验, 而终获智慧与真理; 彼既善分析综合, 亦秉直觉与信仰。 (3) 杜诗云, “智穷造化理, 学贯天人际”, Goethe 庶几能当之; 此类之人, 不但世间有之, 且凡真学问真知识未有不沟通天人而包罗万有者也。 (4) Goethe 为吾辈所当学, 然极不易学, 亦不能强学; 能细读其书, 而味其书中之言, 斯亦足矣。 Goethe 之小说戏曲, 皆藉以寓其直觉之所了悟与思考之所发见

① 歌德故居。

② 在弗劳恩·普兰街。

③ 国立歌德博物馆。

④ 非常赏心悦目。

⑤ 非常实际。

⑥ (欧洲公国的) 君主。

⑦ 冷嘲。

之真理与智慧者；故 Goethe 之小说戏曲，应与 Joubert's "Journal"^① 及 Pascal's "Thoughts"^② 一样方法与态度读之也。……

楼上各室，广储 Goethe 平生搜集之美术古物，以及动植矿物标本，又有物理、化学实验器械，一一分类藏置，或心思独运，新为试验而有所发明；今仍按 Goethe 之方法及思想而排列储藏。凡此统须细心观览，今实无暇，匆匆即去；总之，游 Goethe 之故宅，如参观一大艺术馆及博物院 (Museums)，固见 Goethe 学识之广博，亦可征 Goethe 搜讨之精勤与工力之深到也。吾侪于中西文化，均未能沉酣寝馈、悠游涵泳于其中，则吾侪欲学 Goethe，诚为不可能者矣！

11—12 A. M. 由 Goethe-Haus 转角东行，至 Ackerwand 街 27 号^③（街之东端，路北第一家）即 Fran von Stein^④ 故宅（有画片），今为私产，不能入观。按 Stein 夫人德学并可称，为 Goethe 晚年之友，Goethe 受其感化，而益趋纯正 (Classical)；今观二宅相距咫尺，想见当时往还之密与情谊之笃（迄今者甚需如此之女友，惜不能得之也！）。

[补] Goethe's Sterbezimmer^⑤（Goethe 死于此室中）为楼上二层之寝室（即最高一层），其室极小，其外间即 Arbeit-zimmer^⑥。室之

① 儒贝尔的《日记》。Joseph Joubert 约瑟夫·儒贝尔 (1754—1824)，法国道德家。

②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 巴斯葛 (1623—1662) 的《思想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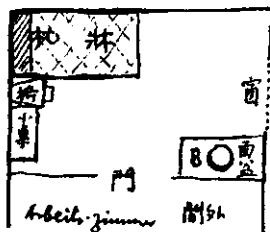
③ 阿克尔夫特街。

④ Charlotte von Stein 施泰因夫人 (1742—1827)，德国女作家、歌德的密友，对歌德影响极大。是《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中伊菲格涅亚和《威廉·迈斯特》中娜塔莉亚的灵感之源。他们的友谊，1788 年以后由于歌德同 C·符尔皮乌斯的关系而彻底破裂。

⑤ 歌德逝世之宅。

⑥ 工作室。

位置如左图:Goethe死于 March 12th, 1832 之晨^①。相传 Goethe 见日光从窗口射入,喃喃云“Mehe Licht!”(更多光明)遂歿,此为其临终之语。此语或仅指日光(因室中确甚黑暗),然亦可释为 Goethe 注重理智,即



(作者手绘图)

Matthew Arnold “Sweetness & Light”^② 之意。今观小室之位置,窗在东方(即宅门之所向),日光照入甚自然;而衾枕之位置,使 Goethe 仰卧,面正对窗口矣。小桌上置茶碗、茶壶各一,白磁,极平常,颇似必在西客厅所用者;又药瓶一,褐色。别无长物,仅另一桌上,置面盆水壶,如英国德国人家常用者,亦素白色。

12—1 P.M. 乘电车至总车站食堂午餐(2.10mk)。1:00 于三等候客室中遇贺麟(预约)遂同出,步行公园(Park)中(Shakespeare 像在公园内,未及往观),沿河,至 Goethe's Garten—Haus^③ (有图)。2—3 入观(票价 0.50mk)凡三层,为 Goethe 常来小住之地,亦 Goethe 初到 Weimar 所置之产业。内储各种用具,及 Goethe 由 Italy 带回之艺术品若干,中有镜框悬壁之 Beatrice Cenci^④ 画像(油画印本),Goethe 亦注意此女,奇事(按必已购此女详传)。

① 歌德死于 1832 年 3 月 12 日之晨。

② 马修·安诺德的“甜蜜与光明”(甜蜜指美感受,光明指理智上的满足)。

③ 歌德之花园小屋。

④ Beatrice Cenci 贝阿特丽丝·钦契(1577—1599),罗马女贵族,因杀死残暴的生父被教皇处死。许多文学作品以此为题材,如雪莱的诗剧《钦契》。

[补] 1—2 先偕贺麟君乘电车到 Herder Platz^①, 观 Herder^② 像。像在 Stadt—Kirche^③ 之前。次入观 Stadt—Kirche, 见 Cranach 所作 Altar—piece “Crucification”,^④ 甚有名。

3—4 偕麟游观 Residenz—Schloss (全名 “Gross—herzoglichn Schloss”) 即 Duke of Weimar 之官邸也^⑤。堂皇富丽, 亦如欧洲其他官宅; 惟其最可珍者, 为 Leonardo da Vinci 所绘 “Last Supper”^⑥ 中十二门徒之分图, 原系预备画全图时之初稿。共十二门徒, 而今只存其十, 其中二门徒合在一幅内。各幅均着色; 以镜框悬壁。又有 Raphael's “Sistine Madonna”^⑦ 之墨笔 (不着色) 画稿。其他名画尚多; 均镜框悬壁, 在一长室中, 一一导者催行, 不得细观。又在 “Dichter—Zimmer”^⑧, 为 Goethe Schiller 常来下榻为宾客之地。入览费 1.00mk; 恐伤地板, 故游客须着毡制大拖鞋, 颇不常见之物也。

Friedrich—Hof^⑨, 乃系极大之公墓 (Cemetery); 中有 Fürsten—Graft, 即 Duke of Weimar 之茔宅^⑩。Goeth—Schiller 之墓^⑪, 即在此茔宅中; 二诗人之石棺 (Sarcophagus) 相并, 死生为友。此墓必应往观, 惟

① 赫尔德广场。

②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约翰·古特弗里德·冯·赫尔德 (1744—1803), 德国思想家和作家。

③ 市教堂。

④ 克拉纳赫所作教堂祭坛画《耶稣上十字架》。 Lucas Cranach 路卡斯·克拉纳赫 (1472—1553), 德国画家、装饰设计师和插图画家。

⑤ 官邸宫 (全名大公官邸), 即魏玛大公之官邸也。

⑥ 里奥纳多·达·芬奇所绘《最后的晚餐》。

⑦ 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

⑧ “诗人之屋”。

⑨ 弗里德里希宫廷。

⑩ (小国) 君主坟茔, 即魏玛大公之茔宅。

⑪ 歌德—席勒之墓。

因其地甚远，须步行，而宓倦甚，乃未及往。（又 Goethe-Schiller Archiv^①，似不必往）。

4:00 归 Hohenzollern Hotel 结帐，颇不嫌于馆人。

5:00 至车站，麟来，在三等候车室小餐。乘 5:48 之快车（第一站台上车）赴 Leipzig^②；车中遇小商偕妻，妻亦楚楚可人，与宓等笑谈。

7:10 P.M. 抵 Leipzig 总车站。宓等投住 Seeburg Strasse 21 号之 Thomas Hospiz des Vereins für Innere Mission^③，分住二室，宓住 11 室，每日房金 2.75mk。此旅馆幽静纯洁，饮饌亦适意，又闻音乐及唱歌，见得耶教之裨益实际人生者，非亲历久居无由知也。

七月二十一日 (Tuesday)

阴。晨 9:30 偕麟出，（先在餐堂谈哲理宗教及宋明理学之精要，甚佩麟之见解及主张，）至 August Platz^④，游观大学 (Universitat des Leipzig)^⑤，杜里舒 (Hans Driesch)^⑥ 教授于此。次至 Schiller Strasse^⑦，观书店；略访一二家，以生疏，竟无所获。

11—1，偕至 Hospital Strasse^⑧ 之售卖名画印本专家之 E. Seeman 店^⑨ 中，以 15.00mk 购画十五张；店中人毫不让价，且包封又不如

① 歌德—席勒档案馆。

② 莱比锡。

③ 泽堡街 21 号之托马士国内布道团协会教会招待所。

④ 奥古斯特广场。

⑤ 莱比锡大学。

⑥ Hans Adolf Eduard Driesch 汉斯·阿道夫·爱德华特·杜里舒 (1867—1941)，德国实验胚胎学家，活力论者。

⑦ 席勒街。

⑧ 医院街。

⑨ E. 西曼店。

意，宓甚气愤。

1—2 久久步行寻访，不得饭馆，卒在某馆午餐，价贵而饭菜殊劣，又烟气氤氲，宓及麟均厌苦之。下午 2—3 随麟再至 Hospital Strasse 观书籍展览会，在四层楼上；到时始知其为书业店肆之一种同业间之组织，以便售书者互通消息，非善本精装古籍鸿宝之展览也；遂亦失望而归总车站。微雨。

下午 3:44 P. M. 乘火车(第六站台上车)离 Leipzig 总车站；下午约 6:00 抵 Dresden^① 旧城(alte—Stadt)之总车站。车中同座为一电气工人(少年)，携其新婚之妻(两日前结婚)及妻母同行，在车中与其妻备极欢爱亲昵之态，宓见之有感！

到 Dresden 后，偕麟先访 Ammon Strasse 6 之 Christliche Hospiz^②，以价昂；又访 Zivzendorf Strasse 17 之 Zivzendorf Christliche Hospiz^③始莫居焉。宓住四层楼 423 室，麟住 424 室，房金每日 4.25mk，尚静肃敞洁。

晚 8—9 偕麟外出游步。归后，致彦(巴黎)一函。告以到此，并劝其到柏林可住 Christliche Hospiz 云。

七月二十二日 (Wednesday)

晴。在 Dresden。晨 6:30 起，候麟起乃同早餐。9:30 A. M. 偕出，步行至 Elbe 河^④边，立 Augustus 桥上略观，——乃游观(I) Residenz—Schloss(Saxong 旧王宫)^⑤，其中各部分未入观，仅观著名之

① 德累斯顿，德国东南部城市。在莱比锡东南，跨易北河。

② 阿蒙街 6 号之新教招待所。

③ 齐岑多夫街 17 号新教招待所。

④ 易北河。

⑤ 官邸宫(萨克森旧王宫)。

绿室(Grünes Gewölbe, Dresden), 在宫中地面一层, 数室洞连, 满储制作精工之各种宝器玩物, 尤可称者二物: (i) 金制而嵌珠宝石之印度 Delhi^① 地方之蒙古王廷(Grösser—Mogul—Hof von Delhi), 层层丹陛, 侍卫排列, 正朝贺之状, 共有人物 137 个, 为此绿室中最出名之品; 制作者为 Johann Mesch 及 George Friedrich Dingfinger 兄弟^②, 1702—1708 年制成。(ii) 金制自鸣钟塔, 除座不计, 凡十六层, 圆柱式, 外绕一螺旋式之槽路, 有珠一颗, 自塔顶沿此槽绕塔滚下; 至底, 则有机关提珠上升塔顶, 复又沿槽下滚; 每珠升降一次, 适为一分钟, 塔外之钟面之针, 即随之而拨进一分。按《石头记》中述西洋自鸣钟等, 以迄今在欧所见, 知其所述皆确; 盖以时代按之, 西洋此类精妙之器固已甚多也。此自鸣钟塔, 制作者为 Hans Schlottheim 氏^③, 1602 年制成。

次观(II) Zwinger 宫^④, 方形, 为博物院及艺术馆, 是晨 10—11 先观(1) Kupferstich—Kabinett(Cabinet of drawings)^⑤, 不收费; 内陈列铅笔画, 炭画, 水彩画及木刻画(Wood-cuts)等, 似时常更换者; 是晨所见, 以 Augsburg 之 Burgkheld^⑥ 氏之木刻画为多。尚有(19th Century)Cabinet of Portraits^⑦, 今不能观。

偕麟在市中近处某馆午饭。下午 1—4 再至 Zwinger 宫, 观(2)名画馆——(Gemälde—Galerie)^⑧, 甚富且广, 是日仅看第一层(平层)之

① 德里, 印度北部城市。

② 约翰·门施及乔治·弗里德里希·丁芬格兄弟。

③ 汉斯·席劳特希姆。

④ 茨温格宫。

⑤ 版画陈列室。

⑥ 奥格斯堡之布尔格海尔德。

⑦ (十九世纪)画像陈列室。

⑧ 画廊。

A—N 又 1—25 各室。最重要者为 A 室中之 Raphael's "Sistine Madonna";按宓于 1911 年,在清华读 Baldwin's Reader V,始见此画之印本,当时未解其妙,及今方获见原本,亦快事也。次之,则为 L 室中(非 N 室, Guide—book 误)之 Hans Holbein's "Madonna des Bürgermeisters Meyer"^①。外此名画尚多,如“三姊妹像”(Vecchio)^②等,皆久已歆慕者;择购画片若干,每张 0.15mk 云。此馆游览一次,票费 0.50mk。

下午 4:00 闭歇,宓出,至河边桥上平台(Brühlsche Terrasse^③)站立,远观河景。

5:00 步归旅馆。途中,购本城(Dresden)画片十枚(0.80mk)。

七月二十三日 (Thursday)

晴。在 Dresden。上午 9:00—10:30 偕麟再至 Zwinger 宫 Gemälde Galerie 二层楼观画。是日观 36—40, 48—51, 及未编号之各室;又赴 A 室再细观 Raphael's "Sistine Madonna", 拟归后再细读评述此画之书而作诗:

(1) 久留吾未得,北国此花城(Dresden 有“German Florence”^④之称)。崇楼列画苑,珍贵品难名。圣母……(以下述此像之所以为美,俟读书搜材)。

10:30 观 Hof—Kirche^⑤, 与 Schloss 一桥相连;又观圣母寺

① (德国画家)汉斯·霍尔拜因(1465—1524)的《迈耶尔市长的圣母像》。

② 韦基奥。

③ 布吕尔平台。

④ 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花城)”之称。

⑤ 宫廷教堂。

(Frauen—Kirche)。

11—12 週——中学生，能英语，导宓等至 Museum Johannum^① 观其中之各国古今钱币陈列室，中有王莽时刀币一。又有“洪武通宝”而列为清初之物！此馆中有 Porcelain 室^②；据云无足观，遂未往。又 Japanese Palace^③ 亦据此学生云无可观，亦未往。

在市中某馆午饭。下午 1—3 偕麟至 Albertinum 馆^④，观古代著名雕刻，多系仿制(replicas)，亦有真品。倦甚，回旅馆休息。

4—6，独赴大公园(Grosser Garten)游。图为长方，极大(见 Dresden 地图)，中央有湖，观喷水，得诗一首：

城南大公园，颇兼英法胜。
平广亦幽曲，林木交辉映。
中央小湖方，澄明如铺镜。
射水植插白羽，雾气珠光迸。
耀日成虹彩，乍睹国旗盛。自西方走近湖，望之若五色旗。
侧观自南方望见挥绣笔，紫毛饰银□。
将归心如捣，弩马惧(怯)鞭镫。
解脱未易言，一作应接苦难言。游赏惜有竟。一作从兹竟。
(韻尚待查)。

遇麟，旋各自游。

① 约翰博物馆。

② 瓷器室。

③ 日本式宫殿。

④ 艾博特馆。

晚与麟谈，颇不舒。盖麟力主宓与彦结婚，谓对宓实际生活有裨，由是可返于 Classical，而使《学衡》之事业主张与宓之生活行为前后一致，名誉完美云云。但惜麟不知彦事之始末，及宓近今之心境。宓所拟自救之法，似较妥善：即效法 Goethe，为 a sound individualist；由 disillusion 而得深澈之见解；以 irony 及 cynicism 而自立品格^①；信从内心之真善美，而蔑视人间之毁誉得失；行吾心之所欲，而不为物役，不为人役，但为天役；知人事之复杂，经验之繁苦，故不强求品节行事之表面一致；既不曲己，亦不过于责人；以理想与事实划分，期于保全理想，使之尽善尽美，而不受事实之牵掣而低降；不以一己之功业名誉为重，庶免于虚矫及偏私，……此宓所拟自救之法，亦即十年入世，经验结果，而修正之人生观也。又麟不赞成宓作诗及小说，只欲宓作 Critic 及道德论者；此亦不合宓现时之心理及需要；故宓颇感结伴不如独游之适意，且欲在此静息逍遥而不可能，匆匆便归国，诚恨事已！

七月二十四日 (Friday)

晴。晨起，决即离此 (Dresden)；写信。11:00 A.M. 偕麟离旅馆，在总车站饭馆午餐。

1:16 P.M. 由 11 站台上火车，离 Dresden；车行甚速，沿途风景无足观。

约 3:30，抵 Berlin Anhalter 车站^②；携箱，由 Potsdamer 车站^③上

① 即效法歌德，为一明智的个人主义者；由醒悟而得深彻之见解；以嘲讽及愤世嫉俗而自立品格。

② 柏林安哈尔特车站。

③ 波茨坦车站。

空中电车,于 Ausstellnurg 站^①换车,至 Charlottenburg^②站下车,直至麟寓室中投居 (bei Steinbrecher, Roscher—Strasse 12^③, Charlottenburg^④)。

夕 6—8 偕麟出,在麟所常往之饭馆 (Ecke, Wieland Strasse & Kant Strasse^④)晚餐。游公园;访叶企孙于其寓 (bei Cegla, Riehl Strasse 9^Ⅳ^⑤)未遇。次至 Kant 街邮局,发电致彦巴黎 (1.90mk)文云 “Arrived Berlin. Mi Wu.”^⑥即归麟寓。是夜宿麟室中。与麟久谈;述彦事,又述 1929 离婚时碧柳私用宓沪款始末。麟谓碧柳系诗人,不负责乃其天性,未可以常理绳之,亦未能使之了解云云。

由种种痛苦之经验 (如碧柳之款项及彦之恋爱),知宓前此情理甚高,用力亦苦,然结果惟余失望,几丧身心。今后由痛苦而得觉悟,不得不修正我之态度如下:

1. 我今后当以 self—cultivation 及 self—perfection^⑦ 为方针及目标。
2. 我当以解脱 (disillusion) 虚空 (inchont attachunt) 及适当之怀疑 (scepticism) 冷嘲 (cynicism) 对世对人。
3. 遇事遇人,只求一方面之价值及满足,舍短取长 (如碧柳只取其诗,只助其作诗;如恋爱,只求情意之满足,不计其他),而不求全责备;我只尽此一方面之责任,其余认为无涉于我,非我之责。

① 奥斯蒂尔纳格车站。

② 夏洛腾堡站。

③ 夏洛腾堡,罗舍街 12 号,邻近施泰因布莱歇尔。

④ 维兰街和康特街之角。

⑤ 邻近采格拉处,里尔街 9 号。

⑥ “抵柏林。吴宓”。

⑦ 自我修养 (修炼) 和自我完善。

4. 分别理想与实际：(1)理想须尽善尽美，不求实现。(2)实际多用常识，不牵理想。如是，则(1)不至以实际而降低吾之理想，(2)不至为理想而感受大量之实际痛苦。
5. 多读书作文，求吾心之所适；轻视世俗之讥评，不求朋友之了解，又减少责任心与无价值之奋斗。
6. 以 Artist(literary artist)^① 自命；不以救世救人之热心志士为吾之本职。重视吾之特殊责任及工作，而轻视普通之义务及道理。

七月二十五日 (Saturday)

晴。晨 9:30 A. M. 叶企孙来，知清华校长现由翁文灏代理，以三月为期，或可暂时解决。又交来彦 July 21 自巴黎致宓函，知彦将于是日赴 Bruxelles^②，与马克强(Ma Ko-Kiang)夫妇聚处，则是宓昨晚之电与多日之悬念，又成虚发而多事矣，不胜气愤！附马克强君住址：9 Rue Elise, Ixelles, Bruxelles Belgique^③。

10:00 偕叶企孙至 Kurfurstendam Strasse^④ 中国使馆，访俞大维君(商务参赞，实则为蒋主席办军事采办等事)，以公事甚忙，坐待久，乃约午膳。见朱世明君。

12—1:00 企孙导至 Friedrich—Strasse Bahnhof^⑤ (总车站)取宓之衣箱二件，即 July 7th晚由巴黎北站寄来者，因企孙不能取出，故存站中；今取出，付存站费约 11 mk；付税关脚夫 1.10 mk；又付汽车载

① 艺术家(文学艺术家)。

② 布鲁塞尔。

③ 比利时，布鲁塞尔，伊塞尔，艾丽丝街 9 号。

④ 选帝侯大道。

⑤ 弗里德里希街总车站。

运回麟寓之费 5 mk—合为 18 mk, 加以寄来之费约 80 mk, 比之交 Deloche Co. 运送, 较贵多多; 而当日未及如此交运, 则因彦到巴黎忙碌之故, 是故此费多出, 亦彦之咎, 故甚怨彦。

2:00 偕企孙乘汽车(企孙特雇)至俞大维宅中午饭。中国肴饌, 颇美; 见其续娶夫人(陈新午女士, 寅恪妹), 及其子(Wolfgang^①)及女。俞大维君健谈如昔, 述中国外交军事上下之虚伪贪婪; 又述共产之祸之必难幸免, 及中国知识界之同归于尽; 又述学生借钱不遂, 殴打代办梁龙事……总之, 到此得闻中国事, 无不令人丧气而忧惧者!

俞君托办事如下:

1. 搜购梁阿发《劝世良言》一书。梁粤人, 助 Morrison^② 氏始译 Bible^③ 者。

2. 代购旧外交部出之《四种方略》一部, 存寅恪处。

3. 寄《留西外史》一部来此。

4. 寄《名理探》一部来此(可向陈恒君索取)。据俞君考证, 此书乃译 Porphyry 之“Isogoge”^④ 一书, 转述 Aristotle 之“Organon”^⑤ 者。

夕 6:00 始与企孙别出, 在市中昨日用餐之馆晚饭。宓即归麟寓, 仍宿麟室中。

晚, 与麟谈彦之身世及宓爱彦之往事, 寝甚迟: 麟谓彦甚有才与胆与识; 彦深信宓深爱彦, 彦终可得宓, 故敢于屡次触忤宓; 又彦半现权术, 半露天真, 其使宓及他人倾心, 不为无因; 麟且信宓必婚彦云

① 沃尔夫冈, 俞大维长子杨和。

② 毛里笙。

③ 圣经。

④ 波菲利的《等角多边形》。Porphyry 波菲利(234—305), 希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⑤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研究法、析选法)。

云。

七月二十六日 (Sunday)

晴。晨浴。10:00 陈忠寰君^① (扬州人, 在此读希腊文, 研 Plato) 来。11:00 偕麟及陈君出; 遇企孙于途, 付宓彦 July 24 自 Bruxelles 来函, 住 Room 23, Hotel—pension Sans Souci, 40—42 Rue Prince Albert, Ixelles, Bruxelles.^②

偕麟及陈君步游兽园 (Tiergarten); 园内无兽, 乃一极广大之英国式公园而已。在园中河桥上 Café 小坐 (麟付资)。于此作邮致彦 (Bruxelles), 愿迎于车站, 促来 Berlin。

1:00 同至 Kant Strasse^③ 之津汉饭店, 会企孙, 午餐, 中国饭。遇潘渊君, 住 Yuen Pan, 67 Niebuhr Strasse^④, bei Ludslse^⑤。又遇东南大学毕业生多人。

下午 2:30 P.M. 偕企孙及陈忠寰君到 Charlottenburg 车站^⑥ 门前, 东南大学毕业生共十人, 有郊游之举, 邀企孙并邀宓同往。由此乘东行之空中电车。行一小时, 抵 Friedrichshagen 站^⑦ 下车, 入市,

① 陈康(1902—1992), 原名忠寰, 江苏扬州人。中央大学哲学系 1929 年毕业, 留学英国伦敦大学。1930 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 先从 J·施滕策尔学习希腊哲学, 后从实在论者 N·哈特曼学者学, 并习希腊文及拉丁文。1940 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 任西南联合大学兼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1946 年专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 年后任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台湾大学教授。1958 年赴美国, 任爱莫利大学、蒙他拿州立大学、长岛大学、得克萨斯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

② 7 月 24 日自布鲁塞尔来函, 住布鲁塞尔, 伊塞尔, 阿尔培特王子街 40—42 号无忧无虑旅馆膳宿公寓, 23 室。

③ 康特街。

④ 潘渊, 尼布尔街 67 号, 邻近路特塞斯。

⑤ 夏洛登堡车站。

⑥ 弗里德里希斯哈根站。

步行久久，乃至 Müggel—See^① 湖畔，由地道至湖彼岸。湖上风景不佳，有男女多人，浴湖内，或卧林中，再则 Café 而已。诸人照二像，前行久之——至 4:30，陈君忠寰以事先归，宓亦随之辞归；诸人（吴激等）邀在天津楼（8:00 P. M.）晚饭，力辞不获，颇厌苦之。偕陈君步至 Friedrichshagen 车站，仍乘原电车归。6:15 P. M. 抵 Saonitz—Platz^②，与陈君别，宓独至天津饭店，留柬，致吴激君等，以眩呕有疾辞；然后至 Casino Restaurant^③ 晚餐，8:00 归麟寓中憩宿。

午饭时，闻人言高君珊女士在此，住 Kiel Hotel, Mittel Strasse（右侧），near Friedrich Bahnhof^④ 即函告彦知之。

八月十一日（Tuesday）

阴，微雨，颇寒。上午，陈忠寰君来访麟，麟忽拟留此续学半年，暂不回国，于是宓此行乃与中国小姐二人、太太二人携二小孩同车，自念责任繁重，烦苦不胜。

11:00 A. M. 访彦于其寓中。先是宓昨夜思与彦婚事，往复曲折，计虑繁多，拟对彦倾诉，而因兹言之责任，心中烦苦。见彦，未能道出一语，而彦甚以宓之郁愁为非，不为解慰，且加斥责。旋彦又谓“宓虽竭忠尽智 以为人效劳，然性气言辞如此，致他人并不感激，且怨宓怒宓，何苦来”云云；宓以彦此语道尽宓一生之悲剧（用力多而成功少，曲曲为人人不谅），极为刺心，且自咎其不能静默容忍，而又恨彦对宓毫无同情，不肯专心聆宓叙诉衷曲，而乃以剪及齿轮修饰指甲（阻之，不肯休），如此薄情，宓昔之至爱苦行岂非白费……念此悲

① 米格尔湖。

② 松尼茨广场。

③ 赌场饭店。

④ 米特尔街，基尔旅馆，邻近弗里德里希车站。

愤已极，乃以右手举小剪自刺其额，额破血出（当时并不觉痛）。宓经此一刺出血，心情遽宁定。彦大惊，急以巾浸冷水来洗，且以牙粉涂塞伤口。然此时之彦，徒知宓出血作痛，终不喻宓心中（精神，感情）之痛苦也！宓与彦谈宓之心情，殊类对牛弹琴，彦终不了解，且不同情，惟责宓之“脾气太坏”，所见不逾此，则虽结婚，仍觉隔膜者也！

下午 2:00 偕彦至京津饭馆午餐，遇俞大维、杨绍曾等，又遇罗廷光。

下午，在彦寓室中盘桓，商定彼此之问题，及其取之态度，即（i）回国后，彦回江山，二人定于十二月中下旬在青岛结婚，事前不告一人。（ii）此数月中，如宓或彦心情改变，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则到时亦可不婚，当以情事直告，对方亦不责怨。

4:00 回麟寓中。晚，与麟在寓中晚饭。饭时，叶企孙来。

晚读 R. F. A. Hoernlé “Idealism as a Philosophy” (Doran N. Y.)^① 甚觉宁静和乐；甚矣，读书为吾生要事及惟一治病方，而恋爱婚姻不足重已！

八月十二日 (Wednes)

阴，小雨，甚寒。上午 9:30 出，至 Kant Strasse 48 彦寓，偕彦及顾女士赴俄国领事馆，待至中午，馆员谓已于 August 10 以航空函询巴黎俄领馆，迄今复电犹未至云云。前为馆员取去之巴黎俄领馆来函等件，幸得索回，以为凭证。在馆中遇到刘淦芝等；又闻人言，俄员作弊索贿，故久久仍云复函未至，然亦未如之何。

顾女士自去，宓偕彦仍至 Friedrich 街之 Englischer Hotel 午餐。次至 Friedrich 街车站旁之德国旅行社 (Mittel-Europäische

^① R. F. A. 贺恩勒《作为一种哲学的理想主义》(纽约，多伦书店)。

Reisebüro) 询悉 (i) 由 Berlin 至哈尔滨三等火车票费共 534mk, 内 136mk 为俄境内卧车之价; (ii) 车位(专指卧车)必须预定, 但购卧车票即是定车位, 无须另给电费云。次偕彦至 Leipzig 街之百货商店数家游观, 各购或合购途中及在国内之零星用物若干种。时雨不止, 先后遇杨瑞卿女士及蓝素琴女士于途。偕彦由 Potsdam-Bahnhof 乘环路电车(Ring-Bahn)归彦寓中; 彦劝进糕饼, 宓即归麟寓中。

夕, 在麟寓中同晚餐, 陈忠寰、张国安先后来。

晚, 函巴黎俄领馆, 促其电达柏林俄领馆, 证明俄政府已允吾等三人护照签字之事。

八月十六日 (Sunday)

雨。晨 8:00 起, 整理小箱中物件, 装置完妥。郑秉璧来。

11—12 访彦。在其室中, 写(法文)函复 L. Mering 女士。麟寓中之婢(maid), 体肥润而貌丰朗, 又真朴质直, 宓颇喜爱之; 但言语不甚通, 未及细谈。

付麟寓中主妇八月份房租用饭等 38mk; 又自付婢酒资 2mk。

午 12:30 偕彦至天津楼, 赴沈有鼎、杨业治(Yates Young)二君招宴, 彦另赴他约。席间, 沈君书一诗送宓归国。诗云:

海外寻师远, 相逢此境同。
联翩方济济, 接浙已匆匆。
道丧志存拙, 情真诗自工。
乌峦遥望断, 秋色满关中。

下午 2—4 同赴麟寓中, 作函, 以近作诗示沈、杨二君共讨论。杨业治君书赠宓其《游塔幹诺瀑布》诗:

枯斋独坐境寂寂，钟声清澈透层烟。
长夏忽去风鸣叶，聊卷杜诗意已闲。
思多由来伤神气，与物同化方悠然。
遂呼朋侣为佳游，轻车远上碧山巅。
泉声初自石隙出，树色森森已忘年。
绝壁百丈耸危峻，素练千尺泻潺湲。
遥见孺子临深潭，展步直至雾沫缘。
水穴激风湿我衣，乃知奈瀑(Niagara)似此泉。
昨自茫茫尘世来，山间清氛扫俗喧。
今来此地更忘机，恍如老僧入静禅。
偶因霜冷明月夜，浩荡之水与天连。
吾欲乘风陵冥昊，苍茫北渡白云间。

将近 5:00，偕麟及沈、杨二君，以汽车运行李(宓共三箱)至 Charlottenburg(Berlin)车站 A 月台，已而彦及顾女士来。送行者有叶企孙、杨绍曾、张国安、沈有鼎、杨业治、陈忠寰、郑秉璧、刘绍光及高君珊女士、蓝素琴女士，又胡祥麟君(彦友)夫妇，杨瑞卿女士等。

麟护送陈夫人及某夫人，携二孩，乘二等车；宓及彦、顾女士乘三等车。5:35 车到，急登。5:58 车开行，遂离柏林；在柏林各站历停。偕彦、顾赴饭车晚餐(4mk)。

晚 10:00 车抵德国、波兰边境 Stentsch^① 停 50 分钟；德员上车

^① 斯坦茨希。

验护照。11:00车抵波兰境之 Zbaszyú^① 地方,停;波兰员上车验护照,查问行李。11:10车行。车室中仅二人,可酣眠。

八月二十七日 (Thursday)

晴。晨7:45车行 Harbin,送二瑞士人(Burckhardt, Büchler^②)至站内护照检查所暂留。

于车中遇萧^③及臧启芳^④。偕萧乘汽车至北京旅馆,见彦,方起入浴。淦云交涉已办妥;淦乃偕在此之二教工,赴站迎助二瑞士教工。与萧略谈,又与彦略谈,定萧今晚先行,宓稍留以陪彦。在日本店理发(1.40)。在咖啡馆偕萧早饭,彦、顾女士亦在。麟偕二位夫人已行!

朱自清、李健吾昨过此,留函。

正午,偕萧并彦、顾在五芳斋午饭(7.00),味美。

归途遇曹盛德、顾敦吉,同至旅馆宓室中(32号)中谈:函薛桂轮荐曹盛德,顾敦吉欲来谒于明晨。

陪萧邀彦入市,为萧妻女购衫。归后,5—6因彦欲送顾女士行,宓怒,相争;宓诉之于萧,萧谓彦明达,而责宓要求太过。又责宓不理于碧柳及心一,宓颇愤苦。

萧旋去,赴臧启芳宴。宓独在咖啡馆晚餐。归来,愤苦甚,乃于浴前函彦责数之,又示以旧函稿(柏林作)。宓浴半,彦归,至浴室门

① 兹巴楚。

② 布尔克哈特,比希勒。

③ 疑指萧纯锦。

④ 臧启芳(1894—1968),辽宁盖县人。时任东北行政长官公署地亩管理局局长。1939年至1947年任东北大学校长。后任财政部顾问、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去台湾,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委员、东海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外，命宓浴毕至彼室中，盖不送顾矣！浴毕，于彦新迁之 9 号室晤谈，复洽。邻室中(8 号)党部人，频以手击壁，有意衰悔，宓卒主彦迁居 39 室(即淦所住)。深夜始寝。定明日在此盘桓。

八月二十八日 (Friday)

晴。晨，已止顾敦吉勿来。偕彦至对门咖啡馆早饭。至 Wagon—Lits. 购车票及药物。在馆休息。

正午，又偕至五芳斋午饭。夕，偕至一小馆晚饭。

晚，收检行李。又定旅程表，拟于 Sept. 2(七月二十日，宓生辰) 10 A. M. 至 9:00 P. M. 间，在天津息游别墅叙谈(此计划后弃而不用)，寝颇迟。

晚，坐窗台上，与彦谈甚洽。

八月二十九日 (Saturday)

晴。晨偕彦登火车，8:50 开行，在车中早饭。

下午 15:55 至长春换乘南满车，在车中晚饭。

晚 22:30 抵奉天南满站。倦甚，决住此一夜，乃至附近之沈阳饭店 43 居(250)。该馆多臭虫及蚊，且烟味，不洁；彦颇以为苦，3:30 即来宓室呼宓起，坐待至天明，即离馆赴站。

八月三十日 (Sunday)

晴。7:30 至南满车站，食堂早饭(¥1.40)。旋遇曹云千君(Wagon—Lits 人)，知 10:20 A. M. 无卧车，从其劝，彦改期行。遂至弥生町万国旅社 70 室居(\$2.00)，甚敞洁。又至沈阳站馆取行李，乘马车往，雇定马车。在馆午餐(1.90)。

下午，寝息。彦为宓洗衣。

夕,偕彦至千代田公园散步,在静园晚餐(2.00),归休。10:30送彦至站,10:40 P.M.车开。宓归,失路,乘人力车归馆。馆内有妓习歌曲,又有烟气。夜寝不足。

九月一日 (Tuesday)

阴。上午,在沈阳东北大学与郭斌龢谈。周其勋(字淦卿)^①来,同早餐。刘永济来。

九月二日 (Wednesday)

雨。在郭斌龢宅。早餐后,刘永济来谈。访郝更生一次,勿谈数语;临行再访,见高梓,羨之。

午(1—3),在龢宅,龢设宴,为宓庆生辰,客约十人。

下午3时,郝更生以汽车送宓入城,先置行李于大陆春,乃至青年会204室访汪兆璠君。璠述免职并几杀身事。

5—6,璠率宓步至省教育会拜金毓黻厅长(静庵)^②,承赠《东北丛刊》一部,金所编撰。

6:00乘金汽车(雨)至大陆春:是晚吴、汪、金三公宴宓,客皆最早东北大学之旧人。

① 周其勋(1897—1982),字淦卿,浙江杭州人。武昌高等师范毕业。1924年以浙江公费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1930年回国,任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后,任国立编译馆编审、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暨南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1958年改任广西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② 金毓黻(1887—1962),号静庵,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文科毕业。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军拘捕。后任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伪奉天通志馆总纂。1936年后,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教授。1947年任国史馆纂修、国史馆驻北平办事处主任,1949年1月该处并入北京大学,任北大文科所教授。195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

9:00 席散。斌𪚗、永济以汽车送宓至中国车站。11:00 火车到，宓上车，二君别去。宓乘二等卧车；同室系一商人。归国途中，独行，此为初次矣。

九月三日 (Thurs)

雨，旋晴。在火车中。同室系商人(贩麻)，昔为军职，谈颇通。又有美国女留学生，伴美国女教士；其人习体育，貌不佳，而体甚肥美。遇 Berlin & Jena^① 归来之留学生二人，身体发达，颇可亲，共谈食；作柬，致彦，托此二君带交息游别墅。晚 19:55 抵天津东站。移入一二等饭车中坐。20:30 火车开行，dep. Tientsin East^②。

① 柏林及耶拿。

② 驶离天津东站。

1931 年 辛未

民國二十年

六次南游日记^① August 11th - 23rd, 1933

Aug. 11, 1933 (Friday)

晴。晨在床(初醒)起念,决赴杭访曹*^②葆华^③求爱。如不成,再到上海访彦,面决婚彦与否。即告浦^④,深为赞许。

9:00入城。10—12访贺麟于北大二院,与之商;麟深赞许,并劝宓,即华无望,亦当绝彦。宓遂至东单,发二电。(一)杭州仁和路四号曹*^⑤葆华女士,宓即日来杭访君,祈以新居址电告清华,并函上海青年会达宓。(二)上海华龙路元昌里四三毛彦文,宓考事毕即南来访君,祈留沪候宓。

1—2宴麟与李唐晏^⑥于福生。2—4偕晏赴东车站寄信,又在中山公园游步。4:30大雨,乘清华汽车回校。

晚,毕树棠来,具告之。棠谓南下宜于华、彦得一婚而归。

① 《六次南游日记》,自1933年8月11日至8月23日,系用小张白纸,铅笔书写。作者于《六次南游日记》封套上有注:此日记于1933十二月在北平曾以示卢葆华女士,为华涂改若干处,殊失本真。

② 卢葆华将“卢”统改为“曹”。作者于该处加*注:“此字乃华所改。”《六次南游日记》中凡卢葆华改动处,用仿体字排,以示区别。

③ 卢葆华,号雪梅,女,贵州遵义人。能诗,爱好文学。16岁于归赵氏,生有三子。因不满赵之放荡行为,携三子出走。先入工厂缝纫,后到上海求学谋生。与旧友高级军官刘健群同居。不久分离,从商。1939年在昆明与西南联大学生马曜结婚,旋离婚。1945年病逝。著有中篇小说《抗争》,新旧诗集《血泪集》、《飘零集》。

作者因卢葆华投书《大公报·文学副刊》,请求介绍其作品而与卢结识。

④ 指浦江清。

⑤ 作者于该处加有*注:“此字乃华所改。”

⑥ 李唐晏,山西徐沟人。清华学校1926年毕业留美,耶鲁大学文学硕士。曾在上海中央信托局及银行界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

Aug. 12, 1933 (Saturday)

雨。 终日预备南行事：(1)编《文学副刊》稿。(2)见梅贻琦校长，预支 Aug. 薪金 etc.。(3)收检衣物。又作函多封。昨已作快函致曹*^①葆华，述南来行程时刻。今日函杭陆殿扬，求以彦留学借款详情函示，俾代归还。又以《文学副刊》一纸，评华诗及《海伦曲》者，寄呈父阅。

晚，毕树棠来。宓言颇感劳倦，甚欲不往，就此安心读书，绝情依道。毕劝此次仍当一往，得结果便止休云云。

Aug. 13, 1933 (Sunday)

晴。 上午赶编稿，并收检行箱。毕树棠来，午饭。偕毕入城。宓至中国旅行社买票(2nd Class 来回，\$ 82)。

2—4 至姑母宅，见诸人；又视心一，适有微恙，宓*^②温慰之，谈颇洽。三孩嬉戏床上。余心甚恋且乐此情景，大有不南行而*^③径与心一复合之意。然一切由于天命，宓此次南行，结果听之自然，或华或彦或心一，必与其一结合，而从此安心适意，以专力于我之著作正事也。

乘电车至天安门，自来水笔一枝(\$ 20)为人窃去。

在天安门外往复行步，心殊烦闷忐忑。思扈生之事，必如约南下访华；又欲径止，以安于现状而求宁息。

毕树棠来，劝我仍决一往，勿再改变。即于 5:00 P. M. 登南行之蓝钢通车，与浦江清同室。送行者(一)毕树棠(二)李唐晏(三)贺麟——坚嘱“be resolute”^④，勿惑于彦。送浦之人尤多。

① 作者于该处加*注：“此字乃华所改。”

② ③ 作者原注：*华所加圈点，重视此语。

④ “要果断”。

5:15 车开,刘崇铨夫妇、贺昌群^①来谈。晚刘崇铨请宴于饭车,钱浦出洋也。

Aug. 14, 1933 (Monday)

南行渐热。车中与浦多谈。浦劝宓此次于彦及华,必得一成婚而归。又主张宓先赴杭访访华,勿使彦知。

送浦江清游学欧洲,步前岁见赠诗韵

深思锐感堕百哀,长途我去又君来。

山川入目无观止,典籍罗胸实富哉。

事历悲欢恣领略,情牵新旧苦徘徊。

扶摇直上鹏抟健,未就新诗愧雪莱。

Aug. 15, 1933 (Tuesday)

晨 8—9 偕浦由浦口渡江,即分途。宓登沪宁车,在车中读 Joubert's "Pensées"^②。与扬州美国女教士同座。雨。江南风景至美,宓心颇朗畅。

① 贺昌群(1903—1973),字芷云,四川马边人。上海沪江大学肄业。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30年东渡日本。1931年回国,任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转至北京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至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后赴四川,与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1940年回马边,创办中学。1941年赴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代课,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1946年随中大迁回南京。1950年任南京图书馆馆长。

② 儒贝尔的《思想录》。儒贝尔为法国外交家和浪漫主义作家 François-Auguste-René vicomte de Chateaubriand 夏多布里昂子爵(1768—1848)与法国政治哲学家和哲学家 Louis-Gabriel-Ambroise vicomte de Bonald 博纳尔子爵(1754—1840)之友。儒贝尔的《思想录选集》即为夏多布里昂所编。

约 6:00 P.M. 抵沪。宓乘人力车至八仙桥青年会(先是宓明知赶不及,但颇望华在浦口或上海北站迎接宓),见代理干事赵士瀛君,知宓寄干事周良相君之航空函未到。周君休假,宓亦无邮电来此云云。宓颇失望;遂定居于 402 室(\$ 2.00)。时天大雨,宓入浴,热甚。8—9 晚饭(\$ 1.20),遇蔡可选、唐文恺。

9:00 下楼,拟致华一电,明日到杭访晤。乃于办公处一大包信中,检得华前数日复宓明信片,云仍居杭州仁和路四号旧址,盼即来谈云云。宓遂回室寝。

室低,门外汽车等喧闹,竟夜几不成寐。又念彦所居伊迩,恐仍在盼我到来,而宓乃欺瞒彦而不往。又念上次到此,彦接待亲近之情,不胜凄然,几将径赴彦宅访晤。顾念“小不忍则乱大谋”,遂强忍之云。

Aug. 16, 1933 (Wednesday)

晴。晨早起,结账。赴北车站,购赴杭 II Class 来回票(\$ 7.05),乘 7:35 之快车行。在车中读 Joubert's "Pensées",心甚静适。

下午 1:53 P.M. 抵杭,微雨。念 1921 为心一二次来此;1928—1929 为彦四次来此;今年 1933 又为华二次来此,不禁感慨系之。

至湖滨西湖饭店 60 室投宿(每日房金 \$ 2.40, 八折)。整理面容,即往仁和路四号宅访*曹^①葆华女士。

先是 1921 宓为心一二次来杭,均住清泰第二旅馆;1928—1929 为彦四次来杭,均住沧州大旅社;今年为华二次来杭,均住西湖饭店。

^① 作者原注:*华涂改此字,以自隐。

皆有意选择，以求划分而齐一也。

至华宅，相见，适有客曾君，即去。与华谈颇欢洽。华询宓别后与彦情形，宓据实约略述说，并言对彦结婚怀疑之心理。华劝宓与彦婚，不必疑惧；谓以今之情形，彦已无他途径，其嫁宓乃出诚意，则婚后必对宓忠实，可无意外。旋谓近在杭无意中得闻人言，彦昔在杭，行为*谨慎，名震中外，^①其与许之爱，因人人皆*云，想系传闻之误，皆不足信。末以伊久不^②早嫁宓为*痛苦孤寂^③云云。又谓彦此刻诚欲嫁宓，乃由实际之计算比较，譬如宓得100分，许君得90分，余人得70—50分，故决嫁宓焉。

华一方略述一二往事，一方则极力为彦辩护：谓旁人言未必真；即真，亦*于爱情无关，我^④尊重彦之为人，惟*宓伤^⑤我对彦之爱心已衰，虽欲恢复而不可云云。

华言滔滔不断。华述最近情事（他人求爱，以故未允）数则。又言己身*极欲逃避现实，^⑥现已将所悬之格修改如下：（1）文学家，具有天才，已有相当之名誉与成绩，且对新旧文学皆赞成。（2）断弦可。但已离婚而妻仍未嫁，或另已有爱人者，绝对不取，因恐其复合或转变。（3）年龄35—28，体貌等不论。（4）月入三百元以上，生活即足，不取政界、军界奔走利禄之徒。（5）思想大致相同，例如左倾者不取，不愿同遭危害。以上皆实言云云。

宓按以上之（2）条，已将宓排除，且云所言皆直率真诚，又云极敬佩且了解宓，望宓以伯叔自居，予以指导援救云云。

华又谓行将于九月初移居上海吕班路一带（极近彦）。宓劝其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作者原注：*均为华所涂改，意与原文实反。

居北平，不肯。(一)因不知北平之佳胜处。(二)因刘健群^①方在北平。

华又补述其往事，且出刘健群及其他爱友之函若干封示宓。宓颇感其以诚对宓，且信托宓。然又回忆 1928 八月彦以毅等旧函一切示宓，且付托与宓之情形，不禁惋然。

6—7 华约宓步至平海路大同川菜馆便饭。——华一切性行，均带四川人之特点。平心而论(1)华坦直而彦周到。(2)华天真可爱，彦人工较可取。(3)华多具 beauty，彦较多 refinement & grace^②。(4)华性气强烈，彦则枯淡随俗，且太重理智与计算。然华之了解人情及实事困难处，似不如彦，但华似有一种 barbarian's noble & subline nature^③，——惜质美未深于学，性情学识，均如美玉之尚待雕琢耳。

饭毕即散。宓归西湖饭店，早寝。拟明日下午，或即赴上海也。婚彦与否，须俟见彦再决定矣。

Aug. 17, 1933 (Thursday)

晴。 华本约定 10 A.M. 来旅馆。晨起整备，久待不至，宓甚怅怅。拟午后即赴沪访彦，或即径与彦结合，不复问华。

11 A.M. 华来，一见即述不得已而来迟之原因，并再三言恐宓久待着急。宓遂亦改计，不行。由大同川菜馆呼饭共餐，皆川味，甚辣。

约近 1 P.M. 偕华出，呼艇(\$8)同出，在艇中对面坐。浮西湖

① 刘健群(1902—1972)，原名怀珍，字席儒，贵州遵义人。贵州法政学校毕业。1925 年投身国民革命军，曾任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机要秘书，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兼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广州行营第二厅厅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副院长。1949 年去台湾，先后任“立法院”代理院长、院长、“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

② 华多具美丽，彦较多优雅及潇洒。

③ 原始(人)的高尚及崇高品质。

上，(1)至汪庄（江自新，以制琴名于时），于此避雨，久坐十字亭中。

(2)白云庵，漪园，月下老人前，依俗例抽签，结果：

宓得第二十九签云：“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

（按，意似告宓，理想之人决不能得，宜多用 common sense。）

华初抽得二十七签：“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按此亦似对华适宜之教训。）

华再抽得——二十一签：“十亩之间兮 桑者闲闲兮。”

附上次曾觉之君得签云：“风从虎，云从龙。”

(3)至三潭印月，久步，且食藕。(4)至孤山，访秋社。华盖崇拜秋瑾者。

即乘原舟至湖滨路，至西湖饭店，华借用电话，托友带物还故乡，遂别去(6:00 P.M.)，约明晨再来。

今日所谈甚多，皆随意直说，似极自然。宓劝华到北平旅学，华仍未肯。宓又忠告华数事：(1)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学)，宜一同筹谋。(2)宜有积极而超脱之人生观。(3)习英文或法文。(4)缓后，游历欧美。

华多述杂事，言下多*赞美彦处。^①

今日久游玩，未谈正题，而谈次似觉比昨为亲洽，华似自然地*关心我^②。我虽为彦悲，然决暂置彦于旁，且先享受目前之快乐。故于今夕别时，宓已决定明日(甚至下一日)不离杭矣。

晚，补作日记。11 P.M.寝。

对谈时，细看华。华之人工装饰不及彦；华之天然之美，实胜于彦。华若静息，即视若疲劳憔悴，若在谈话速而兴奋时，则头略偏，发

① 作者原注：*此乃华所涂改，原文意实相反。

② 作者原注：*此处亦为华涂改。

轻摇，颜渥丹赤(face flushed)，口灵活而颌圆修，此时姿态甚美。其双目恒甚朗润，而炯炯有清光，胜于彦之锐利而木藏斜视者。总之，欲描述华之面容及姿态，可想象以(1)俞秀爱(凌其峻夫人)与(2)陈衡哲(任鸿隽夫人)各一半参合之，即可得华之容貌形相矣。

Aug. 18, 1933 (Friday)

晴。在旅馆候华(原约 10 A.M. 来)久不至。作诗赠华，仅得一首(录后)。直至 2 P.M. 华始来，云其所作《哭父》一书适印好，忙于校改错字，寄发各处，故昨夜为此直至午前二时，而今晨六时即起，至此刻方完 100 本，是以迟来云云。

即邀宓同出。一切径直命令，嬉笑高声，急忙果决，与彦之审慎婉商者适反。乘公共汽车(二人 \$ 1.10)至灵隐寺，在飞来峰下石洞中茗坐，久谈。谈共产、宗教等各种问题，又谈男女新文学家之行事。华自言信仰无政府主义，但不拟参加实际政治，故常拒左派，不与接近。华感情奔放，而思想不细密，读书亦少。其于宓之议论，似觉其新而深，但未能全了解，只与部分之同情。至关于宓个人，似比昨更亲熟，屡称赞宓，且“露敬慕”^①彦。其不愿嫁宓之惟一原因，乃为故妻心一尚在；一虑他日变心复合，二恐乡人讥笑为人作妾云。宓劝习英、法文，他年偕游欧洲。华言年已太长，恐不能学成，至欧洲甚欲一游。

6:00 P.M. 至灵隐寺内冷泉亭一带游步。6:30 乘汽车归湖滨路。宓愿为华校改《哭父》书，不许。命居旅馆作诗见赠，而于明日下午一时往访。宓遂归旅馆。

晚，细读华著之《哭父》一过，批注多处。记所感想如下：

^① 作者原注：* 此处不幸亦为华涂改。

(一)华个性极强,感情奔放,意志果决,好胜,不屈于人。即其虚荣心亦偏于某种理想(如文学,诗词,无政府主义,皆是)之趋骛,以异俗为高,以牺牲自豪。总之是 Antigone^①, Medea^②, Dorothy ("Middlemarch")^③, Clara Middleton ("Egoist")^④, Nora ("Doll's House")^⑤ 一流人物,虽多错误,实系一有价值之人。

(二)华乃中国旧家士族,旧礼教(孝、养)旧文化(诗、词、字、画)之结晶(此颇近于吴芳吉),而同时又诅咒礼教,矢意革命(此又似郭沫若)。此中有一极大之矛盾,此矛盾乃其错误及痛苦之主因,亦可云由于时代之传染。宓行为中虽有人文主义道德与浪漫诗情之矛盾,然以遇名师益友,读书较多,故思想见解却能贯彻崇高而不矛盾。此学之功也。

(三)为华个人计,最好即到北平,多接触博学之士而勤苦读书,充实其材料,灌输其思理,彼之见解及著作必有大进步。但华以已习于上海空浮之新文人,能否从宓之劝,殊不可必。且华之为人,只可以情动,不可以*理服;^⑥若肯自然近我,为益无限。若不肯,亦末如

① 安提戈涅,古希腊悲剧作家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6)所写同名悲剧的女主人公。安提戈涅在剧中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为她的兄弟波吕尼克斯举行了葬礼,被克瑞翁处死。

② 美狄亚,古希腊悲剧作家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406)所作同名悲剧的女主人公。美狄亚的丈夫伊阿宋喜新厌旧,想同科林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结婚。美狄亚用计谋杀了克瑞翁父女,又杀死自己的孩子,以免他们将来死于别人之手,并使伊阿宋无后。最后自己逃往雅典,受到国王庇护。

③ 陶乐珊(《米德尔马奇》),英国女小说家 George Eliot 乔治·艾略特(1819—1880)所作小说《米德尔马奇》的女主人公。

④ 克拉瑞·米德顿(《利己主义者》),英国小说家、诗人 George Meredith 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所作小说《利己主义者》的女主人公。

⑤ 娜拉(《玩偶之家》),挪威戏剧家、诗人 Henrik Ibsen 亨利·易卜生(1828—1906)所作社会剧《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

⑥ 作者原注:*此亦华所改。

之何也。

(四)我之性行,与华之性行,实相反而似可相成:盖以宓之笃实细密,补华之豪放粗疏,而以华之俊爽勇敢,救宓之枯索忧郁,况彼此又皆重感情,实为佳耦。但若相爱不深,相知甚浅,则思想动辄冲突,事实未能助理,其不满或决裂之危险亦大。

总之,以华比彦,则婚彦实较平稳;婚华较多意趣。以饮料为比,心一如白开水,彦如茶,华如酒,H则如仙露(nectar)。

选择行事,一切我自负责——此亦华平日之见解也。

Aug. 19, 1933 (Saturday)

晴。晨7—10作致*曹^①葆华女士长函,条分缕析,而词意简约。备述此次南来对华求爱之意,并爱华之动机与经过,及宓所见与华结婚后双方之利害及责任等等,十分坦白详尽。

10—12 在旅馆理发、浴身。

12—1 独赴大同川菜馆午餐。

1 P.M. 依昨约,至华宅中,见江天蔚。华方忙于校改并发寄《哭父》1900册,宓亦略助之。

杂谈,华不肯赴北平居,决居上海。又不赞成宓之反对新文学及不作白话文。时宓颇感倦怠,念华以平生经历环境关系,对宓之文学理想主张,恐终不能赞成而了解;是则不言婚姻,即为知友亦不可能。……念此,乃甚烦闷消极,几于将谋结束华事,不向此途进行,而以理智道学自慰。

夕,微雨。宓思此来果何所为?苟不于此刻积极前进,不计成败,猛做一番,则北归之后,必仍多悔,怨恨无穷。……于是遂以今晨

^① 作者原注:*此亦华所改。

所草致华长函交华阅看。华即受而细阅。宓静坐相对观书。

久之，华起，登楼；少顷，下楼，即至厨中治饌，笑语如恒。宓亦竭力杂谈他事，若不经意，亦不敢促迫答复也者。

微窥华读宓函后，其意似非不喜者，则此事宓殆有成望，当以静慎出之。饭后，华取其子来禀，及华自身并刘健群等之小照示宓。并约宓至湖滨游步，若有言相告者，其意皆似亲近。……乃9:00顷，阮中立老人来，其人喜为诗，殊恶劣。坐久之，乃由阮君邀宓及华同出，至湖滨第六公园。候华来，同乘舟至(一)平湖秋月，(二)孤山，放鹤亭，茗坐久之。阮君强宓与华谈诗，又要求联句，殊可厌。宓则一力谦和对之。11:30 P.M.始荡舟回湖滨，华乘人力车去，约明日下午1 P.M.顷来旅馆访宓。宓当谨俟，明午必可知华之主要意向也。

念昔年(1928)与彦泛舟，及对彦求爱，宏度因之有“未解饮泉心冷暖”之句，不胜感慨系之。此次华若接受宓爱，必恭谨恪实，对华终身，不再摇惑别鹜，亦不再暴躁矜张，以愆事而苦人矣！

在湖滨小店，购一国货自来水笔，\$3.60。

Aug. 20, 1933 (Sunday)

阴。8:00A.M.独出，游步白堤上。至孤山楼外楼(胡步川诗云云)便餐，避雨；作成《赠华诗》四首(照录)。

12M雨止，乃步归旅馆。

寝息一小时，起，待华。仍久不至，直至约近4 P.M.华始来，言以寄发《哭父》忙录，出复宓函一封(另存)，云望读后勿生气。宓知其为拒绝，心大怦怦，读之二过。宓思函中要点，仅为心一及彦之疑虑，而末段又有光明将至之语，似此函之拒绝乃题中应有之义，或心理上自然之反应，不必视为决无望者，乃力自镇定，以欢颜相接。宓首言，宓决即离杭，明晨八时即行。华亦不留，且云不至站送行。仍与华畅

谈至 6:30 并以《赠华诗》写与之。华谈：(一)彼以刘健群之往事，故对男子多怀疑与憎恨之心，而于离婚及有恋人者为尤甚。(二)宓宜另求欣赏文学而了解宓者，不宜婚彦；但北归过沪宜往访彦，如常周旋。

6:30 华去。7:30 至大同川菜社。华来，请宓便宴，并携示刘健群及其母最近来函。知(1)刘健群仍月供华 80 元，但切盼华速嫁他人。(2)其母不体念华之情形，恒深责备(年 62)。其三叔争产，意图害华，而赵氏又不许华抚三儿，华非另嫁，则虽欲回黔一次亦不能。(3)华月底至上海，住吕班路中西书店附近，于是华郑重说“伊已心冷于水，或将孤独终身(一)文学家(二)天才，恐不能得到。”^①又盼宓时常帮助指导，但经济则非所需云云。宓以《六南游杂诗》二首示华，谓今归当实行所言，潜心学业研究哲理，归依宗教，虔事上帝，不再追求人间浪漫之爱。华劝宓勿灰心，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光明不久将至，应再接再厉，向前追求，彼且拟为宓代致毛君云云。^②

9:00 偕至湖滨第六公园坐谈，遇其所识张醒吾。宓是晚与华未多谈正题，多诵诗词，或评述他人杂事。华为宓计算行期，盼宓抵北平即来信，彼移沪后当函告宓；又劝宓到沪访彦，到宁访孺云云。10:30 别去，宓独归旅馆宿。

Aug. 21, 1933 (Monday)

晴。晨 7:00 离西湖饭店，乘 8:00 车由杭赴沪，在车站无人送行(昔彦尚送我)，颇觉凄惘。车中重读华函，觉此函乃诚意之拒绝；惟以事理情势推之，苟宓诚心继续热烈追求，终亦可得华。昔之对彦对孺等，惟不执。华事又与彦、孺情形类似(1)先受另一男子之欺，故

^① ^② 作者原注：“此处有数行，为华所涂改，殊失真相。”

对宓怀疑，而宓求爱之动机不蒙采纳。(2)需要宓长期追求，以为试验，以资证明；而宓情势所迫，不容缓待。(3)不愿以宓为正面之爱人，而要宓为旁观之良友。后果，宓于爱果不能得尝，而徒增加劳力与资本之消费。(4)宓婚事将成，而磁石引针，横风断缆，遂又新旧两空，难行难止，使宓虚悬徘徊，增加痛苦。若我奋力前求，则急遂难成；若收心割爱，则牵缠未断。欲助甲而甲不受助，愿不负乙而又必负之，欲使自己不吃亏而必吃亏，欲为我身谋福利而无福利。呜呼，此诚理想家行事之必然结果，浪漫派求爱之天与惩罚，而亦吾愚妄之性行之一定轨辙也。……念此极为烦闷痛苦，原欲致华一函，而止。

再四思维，拟到沪仍往晤彦，以和婉之态度向之。今年暑假将完，为婚已迟。故仍慰藉之，而独北归，暂作悬案，再看宓北归后华对我如何。于年假以前，与彦或华中一人成婚，止水收心。且此半年中，当力求冷静超脱，以不需不求为主旨，而待彦或华之自然近我，来者不拒，去者不迫。即一无所成，亦暂享受独身静居之自由，而以学术文章为慰藉；外此无他法也。

1:30 P.M.抵上海北站。即至青年会投止，仍住 809 室。得毕树棠转来胡徵电，询何日到沪，命电复毛处(另录)。

稍息，即至彦宅。彦对宓极冷淡，盖彦已猜知宓电乃止其北上，且此多日中必已赴杭向华求爱；以此甚怒宓，不肯假以词色。彦出示其(1)所制新衣；(2)所购箱；(3)禀父母函；(4)头等火车免票；以证此次彦确拟北上。原拟 Aug. 13 即赴北平，而赶 Aug. 26 回到上海。据明晚告宓，有好友将于此二旬或三旬内生子或女，此系私生，彦已预先 adopt 之为养子或养女，而抚育之，故必于 Aug. 26 赶回，以资照料该友产事云云。又据彦明晚告宓，谓彦原拟 Aug. 26 回沪，仍在二校授课，于十月初请假旬日回江山，以参与 Oct. 6 其庶出之弟之婚礼。此事过后，乃以二校教席转授别人，而北上结婚云云。然彦此种计划

及行程，初未告宓，宓何由知？彦为人深藏不露，宓则异恒性急，至终舛错！彦又述吴康^①来访谈之殷勤情况，极言“恨将见之晚”。彦答言“即将见未晚，亦止为朋友”云云。宓当即随意试言，此时尚非迟，请彦即偕宓北上。彦答（1）北上之时期已过。（2）母病重，必不起，已函询未得复，或须趋归送终。（3）拟在青年会加入暑期英文专修科，故均不能离沪云云。

约近 4:00 P.M.，宓以彦命，即至新闸路 906 弄康庆里 32 号周宅，访胡徵，未遇。留片而归青年会，枯坐一室，意极悲苦；乃敬取案头特放之白话译本《圣经》读之，颇有所悟。思宓居清华安乐之境，诗书文艺，朋友理想，赏心乐事；而乃舍弃南来，至今六次，毫无所获，在此勾留，有何意义？决即速归矣。

5:30 P.M. 彦靓妆来访，乃留柬与胡徵而偕彦至彦宅晚饭。宓阅报，又闲话，未及正题。

夕大雨。8:30 胡徵来。徵已数与彦谈，至是又坐谈至 9:30，乃偕徵至青年会宓室中，谈至 4:00 A.M. 始同榻寝。

是夜，宓颇兴奋。宓为徵述宓 1929 离婚以来，对彦及其他诸女子求爱之详细经过。徵谓皆昔年所不及料。徵言：彦曾告徵，已猜知宓赴杭向华求爱，宓他方求爱必不成，对华则似可成功云云。

徵谓彦深心而多用智术，其令人可畏似过于其可爱之处。又谓彦之装饰及美态，过于其未出洋时。外此徵又述彦之谈话，对宓问题之见解，皆彦对宓已说过者。

^① 吴康(1897—1976)字敬轩，广东平远人。北京大学文科 1920 年毕业。曾任广东高等师范、广东大学教授。1925 年赴法国留学，1930 年获博士学位。1932 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并三度兼文学院院长。1949 年去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院长。1951 年去台湾，先后任“教育部”特约编纂，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 年兼任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所导师。1973 年退休。

至微对宓之前途，主张独身最好；若婚华则有利亦有弊，恐华前此与有关系之人，藉端敲诈云云。入寝时，已将晓，二人皆极倦。

Aug. 22, 1933 (Tuesday)

晴。晨 7:30 起，思此来目的，乃为向华求爱，若舍彦趋华，已定于本月十一日。今只宜专向一途，比较短长之时已过。为求对华事有成绩，不若今日再赴杭访华，以示依恋，藉以加重对华之印象，而增爱之基础。微亦以此举为然。惟因微起迟，又同到九楼早餐，故赴杭(9:30 A.M.)时已不及，遂止。

10:30 微去。宓独至彦宅(元昌里)，告以微特邀午餐。彦坚不肯往，谓(一)下午有事，须休息。(二)不愿与宓同出，恐为人见，因不婚而共往来，殊为不智云云。彦遂告其楼下之女房东，云将在伊处午餐。宓当时颇不悦，然强自隐忍，且和颜以劝。彦延至 12:30 后，始肯整装预备，宓方得翮之同出。直至 1:30 P.M. 始到静安寺路(西摩路之西)路南，德国熙来饭店 Germania Restaurant，赴胡微之宴，微已待久。

2:30 散，宓陪彦归元昌里宅。彦尚拟访高君珊等，宓遂归青年会休息，且购卧铺票(\$6)，决于明日北归矣。彦已面邀胡微今夕宴叙，必于 6:00 前至彦宅候。久之彦始归，忽对宓发怒，始则不许宓赴宴，谓只请胡微一人；继则命宓先至饭店，免微久候，而彦随后另来，谓不愿令人得见彦与宓同出，以前此同出而(婚事)终无成就云云。宓以彦纯用霸者之术，恩威互施，心甚不悦。但强为恭顺，曲意逢迎，卒乃于 6:30 后偕彦同出。彦复计较车资，一切不听宓施为。7:00 至南京路 Sullivan(Chocolate Shop)饭店^①，微已久待，彦为主人，约近

① 沙利文(巧克力店)饭店。

9:00 P. M. 散。微向宓索 \$ 20 去。宓陪彦回元昌里宅。

既至宅，彦拆阅来信，忽斥宓不径脱衣、不饮茶，此与今午之斥宓所坐椅近日光，太热，以及类此之事，据彦言，皆彦爱宓之表示，怪宓不感谢，反现怒容。然宓之意，则以彦方忙，可置宓勿顾，宓非小孩，可自知寒暖，况真正之舒适，不在此小区别，而彦之盛气责凌，惟靦然无丈夫气者，始可媚悦以表感谢耳。平心而论，彦亦可儿，美装饰，且具媚态，况通达世情、长于办事，可为贤妻。然彦居上海久，日益沉溺世俗，无高尚之思与情，殊使宓欲爱之而不能十分诚动于中也。

彦多劳而不休息，故身体益弱，今日又有女子月经不调之疾病。

坐定，宓索阅彦出洋借款之契约原文，备悉一切。据彦言，共只借三千元 (\$ 3000)。按约文，应于借款立约之第四年（即 1932—1933）起，每年还 \$ 600。观此，则陆殿扬^①之催促实为有理，而彦抗不还款，乃系违约。宓为照文字解释，彦辞穷，乃云：“陆昔另有函云，亦可通融办理。”总之，彦喜用应付之聪明，不深究道理。宓于此不以为然。

彦言，宓行事之多变，殊使彦失望与怀疑，且彦亦不喜宓之性情与脾气。彦续谓，此次彦已作种种预备（其证据皆以示宓，宓固深信之），且领得头等火车（来回）免票。（按宓曾告彦，勿求免票，宓愿出资；况此免票乃许君宝驹之力所得，宓殊不愿间接受此惠也），迺赴北平。乃宓来电阻止，故遂止；否则此次北行，又系空跑而无结果，再上宓之大当——但望今后不再上任何人之当耳。

惟据彦所述，其原定计划，乃拟于 Aug. 13 起程，Aug. 16 到北平晤我，住一星期，即南归。于 Aug. 26 赶回上海（理由详下），仍授课。

^① 陆殿扬，1921—1924 年任东南大学英语教授，后久任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十月初回江山家中为庶弟娶妇，届时即荐友代授课，并令正式久代。十月中下旬，彦即至北平与我结婚云云。

宓阻彦固不是，然彦此种行程计划何以丝毫不预告我知？彦致宓函，仅云拟北上，未定日期；以宓之躁急，遂又生变，惜哉！

彦必赶 Aug. 26 回上海之理由，据彦云，恒羡慕高君珊女士之抚养(adopt)三岁女孩，彦久欲踵行。适有友，于八月底将生育，男女尚未知；此系私生，事须秘密；彦受知友之托，在沪照料该女友生育事，所生小孩，不问男女，即由彦抚养(adopt)以为己女；故此数日间(因生产期至)最为重要，彦决不能离上海云云。

宓思：彦何以对此友事如是之慷慨忠实，窃以意猜测，此孩或即许君与某夫人之若女(上次在彦宅见此二人，其情形极合，而某夫人行将分娩，其夫又久未回沪)，彦以爱许君深至，故愿为此而自甘。设使其然，则许既不肯为彦出妻，又弃彦而爱某夫人，彦不惟不嫉妒，且成全之若是；彦平日自言能为所爱之人牺牲，此诚牺牲之极可称道者——但宓之在此局中，将何处置身耶？而彦宁为此役而牺牲彦与宓婚姻成功之机会，则彦为许君谋，实为人所难能者矣。

彦又言：宓自命(poetic)诗人，而行为(关于恋爱)乃极 business-like，毫不解女子 delicate 之心性。^①彦日前曾与胡微谈，思及与毅之往事，不胜悲泣缠绵。彦一向实未寻求恋爱婚姻；倘使寻求，则早已结婚矣；又倘使寻求，则理想标准之人选，亦非如宓者——彦平日注重衣饰之美，及学漂亮，忙交际，乃视为对社会之一种义务，非为求媚男子而猎获以为丈夫，如宓所想象者也。

彦对宓多番“上当”，愈益失望；由彦思之，尽可如张默君之与邵

① 宓自命(具有想象力的)诗人，而行为(关于恋爱)乃极讲求实际(尤浪漫激情)，毫不解女子细腻(柔情)之心性。

元冲，邵年少，且候张多年至四十馀岁，曾不少移，宓何不能，而性急恒变！故彦今者，拟与宓明白作一结束；今后不再悬系彷徨，而自求安心之方，恪行其一身生活之计划，即尽力教书积钱，又抚养(adopt)一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彦不日或将移居环龙路花园别墅云云。